



柏杨版

第八部

# 通鉴纪事本末

15 慕容超传奇

16 王师北定中原日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culture · fiction

社科文化

柏杨◎著

#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八部



15 慕容超传奇

16 王师北定中原日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慕容超传奇·王师北定中原日/柏杨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8)

ISBN 978-7-5086-1398-7

I. 慕… II. 柏… III. 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两晋时代 (265~420)

—纪事本末体 IV. K236.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3525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八部

慕容超传奇·王师北定中原日

MURONGCHAO CHUANQI · WANGSHI BEIDINGZHONGYUAN RI

著 者: 柏 杨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1398-7/K · 11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15 慕容超传奇

导 读

/003

1 短命王国纷起

- 一、汉人建西蜀王国 /005
- 二、氐人建后凉王国 /014
- 三、鲜卑人建西秦王国 /021
- 四、鲜卑人建南凉王国 /034
- 五、匈奴人建北凉王国 /047

2 短命王国纷亡

- 一、后凉帝国亡 /053
- 二、后燕帝国亡 /062
- 三、西凉王国亡 /068
- 四、南凉王国亡 /077
- 五、西秦王国亡 /083
- 六、南燕帝国亡 /092
- 七、后秦帝国亡 /106



### 3 短命王国续亡

- 一、北燕帝国亡 /129
- 二、胡夏帝国亡 /138
- 三、北凉王国亡 /152
- 四、仇池公国亡 /161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八部

## 16 王师北定中原日

导 读 /177

### 1 南宋帝国

- 一、刘裕铲除异己 /179
- 二、收复关中惨剧 /189
- 三、篡夺晋帝国政权 /200
- 四、瓶颈政变 /207
- 五、刘义康专权 /222

### 2 第一次南北战争（五世纪二〇年代）

- 一、北魏越黄河而南 /237
- 二、虎牢之役 /242

### 3 皇亲逆叛

- 一、皇太子刘劭弑父 /249
- 二、南郡王刘义宣起兵 /267
- 三、竟陵王刘诞起兵 /277





## 4 第二次南北战争（五世纪三〇至五〇年代）

一、檀道济等挫败 /285

二、王玄谟江湛误国 /296

三、瓜步之役 /315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八部

# 15 慕容超传奇

一个使人拍案而起的帝王遭遇



元曲：“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是对兴衰的感慨，也是对人生深刻的观察。多少年来，我思索这三句话，逐渐发现：盖高楼时需要很多人出力，而使楼塌，一个人出力就够了。

大分裂时代，到了五世纪初期，中国领土上，所有的短命王国，终于纷纷覆亡。每个王国虽然短命，但它仍是一个王国。兴起时的气象与亡国时的形势，和一个庞大的帝国，没有两样。兴起时，经过多少英雄义士，覆亡时，却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这种现象，发生在短命王国身上，因为它们短命的缘故，使人更容易看得清楚。

动乱时代，是产生传奇的时代，而大分裂时代长期的动乱，传奇的故事，自然也特别的多。而以慕容超的传奇，最使人惊慌失措。全部故事，载本册之中，不再重复。

慕容超从一个全族被屠的劫后余生，沦为一个乞丐，奔向东方投靠他的叔父，而他的叔父却是南燕帝国的皇帝，于是他也就当上皇帝，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仅这一点，也只有童话中才有。他的妻子呼延女士，是他全家救命恩人的女儿，可是当四一〇年，他在城头握手哭泣的，却不是呼延女士，而是他的小老婆魏夫人。我一直在想，呼延女士哪里去了？

南燕帝国虽不是一个强国，但也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如果慕容超不铸下政略上的错误（横挑强邻）和战略上的错误（放弃大岷山），它仍然还是一个帝国。可是，没有人可摧毁的大好山河，却被他自己亲手摧毁，当他和他的母亲段太后，他的正妻呼延女士，他的小老婆、美丽的魏夫人，以及整个慕容皇族，被绑赴刑场，全体斩首时，二十五岁的他，却没有一点悔意，没

一点内疚，没有一点难过，也没有一滴眼泪，像畜生一样的冥顽不灵，还认为这才是英雄气概。读史至此，真是百感交集！

观古察今，慕容超型人物，纷现眼前，岂只百感交集而已，历史的功能，大概就是如此。

柏杨

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 短命王国纷起

### 一、汉人建西蜀王国

四〇五年，最初，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刺史）毛璩，听到桓振攻陷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消息（参考去年【四〇四】闰五月），率军三万人，顺长江东下，准备讨伐桓振。命老弟西夷保安司令（西夷校尉）毛瑾、蜀郡（郡政府与州政府同设成都）郡长毛瑗，沿外水（岷江）进发。军事参议官（参军）、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譙纵、侯晖，则沿内水（涪江）进发。巴蜀（四川省）士卒不愿意远征千里之外，等抵达五城水口（四川省中江县）时，侯晖和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阳昧，密谋发动兵变。譙纵性情和蔼谨慎，大家对他十分敬爱，侯晖、阳昧遂共同逼迫譙纵当他们的盟主。譙纵不肯接受，拔腿就跑，在发现摆不脱变兵的追捕时，他纵身投江，准备自杀，但被变兵救出，变兵把刀架到他脖子上，命他上轿。譙纵又扑到地上，向大家叩头，坚决拒绝，侯晖下令用绳索把他绑到轿上，带着部队折回。袭击毛瑾驻屯的涪城（四川省绵阳市），斩毛瑾。推举譙纵当梁、秦二州州长（刺史）。

毛璩已抵达略城（四川省盐亭县），得到兵变消息，立即奔还成都，派军事参议官（参军）王琮，率军讨伐；被譙纵的老弟譙明子击败，军队阵亡的十分之八九。益州大营军管囚犯（营户）李腾（人民犯罪，被判决发配军营看管及当差，称“营户”），打开城门，迎接譙纵的变兵。于是，斩毛璩、毛瑗，屠灭他们全家。

譙纵遂称成都王（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七个短命王国兴起。此时

还未有正式国号，迟至四〇九年正月，才由后秦帝国册封为“蜀”，史称西蜀王国。《资治通鉴》及《晋书·谯纵传》对谯纵的记载，都很简略。本年【四〇五年】，中原境内，九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西凉王国、西蜀王国。谯纵任命堂弟谯洪当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刺史）；老弟谯明子当巴州州长（刺史），镇守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巴蜀（四川省）大乱，汉中（陕西省汉中市）空虚，“氏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盛（北魏帝国封仇池王，参考三九八年十二月），派他的侄儿平南将军杨抚，占领汉中。

四〇六年，春季，正月，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益州（侨州，州政府所在不详）州长（刺史）司马荣期，攻击西蜀王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巴州州长（刺史）谯明子驻守的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击败西蜀军。



五世纪·四〇五年二月 西蜀兴起·九国并立

秋季，九月，晋帝国镇军将军刘裕，听到谯纵叛变、宣布独立（西蜀王国）消息，遂派龙骧将军毛修之，会同益州（州政府设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司马荣期、涪陵郡（四川省彭水县）郡长文处

茂、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郡政府军政官（司马）时延祖等，共同出兵讨伐。毛修之抵达宕渠（四川省渠县东北三汇镇），想不到司马荣期被他的军事参议官（参军）杨承祖诛杀；杨承祖自称巴州州长（刺史）；毛修之不能再进，退回白帝城（巴东郡郡政府所在城）。

四〇七年，秋季，八月，晋帝国龙骧将军毛修之，会同汉嘉郡（四川省名山县北）郡长冯迁，联合进击叛将杨承祖（杨承祖事，参考去年【四〇六】八月），斩杨承祖。

毛修之打算乘势攻击西蜀王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益州（州政府设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鲍陋，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毛修之上疏说：“人之所以看重他的生命，是因为生命可贵。我现在所处的地位，生命已无意义（老爹毛瑾、伯父毛璩，全被西蜀王国屠灭；参考前年【四〇五年】二月），仍然苟且地活在人世，只不过盼望有一天仗恃上天威灵，诛杀仇人叛徒。现在不断有可以出军讨伐的机会，偏偏鲍陋总是破坏约定，不肯会师。我虽然愿在强盗巢穴，一死报国，可是后援断绝，怎么可能成功。”

刘裕上疏推荐襄城郡（侨郡，安徽省繁昌县）郡长刘敬宣，率军五千人，攻击西蜀王国；任命刘道规当西征军司令官（征蜀都督）。

九月，西蜀王国首领（一任）、成都王谯纵，归降后秦帝国（首都长安），自称藩属。

四〇八年，夏季，五月，西蜀王国首领、成都王谯纵，派人到后秦帝国晋见，自称臣属；又跟晋帝国广州（州政府番禺）州长（刺史）卢循，秘密来往。

谯纵上疏后秦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四十三岁），请指派桓谦南下，打算跟桓谦联合攻击晋帝国（桓谦投奔后秦，参考四〇五年正月）。姚兴询问桓谦意见，桓谦说：“我们桓家几代以来，对荆楚（湖北省）人民，都有恩德。如果能运用巴蜀（西蜀王国）的力量，顺长江而下，各阶层人民势必纷纷响应。”姚兴说：“小河沟里，容纳不了大鱼。谯纵的才能如果可以办到，就不会依靠你当他的鳞甲和翅膀，你可要自己保重自己。”遂送桓谦南下。

桓谦到成都，谦卑虚心，接待各方人士；谯纵忽然兴起猜忌，把他软禁在龙格（四川省华阳县境），派军看守。桓谦失去行动自由，向诸兄弟流泪说：“天王（姚兴）真是料事如神！”







秋季，七月，晋帝国（首都建康）西征军前锋司令刘敬宣，率讨伐西蜀王国大军，进入三峡（西陵峡、巫峡、瞿塘峡），派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郡长温祚，率二千人，从外水（岷江）进军，亲自率益州（州政府巴东郡）州长（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由内水（垫江【涪江】）转战而前。西蜀王国首领、成都王谯纵，向后秦帝国（首都长安）求救，后秦天王姚兴，派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州长（刺史）王敏，率军二万人救援。

刘敬宣大军进到黄虎（四川省射洪县），距西蜀王国首都成都只五百华里（航空距离一百三十公里）。西蜀王国辅国将军谯道福，集中全部兵力拒抗，僵持六十余日，刘敬宣无法前进，而粮秣已经吃完，瘟疫流行，死亡的有一半以上，只好撤退。刘敬宣受到指控，免职，削除封爵采邑的三分之一；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刘道规，因是西征军司令官（征蜀都督）之故，贬降为建威将军。

九月，车骑将军刘裕，因刘敬宣战场失利，请求准许自己辞去本兼各职。晋帝司马德宗下诏，命刘裕降级当中军将军，开府（宰相级）依旧。左将军刘毅，打算用重刑惩处刘敬宣，刘裕在中央备加保护。何无忌警告刘毅说：“怎么能够因私人恩怨，伤害天下的大公。”刘毅才算停止。

四〇九年，春季，正月，后秦帝国天王姚兴，派使臣前往西蜀王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任命西蜀首领（一任）成都王谯纵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相国，封蜀王（西蜀王），加授九锡（参考四年），代表皇帝，直接任官封爵；其他礼仪全都如同帝王。

四一〇年，秋季，八月，西蜀王国国王（一任）谯纵，派高级咨询官（侍中）谯良等，到后秦帝国京师（首都长安）晋见天王姚兴，请派军讨伐晋帝国。谯纵命桓谦当荆州州长（刺史），谯道福当梁州州长，率军二万，东下攻击晋帝国的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姚兴派前将军苟林，率骑兵南下会师。

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自从卢循东下之后，就再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消息，各地强盗，纷纷涌起。荆州州长刘道规派军政官（司马）王镇之，率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郡长檀道济、广武将军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人到彦之，东下救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檀道济，是檀祗的老弟（檀祗，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一日）。

军政官（司马）王镇之军抵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被后秦帝国前

将军苟林击败。卢循得到消息，任命苟林当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配属给他一部分军队，命他乘胜攻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宣称：徐道覆已攻陷建康（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桓谦在中途招集过去恩义相结的旧部，人民归附的达二万人，于是，进驻枝江（湖北省枝江县），苟林进驻江津（湖北省江陵县东南），两支武装部队像螃蟹的双螯一样，钳住江陵，城中人士纷纷盼望变天。刘道规集合将士，宣告说：“桓谦就在附近，听说各位长辈有离开的意思，随我从东方来江陵的文武官员，足可以应付变局。如果有人要走，我不禁止。”于是彻夜打开城门，到天亮都不关闭。大家畏惧佩服，没有人离去。

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鲁宗之，率部众数千人，从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前往江陵。有人指出，鲁宗之的立场难以预测，刘道规单人匹马，前去迎接，鲁宗之既感动又喜悦。刘道规请鲁宗之留守江陵，当做亲信，而自己率军出城攻击桓谦。各将领都说：“现在出城讨伐桓谦，并没有胜利的绝对把握。苟林就在江津，近在咫尺，监视我们动静，假如乘虚攻城，鲁宗之未必能守得住。万一发生意外，大势就去了。”刘道规说：“苟林愚蠢而又胆小如鼠（这种将领，后秦竟派他出国，其他将领的能力可知），没有其他计谋；他认为我离城不远，一定不敢攻城。我这次攻击桓谦，大军一经抵达，马上就可取得胜利。苟林还在那里沉吟犹豫，我已经凯旋。桓谦失败，则苟林的胆都吓破，怎么敢来？而且，鲁宗之守城，难道几天都支持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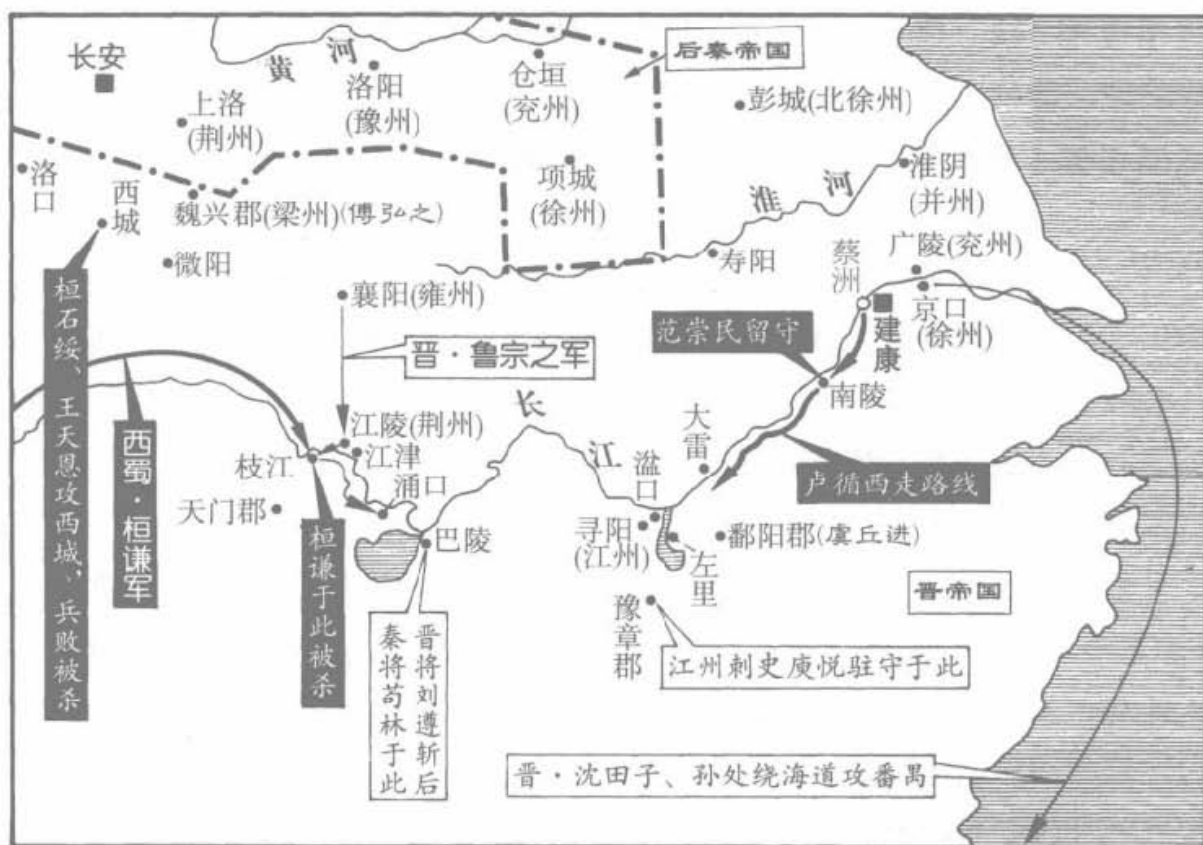
于是，刘道规对桓谦发动攻击，水陆两军同时并进。桓谦等出动所有船舰，以及步骑兵混合兵团，在枝江会战。晋军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郡长檀道济，奋不顾身，领先冲锋陷阵，桓谦等大败。桓谦乘小艇逃走，打算投奔苟林，刘道规追及，斩首。刘道规班师，到达涌口（湖北省监利县。涌水连接长江与夏水的小河），攻击苟林，苟林也逃走；刘道规派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临淮郡（江苏省盱眙县）人刘遵，率军追击。

最初，桓谦在枝江，江陵城内知识分子和平民，很多人写信给桓谦，透露城中虚实动静，打算充当内应。刘道规既击破桓谦，在桓谦大营中检查到这些信件，刘道规下令全部焚烧，一封信也不看，民心才归于安定。

九月，刘遵追到巴陵郡（湖南省岳阳市），斩苟林。

冬季，十一月五日，晋帝国益州（州政府设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鲍陋逝世。西蜀王国辅国将军谯道福，攻陷晋帝国的





五世纪·四一〇年七月至九月 卢循西退·桓家班残余乘机反扑失败

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斩巴东郡郡长温祚、龙骧将军时延祖（温祚退守巴东郡，参考前年【四〇八年】七月）。

四一二年，冬季，十一月，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打算攻击西蜀王国，但元帅一职，却一时找不到适当人选。西阳郡（湖北省黄州市）郡长朱龄石，既有军事谋略，又熟悉文武职务，打算起用。大家都认为朱龄石年纪既轻（本年三十四岁），资历又浅，官位也低，难以担当这项重大责任；但刘裕坚持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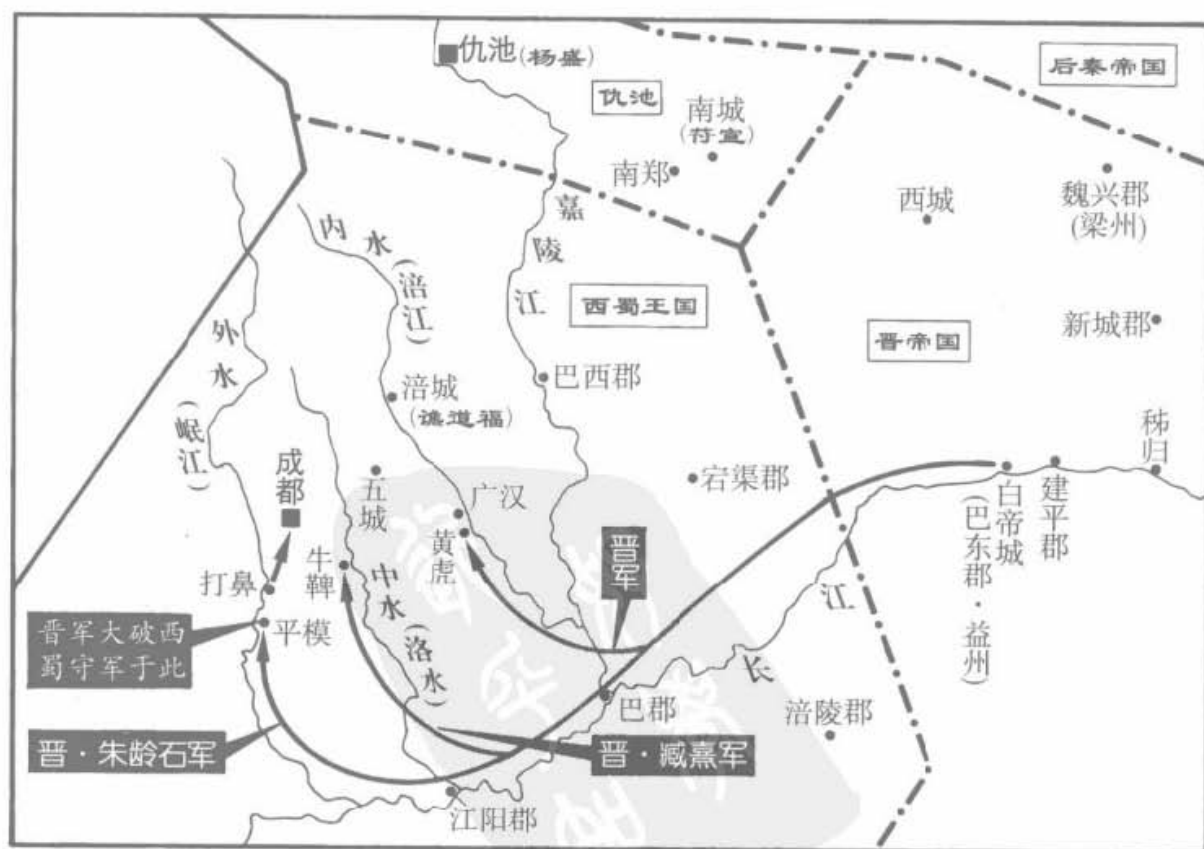
十二月，任命朱龄石当益州州长（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郡（侨郡）郡长蒯恩、下邳郡（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郡长刘钟等，向西蜀王国发动灭国性大规模攻击。把西征刘毅的大军，分出一半——约二万人，配给朱龄石。臧熹是刘裕正妻的老弟，官位比朱龄石要高，但也成为朱龄石部属。

刘裕和朱龄石秘密讨论进军计划，刘裕说：“刘敬宣当年攻到黄虎（四川省射洪县），不能成功，只好撤退（参考四〇八年七月）。盗贼（西蜀王国）判断：我们今年非改从外水（岷江）进军不可。因而认为：我们一定会出其不意，仍然攻击内水（涪江），所以，盗贼（西蜀王国）的重兵，

一定集中涪城（四川省绵阳市），严守内水（涪江）。我们如果攻击黄虎，正好投入罗网。现在，大军应顺外水（岷江），直扑成都，而派别动部队，进入内水（涪江），扰乱敌人的决策，这是克制敌人的奇计。”但为了防范这项高度军事机密泄漏，使西蜀王国得以戒备，对外特别宣称：另有秘密军令交付朱龄石，信封上写：“到白帝（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拆封。”所以，大军出发后，没有人知道进军路线。

毛修之坚持随大军出发，但刘裕考虑到毛修之到巴蜀（四川省）后，因血海深仇，定将大肆屠杀。而当地人民跟毛家有怨恨的，也将誓死固守；所以不肯应许。

四一三年，夏季，六月，晋帝国进攻西蜀王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的远征军，抵达白帝，朱龄石拆开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的密令，上面写：“大军全部从外水（岷江）北上，夺取成都；臧熹从中水（绵阳河，内水【涪江】支流）夺取广汉（四川省广汉市）；剩下的老弱官兵，乘大型军舰十余艘，从内水（涪江）夺取黄虎（四川省射洪县）。”三路大军，速度加倍，向前推进。西蜀王（一任）谯纵，果然命辅国将军谯道福，率重兵镇守涪城（四川省绵阳市），防备内水（涪江）。



五世纪·四一二年十二月至四一三年七月 朱龄石灭西蜀王国



朱龄石进抵平模（四川省彭山县南），距成都只二百华里。西蜀王谯纵派秦州州长（刺史）侯晖、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谯洗，率军一万余人，驻防平模，在岷江两岸兴筑城堡拒抗。朱龄石问刘钟说：“现在天气，正热不可耐，而盗贼（指西蜀王国）戒严守险，发动攻击，未必可以攻克，徒增加士卒的疲惫；我想培养士气，暂时采取守势，等待有隙可乘，你意下如何？”刘钟说：“不然。在此之前，我们扬言攻击内水（涪江），所以谯道福不敢离开涪城。而今主力忽然在这里出现，大出他们意外，侯晖之辈早已吓破了胆。盗贼（指侯晖军）所以挡住去路，把守险要，正说明他们恐惧，不敢战场相见。乘他们正恐惧不安之时，我们投入所有精锐，全力攻击，一定可以攻克。攻克平模后，就可以擂动战鼓，奋勇直前，成都绝对无法据守。如果行动稍稍缓慢，敌人势将摸清我们底细。谯道福率涪城主力，前来赴援，和守军并肩作战，军心安定，良将（指谯道福等）集结，那时候，求战而不得战，粮食又没有供应，远征军二万余人，就要全成他们的俘虏。”朱龄石采纳。

各将领最初认为，岷江北城，地势险要，兵力雄厚，打算先行攻击岷江南城。朱龄石说：“屠灭南城，不影响北城的存在，如果倾全力攻陷北城，南城用不着举起军旗，就会自动星散。”

秋季，七月，朱龄石率诸军猛烈攻击北城，北城陷落，朱龄石斩侯晖、谯洗；率军回头攻击南城，南城果然自行崩溃。朱龄石舍弃船舰，徒步前进，直指成都（西蜀首都）。西蜀王国大将谯抚之，驻防牛鞞（四川省简阳市），谯小苟驻防打鼻（四川省彭山县南）。臧熹攻击牛鞞，斩谯抚之；谯小苟得到消息，士卒四散逃亡，于是晋帝国远征军所到之处，西蜀王国军营，望风瓦解。

七月五日，西蜀王谯纵放弃首都成都逃走，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马耽，封存国库，等候晋军接收。

七月九日，朱龄石进入成都，凡是跟谯纵同一个祖父的家族，全都诛杀；其他的人都安居如常，完全恢复正常生活。谯纵逃出首都成都，先往祖先坟墓上告辞，他的女儿说：“我们一定逃不掉，只会受到更多的侮辱，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死到祖先坟墓上！”谯纵不接受。辅国将军谯道福听到平模（四川省彭山县南）失守，自涪城（四川省绵阳市）率军入援，谯纵前往投奔，谯道福看到谯纵，悲怒交加，斥责说：“大丈夫有这么美好的基业，而竟白白抛弃，你要往哪里逃？人，哪一个不死，为什么怕成这个样



子？”抽出佩剑，直掷谯纵，刺中马鞍。谯纵拨马再逃，走投无路，上吊自杀（年龄不详）。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王志，砍下谯纵人头，送给朱龄石。



五世纪·四一三年七月 西蜀亡后·九国并立

谯道福对他的将士们说：“王国的存亡，在我身上，不在大王（谯纵）身上。而今我仍在这里，足可以拼个死活。”大家满口承诺。谯道福拿出所有金银财宝，赏赐给大家；然而大家在接受了之后，回头就走，各奔前程。谯道福无奈，投奔獠人部落（嘉陵江流域一带）。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人杜瑾生擒谯道福，送给朱龄石，就在军营门前，斩首（西蜀王国是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七个兴起，第十二个灭亡的短命王国，立国九年【四〇五至四一三年】，共一任君王。西蜀亡后，中原境内，九国并立：晋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西凉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朱龄石把故西蜀王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马耽，放逐到越岭郡（四川省会理县），马耽告诉他的部属说：“朱龄石不把我送到京师（首都建康），是打算杀我灭口（胡三省原注：“指朱龄石盗取太多国库财宝，必须



杀掉马耽，才可以消灭人证。”），我不可能逃生。”沐浴盥洗，躺到床上，自缢而死。一会工夫，朱龄石使节抵达，砍下尸体上的人头。

晋帝司马德宗下诏（刘裕诏），擢升朱龄石当梁州及秦州六郡军区司令（监梁秦州六郡诸军事），封丰城县侯。

## 二、氐人建后凉王国

三八二年，秋季，九月，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市）国王弥田、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县）国王休密驮，到前秦帝国，朝见天王苻坚，自愿充当向导，讨伐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拒绝归附的各国；请求和两汉王朝政府一样，设立总督（都护）治理。

苻坚同意，任命骁骑将军吕光，“使持节”（一级权力）、西域征剿司令长官（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跟凌江将军姜飞、轻车将军彭晃、将军杜进、康盛等，统步兵十万人、骑兵五千人，讨伐西域。阳平公苻融劝阻说：“西域荒凉而遥远，得到那里的人，没有用处；得到那里的地，也不能种植庄稼。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武帝）征服了他们之后，得到的无法补偿所损失的。而今，劳动军队出征万里之外，重蹈汉王朝的错误，我感到可惜。”苻坚不接受。

三八三年，春季，正月，前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骁骑将军吕光，率西征大军，从首都长安出发；由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县）国王休密驮、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市）国王弥田，充当向导（前秦讨伐西域事，参考去年【三八二年】九月）。

冬季，十二月，吕光深入西域，横越流沙三百余华里，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县）等各国，全都投降。只有龟兹王国（新疆库车县）国王帛纯，率军抵抗，登城固守；吕光进攻。

三八四年，秋季，七月，西域龟兹王国自受到前秦帝国西征兵团指挥官、骁骑将军吕光的攻击（参考去年【三八三年】十二月），已半年有余，龟兹王帛纯陷于绝境。于是，用丰富的贿赂，向狛胡王国（今地不详）请求援救，狛胡王（姓名不详）派老弟呐龙、将军（侯将）馗（音 kuí。姓不详），率领骑兵二十余万，及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县）、尉须王国（新疆阿合奇县）等联军，共七十余万人，援救龟兹。吕光在龟兹首都屈茨（库车县）城西迎击，大败狛胡联合兵团。帛纯弃城逃亡，王国、侯国投降的



有三十余国，吕光进入屈茨城；城内繁荣，大小街道，非常像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宫殿建筑，十分雄伟盛大。

吕光安抚西域，威望恩德，都达高峰，远方各国，前世从来没有归附过中原的，也都来归附，他们把汉王朝（没有说明是西汉或东汉）颁发的符节，都呈缴给吕光。吕光上奏中央，改换成前秦帝国的符节。封帛纯的老弟帛震，继任龟兹王。

秋季，八月，前秦天王苻坚，得到骠骑将军吕光平定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消息，擢升吕光当玉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兵团指挥官（西域校尉）。

但道路已经断绝，诏书无法送达。

三八五年，春季，三月，吕光认为龟兹王国（新疆库车县）物产富饶、社会安乐，打算就在那里定居。印度高僧（天竺沙门）鸠摩罗什（鸠摩罗，三字姓）对吕光说：“这里是凶恶死亡之地，不可以久住。将军只管回归东方，中途自会遇到美好的地方，可以停下。”

吕光大摆筵席，宴请全军将领，讨论去留行止，大家思念故乡，都想回军。遂用二万余头骆驼，满载各国的金银财宝、奇珍异物，连同骏马一万余匹，班师（这是一场大掠夺）。

秋季，九月，吕光从西域龟兹王国班师，抵达宜禾（甘肃省安西县。此时吕光不过刚出龟兹，距宜禾尚有一千一百公里之遥）。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长（刺史）梁熙，得到消息，打算关闭边界，拒绝吕光入境（凉州州境最西部至高昌【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郡郡长杨翰对梁熙说：“吕光最近击破西域，兵力强盛，气势正旺，听到中原大乱消息，心里一定另有打算。河西（河西走廊，甘肃省中部西部）面积，广达万里，武装部队十万人，足可以独自成为一个局面。如果吕光继续东下，脱离流沙地区，力量就没有人可以匹敌。高梧谷口（新疆吐鲁番市境）是一个险要关口，应该先派大军把守，切断水源；这样可使吕光大军陷于饥饿干渴的苦境，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控制他们。如果认为高梧谷口太远，伊吾关（新疆哈密市）也可以封锁。吕光如果通过这两关，即令张良再世，也无可奈何。”梁熙拒不采纳。

美水（今地不详）县长、犍为郡（四川省彭山县）人张统，对梁熙说：“而今，关中（陕西省中部）已乱，京师（首都长安）是存是亡，还不知道（长安八月陷落，凉州九月还不知道，路途堵塞之故）。吕光东下，





四世纪·三八五年九月 前秦远征军吕光南返

企图难以预测，将军有什么办法因应？”梁熙说：“深为忧虑，但不知道如何处理！”张统说：“吕光的智慧和谋略，都超过常人，而又拥有思乡心切的战士，乘着在西域战胜的余威，势不可当。将军（梁熙）世受皇家大恩，诚意忠心，一向显著，效忠皇家，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行唐公苻洛，是皇上（苻坚）的堂弟，勇敢冠于一时。为你打算，不如拥护苻洛当盟主，建立领导中心，然后推荐忠义之士，作为统帅。则吕光即令抵达，也不敢存有二心。利用他的精锐部队，向东联合毛兴（河州【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州长【刺史】），再邀约王统（秦州【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杨璧（南秦州【下辨，甘肃省成县】州长【刺史】）。杨璧于去年【三八四年】六月已被后秦军俘虏，可能凉州与东方隔绝，未知此事），集结四州的部众，扫除凶恶叛徒，保卫皇家，这可是姜小白、姬重耳的霸主举动。”梁熙也不接受，反而派人到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诛杀苻洛（苻洛起兵失败被放逐，参考三八〇年五月）。

吕光听到杨翰的谋略，大为恐惧，不敢前进。辅国将军杜进说：“梁熙写文章的能力有余，应变的能力不足，不可能执行杨翰的计策，用不着担心。现在，正应该利用他们上下还不能同心合力的时候，迅速前进。”吕光

同意。大军进到高昌（新疆吐鲁番市东），杨翰献出城池，投降。进到玉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八十公里），梁熙用正式公文书送给吕光，指摘吕光没有奉到诏书，竟然擅自撤军；命儿子梁胤当鹰扬将军，与振威将军、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人姚皓、总务官（别驾）卫翰，率五万人庞大兵团，在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拦截。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姚静、晋昌郡（甘肃省安西县）郡长李纯，都献出城池，投降吕光。吕光用正式公文书回答梁熙的指摘，抨击梁熙不但没有奔赴国难之意，反而遏阻回国的远征大军。命彭晃、杜进、姜飞担任前锋，在安弥（甘肃省酒泉市东）跟梁胤决战，大破凉州兵团，生擒梁胤。于是四面山区的少数民族部落，都归附吕光。武威郡（郡政府姑臧）郡长彭济，逮捕他的长官梁熙，交给吕光；吕光斩梁熙。

吕光进入姑臧（凉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武威市），自己兼任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州长（刺史），上奏章推荐并任命（表）杜进当武威郡（郡政府姑臧）郡长；其他将领，全委派适当的官位。凉州所有郡县，都归附吕光。只有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郡长宋皓、西郡（甘肃省永昌县西北）郡长宋泮，仍据守城池，不肯屈服。吕光攻破城池，生擒二人，责备宋泮说：“我受皇上（苻坚）诏令，平定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而梁熙却不准我班师，断我归途，这是帝国政府的罪人，你为什么听他？”宋泮说：“你奉诏讨伐西域，并没有奉诏扰乱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梁熙有什么罪，而你把他杀掉？我深恨自己力量不足，不能为长官报仇！怎么会跟叛逆的氐人彭济一样？君主受辱，臣属死节，这是正常现象。”吕光诛杀宋泮、宋皓。

主任秘书（主簿）尉佑，奸险谄媚，跟彭济一同发动兵变，逮捕梁熙，吕光对他至为宠信。尉佑一连诬陷诛杀知名之士姚皓等十余人，凉州人民对吕光大不满意（吕光连马屁精都看不出，刚有权便现出昏庸）。吕光命尉佑当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郡长；尉佑抵达允吾（甘肃省永靖县西北），突袭允吾城，叛变。吕光派姜飞击败尉佑，尉佑逃走，据守兴城（允吾西）。

三八六年，最初，故前凉王国首领、西平公张天锡投奔晋帝国时（参考三八三年十一月），前秦帝国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王穆，把张天锡的爵位合法继承人、世子张大豫暗中藏匿，一起投奔河西（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思复鞬（张大豫，参考三七六年五月；



秃发思复鞬，参考三六五年十月）。秃发思复鞬把张大豫送到魏安（甘肃省古浪县东），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聚集武装士卒数千人，拥戴张大豫当盟主。攻击据守姑臧（凉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武威市）的前秦帝国凉州州长（刺史）吕光所属的昌松郡（武威市南），攻克，俘掳郡长王世强。吕光派辅国将军杜进攻击，杜进战败，张大豫进逼姑臧。王穆劝告张大豫，说：“吕光的城防坚固，粮食充足，武器锋利，军队训练有素。进逼太紧，没有利益。不如先行收回岭西（甘肃省永昌县南九条岭以西）各郡（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等），招兵买马，积蓄粮秣，然后东下跟吕光争夺，用不了一年，就可以把他制伏。”张大豫不接受，自称抚军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改年号凤凰；任命王穆当秘书长（长史），发出政治号召，传令各郡县；又派王穆前往岭西（九条岭以西）各郡游说，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郡长李隰、祁连郡（甘肃省张掖市东南）民兵司令（祁连都尉）严纯，都武装响应，集结部众三万人，据守杨坞（姑臧西）。

秋季，十月，吕光得到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的凶讯，全军将士，披麻戴孝，追称苻坚谥号文昭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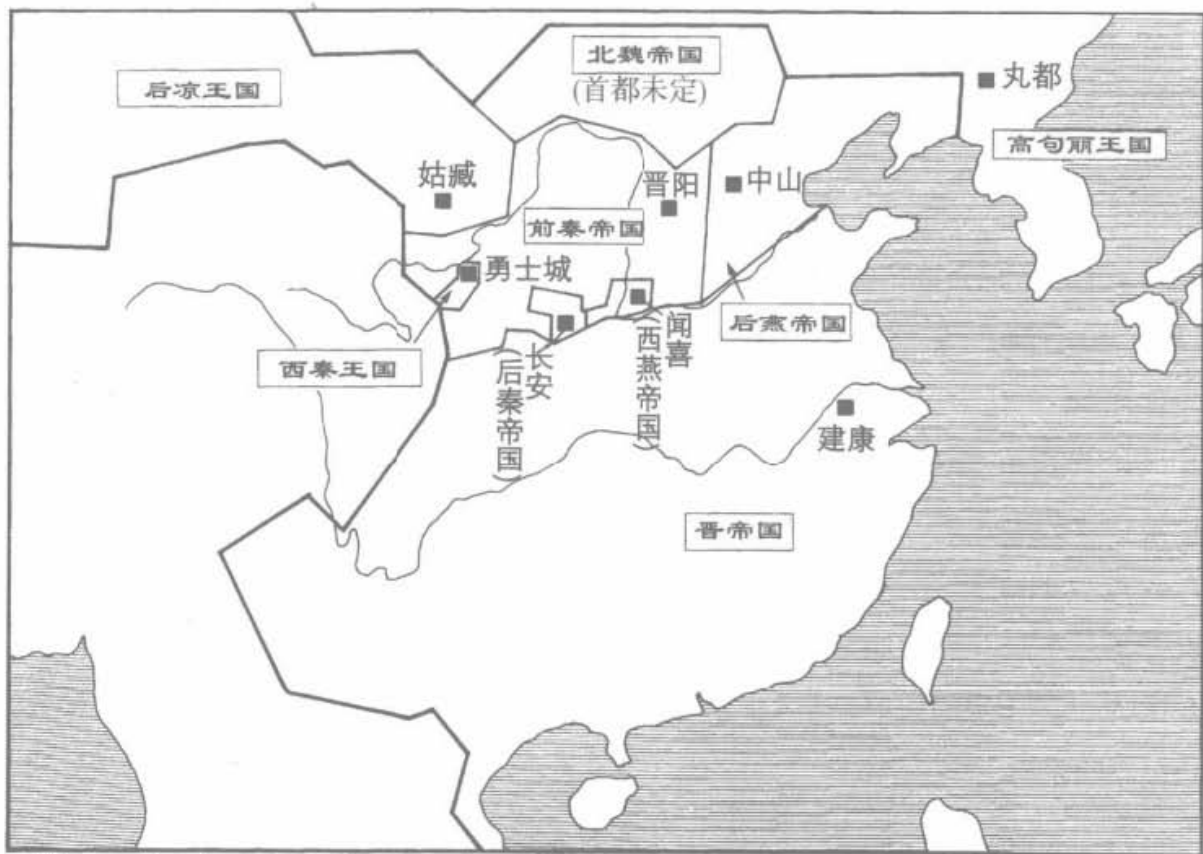
冬季，十月，吕光（本年五十岁）下令大赦，改年号大安（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二个短命王国兴起，此时还未有国号，迟至三九六年六月才定国号为“凉”，史称后凉王国，以别于张家班的前凉王国）。

十一月，张大豫（参考本年【三八六年】二月），从西郡（甘肃省永昌县西北）东下，攻入临洮（甘肃省岷县），裹胁居民五千户人家，据守俱城（临洮县境）。

十二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一任懿武帝）、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州长（刺史）吕光，自称：“使持节”（一级权力）、高级咨询官（侍中）、中外总司令官（中外大都督）、陇右（陇山以西）河西（甘肃省中部西部）军区司令官（督陇右河西诸军事）、最高统帅（大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酒泉公。

三八七年，秋季，七月，吕光（本年五十一岁）派将领彭晃、徐晃（音 jiǒng），攻击独立作战的凉州全权州长（牧）张大豫据守的临洮（甘肃省岷县），大破张大豫军，张大豫投奔广武郡（甘肃省永登县），秘书长（长史）王穆投奔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

八月，广武郡人擒张大豫，押送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斩首。王穆



四世纪·三八六年十月 后凉兴起·八国并立

夺取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

冬季，十二月，后凉王国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郡长康宁，自称匈奴王，击斩湟河郡（青海省化隆县）郡长强禧，叛变。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郡长彭晃，也跟着叛变；东边联合康宁，西边联合已夺取酒泉郡的王穆。后凉首领（一任懿武帝）、酒泉公吕光，打算亲自攻击彭晃，各将领都说：“康宁正在我们的南方，等候机会动手，如果还没有制伏彭晃、王穆，而康宁发动攻击，我们大军进退两难，将有很大危险。”吕光说：“各位的判断完全正确；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不主动出征，就只好坐在这里等他们前来。一旦这三个盗贼结盟，东西夹攻，姑臧（后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城外，就不再归我们所有，大事不可挽救。现在，彭晃刚刚叛变，跟康宁、王穆，还不亲密，我们采取出其意料外的攻击，胜利比较容易。”遂亲自率领骑兵三万人，日夜不停前进，抵达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猛烈攻击二十天，把城攻破，斩彭晃。

最初，王穆聚众起兵时，派使节召请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隐士郭瑀，郭瑀叹息说：“人民就要穿左边开襟的衣服了（指将受少数民族统







治)，我怎么能忍心不救！”遂跟同郡人索嘏，集结部众，响应王穆；并捐赠给王穆粮食三万石。王穆任命郭瑀当最高统帅府（太府）左秘书长（王穆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军师将军，任命索嘏当敦煌郡郡长。然而，不久，王穆被人挑拨，把索嘏恨入骨髓，率军攻击索嘏。郭瑀用尽方法劝阻，王穆全不接受。郭瑀辞职，出张掖郡城，大哭，回头向城池挥手，说：“我恐怕不能再看到你！”回家后，用被子把头蒙住，不跟别人说一句话，绝食而死。

吕光得到消息，说：“两个匪徒自己互相攻击，非被生擒活捉不可，不必害怕不断战役带给我们的悲苦，失去一劳永逸的良机！”遂率步骑兵二万人，进攻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攻克，进军凉兴郡（甘肃省安西县西南万佛峡）。王穆急自敦煌郡撤退，走到半途，军队一哄而散，只剩下王穆一个人，骑马逃走；驛马（甘肃省玉门市东北）县长郭文，砍下他的人头，送给吕光。

三八八年，吕光（本年五十二岁）最初夺取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时，辅国将军杜进，功劳最多，吕光任命他当武威郡（郡政府姑臧）郡长（参考三八五年九月），尊贵宠爱，言听计从，其他官员僚属，都比不上。恰巧，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陕西省中部）前来投奔，吕光问他：“中州（中原）人对我的印象如何？”石聪说：“只听说有杜进，没听说有舅舅。”吕光惊疑猜忌，遂找个借口，诛杀杜进。

吕光跟幕僚宴会，谈到政治现状，军事参议官（参军）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段业说：“阁下（吕光）用法严峻。”吕光说：“吴起刻薄寡恩，而能使楚王国强大。公孙鞅严刑峻法，而能使秦国复兴（吴起事参考前三八七年，公孙鞅事参考前三六一年）。”段业说：“吴起个人被杀，公孙鞅全家被屠，都是用法严峻的缘故。阁下正在开创大业，效法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还恐怕不能成功，而竟羡慕吴起、公孙鞅所作所为，这岂是本州（凉州）人民的盼望！”吕光脸色庄重，表示歉意。

三八九年，春季，二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一任懿武帝）、酒泉公吕光（本年五十三岁），自称三河王，大赦，改年号麟嘉（之前是大安四年，之后是麟嘉元年），设立文武百官。

吕光的妻子石女士、儿子吕绍、老弟吕德世，从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来到姑臧（长安陷落【参考三八五年六月】，吕光家人投奔仇池，依靠杨家）。吕光命石女士当王妃、吕绍当世子。



三九四年，秋季，七月，三河王吕光，任命儿子吕覆，当玉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最高总督（大都护）；镇守高昌（新疆吐鲁番市东）；高级官员的子弟，都随同前往。

三九六年，夏季，六月，三河王吕光（本年六十岁），改称天王，定国号大凉（后凉王国），大赦，改年号龙飞（之前是麟嘉八年，之后是龙飞元年），设立文武百官，封世子吕绍当太子；子弟封公爵、侯爵的二十人。任命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王详，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国史编撰官（著作郎）段业等五人，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

吕光派使节前往任命秃发乌孤（时驻廉川堡【青海省民和县】）当征南大将军、益州全权州长（牧）、左贤王。秃发乌孤对使节说：“吕天王的儿子们，全都贪污淫乱（史有记载的儿子有：吕纂、吕弘、吕绍、吕覆），三个外甥更凶恶暴虐（石聪诬杀杜进，参考三八八年三月；其他二外甥不详），无论远近，民怨沸腾。我怎么可能违背民心，接受这种不义的官爵？我就要自己称帝称王了。”留下吕光送来的乐队、仪仗，向使节道歉，送回。

### 三、鲜卑人建西秦王国

三二九年，最初，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鲜卑部落酋长乞伏述延（乞伏，姓），居住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不断侵略吞并邻近其他部落，力量逐渐强大。等汉赵帝国覆亡，乞伏述延恐惧，迁移到麦田（宁夏中宁县西南）。乞伏述延逝世，儿子乞伏傖大寒继位。乞伏傖大寒逝世，儿子乞伏司繁继位（追溯西秦王国王族始源）。

三七一年，前秦帝国益州（州政府设郿县）州长（刺史）王统，攻击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鲜卑民族酋长乞伏司繁（参考三二九年九月）的根据地度坚山（甘肃省靖远县西）。乞伏司繁率骑兵三万人，据守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抵抗王统。王统秘密袭击度坚山，乞伏司繁部落五万余篷帐，全部投降。前方战士得到后方妻子儿女已被俘虏的消息，军心瓦解，一时溃散。乞伏司繁没有地方可以投降，只好也投降王统。

苻坚任命乞伏司繁当南单于，留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供职。而命乞伏司繁的堂叔乞伏吐雷，当勇士堡（甘肃省榆中县北）军事总监（护





军)，监护部众。

三七三年，鲜卑部落酋长勃寒，掠夺陇右（陇山以西）。前秦帝国天王苻坚，命鲜卑部落南单于乞伏司繁讨伐（乞伏司繁归降，参考前年【三七一】十二月）；勃寒请求投降。苻坚遂命乞伏司繁，迁往勇士川（甘肃省榆中县北）。

三七六年，鲜卑部落南单于乞伏司繁（时驻勇士川）逝世，子乞伏国仁继位。

三八三年，前秦帝国天王苻坚大举攻击晋帝国时，命乞伏国仁当前将军，兼先锋骑兵司令。正巧，乞伏国仁的叔父乞伏步颓，在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聚众起兵，苻坚派乞伏国仁回军讨伐（乞伏国仁接管老爹部众，参考三七六年十二月）。乞伏步颓得到消息，大为兴奋，到路上迎接乞伏国仁。乞伏国仁摆下酒筵，大声宣布说：“苻家班把人民迫害得筋疲力尽，不断使用武力，灭亡就在眼前，我当跟各位共同建立独当一面的事业。”等到传来苻坚战败消息，乞伏国仁遂威胁和压迫其他部落归附，拒绝归附的，就派军攻击吞并，部众遂多达十余万人。

三八五年，秋季，九月，乞伏国仁（前将军乞伏国仁事，参考前年【三八三年】十二月）自称总司令官（大都督），最高统帅（大将军），单于，兼秦、河二州全权州长（牧），改年号建义，任命乙旌童泥当左宰相（左相），屋引出支当右宰相（右相），独孤匹蹄当左辅大臣，武群勇士当右辅大臣（乙旌、屋引、独孤、武群，都是鲜卑族复姓）。老弟乞伏乾归当上将军，把他控制的地盘，分成武城（甘肃省临夏市东）等十二个郡（武城郡、武阳郡【今地不详】、安固郡【甘肃省临洮县南】、武始郡【甘肃省临洮县】、汉阳郡【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潏川郡【甘肃省舟曲县西北】、甘松郡【青海省同德县】、匡朋郡【今地不详】、白马郡【甘肃省西和县南】、苑川郡【甘肃省榆中县东北】）。修筑勇士城（甘肃省榆中县北），作为首都（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的第十一个短命王国崛起，迟至三九四年十二月，才定国号为“秦”，史称西秦王国。华夏版图上，六国并立）。

三八六年，春季，正月，前秦帝国（首都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人秘宜（秘，姓），率羌人、匈奴人五万余，攻击西秦王国（首都勇士城【甘肃省榆中县北】）首领（一任宣烈王）、单于乞伏国仁，乞伏国仁率军五千人迎战，大破秘宜军，秘宜奔回南安。





位（二任武元王），称总司令官（大都督）、最高统帅（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年号太初（之前是建义四年，之后是太初元年）。

秋季，七月，西秦王国（首都勇士城【甘肃省榆中县北】）首领（二任武元王）、河南王乞伏乾归，封正妻边女士当王后，设立文武百官，仿效汉人的政治制度，任命南川侯出连乞都（出连，复姓）当丞相，梁州州长（刺史）悌眷当总监察官（御史大夫），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人边芮当左秘书长（左长史），东秦州（州政府设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州长（刺史）秘宜当右秘书长（右长史），武始郡（郡政府设狄道【甘肃省临洮县】）人翟勰（音 qíng）当左军政官（左司马），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人王松寿当主任秘书（主簿），堂弟乞伏轲弹当梁州（州政府所在地不详）全权州长（牧），老弟乞伏益州当秦州（州政府设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全权州长（牧），乞伏屈眷当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全权州长（牧）。

九月，乞伏乾归迁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

三八九年，春季，正月，前秦帝国（首都南安）皇帝苻登，任命河南王乞伏乾归，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大单于，封金城王。

夏季，五月，金城王乞伏乾归，攻击侯年部落（不知在何处），大破侯年部落军。于是，秦州（甘肃省南部）、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所属的鲜卑人、羌人、匈奴人，多数归附西秦王国，乞伏乾归对他们全都任官封爵。

三九〇年，冬季，十二月，鲜卑部落酋长越质叱黎的儿子越质诘归（前年【三八八年】四月被俘），在平襄（甘肃省通渭县）叛金城王乞伏乾归。

三九一年，春季，正月，西秦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二任武元王）、金城王乞伏乾归，攻击越质诘归，越质诘归投降。乞伏乾归把本族一位女儿嫁给越质诘归。

三九三年，西秦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金城王乞伏乾归，封儿子乞伏炽磐当太子。乞伏炽磐勇敢智慧，明敏决断，才干超过老爹。

三九四年，春季，正月，前秦帝国（首都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皇帝（五任高帝）苻登（本年五十二岁），派使节前往西秦王国，任命西秦首领（二任武元王）、金城王乞伏乾归当左丞相，封河南王，兼秦、梁、

益、凉、沙五州全权州长（牧），加授九锡（九锡，参考四年）。

夏季，六月，前秦帝（首都南安）苻登，派他的儿子、汝阴王苻宗，到西秦王国当人质，请西秦首领（二任武元王）河南王乞伏乾归出军；遂晋封乞伏乾归当梁王，把妹妹送给乞伏乾归当正妻，封梁王后。乞伏乾归派前军将军乞伏益州等，率骑兵一万人助战。

冬季，十月，前秦帝国（首都无定所）皇帝（六任帝）苻崇，被西秦王国首领（二任武元王）、梁王乞伏乾归驱逐，无处立足，投奔陇西王杨定（时驻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杨定命军政官（司马）邵强，留守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自己亲率部众二万人，跟苻崇联合，攻击西秦王国。乞伏乾归派他的凉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州长乞伏轲弹、秦州（州政府设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全权州长（牧）乞伏益州、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率骑兵三万人抵抗，击败杨定军，斩杨定及苻崇，杀一万七千人（前秦帝国至此亡。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前秦是第七个兴起，第八个灭亡的短命王国，立国四十四年【三五一至三九四年】，共六任君王。前秦亡后，华夏境内，六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乞伏乾归于是完全占领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

十一月，梁王乞伏乾归，自己改称秦王（西秦王），大赦。

三九五年，春季，正月，西秦王国国王（二任武元王）乞伏乾归，命太子乞伏炽磐，兼国务院总理（领尚书令）；左秘书长（左长史）边芮，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右秘书长（右长史）秘宜，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设立文武百官，一切依照曹操（参考二一三年十一月）、司马昭（参考二六三年十月）前例，但仍称大单于、最高统帅（大将军。参考三八八年六月）。边芮等仍兼任大单于府、最高统帅府官职。

夏季，六月，西秦王（首都金城）乞伏乾归，迁都西城（甘肃省靖远县西）。

三九六年，西秦王国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率部众二万户人家叛变，投奔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后秦政府把他们安置在成纪（甘肃省秦安县北四十公里）。任命越质诘归当镇西将军，封平襄公。

三九七年，春季，正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天王（一任懿武帝）吕光（本年六十一岁），因西秦王国国王（二任武元王）乞伏乾归，反复无常（既向吕光称臣而又后悔，参考前年【三九五年】七







月)，遂向西秦王国发动大规模攻击。西秦官员都请求逃到东方的成纪（甘肃省秦安县北四十公里）躲避，乞伏乾归说：“战场上的胜利或失败，决定于统帅头脑是灵活或是笨拙，不决定于士卒人数多寡。吕光的军队虽多，可是缺乏纪律，他弟弟吕延只有勇敢，没有谋略，不必在意。他们的精锐部队，都在吕延那里，吕延一败，吕光自然逃走。”

吕光驻军长最（甘肃省永登县南），派太原公吕纂等，率步骑兵三万人，进攻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乞伏乾归率军二万人救援，还没有赶到，吕纂等已经攻陷城池。吕光又派将领梁恭等，率全副武装的战斗部队万余人，直指阳武下峡（甘肃省靖远县境），跟秦州州长（刺史）没弈干会师，攻击阳武下峡的东部；天水公吕延，率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军队，攻击临洮（甘肃省岷县）、武始（甘肃省临洮县）、河关（甘肃省积石山县），全都攻克。乞伏乾归施出诡计，命人向吕延呈献假情报：“乞伏乾归部众崩溃，向成纪（甘肃省秦安县北四十公里）逃亡。”吕延打算亲自率轻装备骑兵追击，军政官（司马）耿稚劝阻说：“乞伏乾归勇气谋略，都超过常人，怎么可能望风瓦解，匹马奔逃？从前，乞伏乾归击破王广、杨定，都是故意制造自己的弱点，引诱他们上当（破王广，当在一任王乞伏国仁当政之时。破杨定，参考三九四年十月）。何况，观察这个线民，眼睛高高抬起，脸上表情闪烁，定有奸诈。我们应该在高度戒备下，步步推进，使步兵骑兵，密切配合，等到各路大军集结完成，然后出击，就没有不攻克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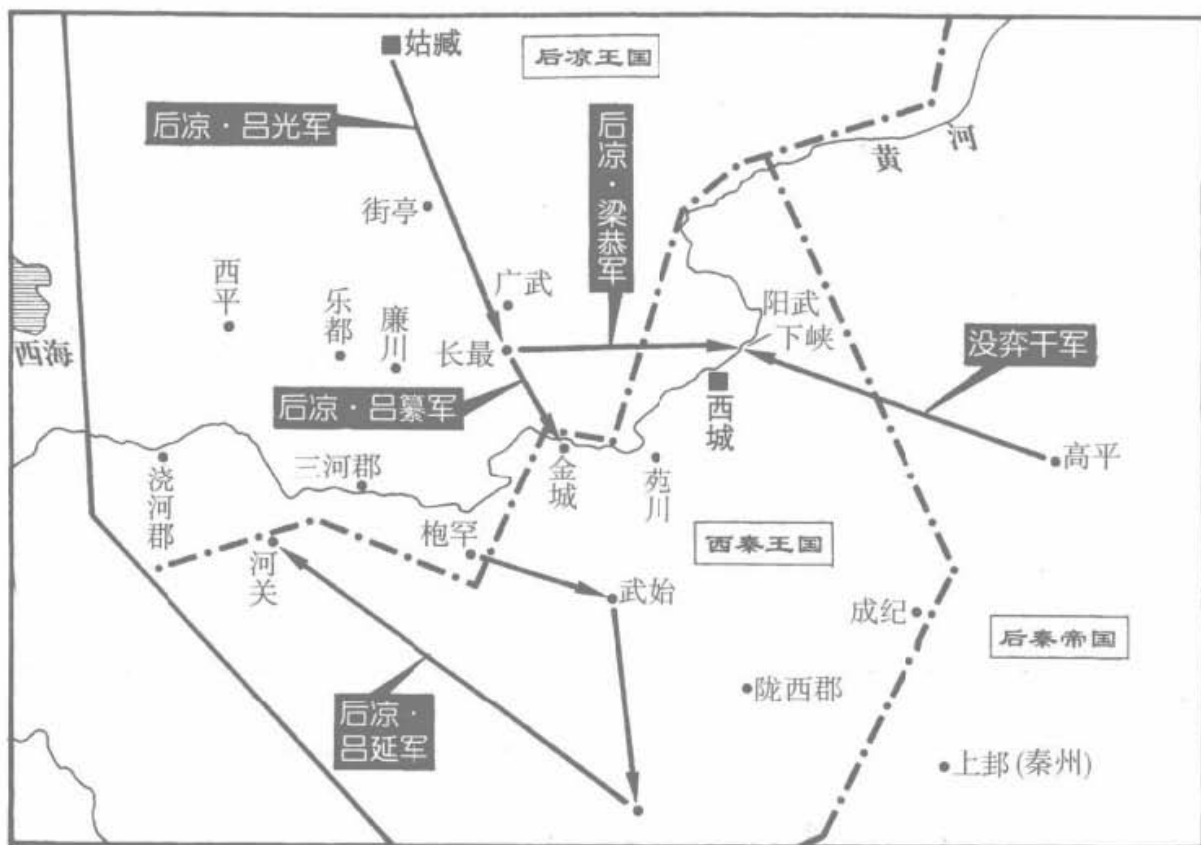
吕延不接受，大军前进，果然陷入乞伏乾归埋伏，吕延被杀。耿稚跟将军姜显，集结残兵败将，退回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吕光也退回姑臧（后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

夏季，六月，西秦王（首都西城【甘肃省靖远县西】）乞伏乾归，召回北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州长（刺史）彭奚念，当镇卫将军；命镇西将军屋引破光（屋引，复姓），当河州全权州长（牧）；定州州长（刺史）翟珪，当晋兴郡（甘肃省临夏市）郡长，镇守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河州州政府与晋兴郡郡政府，同设枹罕城）。

三九九年，秋季，七月，西秦王国丞相、南川公（宣公）出连乞都（出连，复姓）逝世。

冬季，十月，西秦王国擢升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郡长辛静当右丞相。





四世纪·三九七年正月 后凉南攻西秦

四〇〇年，春季，正月，西秦王国（首都西城【甘肃省靖远县西】）国王（二任武元王）乞伏乾归，迁都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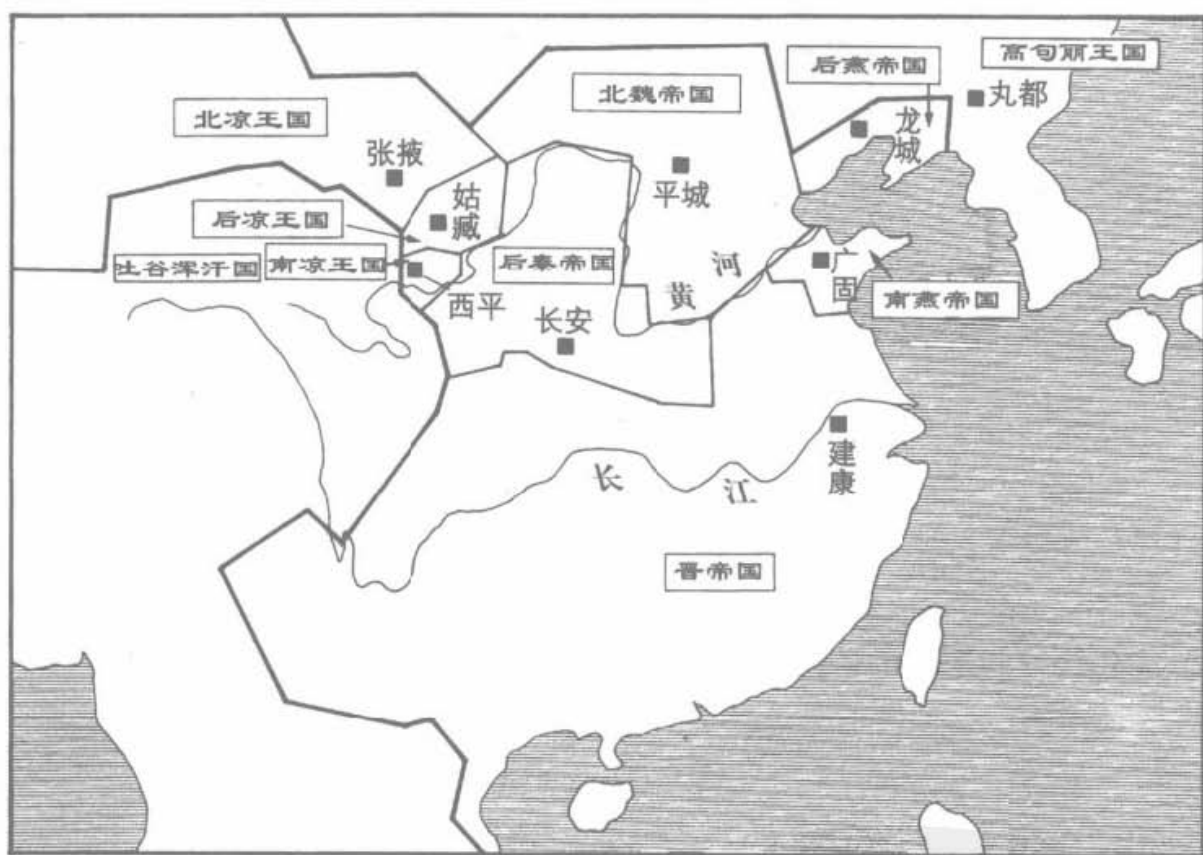
夏季，五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征西大将军、陇西公姚硕德，率军五千人，向西秦王国（首都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发动攻击，从南安峡（甘肃省秦安县南）侵入。西秦王（二任武元王）乞伏乾归率各将领拒抗，在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筑营。

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乾归拒抗后秦帝国军入侵，派武卫将军慕兀等驻守沿边重要据点，后秦入侵军补给线，全被切断。后秦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三十五岁）秘密出动援救，消息泄漏，乞伏乾归接到情报后，派慕兀率中翼军二万人，进驻柏阳堡（甘肃省清水县西南）；镇军将军罗敦，率外翼军四万人，进驻侯辰谷（清水县境）。乞伏乾归率轻装备骑兵数千人，亲往前方侦察后秦兵团虚实。不料暴风突起，大雾弥漫，跟中翼军失去联络，受到后秦兵团骑兵追击，进入外翼军防地。第二天天亮，跟后秦兵团会战，西秦军大败，乞伏乾归逃回苑川，所有部众三万六千人，都投降后秦兵团。后秦天王姚兴，进军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

乞伏乾归再奔金城（甘肃省兰州市），情绪沮丧，对各将领各酋长说：



“我自问没有能力，却勉强称帝称王，已超过一纪（一纪十二年），而今失败到如此地步，已无法跟敌人对抗，我打算到西边据守允吾（甘肃省永靖县西北）；可是，如果全体人马，都集合到那里，敌人必然攻击，大家不免一死。现在，你们都留下来，各人率领各人的部众，归附姚家（后秦帝国），用来保全家族，不要再追随我！”大家都说：“无论生死，都愿意跟从陛下。”乞伏乾归说：“我现在要到别人那里讨饭吃，怎么能带这么多人，上天如果无意使我灭亡，或许还有一天，大业中兴，再跟各位相见，追随我一同去死，对谁都没有益处。”悲痛大哭，辞别（西秦王国政府倾覆，国土并入后秦帝国。此时，华夏境内，八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



五世纪·四〇〇年七月 西秦亡国·八国并立

乞伏乾归单人匹马，只带数百名骑兵，前往允吾，向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投降。南凉首领（二任康王）、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派广武公秃发傉檀，前往允吾迎接，安置在晋兴（青海省民和县），用贵宾的礼节招待。镇北将军秃发俱延对秃发利鹿孤说：“乞伏部落，本是我们的部属，因天下大乱，自己称王（乞伏家臣属于秃发家，或在秃发树机

能时代，参考二七〇年四月）。现在形势窘迫，前来归附听命，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如果再投奔姚家（后秦帝国），势将为我国带来灾难，不如把他放逐到乙弗部落（青海湖西），使他想逃都逃不掉。”秃发利鹿孤说：“他走投无路，向我们归附，我们却用恶意猜测他的心思，将用什么鼓励后来的人效法？”秃发俱延，是秃发利鹿孤的老弟。

后秦兵团既班师返京（首都长安），南羌部落酋长梁戈等，秘密召请乞伏乾归回去，乞伏乾归打算答应；他的部将屋引阿洛（屋引，复姓），报告南凉王国晋兴郡（青海省民和县）郡长阴畅，阴畅派快马飞报秃发利鹿孤，秃发利鹿孤派老弟秃发吐雷，率骑兵三千人，进驻扪天岭（甘肃省兰州市西）监视。乞伏乾归恐怕被秃发利鹿孤诛杀，对太子乞伏炽磐说：“我们父子住在这里，秃发利鹿孤不会放心。现在，姚家（后秦帝国）正强，我想前往投靠，如果全家出发，定被追捕的骑兵追上，我想把你们兄弟跟你们娘亲，留下来当做人质，他们定不起疑。我身在长安（后秦首都，陕西省西安市），他们也不敢对你们加害。”遂把乞伏炽磐等送到首都西平（南凉首都，青海省西宁市）。

八月，乞伏乾归向南逃到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投降后秦帝国。

冬季，十一月，故西秦王乞伏乾归，抵达长安（后秦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后秦帝国天王姚兴，任命他当河南（甘肃省兰州市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南诸军事），兼河州（州政府设枹罕）州长（刺史），封归义侯。

过了一段时间，乞伏炽磐打算逃走，投奔老爹（乞伏乾归）；逃到半途，被南凉王国追捕擒获。南凉首领、武威王秃发利鹿孤准备把他处决，广武公秃发傉檀说：“儿子归附老爹，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应该宽恕他，显示我们宏伟的气度。”秃发利鹿孤接受。

四〇一年，春季，二月，后秦帝国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三十六岁），派乞伏乾归返回他的故都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镇守，把他原来所有被俘的部众，全数配属给他（前秦帝国时代，天王苻坚总是派原部落首领，率军去攻击原部落的叛变，结果徒增加叛徒实力。而今，姚兴竟把部众交还乞伏乾归，教他回去镇守老根据地，乞伏乾归纵是做白日梦，也梦不到会有这种奇遇。姚兴此举，比苻坚当初，更不可思议）。

四〇二年，夏季，四月，被留在南凉王国（首都乐都）的乞伏炽磐，



终于从西平（青海省西宁市）逃回后秦帝国苑川，南凉王秃发傉檀把他的妻子儿女，随后送回（乞伏炽磐在西平当人质事，参考前年【四〇〇年】十一月）。老爹乞伏乾归命乞伏炽磐到首都长安朝见后秦天王姚兴，姚兴命乞伏炽磐当兴晋郡（甘肃省临夏市）郡长。

四〇六年，冬季，十一月，后秦帝国归义侯乞伏乾归，到首都长安，朝见天王姚兴。

四〇七年，春季，正月，后秦帝国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四十二岁），认为归义侯乞伏乾归逐渐强大，难以控制，遂乘他到京师朝见的机会，不放他回去，留下来当国务院外交部长（主客尚书）。命他的世子乞伏炽磐，当西夷保安司令部执行官（行西夷校尉），统率老爹的部众。

四〇八年，后秦帝国河州（州政府设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州长（刺史）乞伏炽磐，看出后秦帝国国力日渐衰退，为了以后打算，同时也畏惧后秦政府军的袭击。

冬季，十月，乞伏炽磐征召各部落二万余人，在岷峨山（甘肃省榆中县南马街山）筑城，迁居作为基地。

四〇九年，春季，二月，河州（州政府设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州长（刺史）乞伏炽磐，到上邽（秦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天水市）晋见太原公姚懿；叛将彭奚念（参考前年【四〇七年】十月），乘乞伏炽磐后方空虚，攻击苑川。乞伏炽磐得到消息，怒不可遏，不向姚懿辞行，即行返回，迎击彭奚念，击破彭奚念军，遂包围彭奚念根据地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乞伏炽磐的老爹、镇远将军乞伏乾归，随从天王姚兴，巡视平凉（甘肃省华亭县）；乞伏炽磐攻克枹罕，派人禀告乞伏乾归；乞伏乾归遂私自逃回苑川。

夏季，四月，乞伏乾归从苑川前往枹罕，留世子乞伏炽磐镇守枹罕，自己集结部队，有二万人，遂把根据地迁回度坚山。

秋季，七月，后秦帝国镇远将军乞伏乾归（时驻度坚山），宣布再称秦王（西秦王），大赦，改年号更始；三公、部长级以下官员，都恢复原位（西秦王国于亡国八年【参考四〇〇年七月】之后，本年【四〇九年】复国。后秦帝国自柴壁之战【参考四〇二年十月】，国势日弱，南凉王国首先脱幅，西秦王国继起中兴。华夏境内，十一国并立：晋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西凉王国、西蜀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冬季，十月，西秦王（首都度坚山）乞伏乾归，封正妻边女士当皇后，世子乞伏炽磐当太子，兼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任命屋引破光（屋引，复姓）当河州州长（刺史），镇守枹罕。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人焦遗，当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参与国家决策。乞伏乾归说：“焦先生不仅是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是辅佐帝王的奇才。”对乞伏炽磐说：“你事奉焦先生，要跟侍奉我一样。”乞伏炽磐就在焦遗所坐的床（タタミ）前，下跪叩头。焦遗的儿子焦华，十分孝顺，乞伏乾归打算把女儿嫁给他，焦华推辞说：“一个人娶妻的目的，在于跟她共同侍奉爹娘双亲（这就是传统的孝道）。可是，公主的身份尊贵，一旦下嫁给住在茅屋里的贫贱之士，实在不相匹配，我恐怕她可能无心主持家务，这不是我所盼望的事。”乞伏乾归说：“你所作的决定，只有古人才有这样的高洁，我不能勉强把女儿嫁给你。”遂任命焦华当国务院民政助理官（尚书民部郎）。

四一〇年，春季，二月，西秦王（首都度坚山【甘肃省靖远县西】）乞伏乾归，攻击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所属的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攻克。



五世纪·四〇九年七月 西秦复国·十一国并立





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乾归，讨伐越质屈机（时驻成纪【甘肃省静宁县西南】）等十余部落（越质屈机【越质诘归】叛西秦，降后秦，被封平襄公事，参考三九六年十二月。胡三省原注：“屈机是诘归的另一译文。”），降服他们部众二万五千人，强行迁到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

八月，乞伏乾归再定都苑川。

九月，乞伏乾归攻击后秦帝国的略阳（甘肃省天水市东）、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陇西（甘肃省陇西县）各郡，全都攻克，把居民二万五千户人家，强迫迁移到首都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及枹罕（甘肃省临夏市）。



五世纪·四一一年 西秦、北凉扩张后之陇右形势

四一一年，春季，正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四十六岁），擢升祭祀部长（太常）索陵，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郡长（内史），命他怀柔招抚西秦王国。

西秦王国国王（二任武元王）乞伏乾归，派使节送回过去所掳掠的郡长、县长，表示道歉，请求投降。姚兴派藩属事务部长（鸿胪）前往任命乞伏乾归当陇西岭北各少数民族部落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西、岭北【九



屺（音 zōng）山以北】、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全权州长（牧）、单于，封河南王；太子乞伏炽磐当镇西将军、左贤王，封平昌公。

二月，乞伏乾归把鲜卑民族仆浑部落三千余家，强迫迁到故都度坚城（度坚山，甘肃省靖远县西）。任命儿子乞伏敕勃当秦兴郡（郡政府设度坚山）郡长，镇压安抚。

夏季，四月，河南王乞伏乾归把羌民族句岂等部落部众五千余户人家，强迫迁到叠兰城（甘肃省和政县），成立兴国郡（郡政府设叠兰城），命侄儿乞伏阿柴当兴国郡郡长镇守。

五月，再任命儿子乞伏木弈干当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郡长，镇守崆峒城（甘肃省榆中县南）。

五月，乞伏乾归派平昌公乞伏炽磐及中军将军乞伏审虔，讨伐南凉王国（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乞伏审虔，是乞伏乾归的儿子。

八月，乞伏炽磐大军渡河（金城河），南凉王（三任景王）秃发傜檀，派太子秃发虎台，在岭南（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以南）迎战，南凉军大败，西秦军掳掠南凉牛马十余万头而回。

秋季，八月，乞伏乾归攻击后秦帝国略阳郡郡长姚龙据守的柏阳堡（甘肃省天水市西南），攻克。

冬季，十一月，再进攻后秦帝国南平郡郡长王憬据守的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也攻克，把居民三千余家，强迫迁到谭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派乞伏审虔率军二万人，筑谭郊城。

十二月，西羌部落酋长彭利发，袭击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攻克；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河州全权州长（牧）。乞伏乾归反攻，不能取胜。

四一二年，春季，正月，乞伏乾归对西羌部落酋长彭利发，再度攻击，军队挺进到奴葵谷（今地不详）。彭利发放弃城池和他的部众，向南逃走。乞伏乾归派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追击到清水（甘肃省清水县），斩彭利发；俘虏西羌部落一万三千家；遂任命乞伏审虔当河州州长（刺史），镇守枹罕，然后班师。

夏季，六月，西秦王国流血政变。振威将军乞伏公府，谋杀首领（二任武元王）、河南王乞伏乾归（年龄不详），并斩乞伏乾归的十余个儿子（一任宣烈王乞伏国仁逝世，儿子乞伏公府年幼，国家领导人公推乞伏国仁的老弟乞伏乾归嗣位；参考三八八年六月。迄今二十五载，乞伏公府已长



大成人)。乞伏公府既杀老叔，遂退保大夏（甘肃省广河县）。平昌公乞伏炽磐，派老弟广武将军乞伏智达、扬武将军乞伏木弈干，率骑兵三千人讨伐。又命老弟乞伏昙达当镇东将军，镇守谭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骁骑将军乞伏娄机，镇守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乞伏炽磐率文武百官及平民二万余家，迁都枹罕。

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很多官员，建议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四十七岁），乘西秦王国内乱，消灭乞伏炽磐，姚兴说：“乘别人丧事时攻击，不合礼义。”胡夏帝国（首都未定）天王（一任武烈帝）刘勃勃（本年三十二岁），打算攻击西秦王国，参谋警卫指挥官（军师中郎将）王买德劝阻说：“乞伏家（西秦王国）是我们的盟邦，现在国内发生凶杀，一团混乱，我们不能帮助援救，反而仗恃人多力强，加以攻击；连一介匹夫，都不肯做这种事，何况天子？”刘勃勃停止。

秋季，七月，西秦王国广武将军乞伏智达等，击破据守大夏（甘肃省广河县）的乞伏公府。乞伏公府逃到叠兰城（甘肃省临夏市东南），投奔老弟乞伏阿柴；乞伏智达等攻破城池，斩乞伏阿柴父子五人。乞伏公府逃往岷嶮南山（甘肃省榆中县南马衔山），乞伏智达追捕，生擒，连同他的四个儿子，在谭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剁下四肢（轘刑），用酷刑诛杀。

八月，乞伏炽磐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河南王，大赦；改年号永康（之前是更始四年，之后是永康元年）。把老爹乞伏乾归安葬在枹罕（甘肃省临夏市），谥号称武元王，庙号称高祖。

九月，乞伏炽磐任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武始郡（甘肃省临洮县）人翟勍，担任相国；高级咨询官（侍中）、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赵景，担任总监察官（御史大夫）。撤除国务院总理（令）、执行长（仆）以及国务院六部、高级咨询官（侍中）等官位。

四一四年，冬季，十月，西秦王国首领、河南王乞伏炽磐，改称秦王（西秦王），设立文武百官（因吞并南凉王国之故，力量已够强大）。

## 四、鲜卑人建南凉王国

三六五年，冬季，十月，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椎斤（时驻青海省东北部一带）逝世，年一百一十岁，儿子秃发思复鞬继位接管部众。秃发椎斤，是秃发树机能堂弟秃发务丸的孙儿（此是追溯南凉王国始源。秃发树机能



起兵抗暴事，参考二七〇年）。

三九四年，最初，鲜卑部落酋长秃发思复鞬（时驻广武【甘肃省永登县】）逝世（秃发思复鞬继位酋长事，参考三六五年十月），儿子秃发乌孤继位。秃发乌孤十分勇敢，又心怀大志，与大将纷陁（音 tuó），阴谋夺取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纷陁说：“你如果一定想得到凉州，就应该先行推广农耕、加强武备、礼贤下士、政治清明、刑法公平，然后才有可能。”秃发乌孤同意。

后凉王国（首都姑臧）首领（一任懿武帝）、三河王吕光（本年五十八岁）派出使节，任命秃发乌孤当冠军大将军、河西（甘肃省中部西部）鲜卑总督（大都统）。秃发乌孤和他的部属讨论：“是不是可以接受？”大家一致反对，说：“我们兵多将广，为什么当人家的部下！”只智囊石真若留（石真，复姓）不说话，秃发乌孤说：“你莫非害怕吕光？”石真若留说：“我们的基础还不够稳固，疆域大小，不是吕光的对手，如果吕光非消灭我们不可，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不如接受，使吕光自傲自大，我们等待机会，再去行动，才会无往而不胜。”秃发乌孤遂接受后凉王国的官爵。

三九五年，秋季，七月，秃发乌孤（参考去年【三九四年】正月），攻击乙弗、折掘等部落，把他们击破收服；于是，兴筑廉川堡（青海省民和县），作为据点。广武郡（甘肃省永登县）人赵振，自幼喜爱奇计异谋，听说秃发乌孤驻扎廉川，遂抛弃家小，单身前往追随。秃发乌孤大喜说：“我得到赵先生，大事非成功不可。”任命他当左军政官（左司马）。

后凉王国首领（一任懿武帝）、三河王吕光，封秃发乌孤当广武郡公。

三九六年，夏季，六月，后凉王国首领、三河王吕光（本年六十岁），改称天王，定国号大凉（后凉王国），派使节前往任命秃发乌孤当征南大将军、益州全权州长（牧）、左贤王。秃发乌孤对使节说：“吕天王的儿子们，全都贪污淫乱（史有记载的儿子有：吕纂、吕弘、吕绍、吕覆），三个外甥更凶恶暴虐（石聪诬杀杜进，参考三八八年三月；其他二外甥不详），无论远近，民怨沸腾。我怎么可以违背民心，接受这种不义的官爵？我就要自己称帝称王了。”留下吕光送来的乐队、仪仗，向使节道歉，送回。

三九七年，春季，正月，广武郡公（参考前年【三九五年】七月），河西鲜卑总督（大都统）秃发乌孤自称总司令官（大都督）、最高统帅（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大赦，改年号太初。在广武（甘肃省永登





县)集结武装部队,攻击后凉王国的金城(甘肃省兰州市),攻克(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三个短命王国兴起,此时还未定国号,迟至四〇二年三月才称国号为“凉”,史称南凉王国。南凉兴起后,华夏境内,七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南凉王国)。后凉王吕光派将军窦苟,出兵讨伐,在街亭(甘肃省张家川县北)会战,后凉军大败。



四世纪·三九七年正月 南凉兴起·七国并立

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祭祀部长(太常)、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人郭馨(音 nèn),精通天文及法术,人民对他十分信任,至为尊敬。正巧,天上星际发生变化,荧惑星(火星)守住东井星(事关天文,不懂),郭馨对国务院执行长(仆射)王详说:“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疆界之内,将有大的战争。君王(吕光)年老而且多病,太子(吕绍)昏庸而又懦弱,太原公(吕纂)凶暴骄悍。一旦发生变化,灾祸不可避免。你我二人,长久地主管政府机要,他(指吕纂)一直对我们咬牙切齿,恐怕第一个死于他手。田胡部落酋长王乞基,部众强盛,‘二苑’人士(首都姑臧,有东苑城、西苑城),很多是他的旧

部。我打算跟你一同建立大业，推王乞基当领袖，则‘二苑’中的部众，将全都支持我们，等得到城池之后，再慢慢商量下一步行动。”王详接受。郭麐于深夜时分，率领二苑的田胡部落居民，纵火焚烧洪范门，使王详在里面响应。想不到事情泄漏，王详被杀；郭麐遂占领姑臧（甘肃省武威市）东城（东苑城），公开叛变。民间一致认为：“圣人起兵，一定成功！”追随他的人很多。

后凉天王吕光征召正在讨伐段业（北凉王国首领）的太原公吕纂，返京（首都姑臧）讨伐郭麐。吕纂将要回军，将领们一致说：“段业一定尾追攻击，我们应在夜间秘密撤退。”吕纂说：“段业没有大的志向和大的才干，只会固守城池，不敢冒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如果半夜逃走，正助长他的气焰。”于是派人通知段业：“郭麐在后方作乱，我现在就要回京（首都姑臧），你如果能决一死战，不妨早早出城。”于是撤军，段业果然不敢追击。

吕纂的军政官（司马）杨统，对他的堂兄杨桓说：“郭麐发动政变，绝不会没有把握。我打算杀掉吕纂，推举你当盟主，西行袭击吕弘，占领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向各郡颁发号令，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杨桓大怒，说：“我们当吕家班的臣属，安坐在家，享受俸禄，他们有危险，不能拯救，已经惭愧，怎么可以再加重他们的灾难！吕家班如果覆灭，我就是弘演（公元前六六〇年，北狄少数民族部落，攻陷卫国，杀卫国国君卫赤【十九任懿公】，国务官【大夫】弘演追寻卫赤尸体，卫赤尸体已经粉碎，只有肝脏完整，弘演说：“君王无人收殓，我当用身体作为棺木！”剖开腹部，把肝纳入，殉难而亡）。”杨统抵达番禾（甘肃省永昌县），即行背叛，投奔郭麐。吕弘，是吕纂的老弟。

吕纂跟西安郡（甘肃省山丹县西）郡长石元良，联合攻击郭麐，大破郭麐军，遂进入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郭麐曾在东苑（姑臧东城）俘虏吕光的八个孙儿，等到被吕纂击败，老羞成怒，下令把这八个孙儿像投掷皮球一样，投掷到刀锋枪尖之上，悲号震动天地，然后剁下四肢，把他们的血溅在酒里，郭麐跟将士共饮，作为盟誓，惨不忍睹，将士都掩住双眼。

后凉王国变民首领张捷、宋生等，招募少数民族和汉人青年三千人，在休屠城（甘肃省武威市北三十公里）叛变；联合郭麐，共同推举后凉王国后将军杨轨当盟主。杨轨，是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氐人。将军程肇劝阻说：“你抛弃了龙头，而去接近蛇尾，不是上策。”杨轨不接受，遂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西平公。





吕纂在姑臧西郊，击破郭麐的部将王斐，郭麐的军事力量，渐渐衰弱，遂派人向南凉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一任武王）、西平王秃发乌孤求救。

九月，秃发乌孤派他的老弟、骠骑将军秃发利鹿孤，率骑兵五千人赴援。

三九八年，春季，正月，后凉王国叛将、西平公杨轨（参考去年【三九七年】八月），任命他的军政官（司马）郭纬，当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郡长（相），率步骑兵二万人，向北增援郭麐。南凉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一任武王）、西平王秃发乌孤，派老弟车骑将军秃发傉檀，率骑兵一万人助战。

杨轨抵达姑臧（后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在城北筑营。

夏季，四月，后凉王国太原公吕纂，率军攻击驻军首都外郊的叛将西平公杨轨（参考去年【三九七年】八月），郭麐的救兵适时赶到，吕纂败回。

六月，杨轨仗恃自己的部众人数庞大，打算跟后凉天王吕光决战，郭麐每次都用上天旨意，予以阻止。后凉常山公吕弘，镇守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北凉王国（首都建康【甘肃省酒泉市东南】）首领（一任）、建康公段业，派辅国将军沮渠男成，以及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郡长王德，联合进攻吕弘。吕弘命太原公吕纂，率军迎战。杨轨说：“吕弘手下精锐部队一万人，如果并入吕光的大军，姑臧的势力，将更强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遂和南凉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骠骑将军秃发利鹿孤，共同出军阻击吕纂；吕纂反攻，大破杨轨联军；杨轨逃走，投奔田胡部落酋长王乞基（参考去年【三九七年】八月）。郭麐性情暴躁褊急，而且残忍，知识分子和民众，对他都不归附。郭麐听到杨轨战败，即投奔西秦王国（首都西城【甘肃省靖远县西】）；西秦王乞伏乾归任命他当建忠将军、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吕弘放弃张掖，率军向首都姑臧撤退。

秋季，九月，杨轨驻军廉川（青海省民和县），招募少数民族及汉族，部众多达一万余人。田胡部落酋长王乞基（参考本年【三九八年】六月）对杨轨说：“秃发家族（南凉王国），才能高超，兵力强盛，而且是我从前的盟主，不如归附于他。”杨轨遂派人向南凉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西平王秃发乌孤投降。不久，杨轨受到羌部落酋长梁饥攻击，战败，逃向零海（青海湖），袭击鲜卑乙弗部落（青海湖畔），占领乙

弗部落根据地。秃发乌孤对文武百官说：“杨轨、王乞基向我投降，可是遇到危难，你们却不能迅速救他们，以致受羌人迫害，我深感惭愧。”平西将军浑屯（浑，姓）说：“梁饥没有长远谋略，一次战役，就可把他制伏。”

梁饥进攻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西平郡人田玄明起兵生擒郡长郭倖，自称郡长，拒抗梁饥；派儿子到南凉王国当人质。秃发乌孤打算援救，部属们畏惧梁饥军队强悍，很多人犹豫。左军政官（左司马）赵振说：“杨轨刚刚破败，吕家（后凉王国）仍然强大，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以北地区，我们无法到手。洪池岭以南五郡（广武郡【甘肃省永登县】、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乐都郡【青海省乐都县】、浇河郡【青海省贵德县】、湟河郡【青海省化隆县】），应该夺取。大王如果没有开疆拓土、建立大业的志向，我就不敢多言；大王如果有经营天下四方的计划，这个机会不可丧失。一旦羌族部落得到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汉人和少数民族，都会震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秃发乌孤大喜说：“我当然要抓住机会，建立功勋，岂愿意坐在这贫苦的山谷里苦守！”对文武官员说：“梁饥如果得到西平郡，仗恃山河险要，就再也没有人能控制他。他虽然骁勇，可是军队没有纪律，号令不能贯彻，容易对付。”遂发动攻击，大破梁饥。梁饥退守龙支堡（即允吾，甘肃省永靖县西北）。秃发乌孤再攻击，攻克，梁饥单枪匹马逃往浇河郡，秃发乌孤斩杀及俘掳数万人；任命田玄明当西平郡郡长（内史）。乐都郡郡长田瑶、湟河郡郡长张稠、浇河郡郡长王稚，都献出郡城，投降。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以南羌族、匈奴族数万部落，都归附秃发乌孤。

冬季，十一月，逃到零海（青海湖）的西平公杨轨、田胡部落酋长王乞基，率领部众数千户，投降南凉王国首领（一任武王）、西平王秃发乌孤。

十二月，南凉王国首领（一任武王）、西平王秃发乌孤，改称武威王。

三九九年，春季，正月，南凉王国首领（一任武王）、武威王秃发乌孤，迁都乐都。命老弟西平公秃发利鹿孤，镇守安夷（青海省平安县）；广武公秃发傖檀，镇守西平；叔父秃发素渥，镇守湟河，秃发若留镇守浇河；堂弟秃发替引，镇守岭南（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以南）；秃发洛回，镇守廉川（青海省民和县）；堂叔秃发吐若留，镇守浩亶（甘肃省永登县西南。亶，音 mén）。少数民族、汉族俊杰人士，依照他们的才能，分别任用，在中央则居高位，在地方则当郡县首长，安置十分恰当。





秃发乌孤对群臣说：“陇右（陇山以西）、河西（甘肃省中部西部），过去不过只有几个郡（东汉王朝时，陇右二郡：陇西郡、金城郡。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受到乱世影响，现在被割成十几个独立政权，而以吕家（后凉王国）、乞伏家（西秦王国）、段家（北凉王国），三家最强。我打算发动攻击，应该先向谁下手？”杨统说：“乞伏家（西秦王国）本是我们的部属，将来终于会向我们归附。段家（北凉王国）是一个不懂人事的白面书生，没有能力制造灾祸，而且跟我们相处得十分和睦，突然向他们攻击，是一种不义的行为。只有吕光，老迈昏庸，继承人（太子吕绍）懦弱无能。吕纂、吕弘虽然都有才干，却又互相猜忌，不能团结。我们如果命浩亶和廉川两郡，轮流向吕家不断地乘虚攻击，吕家一定疲于奔命。最多两年，他们军队劳累，人民穷困，姑臧（后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可以到手。姑臧到手之后，其他两个盗贼集团（西秦王国及北凉王国），用不着攻打，自然会向我们投降。”秃发乌孤说：“好极！”

夏季，六月，秃发乌孤任命老弟秃发利鹿孤，当凉州全权州长（牧），镇守西平（青海省西宁市）；征召幼弟车骑大将军秃发傉檀（时驻西平），回京（首都乐都）主管政府机要（录府国事）。

秋季，八月，南凉王国（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首领（一任武



四世纪·三九九年正月 南凉王国形势

王)、武威王秃发乌孤,饮酒大醉,骑马时撞伤肋骨,逝世(年龄不详);遗嘱吩咐遴选年纪大的人接替王位。贵族遂拥立他的老弟秃发利鹿孤,定秃发乌孤谥号武王,祭庙称烈祖。

秃发利鹿孤(二任康王)大赦,把首都迁到西平(青海省西宁市)。

四〇〇年,春季,正月,南凉王国首领、武威王秃发利鹿孤,下令大赦,改年号建和(之前是太初四年,之后是建和元年)。

四〇一年,春季,正月,南凉王国首领、武威王秃发利鹿孤,打算改称皇帝,文武百官一致热烈劝进。只安国将军铁勿峇反对(铁,姓。音 tōu),说:“我们自从前世以来,都披散头发,衣裳左边开襟,从来没有冠帽腰带之类的装饰,追逐水草,四处流浪。也从来没有城郭房舍之类的牵制,所以才能纵横沙漠,跟中央(当时指的是中原)抗衡。而今,高举皇帝尊号,诚然是为了顺应人民的盼望。然而,一旦建城立市,遇到变化,很难躲避逃走,积蓄全存仓库之中,也容易引起敌人野心。我认为最好是让汉人居住城郭,督促勉励他们耕田养蚕,用粮食和绸缎,供应国家。而我们鲜卑人,则一心一意加强战斗训练。邻国衰弱,就把它吞并;邻国强大,我们就远远迁移,这是长远计划。没有实质的虚名,只会成为世界上的刀砧箭靶,有什么用?”秃发利鹿孤说:“安国将军说得对。”遂只改称为河西王(武威只一郡,河西指河西走廊【甘肃省中部西部】)。任命广武公秃发傉檀当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凉州全权州长(牧)、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夏季,六月,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命群臣尽量批评施政的得失,行政参谋官(西曹从事)史嵩说:“陛下每次派将领出征,所向无敌。可是却没有把安抚人民当做优先任务,反而全心全意强迫他们迁移。人民喜爱安定的生活,恐惧陌生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叛变离散,这正是虽然我们不断击斩敌人大将、夺取敌人城池,而国土却看不见扩张的原因。”秃发利鹿孤认为他的话有充分理由。

四〇二年,春季,三月,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首领(二任康王)、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患病,遗嘱吩咐把国事交付给老弟秃发傉檀。

最初,老爹秃发思复鞬,非常喜爱和看重秃发傉檀,对儿子们说:“傉檀的气度见识,你们都赶不上。”所以老哥们都不传子而传弟(一任武王秃发乌孤逝世前的遗嘱便强调此点,参考三九九年八月)。秃发利鹿孤登位





后，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军国大事，全由秃发傉檀决定。秃发利鹿孤逝世（年龄不详），秃发傉檀（本年三十八岁）继位，改称凉王（南凉王，三任景王）；改年号弘昌（之前是建和三年，之后是弘昌元年），迁都到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定秃发利鹿孤谥号康王。

本年（四〇二年），后秦帝国天王姚兴，派使节任命秃发傉檀（南凉王国三任景王）当车骑将军、广武公。

四〇四年，春季，二月，南凉王国国王秃发傉檀（本年四十岁），畏惧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强大，遂取消自己的年号（本年【四〇四年】，南凉王国是弘昌三年；改用后秦帝国年号后，则是弘始六年），撤销独立王国时所设置的国务院和所属各官，派军事参议官（参军）关尚，出使后秦帝国，后秦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三十九岁）问说：“车骑将军（后秦任命秃发傉檀当车骑将军）贡献当地特产，自称臣属，可是却动员军队，兴筑庞大的城池，当一个臣属，岂应如此？”关尚说：“王爵公爵，构筑军事工程，来保护他的封国，是从前君王所订定的制度。车骑将军（秃发傉檀）在偏僻的边疆，作国家屏藩，跟强大的盗寇（指吐谷浑汗国）紧紧相邻，兴筑大城，不过是为帝国加强边防，想不到陛下却起了疑心。”姚兴嘉许。

秃发傉檀请求兼管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姚兴不准。

四〇六年，夏季，六月，南凉王国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本年四十二岁），攻击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三十九岁），沮渠蒙逊登城坚守。秃发傉檀率军挺进到赤泉（甘肃省民乐县北），撤退；向后秦帝国进贡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后秦天王姚兴大为感动，认为秃发傉檀忠心耿耿；遂下诏任命秃发傉檀当河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州长（刺史），镇守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征召原凉州州长（刺史）王尚回京（首都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派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胡威，前往长安，请求留下王尚，姚兴不准。胡威晋见姚兴，痛哭流涕说：“我们凉州，遵从君王的教化，至今已有五年（四〇一年吕隆投降），地方偏僻，距京师（首都长安）又十分遥远，中央力量，不能充分保护，官吏人民，卧薪尝胆，抚伤拭血，同心合力，共守这座孤城（后凉王国到了最后，事实上只剩下一座姑臧，所以后秦兵团攻击姑臧时，驻防昌松、魏安的南凉兵团，必须





五世纪·四〇六年 南凉极盛时形势

撤出让路【参考四〇三年八月】。后秦帝国虽接收姑臧，因秃发家是一国独立王国的实体，所以，姑臧的孤立情形，没有变化）。仰仗陛下的恩德和州长的贤明，才能自求保全，维持到今天。陛下怎么可以把凉州人民，交换三千匹马、三万头羊！不看重人而看重牲畜，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如果军方需要马匹，只要国务院（尚书）送来一份公文就够了，我们凉州人民三千余家（指姑臧一城户数），每家捐出一匹，公文早上到达，晚上就可办到，有什么困难！从前，刘彻（西汉王朝七任武帝）搜括天下所有的资源，开辟河西（河西走廊）疆土，砍断匈奴汗国的右臂（设置河西四郡，参考前一五、前一一年）。而今，陛下无缘无故，抛弃五郡土地上的忠良人民（五郡，指西汉王朝凉州所辖的五郡：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及黄河南岸的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送给凶暴的外邦。岂止我们凉州人民，坠入炭火苦境，恐怕更增加帝国将来的忧患。”姚兴后悔，派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人车普，飞马前往止住王尚，一面派人通知秃发傉檀。而这时，秃发傉檀率步骑兵三万人，正驻屯五涧（武威市南），车普先将诏令内容，透露给秃发傉檀；秃发傉檀自不愿把已吞到口中的美味再吐出来，



于是逼迫王尚。王尚从青阳门（姑臧东门）出城，秃发傉檀从凉风门（姑臧南门）入城。

州政府总务官（别驾）宗敞，护送王尚返首都长安，秃发傉檀对宗敞说：“我虽然得到凉州三千余户人家，但心中向往的，只你一人，你怎么舍我而去？”宗敞说：“我护送旧日的长官，正是忠于殿下！”秃发傉檀说：“我刚刚接管贵州，怀柔远方，安抚近土，应该用什么方法？”宗敞说：“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虽然穷困，却是地势重要，殿下对人民要施予恩惠，延揽贤才俊杰，共同开创大业，建立功名，有什么不能办到！”遂推荐本州知名的文武人士十余人，秃发傉檀嘉许他的推荐，分别任用。王尚回到长安，姚兴命他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

秃发傉檀在宣德堂，设宴款待他的文武百官，抬头凝视雄伟的建筑，叹息说：“古人有言：‘盖屋的人，自己不住；住屋的人，自己不盖！’果真如此。”武威郡（郡政府姑臧）人孟祎说：“从前，张骏（前凉王国二任王文王）兴建这个堂殿，到今天将近一百年（张骏兴建五宫殿，参考三三五年十二月，迄今不过七十一年），已历经了十二个主人（一、张骏，二、张重华，三、张曜灵，四、张祚，五、张玄靓，六、张天锡【以上前凉王国首领】，七、梁熙【前秦帝国凉州州长】，八、吕光，九、吕绍，十、吕纂，十一、吕隆【以上后凉王国首领】，十二、王尚【后秦帝国凉州州长】），只有诚信相待，顺应民心的人，才能长久地住下去。”秃发傉檀同意。

秋季，八月，南凉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留下兴城侯秃发文支，镇守姑臧（甘肃省武威市）。自己返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

秃发傉檀虽然臣属后秦帝国，接受后秦帝国的官爵（后秦封秃发傉檀广武公，参考四〇二年十二月），但事实上，车马轿舆，以及各种仪式礼节，都跟君王一样。

冬季，十一月，南凉王国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把首都从乐都（青海省乐都县）迁到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四〇七年，秋季，七月，南凉王国首领（三任景王）、广武公秃发傉檀（本年四十三岁），背叛后秦帝国（首都长安），派人前往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游说西夷保安司令部执行官（行西夷校尉）乞伏炽磐。乞伏炽磐斩使节，把人头送到长安，呈献天王姚兴。

九月，秃发傉檀率五万余人，攻击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

市】) 首领 (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 (本年四十岁)。沮渠蒙逊在均石 (甘肃省山丹县西) 迎战, 击败南凉军, 乘势进攻南凉西郡 (甘肃省永昌县西北) 郡长杨统所在地日勒 (西郡郡政府所在县), 杨统投降。

冬季, 十一月, 胡夏帝国 (首都未定) 天王刘勃勃率二万人的骑兵, 攻击南凉王国, 前锋挺进到支阳 (甘肃省永登县南), 屠杀一万余人, 掳掠二万七千余人, 以及牛马羊数十万头, 班师。秃发傉檀率军追击, 焦朗劝阻说: “刘勃勃堂堂一表, 雄心不凡, 统御军队, 严肃整齐, 不可以把他看扁。我建议从温围县 (甘肃省皋兰县) 向北渡河, 直指万斛堆 (甘肃省靖远县), 依仗山川险要, 扎营布阵, 扼住刘勃勃的咽喉, 这是百战百胜的谋略。” 另一将领贺连大怒说: “刘勃勃不过是一个家破国亡的残余分子, 率领一群乌合之众。为什么远远躲开, 显示我们的弱点? 应该急追!” 秃发傉檀接受。刘勃勃得到消息, 在阳武下峡 (甘肃省靖远县境) 凿开黄河冰封, 用冰块和军中所有车辆, 堵死峡口, 然后挥军反击, 大破南凉军, 追击八十余华里, 杀伤一万余人, 南凉王国著名的大臣和勇猛的将领, 丧生的十分之六七。秃发傉檀在几个骑兵保护下, 逃到南山 (泛指南方之山), 几乎被追兵生擒。刘勃勃把尸首堆积起来, 用土覆埋, 定名“髑髅台”。

秃发傉檀对刘勃勃的威力, 深为恐惧, 决心坚壁清野; 下令三百华里以内的居民, 全都迁入首都姑臧。人民大为震恐, 屠各部落 (匈奴贵族) 酋长成七儿, 乘机叛变, 一夜之间, 聚集部众数千人。宫殿保安指挥官 (殿中都尉) 张猛, 大声向他们宣布: “主上阳武之败, 只是仗恃人多, 粗心大意。他深切地责备自己, 后悔所作错误的判断, 这并不损害他的英明形象, 各位难道就因为这个缘故, 竟做出不义之事? 宫殿禁卫军马上就来, 你们大祸就在眼前。” 变民听到, 全体溃散。成七儿逃往晏然 (甘肃省武威市西北), 南凉军追捕, 斩首。参谋主任 (军谘祭酒) 梁衰、辅国将军府军政官 (辅国司马) 边宪等, 阴谋叛变, 秃发傉檀逮捕二人, 诛杀。

四〇八年, 夏季, 五月, 后秦帝国 (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天王姚兴, 认为南凉王国 (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正陷于严重的内忧外患 (外有阳武之败, 内有梁衰、边宪之叛), 打算利用机会, 把南凉王国消灭。派国务院助理官 (尚书郎) 韦宗, 前去侦察。南凉首领 (三任景王)、广武公秃发傉檀 (本年四十四岁), 和韦宗谈论天下大事, 探讨分析, 头头是道。韦宗告辞后, 叹息说: “奇才异能, 英雄气概, 不一定只中原才有; 聪明智慧, 反应迅速, 见识卓越, 不一定非读很多书不可。我到



今天才知道九州（古中国）之外，儒家学派‘五经’之外，仍有伟大人物。”回来后，对姚兴说：“凉州（南凉王国）虽然凋零贫苦，可是秃发傉檀诡诈超过常人，不可以对他轻估。”姚兴说：“刘勃勃（胡夏帝国）所率领的，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还能把他击破，何况我把全国的兵力加到他头上？”韦宗说：“不然，形势不断变迁，反反复复，千头万绪，但主要的是：仗势欺人的人，容易失败，谨慎戒备的人，不容易攻取。秃发傉檀所以被刘勃勃击溃，是秃发傉檀对刘勃勃心存轻视的缘故。而今，我们的大军压境，他必定恐惧，只求保全。暗中观察，我们文武百官之中，没有人能比得上秃发傉檀，即令陛下天威亲征，也不敢保证一定胜利。”姚兴不理，派皇子中军将军广平公姚弼、后军将军敛成、镇远将军乞伏乾归，率步骑兵三万人的混合兵团，袭击南凉王国；另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齐难，率骑兵二万人，讨伐刘勃勃。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尹昭劝告说：“秃发傉檀仗着道路遥远，地势险要，才敢于违背中央，不如下诏命沮渠蒙逊（北凉王国）、李暠（西凉王国）讨伐。使他们之间，互相斗殴，自行穷困，不必劳动中央（后秦帝国）的兵力。”姚兴仍不理。

姚兴写信给秃发傉檀说：“现在派齐难讨伐刘勃勃，恐怕刘勃勃向西逃亡，所以命姚弼到河西（河西走廊）截击。”秃发傉檀相信，没有防备；姚弼遂从金城（甘肃省兰州市）渡过黄河。智囊姜纪对姚弼说：“现在，政府军宣称讨伐刘勃勃，秃发傉檀心里正犹豫不决，戒备一定不太严密，请给我轻装备骑兵五千人，径行突袭姑臧（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直到城门之下，则城外所有居民，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秃发傉檀只剩下一座孤城，又没有援军，我们可以坐在凳子上把他制伏。”姚弼不准。大军推进到漠口（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昌松（甘肃省武威市南）郡长苏霸，关闭城门拒抗，姚弼派人劝他投降，苏霸说：“你们抛弃信义，违背誓言，攻击我们国家，我只有一死而已，说什么投降？”姚弼进攻，斩苏霸，长驱直入，进抵姑臧（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秃发傉檀登城坚守，出奇兵攻击姚弼，击破姚弼西征军，姚弼退守西苑（姑臧西城）。姑臧城中居民王钟等，阴谋作姚弼的内应，事情泄漏，秃发傉檀打算诛杀首领，而赦免其余的随从分子，前军将军伊力延侯说：“强大的盗寇（指姚弼军）正在城外，奸人却在城内企图暴动，危险的程度，至为可怕，如果不全部坑杀，如何能阻吓后人效尤？”秃发傉檀同意，活埋五千余人。秃发傉檀命郡县政府把牛羊等，全部放逐到原野，后秦帝国后军将军敛成，果然派军出来抢夺；

秃发傉檀命镇北大将军秃发俱延、镇军将军秃发敬归等，联合进击。后秦西征军大败，阵亡七千余人；姚弋下令坚守营垒，拒绝出战；秃发傉檀攻击，不能攻克。

秋季，七月，姚兴派卫大将军常山公姚显，率骑兵二万人，作为各军支持，进到高平（宁夏固原县），得到姚弋兵败消息，加倍速度，急行军前进。姚显派神射手孟钦等五人，在姑臧凉风门挑战，还没有拉开弓弦，南凉材官将军宋益等迎头痛击，斩孟钦等。姚显内心畏惧，遂把挑衅罪状，全都推到敛成头上，派人向秃发傉檀道歉，宣慰河西（河西走廊）一带人民，率军撤退。秃发傉檀也派使节徐宿，前往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请求宽恕。

胡夏帝国（首都未定）天王（一任武烈帝）刘勃勃（本年二十八岁），听到后秦帝国北征军就要抵达消息，向后撤退到河曲（黄河北流转向东流处）。齐难认为刘勃勃远远逃走，遂放纵士卒四出抢劫，没有戒备。刘勃勃秘密回军袭击，俘虏及斩杀七千余人。齐难撤退，刘勃勃追到木城（陕西省榆林市），生擒齐难，再俘虏将领士卒一万三千人。于是岭北（岭，指九嵎山【陕西省礼泉县北】）所有少数民族和汉人，归附胡夏帝国的以万为单位计算；刘勃勃分别为他们设立郡长、县长，安抚管理（阳城之败，秃发傉檀不过自保；木城之败，后秦帝国从此国不成国。当初姚萇如何对付前秦帝国，现在刘勃勃如法炮制；历史重演的轨迹，有时暧昧，有时明显）。

冬季，十一月，南凉王国（首都姑臧）首领、广武公秃发傉檀，再称凉王（南凉王。后秦帝国封秃发傉檀为广武公，参考前年【四〇六年】八月），大赦，改年号嘉平（之前是弘始十年，之后是嘉平元年），恢复文武百官，封正妻折掘女士当王后，世子秃发虎台当太子，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左秘书长（左长史）赵晁、右秘书长（右长史）郭倖，分别当国务院左右执行长（尚书左、右仆射）。任命昌松侯秃发俱延，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 五、匈奴人建北凉王国

三九七年，当初，世代居住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的卢水匈奴部落酋长沮渠罗仇（卢水，即石羊河，流经甘肃省武威市及永昌县之间，两岸所住的匈奴人，称“卢水胡”，后来分散到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





光乡】、张掖郡，遂用郡名区分。沮渠，复姓），原是匈奴汗国沮渠王的后裔，世代都当酋长。后凉天王（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吕光，任命沮渠罗仇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曾随吕光攻击西秦王国（首都西城【甘肃省靖远县西】），不料吕延兵败被杀，沮渠罗仇的老弟、三河郡（青海省化隆县南）郡长沮渠麹粥，对沮渠罗仇说：“主上（吕光）年老昏庸，又喜爱听信谗言，而今大军失败，大将战死，正是他猜忌智勇之士的时候，我们兄弟，一定不会被包容，与其如此不明不白地死掉，不如出动军队，攻击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闯过苕藿（音 tiáodiào。甘肃省永昌县境），振臂高呼，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容易平定。”沮渠罗仇说：“事情会照你所说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沮渠家，以忠孝闻名西方世界，宁可以使人辜负我，我不忍心辜负人。”吕光果然听信挑拨离间的小报告，追究大军失败的责任，诛杀沮渠罗仇和沮渠麹粥。

沮渠罗仇的侄儿沮渠蒙逊，雄才大略，阅读过很多儒家学派的经典和史书，护送沮渠罗仇、沮渠麹粥的灵柩，返回故乡（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各部落都跟沮渠家有婚姻关系，来参加葬礼的，有一万余人。沮渠蒙逊向大家痛哭流涕说：“吕天王（吕光）愚昧糊涂，荒淫无道，诛杀清白无辜的人，我的祖先，威望震慑河西（河西走廊，甘肃省中部西部），我打算追随各部落之后，为两位叔父报仇雪恨，恢复祖先（匈奴汗国沮渠王）的大业，各位意下如何？”群众齐声高呼万岁，遂缔结同盟，聚众起兵，攻击临松郡（甘肃省张掖市南），攻克，进军据守金山（甘肃省张掖市东南）。

夏季，五月，后凉天王（首都姑臧）吕光，派太原公吕纂，率军攻击新近叛变的沮渠蒙逊据守的忽谷（甘肃省山丹县境），击败沮渠蒙逊部众；沮渠蒙逊逃入深山。

沮渠蒙逊的堂兄沮渠男成，担任后凉王国的将军，听到堂弟叛变消息，也集结数千人，进驻乐涇（甘肃省酒泉市东南）。后凉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郡长垒澄（垒，姓），出兵讨伐沮渠男成，失败，垒澄战死。沮渠男成遂进攻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派人游说建康郡郡长段业说：“吕家班政治命运，已经衰微，当权派官员，横行霸道，随心所欲，用刑法杀人，毫无常规，人们没有地方可以容身。仅仅一个州（凉州），叛变的人，一个接连一个，土崩瓦解的形势，至为明显，人民痛苦饥饿，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阁下为什么以盖世奇才，去效忠于这个马上就要灭亡的政



权！我们既然倡导大义，打算委屈阁下，出面领导安抚本州（凉州），使人民在大灾大难之后，能够稍稍恢复生机，不知意下如何？”段业拒绝。可是被围二十天，援军不来，本郡人士高逵、史惠等，建议段业考虑沮渠男成的建议。而段业一向跟中央高级咨询官（侍中）房晷、国务院执行长（仆射）王详，互相怨恨；段业内心一直恐惧不安，遂答应沮渠男成的请求。

沮渠男成等推举段业当总司令官（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建康公；改年号神玺。段业任命沮渠男成当辅国将军，把政治和军事大权，全部交付沮渠男成（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四个短命王国兴起，后年【三九九年】二月正式称国号为“凉”，史称北凉王国。北凉王国兴起后，华夏境内，八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沮渠蒙逊率领他的部众，投奔段业，段业任命沮渠蒙逊当镇西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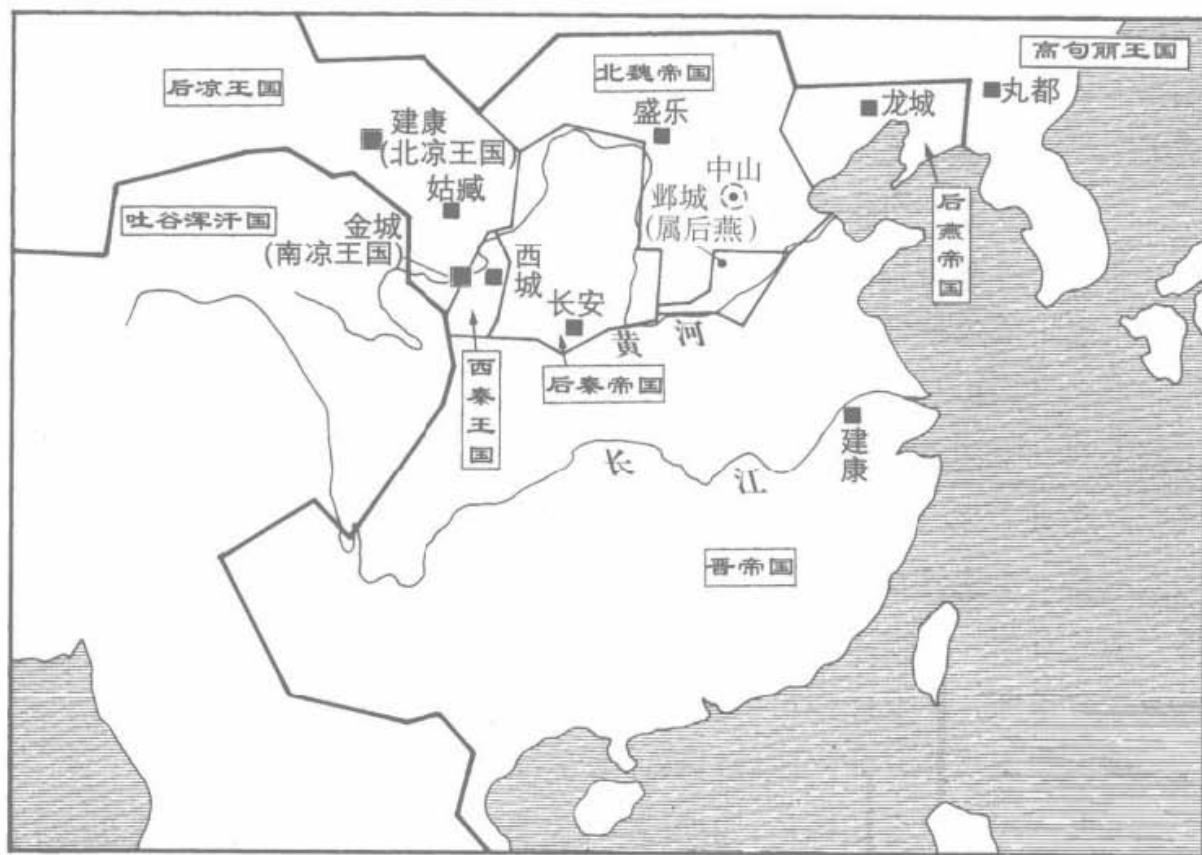
后凉天王吕光，命太原公吕纂，率军讨伐段业，不能攻克。

三九八年，夏季，四月，北凉王国（首都建康【甘肃省酒泉市东南】）派镇西将军沮渠蒙逊，攻击西郡（甘肃省永昌县西北），俘虏后凉王国任命的郡长吕纯，班师。吕纯，是后凉天王（一任懿武帝）吕光（本年六十二岁）的侄儿。于是，晋昌郡（甘肃省安西县）郡长王德，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赵郡（河北省高邑县）人孟敏，都献出郡城，投降。

北凉首领（一任）、建康公段业封沮渠蒙逊当临池侯，任命王德当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郡长，孟敏当沙州（州政府敦煌）州长（刺史）。

夏季，六月，后凉王国常山公吕弘，镇守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北凉王国（首都建康【甘肃省酒泉市东南】）首领、建康公段业，派辅国将军沮渠男成，以及酒泉郡郡长王德，联合进攻吕弘。后凉天王吕光命太原公吕纂，率军迎接吕弘。吕弘放弃张掖，率军向首都姑臧撤退。北凉王国首领、建康公段业，遂把首都迁到张掖，打算追击吕弘。镇西将军沮渠蒙逊劝阻说：“回家心切的部队，不要阻止；穷途末路的贼寇，不要追击，这是军事家（《孙子兵法》）提出的告诫。”段业不信，结果大败而回，幸亏沮渠蒙逊援救，才逃一死。段业兴筑西安城（甘肃省山丹县西），派部将臧莫孩当郡长。沮渠蒙逊说：“臧莫孩有勇气而没有谋略，只知道进攻，不知道退避。这可是为他筑墓，不是为他筑城。”段业不信。不久，臧莫孩就被吕纂击败。

三九九年，春季，二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



四世纪·三九七年五月 北凉兴起·八国并立

领、西平王段业，正式改称凉王（北凉王），改年号天玺（之前是神玺三年，之后是天玺元年）。任命沮渠蒙逊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梁中庸当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

四〇一年，夏季，四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国王（一任）段业，对首都张掖市长（张掖太守）沮渠蒙逊的勇敢善战和计谋层出不穷，暗暗畏惧，打算把他送得越远越好。沮渠蒙逊也了解自己的处境，尽量忍受委屈，不对外多作接触。段业任命禁宫咨询官（门下侍郎）马权，接替沮渠蒙逊的首都张掖市长。马权为人豪放幽默，段业对他很是亲信敬重，但马权对沮渠蒙逊却一向都看不起，常常当面给他侮辱。沮渠蒙逊遂向段业打小报告，陷害马权，说：“天下没有一件事可以担心，可是大王要担心马权。”段业遂斩马权。沮渠蒙逊遂对老哥、辅国将军沮渠男成说：“段公没有鉴赏能力，也没有决断能力，不是平息灾难的领袖人才。从前，我们顾忌的只有索嗣（参考去年【四〇〇年】四月）、马权，现在全都诛杀，段业已失去爪牙，我打算把他除掉，拥戴老哥，你认为如何？”沮渠男成说：“段业本是一个孤独的外乡人（段业原籍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是我们沮渠家拥戴他登上王位，依靠我们兄弟，好像鱼依靠水。要知道，别人

对我们亲信，而我们反过来谋害他，是一件凶事。”沮渠蒙逊遂请求当西安郡（甘肃省山丹县西）郡长，段业高兴他离开京师（首都姑臧），立刻批准。

沮渠蒙逊邀请沮渠男成，一块前往祭祀兰门山（甘肃省山丹县西南四十公里），却暗中命军政官（司马）许咸，向段业告密说：“沮渠男成打算在休假日发动政变，如果有一天他忽然请求祭祀兰门山，我的话就应验了。”到时候，沮渠男成果然向段业请求祭祀兰门山。段业立即逮捕沮渠男成，命他自杀。沮渠男成说：“很显然的，这是我老弟沮渠蒙逊的计划：他先跟我密商，要我叛变，我因手足情深，不愿检举。只因有我在，恐怕部众不听他指挥，所以约我一同祭祀兰门山，用来诬陷，他就是要借大王之手，把我杀掉。我建议大王，不妨假装宣布我已被处决，公开我的罪状，届时沮渠蒙逊一定叛变，然后我奉大王之命，前往讨伐，就可以克制。”段业不准，斩沮渠男成。沮渠蒙逊果然向部众悲哀流泪，说：“我老哥对段业忠心耿耿，而段业竟无缘无故，冤枉诛杀，各位能不能起来报仇？当初开始时，大家共同拥护段业，为的是安定人心，现在，遍地烽火，证明他的能力不足以救我们度过灾难。”沮渠男成一向受人民爱戴，所以群情激愤，遂向首都张掖进军，走到氐池县（甘肃省张掖市东），已集结一万余人。镇军将军臧莫孩率领他的军队迎降，羌人、匈奴人，很多人起兵响应，沮渠蒙逊进逼侯坞（甘肃省张掖市东）。

段业起先怀疑右将军田昂不忠，把他囚禁监狱。现在情况紧急，段业召见田昂，向他道歉，并且释放，命他和武卫将军梁中庸，共同讨伐沮渠蒙逊。别动部队将领王丰孙警告段业说：“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田家，每个世代都出叛徒（如田玄明生擒郡长郭倖，投降南凉，参考三九八年九月）。田昂外貌恭敬谨慎，内心却很阴险，不可信赖。”段业说：“我早疑心他，但除了田昂，没有人能讨伐沮渠蒙逊。”田昂抵达侯坞，率骑兵五百人，投降沮渠蒙逊，政府军霎时瓦解；梁中庸也向沮渠蒙逊投降。

五月，沮渠蒙逊大军抵达张掖城下，田昂的侄儿田承爱，砍开城门迎降，段业左右官员侍卫，全都逃散。沮渠蒙逊入城，段业向沮渠蒙逊哀求说：“我单身一人，无依无靠，被你们家推举，不得不占居高位。请你赦免我有生之年，使我能回到东方，跟妻子儿女团聚。”沮渠蒙逊遂斩段业（年龄不详）。

段业，是一个儒家学派的忠厚长者，不会权术，没有谋略，政令不能推行，部下各自作威作福；段业又信任算卦、占卜、巫术，所以最后失败。





沮渠男成的老弟沮渠富占、将军沮渠俱傥（音 léi），率五百户人家，投降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沮渠俱傥，是沮渠俱石子的儿子（沮渠俱石子是前秦帝国右将军，参考三八五年二月）。

四〇二年，冬季，十二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任命的西郡（甘肃省永昌县西北）郡长梁中庸叛变，投奔西凉王国（首都敦煌）。沮渠蒙逊得到消息，笑说：“我待梁中庸，恩同骨肉，他却不相信我，是他自己辜负自己，我岂在乎一个人！”把梁中庸的妻子儿女，全都送走。

本年（四〇二年），后秦帝国天王姚兴命沮渠蒙逊当镇西将军、沙州州长（刺史），封西海侯。

四〇三年，秋季，八月，北凉王国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的伯父、屯垦军事总监（中田护军）沮渠亲信（时驻临松）、临松郡（甘肃省张掖市南）郡长沮渠孔笃，都骄傲狂暴，纵情任性，给人民带来灾祸。沮渠蒙逊说：“扰乱我法令的，就是这二位伯父。”逼迫二人自杀。

后秦帝国（首都长安）使节梁构，抵达张掖，沮渠蒙逊问说：“秃发傉檀（南凉王国现任王景王）封公爵（广武公），我却只封侯爵（西海侯），为什么要有差别？”梁构说：“秃发傉檀凶暴狡狴，对政府（后秦政府）的忠诚，并不是十分真心真意，所以政府用空头的尊贵爵位，把他拴住。你的忠诚程度，可贯穿太阳，应该到中央帮助皇家政府，怎么可以用虚假的态度待你！在我们圣洁的政府中，爵位一定跟功劳对等，像尹纬、姚晃，都是当初辅佐的功臣，像齐难、徐洛，也都是一时闻名的猛将，不过只封侯爵、伯爵，你为什么想超过他们！从前，窦融谨慎小心，不愿意官位比旧日臣僚们高，想不到你会问这些！”沮渠蒙逊说：“中央为什么不封我张掖侯，而封西海侯？”梁构说：“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已经是你的了。所以远远地把你封到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时属西凉王国），只是打算扩大你采邑的版图。”沮渠蒙逊大为高兴，接受任命。

四一二年，冬季，十月，北凉王国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四十五岁），把首都迁到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十一月，北凉王国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改称河西王，大赦，改年号玄始（之前是永安十二年，之后是玄始元年）。设立文武百官，一切依照后凉王国天王（一任懿武帝）吕光当三河王时前例（吕光称三河王事，参考三八九年二月）。



## 短命王国纷亡

### 一、后凉帝国亡

三九九年，冬季，十二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天王（一任懿武帝）吕光（本年六十三岁）病重，教太子吕绍登极称天王（二任隐王），吕光自称太上皇帝；任命太原公吕纂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常山公吕弘当宰相（司徒）。吕光临死时，对吕绍说：“国家多灾多难，三个强邻（南凉王国、西秦王国、北凉王国），在我们身旁等待机会下手。我死之后，吕纂统率所有部队，吕弘负责政治，你只要袖着双手，坐在金銮宝殿上，不要做什么事，只把大权委托给两位老哥，或许可以渡过难关。如果互相猜忌，兄弟残杀之祸，早晚就会发生。”又对吕纂、吕弘说：“永业（吕绍别名）不是拨乱反正的人才，只因为他是嫡长子，依照宗法原则，遂居元首高位。而今，外有强大的贼寇，内部人心又混乱不安。你们兄弟如果能和睦团结，福气可以传到万世。如果自己谋害自己人，大难立刻来临。”吕纂、吕弘泣不成声，说：“我们怎敢！”吕光特别握住吕纂的手，警告说：“你性情粗鲁凶暴，使我担忧。好好地辅佐老弟（吕绍），不要听信挑拨的话。”当天，吕光逝世（年六十三岁）。吕绍封锁死讯，不发布消息。吕纂打破阁门，强行入宫，在老爹灵柩前放声大哭，十分哀伤。退出后，吕绍恐惧，要把天王宝座让给吕纂，说：“老哥功劳既高，年龄又长（吕纂是庶兄），应该继承大统。”吕纂说：“陛下（吕绍）是王国的正嫡继承人，我怎么能冒犯！”吕绍坚决辞让，吕纂坚决不肯接受。



骠骑将军吕超，对天王吕绍说：“吕纂多少年来，一直担任大军统帅，声威震慑内外。在老爹丧事期间，并不悲哀，反而大踏脚步，高抬眼眉，定有背叛之心，应该早日铲除。”吕绍说：“先帝（吕光）临终时的话仍在耳际，为什么忘记？我年纪轻轻，担负重责大任，正依靠两位哥哥，安定家国，纵然他们要害我，我也把死亡当做返回家园，终不忍心兴起这种恶毒念头，你不要再提。”吕纂在湛露堂晋见吕绍，吕超手拿佩刀，在一旁侍卫，眼睛看着吕纂，希望吕绍下令逮捕，吕绍不许。吕超，是吕光老弟吕宝的儿子（吕宝，参考三九二年八月）。

宰相（司徒）吕弘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姜纪，秘密告诉吕纂，说：“主上（吕绍）昏庸懦弱，不能带领我们度过灾难。老哥威望恩德，一向很高，应为王国着想，不可以拘泥小节。”吕纂既得到支持，遂率领武士数百人，深夜翻过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北城，攻击皇城（中城）广夏门；吕弘则率东苑（东城）部众，用巨斧砍开皇城（中城）洪范门。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齐从，正驻防融明观，发现情况有异，迎上前问说：“什么人？”军队回答：“太原公（吕纂）。”齐从说：“国家正逢大的变故（指吕光死亡），主上（吕绍）刚刚登位，太原公（吕纂）走路不由正道，深夜闯入紫禁城，是不是打算谋反？”抽出佩剑，直前出击，砍中吕纂前额，吕纂左右侍卫生擒齐从。吕纂说：“这才是忠义之士，不要杀他！”天王吕绍，派虎贲警卫指挥官（虎贲中郎将）吕开，率领警卫军，在端门抵抗，吕绍又率二千人的骑兵增援。可是，官兵一向畏惧吕纂，不敢交手，即行溃散。吕纂遂从青角门（皇城【中城】东门）入紫禁城，登上谦光殿（前凉王国二任文王张骏兴建，参考三三五年十二月）。天王（二任隐王）吕绍，逃到紫阁，自杀（年龄不详）。吕超投奔广武（甘肃省永登县）。

吕纂对吕弘手握强大军队，心怀忌惮，把天王王位让给吕弘，吕弘说：“我因为吕绍身为老弟，而竟继承大统（在封建宗法上，吕绍是嫡长子，只有嫡长子才是合法继承人。但在年龄上，吕纂是大哥，吕弘是二哥，吕绍只是幼弟），大家人心不服，所以才违背先帝（吕光）遗诏，把他罢黜，惭愧的是，我们这样做，辜负黄泉下的老爹。假定我再跳过我老哥登上王位，岂是我的初意！”吕纂遂教吕弘出宫，向大家宣告：“先帝（吕光）临去世时，命我们如此。”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只要国家能有君主，谁敢违背？”吕纂（年龄不详）遂登天王宝座（三任灵帝），大赦，改年号咸宁（之前是龙飞四年，之后是咸宁元年）。尊吕光谥号懿武皇帝，祭庙称太祖；

尊吕绍谥号隐王；任命吕弘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全国各军区总司令官（督中外诸军事）、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车骑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

吕纂对齐从说：“你前天用佩刀砍我，岂不过分？”齐从流泪说：“隐王（吕绍）是先帝（吕光）亲自指定的继承人。陛下虽然上应天心，下顺民意，但我微小的心意，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当时唯恐陛下不死，想不到有什么过分！”吕纂奖赏他的忠心，特别优待。

吕纂的叔父、征东将军吕方，镇守广武（甘肃省永登县），吕纂派使节对吕方说：“吕超事实上是个忠臣，道义和勇气，都应嘉许，只是不了解国家大事和通权达变的道理。我正要任用他共度艰难，请把我这番心意，转告给他。”吕超上疏道歉，自请处分，吕纂恢复他的爵位。

四〇〇年，春季，三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天王（三任灵帝）吕纂，因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吕弘，功劳既高，地位又尊，有一种沉重压力，内心深感畏惧。而吕弘也疑心自己受到猜忌，十分不安，遂率领东苑（姑臧东城）的部队叛变，攻击天王吕纂。吕纂命他的部将焦辨迎战。东苑军溃散，吕弘逃走。吕纂放任他的官兵，就在首都姑臧，奸淫烧杀，大肆掠夺，并且把东苑所有妇女，都赏赐给士卒，吕弘的妻子儿女，也在其中。吕纂得意扬扬，教文武官员说：“今天这一仗，如何！”高级咨询官（侍中）房晷回答说：“上天使灾祸降临王国，忧患不断，先帝（一任天王吕光）刚刚去世，隐王（二任天王吕绍）被罢黜，皇家墓园刚刚安葬完毕，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吕弘）起兵作乱，京师（首都姑臧）流血，骨肉厮杀。吕弘虽然自取灭亡，但也由于陛下（吕纂）缺少兄弟之情，不应该高兴，而应该责备自己，向人民道歉。想不到，反而放纵官兵大掠，囚禁官员，奸淫妇女。错误是吕弘一人造成，人民有什么罪？而且，吕弘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妇，吕弘的女儿是陛下的侄女，为什么叫那些地痞无赖，当做小老婆或婢女，加以侮辱。天地神灵，怎么忍心看到这种惨局。”歔歔落泪，悲不自胜。吕纂马上改变态度，向他道歉，召回吕弘的妻子儿女，安置东宫，宽厚相待。

吕弘打算投奔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路过广武，探望征东将军吕方，吕方看到吕弘，大哭说：“天下之大，你为什么偏偏跑到这里？”逮捕吕弘，羁押监狱。吕纂派武士康龙，到广武用击断胸骨的酷刑，处死吕弘。





吕纂封他的正妻杨女士当皇后，任命杨皇后的老爹杨桓，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首都姑臧市长（凉都尹）。

四〇一年，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天王（三任灵帝）吕纂，喜爱饮酒，又喜爱打猎。祭祀部长（太常）杨颖劝告说：“陛下承受天命，登上宝座，应该用正道把它守住；而今，疆土一天比一天萎缩（比起一任天王吕光初期，疆域不及当时十分之一），局促在二岭之间的狭小地带（二岭：东南方洪池岭【乌鞘岭】、西北方焉支山【龙首山】）。陛下不兢兢业业，早晚警惕，图谋恢复祖先的大业，反而沉迷游乐狩猎，毫不想到国事，我内心认为危险万状。”吕纂向他谦恭地道歉，但不能改过。

番禾郡（甘肃省永昌县）郡长吕超，擅自攻击鲜卑部落酋长思盘；思盘派老弟乞珍，向天王吕纂控诉，吕纂命吕超跟思盘同时进京。吕超大为紧张，到姑臧后，千方百计结交宫廷事务管理官（殿中监）杜尚。吕纂召见吕超，警告说：“你仗恃你们兄弟结成一帮，竟欺负到我头上，看我斩下你的人头，天下才会平安。”吕超叩头认罪。吕纂目的也只在压压吕超的威风，加以恐吓，本没有诛杀的意思。遂招待吕超、思盘，以及文武百官，在内殿欢宴（为吕超及思盘和解）。筵席上，吕超老哥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吕隆，不断向吕纂敬酒，吕纂饮得酩酊大醉，乘坐人力推动的辇车，引导吕超等，游览皇宫。走到琨华堂东阁，因有门槛之故，辇车不能通过。吕纂亲信将领窦川、骆腾，把佩剑靠在墙上，推车过阁。刹那之间，吕超夺到佩剑，直刺吕纂，吕纂赤手空拳，跳下辇车，扑向吕超，吕超一剑下去，洞穿吕纂前胸后背。窦川、骆腾联手跟吕超格斗，二人都被吕超击斩。

吕纂正妻杨皇后，下令禁军攻击吕超，杜尚出面禁止，禁军遂抛弃武器，拒绝作战。将军魏益多进来，砍下吕纂人头（年龄不详），杨皇后说：“人已死亡，尸体跟土木一样，没有知觉，何至忍心再伤害形骸？”魏益多向杨皇后诟骂，把吕纂人头送到外面示众，说：“吕纂违背先帝（吕光）遗命，谋杀太子（吕绍），自立当王，荒淫暴虐。番禾郡郡长吕超，顺应民心，把他铲除，用以安定皇家祭庙。全国所有知识分子和平民，应一起庆祝！”

吕纂叔父巴西公吕佗、老弟陇西公吕纬，都在北城。有人游说吕纬说：“吕超大逆不道，你以老弟的亲情，高举人义旗帜讨伐，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城，都是我们的死党，难道担心不成功！”吕纬遂即动员戒严，打算跟吕佗一同攻击吕超。吕佗的妻子梁女士阻止说：“吕纬、吕



超，都是侄儿，为什么舍弃吕超，帮助吕纬，自己当内战的祸首！”吕佗遂对吕纬说：“吕超政变，已经成功，占领军械库，掌握精兵，攻击他十分困难。而且，我年纪已老，不能有什么作为。”吕超的老弟吕邈，受吕纬的宠爱，因向吕纬建议说：“吕纂谋杀兄弟（二任隐王吕绍，参考前年【三九九年】十二月），吕隆、吕超，顺应民心，起兵讨伐，目的就是要拥戴你继承王位，你是先帝（一任懿武帝吕光）现存的长子，依情依法依理，自应由你主持政府，人们没有第二个愿望，有什么可以怀疑？”吕纬相信，就跟吕隆、吕超对天盟誓，互推心腹；吕纬遂单人匹马进城，吕超立即逮捕吕纬，斩首。

吕超把天王宝座让给老哥吕隆，吕隆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吕超说：“今天好像骑龙上天，半路怎么能下！”吕隆遂登天王宝座（四任），大赦，改年号神鼎（之前是咸宁三年，之后是神鼎元年）。尊娘亲卫女士当皇太后，正妻杨女士当皇后。任命吕超当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封安定公。定吕纂谥号灵皇帝。

吕纂正妻杨皇后，将搬出皇宫，吕超恐怕她夹带奇珍异宝，命人向她索取。杨皇后说：“你们兄弟不仁不义，亲手屠杀亲人，我早晚一死，要宝物干什么？”吕超又问玉玺在哪里？杨皇后说：“早把它销毁。”杨皇后貌美如花，吕超打算娶她，警告她老爹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杨桓说：“皇后如果自杀，大祸临到你们全族。”杨桓告诉杨皇后。杨皇后说：“老爹当初把女儿卖给氐蛮（吕家是氐人），为的是谋求荣华富贵。卖一次已够了，怎么可以再卖！”遂自杀，谥号穆皇后。

杨桓投奔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南凉首领（二任康王）、河西王秃发利鹿孤，任命杨桓当左军政官（左司马）。

夏季，五月，吕隆大肆诛杀有声望的豪门强族，用以建立自己的权威；内外议论纷纷，每人都不能自保平安。魏安郡（甘肃省古浪县东）人焦朗，派人游说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陇西公姚硕德说：“吕家班自从吕光（后凉一任懿武帝）去世，兄弟自相残杀，政府法纪不能建立，一个比一个暴虐；人民饥谨，饿死的超过一半。现在应该乘他们正在篡夺之际，消灭他们，比把手掌翻过来还要容易，机会不可丧失。”姚硕德报告天王姚兴，率步骑兵六万人，向后凉王国发动灭国性总攻击；归义侯乞伏乾归，率骑兵七千人一同出征。



秋季，七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远征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的大军继续推进，陇西公姚硕德从金城（甘肃省兰州市）渡过黄河，直指广武（甘肃省永登县）。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首领（二任康王）、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急令广武守军撤退，避开后秦的攻击。后秦远征军遂抵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后凉天王（四任）吕隆派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等迎战。姚硕德大败后凉军，生擒吕邈，俘虏及斩杀以一万人为单位计算。吕隆登城固守，巴西公吕佗，率东城部众二万五千人，投降姚硕德。西凉王国（首都敦煌）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李暠，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北凉王国（首都张掖）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每人都派使节，呈递奏章，向后秦天王姚兴进贡。

最初，后凉王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姜纪，投降南凉王国（姜纪应在本年【四〇一年】二月后凉政变时投奔），广武公秃发傖檀跟他谈论战略兵法，对姜纪至为亲信及敬重，坐则坐在一起，出则同乘一车，每次谈论，白天谈不完，晚上继续。南凉首领、河西王秃发利鹿孤对老弟秃发傖檀说：“姜纪实在有很高的才华，但他的眼界太高，不会满意我们这个狭小的局面，绝不可能久留，一旦进入秦国（后秦帝国），定会带来灾难，不如诛杀。”秃发傖檀说：“我以平民的身份，真诚心意，跟他相交，我保证他不会辜负。”

八月，姜纪率数十人骑兵，投奔后秦帝国长征大军，向统帅姚硕德建议说：“吕隆固守一座孤城，没有外援，阁下（姚硕德）用大军施加压力，大势所趋，他一定投降。只是，那不过是表面投降，并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请配给我步骑兵三千人，跟将军王松勿合作，利用凉国（后凉王国）归降将领焦朗、华纯的军队，在旁严密监视，等待机会，就不必再担心吕隆。不然的话，秃发（南凉王国）身在南方，国家富有，武力强大，如果夺取姑臧，入城据守，威势当更强大，沮渠蒙逊（北凉王国）、李暠（西凉王国），都无力拒抗，势必归附。如果那样，将成为帝国的大敌。”姚硕德上疏推荐姜纪当武威郡（郡政府姑臧）郡长（空头官衔），交付给他战士两千人，进驻晏然（武威市北三十公里）。

天王姚兴听说杨桓贤明而有才干，征召他前往京师（首都长安）。南凉首领、河西王秃发利鹿孤不敢挽留。

闰八月，后秦帝国陇西公姚硕德，包围姑臧（后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两个月，围城中的东方人（中原人），很多想要叛变逃走，将军魏益

多又在其中煽风点火，阴谋诛杀天王吕隆跟安定公吕超，事情被发觉，受到牵连而斩首的三百余家。姚硕德招徕安抚少数民族、汉人，分别派定郡长、县长，减缩饮食，聚集粮秣，准备长久包围。

后凉王国群臣，请求跟后秦帝国和解，天王吕隆拒绝。安定公吕超说：“现在，城里粮食储存，已经一空，上下饥饿难忍，空喊‘嗷嗷’，即令张良、陈平再生，也束手无策。陛下应考虑到权宜变通的办法，能屈能伸。为什么把一封信看得那么重要，而不肯派出使节，说几句卑微的话，用来击退强敌？等到强敌撤退之后，我们再力行德政，使人民获得休养。如果国家的命运没有走到尽头，何用担忧旧有的大业不能复兴？如果上天的宠爱已经成为过去，至少也可以保全家族。不然的话，坐对穷困，结局会是什么！”吕隆采纳。

九月，派使臣到后秦长征军大营，投降。姚硕德上疏推荐吕隆当镇西大将军、凉州州长（刺史）、建康公。吕隆派侄儿和开国元老慕容筑、杨颖等五十余家，到后秦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充当人质。姚硕德大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祭祀从前的贤人，礼聘现存的知名之士，西方（河西走廊）人民，十分欢悦。

冬季，十二月，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安定公吕超，攻击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委派的武威郡郡长姜纪驻守的晏然（武威市北三十公里），不能攻克，遂改攻另一叛将焦朗驻守的魏安（甘肃省古浪县东）。焦朗送他的侄儿焦嵩到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当人质，请求南凉首领、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派军迎接部众归降。秃发利鹿孤命车骑将军秃发傉檀，出军迎接，到达魏安时，后凉兵团已经撤退，焦朗却紧闭城门，拒抗迎接他的南凉军。秃发傉檀大怒，打算攻城。镇北将军秃发俱延劝阻说：“安于故土，不愿迁移，是人之常情，焦朗困守一个孤城，没有粮食，今年不投降，后年也会投降，何必多杀害士卒，非用武力夺取不可！万一攻城攻不下，他一定转而投降别人（后秦帝国或后凉王国），放弃境内的知识分子和住民，驱使他们去帮助敌人，不是上等计策，不如改用好言安慰。”秃发傉檀遂跟焦朗联盟，进军后凉王国首都姑臧，在城外举行盛大检阅，炫耀兵力；遂在胡阬（武威市西）筑营。

秃发傉檀知道后凉王国安定公吕超，一定会发动猛烈夜袭，遂准备好火把，严阵以待。果然，吕超命中垒将军王集，率精锐部队二千人，夜袭秃发傉檀大营。秃发傉檀不作反应，等到王集率军全部冲入，秃发傉檀一



声号令，火把齐举，光明照耀，如同白昼，遂挥军反击，杀王集跟士卒三百余人。身为天王的吕隆，大为恐惧，向秃发傉檀请求和解，并请在姑臧城中，起誓结盟。秃发傉檀派秃发俱延做代表，秃发俱延疑心后凉有诈，特别凿开城墙进去，吕超果然发动伏兵攻击，秃发俱延战马死亡，只好步战；凌江将军郭祖竭力奋击，才救出秃发俱延。秃发傉檀怒不可遏，攻击后凉王国昌松郡郡长孟祗据守的显美（甘肃省永昌县东南）。吕隆派广武将军苟安国、宁远将军石可，率骑兵五百人前往救援，苟安国畏惧秃发傉檀的强大，逃回（用五百人救一个城池，是把五百人投入虎口，畏惧之情，理所当然）。

四〇二年，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车骑将军秃发傉檀，攻陷显美，俘虏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昌松郡（甘肃省武威市南）郡长孟祗，质问孟祗为什么不早投降（去年【四〇一年】十二月围攻，历时二月攻克）。孟祗说：“我受吕家的厚恩，赐给虎符，命我守卫疆土。如果你大军刚到，我看见军旗，就开城门投降，恐怕你也会降罪。”秃发傉檀释放他，用礼相待，把居民二千余户人家强行迁到南凉王国，班师。

南凉王国任命孟祗当左军政官（左司马）。孟祗辞让说：“吕家（后凉王国）快要覆亡，圣明的贵国政府，一定会取得河右（河西走廊），无论聪明的人或愚笨的人，都看得出这个结局。可是，我为人家守城却守不住，更享受敌人的高官贵爵，内心实在不安。如果蒙你恩待，使我能回去，在姑臧接受敝国诛杀，身虽死而名不朽。”秃发傉檀被他的道义感动，放他回国。

姑臧严重饥谨，一斗稻米值钱五千，人们互相吞食，饿死十余万人（人间惨事）。城门白天关闭，连砍柴的道路都被切断。每天都有数百人，请求出城当少数民族的奴隶或婢女。天王（四任王）吕隆认为这种行为，打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于是，把他们全部活埋坑杀，沿途堆满尸体（悠悠苍天）。

北凉王国（首都张掖）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三十五岁），率军攻击姑臧，后凉天王（四任王）吕隆派人向南凉王国（首都西平）首领（二任康王）、河西王秃发利鹿孤求救。秃发利鹿孤命广武公秃发傉檀，率骑兵一万人赴援。还没有到，吕隆已击破沮渠蒙逊军。沮渠蒙逊请求吕隆解仇结盟，和平共存，留下米谷一万余斛，赠送吕隆，

然后撤退。秃发傉檀大军进到昌松（甘肃省武威市南），听说北凉军已退，遂把凉泽（甘肃省民勤县东北）、段冢（今地不详）居民五百余家，强迫迁回本国，班师。

散骑侍从宦官（中散骑常侍）张融，向秃发利鹿孤报告说：“焦朗兄弟盘踞魏安（参考去年【四〇一年】十二月），暗中跟姚家（后秦帝国）勾结，反反复复，从中取利，现在不消灭他，将来一定成为政府忧患。”秃发利鹿孤命秃发傉檀再作讨伐，焦朗自己绑住双手，出城投降。秃发傉檀把他送到首都西平（青海省西宁市），强迫居民迁到乐都（青海省乐都县）。

冬季，十月，南凉王（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秃发傉檀，攻击后凉天王吕隆据守的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四〇三年，秋季，七月，南凉王国（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国王（三任景王）秃发傉檀（本年三十九岁），及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三十六岁），轮流出兵攻击后凉王国天王（四任）吕隆，吕隆忧心如焚。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智囊，警告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三十八岁）说：“吕隆依靠祖先留下来的基业，控制河西走廊（甘肃省中部西部）。现在不过一时饥饿穷困，仍然可以勉强支持。如果将来一旦丰收，国力富足，势必脱离我们而去。凉州（河西走廊）地势险要，隔绝一方，土壤十分肥沃（此指姑臧等大城而言），不如乘他们处境危险，接管到手。”姚兴遂派使节前往，征召吕超到京师供职。吕隆考虑的结果，认为姑臧到最后仍然难以保全，遂决定结束这场灾难，于是，通过吕超，请求后秦政府派军迎接。这是姚兴梦想不到的天大喜事，就派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齐难、镇西将军姚诘、左贤王乞伏乾归、镇远将军赵曜，率步骑兵四万人混合兵团，前往河西（河西走廊）迎接吕隆。南凉王秃发傉檀，下令撤退驻防昌松（甘肃省武威市南）、魏安（甘肃省古浪县东）的边防军，让出一条道路给后秦兵团通过（此时的所谓后凉王国，只剩下姑臧一座孤城，城东是南凉军，城西是北凉军，重重包围。后秦武装受降，南凉军如果不让出一条道路，非爆发战争不可，而目前，后秦显然仍是一个强权）。

八月，齐难等抵达姑臧，吕隆乘坐白马驾的朴素车辆，在路旁恭候。为了报复北凉王国的逼迫，吕隆劝齐难攻击沮渠蒙逊。齐难向西推进，沮





渠蒙逊派辅国将军臧莫孩拒战，击败齐难的前锋；齐难遂和沮渠蒙逊缔结盟誓，沮渠蒙逊派他的老弟沮渠挐（音 ráo），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进贡。齐难命他的军政官（司马）王尚，代理凉州州长（刺史），交付给他武装部队三千人，镇守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命将军阎松当昌松郡郡长；郭将当番禾郡（甘肃省永昌县）郡长；分别派军到两地驻防。把吕隆的家族、官属以及居民一万户，全体迁到长安。姚兴任命吕隆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吕超当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以下文武百官，都依照各人才能，分别录用（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后凉王国是第十二个兴起，第九个灭亡的短命王国，立国十八年【三八六至四〇三年】，共历四任君王。后凉亡后，华夏境内，八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西凉王国）。



五世纪·四〇三年八月 后凉亡国·八国并立

## 二、后燕帝国亡

四〇一年，后燕帝国（首都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平民天王（三任昭武帝）慕容盛（本年二十九岁），鉴于老爹慕容宝（二任惠愍帝）过度懦弱，招来国破身亡，所以竭力改正，建立绝对威严，刑罚凌厉而残忍，



而又自以为十分聪明，对很多人都心怀敌意，造成无穷无尽的猜忌。文武官员们只要有一小点嫌疑，就不由分说，立即诛杀。因此，包括家族、元老、功臣在内，人人都不能自保。

八月十五日，左将军慕容国和殿中将军秦舆、段赞，阴谋率军袭击慕容盛；事情泄漏，诛杀五百余人。

八月二十日，深夜，前将军段玘和秦舆的儿子秦兴、段赞的儿子段泰，秘密进宫，擂鼓呐喊；慕容盛听到兵变消息，率左右卫士出战，变兵溃散。段玘受伤，躲在廊下房舍之内。而就在秩序稍稍恢复正常之时，刹那间，一个变民从暗中闪电出击，直刺慕容盛，慕容盛身受重伤，坐轿登上前殿，指挥禁卫军布置警戒，等到一切安定，才气绝身死（年二十九岁）。

中垒将军慕容拔、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郭仲，报告丁太后（慕容盛娘亲），说明国家正面对太多灾难，应该拥戴一个年纪大的人当君王。这时，政府官员一致倾心于慕容盛的老弟、宰相（司徒）、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平原公慕容元。可是，河间公慕容熙，一向受丁太后的宠爱，丁太后遂罢黜皇太子慕容定，而把丈夫（二任帝慕容宝）的老弟慕容熙，秘密迎接进宫。第二天早晨，文武百官到金銮宝殿时，才发现事情发生变化，只好顺水推舟，上疏给慕容熙，请求更进一步当皇帝（劝进）。慕容熙让给侄儿慕容元，慕容元不敢接受。

八月二十一日，慕容熙（本年十七岁）登天王宝座（四任昭文帝），捕获段玘等，全都屠杀三族。

八月二十二日，大赦全国。

八月二十四日，平原公慕容元，因有叛乱嫌疑，天王慕容熙命他自杀。

闰八月十九日，把慕容盛安葬在兴平陵（今地不详），谥号昭武皇帝，祭庙称中宗。丁太后送儿子的灵柩到墓地，还没有回城，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慕容提、步兵指挥官张佛等，阴谋共同拥戴故太子慕容定，事情被发觉，全体伏诛，慕容熙下诏，命慕容定自杀。

闰八月二十四日，大赦，改年号光始（之前是长乐三年，之后是光始元年）。

四〇二年，冬季，十月，天王（四任昭文帝）慕容熙（本年十八岁），收纳故首都中山市长（中山尹）苻谟的两个女儿当小老婆（苻谟死于慕容详之手，参考三九七年五月）；大女儿苻娥娥当贵人；小女儿苻训英当贵嫔；苻训英尤被宠爱。丁太后因受到冷落，怨恨入骨，遂跟侄儿国务院执



行官（尚书）丁信，阴谋罢黜慕容熙，另行拥立章武公慕容渊；消息外泄，慕容熙逼令丁太后自杀，但仍用皇后的礼节安葬，谥号献幽皇后。

十一月三日，慕容熙斩慕容渊及丁信。

十一月六日，慕容熙在北原（首都龙城【辽宁省辽阳市】北郊）打猎，石城（辽宁省建昌县西）县长高和与皇家御库房卫队（尚方兵），在京师（首都龙城）叛变，斩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张显，大掠宫廷，取出军械库的武器，胁迫军营官府，紧闭城门，登城拒守。慕容熙得到消息，立刻奔回，城上的人都放下武器，大开城门，把参与叛变的人，全部诛杀；只有高和逃走。

十一月九日，大赦。

四〇三年，夏季，五月，后燕帝国天王慕容熙（本年十九岁），兴筑御花园龙腾苑，面积十余平方华里，从事苦工的差役民夫二万人；在龙腾苑中，再兴筑景云山，地基广五百步，山峰高一百七十尺。

冬季，十二月十九日，后燕帝国天王慕容熙，尊老爹一任帝（武成帝）慕容垂的小老婆段贵嫔，当皇太后。段贵嫔，是慕容熙的娘亲。

十二月二十日，慕容熙封贵嫔（小老婆群第一级）苻训英当皇后；大赦。

四〇四年，夏季，四月，天王慕容熙（本年二十岁），在御花园龙腾苑，兴筑逍遥宫，房舍一连数百间，又开凿曲光海，天气正逢炎夏，士卒艰苦赶工，不能休息，热死的超过大半（在专制封建政治制度之下，中国人无往而不死：渴死、饿死、淹死、冻死、酷刑而死，现在又多一项热死，而竟毫无反抗，可悲可耻）。

四〇五年，冬季，十二月，后燕帝国天王（四任昭文帝）慕容熙，袭击北方的契丹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

四〇六年，春季，正月，慕容熙（本年二十二岁），率军袭击契丹部落，北上越过陉北（今地不详），畏惧契丹部落强大，不敢前进，打算回军；可是皇后苻训英坚持要亲自观赏一场战争。

正月戊申日（正月丁丑朔，没有戊申），慕容熙放弃辎重粮秣，用轻装备部队，南下袭击高句丽王国（首都九都【吉林省集安市】）。

二月，后燕攻击高句丽王国大军，挺进三百余华里，士卒马匹，疲倦寒冷，死亡的尸体，沿路前后相接。攻高句丽王国所属木底城（辽宁省新宾县西），不能攻克，回军。

夕阳公慕容云（高云），身受箭伤，而且畏惧天王（四任昭文帝）慕容熙的凶暴残忍，遂称病辞职。

四〇七年，春季，二月，后燕帝国天王慕容熙（本年二十三岁），为他的皇后苻训英，兴筑承华殿，从乡下把土运送到北门，土价跟粮价相等，宿军（辽宁省北宁市）禁军司令（典军）杜静，带着棺木，前往宫门上疏劝止；慕容熙斩杜静。

苻训英在盛夏时候，忽然想吃冻鱼（冻鱼，现代语文称“鱼冻”，天气冷度不够，煎鱼的汤汁就无法凝结。二十世纪后，有冰箱、冷库，易如反掌。从前纯靠自然，无能为力），在严冬时候，忽然想吃“生地黄”（中药房可买得到）。慕容熙命有关官员呈献，因无法呈献，慕容熙斩有关官员。

夏季，四月癸丑日（四月庚午朔，没有癸丑），苻训英逝世（苻训英是一个被宠坏了而又没有头脑的小女人，依照迷信说法，她是为报仇而生，这位苻家的女儿，终于把后燕帝国搞亡）。慕容熙悲哀过度，痛哭不止，甚至昏迷很久，才告苏醒，好像死了父母一样；穿上给父母才穿的最重的孝服——斩衰（音 cūi，麻衣不缝边），不进饮食，只吃稀粥。在皇宫之中，设下文武百官的位置，命他们到位置上哭泣。派人检查各人的眼睛，对没有眼泪的人，一律处罚，大家只好口含辣椒，刺激流泪。高阳王慕容隆的王妃张女士，是慕容熙的亲嫂，美丽而思想灵活，慕容熙想命她殉葬，于是拆开她特为送丧而缝制的靴子，发现垫有旧的毛毡，遂指控那是一种大不敬，命她自杀。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韦璆等，恐怕殉葬，每天都洗澡换衣，等候命令。三公、部长级官员以下，直到士兵和平民，家家户户都参加修筑苻训英坟墓工程，国库消耗一空。苻训英坟墓周围长达数华里，慕容熙对监工说：“好好地工作，我随后就来。”

四月二十八日，段太后除去“太后”尊号，出宫居住（段太后是慕容熙的娘亲，不知什么缘故，忽然有此一举）。

秋季，七月二十六日，后燕帝国天王慕容熙，把皇后苻训英安葬徽平陵（龙城西）。运灵柩的丧车，太过高大，首都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城门较为低窄，无法出去，于是，拆毁龙城北门。慕容熙披头散发，脱下鞋袜，赤着双脚，跟在后面，步行二十余华里。

七月二十七日，大赦。

当初，中卫将军冯跋和老弟执法助理监察官（侍御郎）冯素弗，都被



慕容熙指控有罪（不知道什么罪），打算诛杀二人，冯跋逃亡到深山荒野。慕容熙征收田赋捐税，人民无力负担。冯跋、冯素弗和堂弟冯万泥，秘密讨论：“我们已无路可走，不如乘着人民怨恨，发动政变，可以建立公爵侯爵之类大业。事情失败，再死不晚。”遂乘坐由妇女驾驶的普通车辆，暗中混进龙城，躲藏在北部军政官（北部司马）孙护之家里。等到慕容熙出去送他妻子的灵柩安葬时，冯跋等跟左卫将军张兴以及苻进的余党，乘机起事。冯跋和夕阳公慕容云（高云），感情一向亲密，遂推举慕容云（高云）当盟主。慕容云因箭伤没有痊愈，辞让不肯。冯跋说：“慕容熙淫乱暴虐，人神共同愤怒，正是上天灭亡他的时候，你是高家名门，为什么姓人家的姓，当人家的义子（参考三九七年四月），却抛弃难以得到的好运？”把慕容云扶出前庭。冯跋的老弟冯乳陈等，率军攻击宫城弘光门，呐喊前进，皇家禁卫军全都逃走。冯跋军遂进入宫城，打开军械库，取出武器，分发使用；登上城墙，关闭城门，严密防守。禁宫高级侍从宦官（中黄门）赵洛生逃出，飞奔报告慕容熙，慕容熙说：“阴沟里一群老鼠，有什么作为！我现在就回去把他们杀光。”把皇后苻训英的灵柩，暂时放在南花园，束起头发，披上铠甲，回军奔赴灾难。当天夜晚，抵达龙城，立即攻击北门，不能攻克，就在北门外安营。

七月二十八日，慕容云（高云）在城内登上天王宝座（一任惠懿帝），大赦，改年号正始（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九国北燕帝国兴起。它没有变更国号，而仍称“燕”，但统治阶级完全改换，已是另一个崭新的国度）。

慕容熙退到龙腾苑（御花园），皇家御库房警卫兵（尚方兵）褚头，翻出城墙，投奔慕容熙，声称警备营全体官兵，仍效忠皇上，只等皇家部队攻击，愿作为内应。慕容熙听到这项报告，不但没有兴奋喜悦，反而突然之间，大为震恐，跑出营门，左右将领不敢向他走近。慕容熙逃出大营后，顺着水沟狂奔；很久，左右卫士奇怪皇上为什么还不回来，出发分数路寻找，却只寻找到他穿戴的龙袍龙帽，独不见人踪（已换平民衣裳）。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慕容拔，对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郭仲说：“当此马上就可以胜利之际，皇上却无缘无故，自己先行惊慌，十分奇怪。然而城里忠义之士，正在盼望，只要前往，一定成功，不可以延误太久。我现在先去攻城，你们留在这里，等候皇上回来。只要皇上回来，马上出动。假设皇上不能回来，我如果一切顺利，就安抚人心，以后再迎驾不晚。”于

是跟各将领分别率武士两千余人，攻击北城。守城将士认为慕容熙亲自指挥，纷纷放下武器投降。可是，慕容熙一直不能现身，慕容拔大军没有后继，军心开始怀疑，又纷纷从城墙下来，退回龙腾苑；退回龙腾苑后，仍看不到慕容熙，遂立即瓦解。慕容拔也被城中守军击斩。

七月二十九日，慕容熙身穿平民衣服，一个人躲藏在树林之中，被人发现生擒，送给慕容云（高云），慕容云一桩桩、一件件诘问他的罪状，斩首（年二十三岁）；又杀慕容熙所有的儿子（后燕帝国是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八个兴起、第十个覆亡的短命王国；立国二十四年【三八四至四〇七年】，共四任君王。因是北燕帝国取而代之的缘故，华夏境内，仍是十国并立：晋帝国、后秦帝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西凉王国、西蜀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天王（一任惠懿帝）慕容云（高云），恢复本姓——高（高云改姓慕容事，参考三九七年四月）。

故后燕帝国幽州州长（刺史）上庸公慕容懿，献出令支城（幽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迁安县），投降北魏帝国，北魏任命慕容懿当平州（州政府仍设令支）全权州长（牧），封昌黎王。慕容懿，是慕容评的孙儿（前燕帝国亡于慕容评之手，参考三七〇年）。



五世纪·四〇七年七月 北燕代后燕·十国并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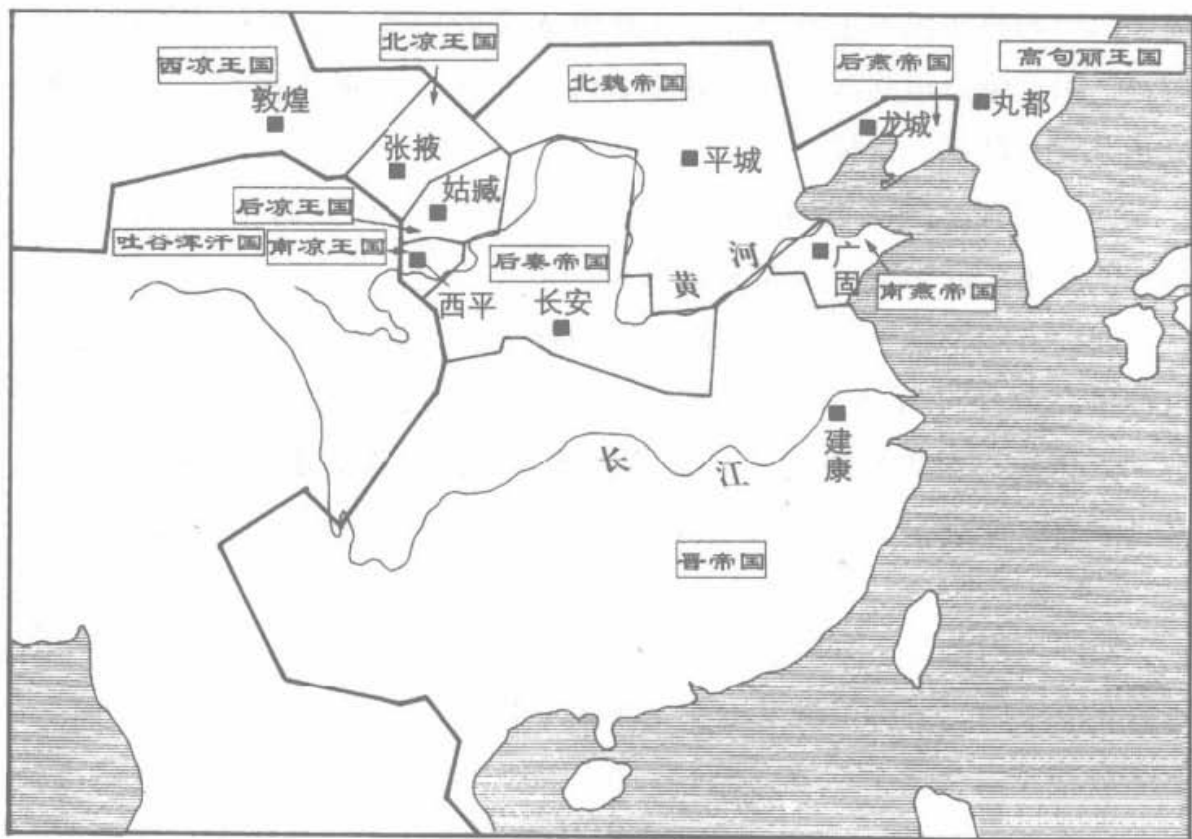




### 三、西凉王国亡

四〇〇年，最初，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暠（音 gǎo），喜爱文学，有美好的名声。曾经跟有预言能力的郭磨（音 nèn）以及异父同母老弟、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人宋繇，同住在一起，郭磨对宋繇说：“你的官位，可以到人臣高峰。但你的老哥，最后一定会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等到母马生下白额小马时，预言就会应验。”后来，孟敏当沙州（州政府设敦煌【甘肃省敦煌市】）州长（参考前年【三九八年】四月），任命李暠当效谷（甘肃省敦煌市西）县长；而宋繇在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国王（一任）段业手下，当初级国务侍从官（中散常侍）。孟敏逝世，敦煌军事总监（敦煌护军）、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郭谦和沙州州政府人事官（治中）敦煌郡人索仙等，因李暠性情温和，无论为人施政，都受到好评，遂公推他当敦煌郡郡长。李暠最初觉得很为难，正巧，宋繇从京师（首都张掖）回家，对老哥说：“段业没有长远谋略，最后一定失败。你难道忘记郭磨的话？白额小马，现在已经来到人间！”李暠遂接受，派人向北凉王（一任）段业请求承认，段业遂发表任命。

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敦煌郡人索嗣，警告北凉王段业说：“不可以让李暠留在敦煌！”段业即命索嗣出任敦煌郡郡长，派五百人骑兵部队，护送索嗣前往到差。索嗣在距敦煌二十华里地方，用公文书通知李暠，要李暠前来迎接。李暠惊疑，打算遵命。效谷（甘肃省敦煌市西）县长张邈和宋繇，一齐阻止，说：“段王（段业）昏庸懦弱，正是英雄扬眉吐气之日。你已经拥有可以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现成基础，为什么双手送给别人？索嗣所仗恃的，不过认为他是本郡人，人心一定归向于他，绝料不到你会向他突击！你如果突击，就可以一战成功。”李暠同意。于是，先派宋繇前往晋见索嗣，态度恭敬，言语顺服。宋繇回来，对李暠说：“索嗣意满志盈，兵力又弱，容易对付。”李暠遂派张邈、宋繇和两个儿子李歆、李让，对索嗣迎头痛击；索嗣大败，逃回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李暠跟索嗣是老友至交，感情最好，所以对索嗣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痛恨。上疏北凉王段业要求诛杀索嗣。辅国将军沮渠男成，一向厌恶索嗣，也劝段业诛杀索嗣，安抚李暠；段业遂斩索嗣，派人向李暠道歉，擢升李暠当凉兴郡（甘肃省安西县西南万佛峡）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凉兴以西诸军



五世纪·四〇〇年十一月 西凉兴起·九国并立

事)、镇西将军。

冬季,十一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晋昌郡(甘肃省安西县)郡长唐瑶叛变,向六郡发出政治号召(六郡: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凉兴郡【甘肃省安西县西南万佛峡】、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高昌郡【新疆吐鲁番市东】),推举镇西将军李嵩,当冠军大将军、沙州(州政府设敦煌)州长(刺史)、凉公,兼敦煌郡郡长。李嵩(本年五十岁)赦免他辖区里的罪犯,改年号庚子(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六个短命王国兴起,史称“西凉”。此时,华夏境内,九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南燕帝国、西凉王国)。李嵩任命唐瑶当征东将军、郭谦当参谋主任(军咨祭酒)、索仙当左秘书长(左长史)、张邈当右秘书长(右长史)、尹建兴当左军政官(左司马)、张体顺当右军政官(右司马)。派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宋繇,向东攻击凉兴郡,同时攻击玉门关(甘肃省敦煌市西北)以西(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城,全都攻克。

酒泉郡郡长王德,背叛北凉王国,自称河州州长(刺史)。北凉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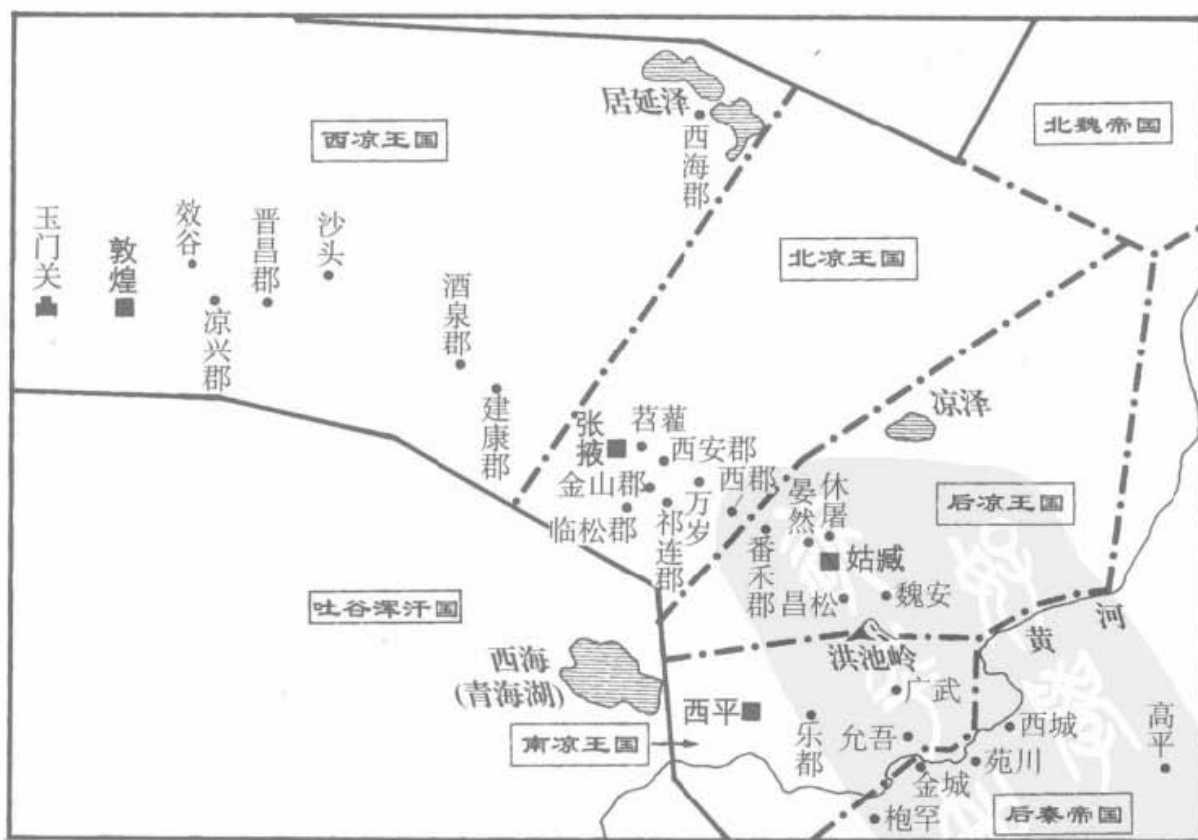


业，派镇西将军沮渠蒙逊讨伐。王德纵火焚毁城池，率领私人军队，投奔唐瑶，沮渠蒙逊追到沙头（甘肃省玉门市西南），大破王德军，俘虏王德的妻子儿女和部落，班师。

四〇四年，西凉王国（首都敦煌）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李暠，封他的儿子李歆当世子（合法继承人）。

四〇五年，春季，正月，西凉王国首领、凉公李暠（本年五十五岁），自称最高统帅（大将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兼秦、凉二州全权州长（牧），大赦，改年号建初（之前是庚子六年，之后是建初元年）。派随从官（舍人）黄始、梁兴，走荒僻的道路，携带奏章，前往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西凉王国首领、凉公李暠和秘书长（长史）张邈商议迁都酒泉，用以压迫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二任武宣王）、西海侯沮渠蒙逊（本年三十八岁。敦煌距张掖航空距离五百公里，酒泉距张掖，航空距离只一百八十公里）。遂任命张体顺当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郡长，镇守乐涓（建康郡郡政府所在县）；宋繇当敦煌军事总监（护军），跟他儿子、敦煌郡郡长宋让，镇守敦煌。于是，迁都酒泉。



五世纪·四〇〇年十一月 河西走廊四“凉”并立形势

李暠亲笔写信，告诫他所有的儿子，说：“从事政治的人，对奖赏和处罚，应该特别慎重，不可以被喜爱或憎恨的情绪控制。接近忠良正直，疏远邪恶奸佞，不要使左右亲近的人暗中窃弄权威。对你的诽谤和对你的称誉，都要一一检查它的真假。审理诉讼，要和颜悦色；判断曲直，要尽情尽理；千万不可以先行认定对方心怀奸诈，也千万不可以还没有经过多方面调查，就下结论。言谈和神色，要尽量温和。务必听取很多人的意见，不要自命不凡，专断独行。我主持政府，已经五年，虽然不能使人民安息，然而，我能尽量包容别人的缺点，所以早上还是仇人，晚上可能成为知心好友。大体上，对旧雨新知，都没有对不起的地方。处理事情，一定力求公平、心情坦荡、没有偏爱。最初，这样做还觉得十分勉强，难免愤愤不平。从眼前的利益来看，可能受到损失，可是往远处瞻望，受用无穷。希望在古圣先贤面前，无羞无愧。”

四〇六年，秋季，九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袭击西凉王国首都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大军推进到安弥（酒泉市东）。李暠迎战，失败，退回酒泉，登城守卫。沮渠蒙逊班师。

四一〇年，秋季，八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攻击西凉王国（首都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在马庙（今地不详），击败西凉世子李歆，生擒西凉将领朱元虎，班师。西凉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李暠（本年六十岁），用白银二千斤、黄金二千两，赎回朱元虎。沮渠蒙逊送回朱元虎，遂跟李暠和解结盟而返。

四一一年，秋季，八月，北凉王国首领、张掖公沮渠蒙逊，率轻装备骑兵，袭击西凉王国。西凉首领、凉公李暠（本年六十一岁）说：“军事行动，有用不着疆场相见，便可击败敌人的，那就是摧毁他的锐气。沮渠蒙逊最近才跟我们结盟，却向我们发动偷袭。我们紧闭城门，不作任何反应，等他锐气丧失，再行攻击，没有不成功之理。”不久，沮渠蒙逊军粮食吃完，撤退；李暠派世子李歆，率七千人骑兵部队，拦腰狙击，沮渠蒙逊大败。西凉军生擒北凉军将领沮渠百年。

四一六年，夏季，六月，西凉王国军政官（司马）索承明，上疏首领、凉公李暠（本年六十六岁），建议出军讨伐北凉王国（首都姑臧）。李暠召见索承明，说：“沮渠蒙逊是人民的一大灾害，我怎么会忘记！只是我们的





力量，还不能把他铲除。你如果有生擒沮渠蒙逊的谋略，就应该给我一个精密计划。如果只是满口大话，一味怂恿我大张讨伐，这跟过去有人拍胸脯说‘石虎（后赵帝国三任帝）不过一个小丑，应该迅速捉拿归案，绑到街市斩首！’有什么分别？”

索承明惭愧恐惧，辞别退出。

四一七年，春季，正月，西凉王国首领、凉公李暠患病，吩咐秘书长（长史）宋繇说：“我死之后，世子（李歆）就是你的儿子，请你好好管教。”

二月，李暠逝世（年六十七岁）。文武官员拥护世子李歆，当总司令官（大都督）、最高统帅（大将军）、凉公，兼凉州全权州长（牧）。大赦，改年号嘉兴（之前是建初十三年，之后是嘉兴元年）。尊李歆的娘亲、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尹女士为太后，任命宋繇主管三府机要（录三府事。三府：大都督大将军府、凉公府、凉州州政府）。定李暠谥号武昭王，祭庙称太祖。

夏季，四月，北凉王国（首都姑臧）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下令大赦。命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郡长沮渠广宗，向西凉王国（首都酒泉）首领、凉公李歆诈降，要求李歆派军前来迎接。李歆大喜，动员武装部队出发。而沮渠蒙逊率三万人大军，埋伏蓼泉（张掖市西北一百公里），等待西凉军踏入陷阱。李歆走到半路，忽然发觉这是一个圈套，即行撤退。沮渠蒙逊追击，李歆在鲜支涧（甘肃省酒泉市东）迎击，大破北凉军，杀七千余人。

沮渠蒙逊修筑建康城（甘肃省酒泉市东南），设立防卫指挥所，返回。

四一八年，秋季，九月，北凉王国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再度率军攻击西凉王国。西凉首领、凉公李歆，打算迎头痛击，左秘书长（左长史）张体顺坚决劝阻，才改为闭城自守。沮渠蒙逊把田里的庄稼收割一空，班师。

李歆派使节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报告他已继承爵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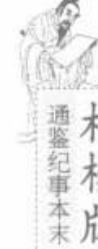
冬季，十月，晋帝国政府任命李歆当七郡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封酒泉公（七郡，指酒泉郡【甘肃省酒泉市】、建康郡【甘肃省酒泉市东南】、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凉兴郡【甘肃省安西县西南万佛峡】、晋昌郡【甘肃省安西县】、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高昌郡【新疆吐鲁番市东】）。



四一九年，西凉王国首领凉公李歆，刑罚过度的严厉苛刻，又喜爱兴筑皇宫宝殿。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张显，上疏劝告，说：“古凉州（甘肃省）疆土，现在被三家分割（李家西凉王国、沮渠家北凉王国、乞伏家西秦王国），这种情形，不可能长久僵持。而吞并对方的力量，来自于农业丰收；招徕怀柔远方人士的方法，莫过于政治宽大、刑罚简单。自今年以来，阴阳失去秩序，风雨不能调和，正是国家元首减少饮食，撤除乐队，虔敬修身敬业的时候（《谷梁传》：“一种谷类不收称‘歉’[音 qiàn，通歉字]，二种谷类不收称‘饥’，三种谷类不收称‘谨’，四种谷类不收称‘康’，五种谷类不收称‘大侵’。大侵之时，君王桌上不再有两样菜，亭台楼阁不再油漆，道路不再修整，文武百官只举行仪式，不再供养实物；祭祀鬼神，也只祈祷，不再宰杀牛羊。”《白虎通》：“一种谷类不收，撤除鸛鷩。二种谷类不收，撤除鳧雁。三种谷类不收，撤除野鸡、兔肉。四种谷类不收，撤除动物园。五种谷类不收，祭祀时撤除牛猪羊三种供品。”）。可是，今天的情形，却是刑法更重，处罚更严，土木工程更不停止，这样做恐怕不能使国家兴隆。从前，姬昌（文王）只有一百华里土地，仍然兴起；嬴胡亥（秦王朝二任帝）拥有四海，却被消灭。前面车辆留下的轨迹，成功失败，非常明显。太祖（一任王李嵩）以神圣的英姿，受到西部人民的推举（参考四〇〇年十一月），东方夺取酒泉（参考四〇一年九月），西方开拓西域（西凉王国威力远达高昌【新疆吐鲁番市东】；参考四〇〇年十一月）。殿下不能继承遗志，统一凉州（甘肃省），媲美张家（前凉王国），将来有什么面目，再见先王（李嵩）？沮渠蒙逊（北凉现任首领）是少数民族中的豪杰，对内政治修明，对外招贤纳士。无论攻击或防守，都身先士卒，领头杀敌，人民服从他，乐于受他驱使。我认为，殿下不但不能削平沮渠蒙逊，恐怕沮渠蒙逊还要削平我们。”李歆看到，大不高兴。

主任秘书汜称（汜，姓，音 fán），也上疏劝告说：“上天喜爱人主，像喜爱子女，照顾非常周到。所以当人主政治败坏时，上天就降下灾变，作为警告。如果能够改正，虽然已很危险，也会昌盛。如果不能改正，虽然十分平安，也会灭亡。四一七年，三月癸卯日（四一七年三月癸酉朔，没有癸卯），敦煌（甘肃省敦煌市）谦德堂崩塌；八月，效谷（甘肃省敦煌市西）土地崩裂。四一八年，正月一日，天起大雾，四方弥漫；四月，太阳成为一团赤红，黯淡无光，二十天之久，才恢复原状；十一月，狐狸跑上南门城楼。今年（四一九年）春、夏两季，已有过五次地震；六月，





陨星坠落建康（甘肃省酒泉市东南）。我的学问虽然不能查考古书，但年龄已五十有九，请准许我向殿下大略陈述亲眼看到的一些异变，而不再在书本上寻找例证。记得三七一年，西平（青海省西宁市）土地崩裂，狐狸跑到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当时前凉王国首都）的谦光殿（前凉二任王张骏所筑，参考三三五年十二月）；转眼之间，秦国（前秦帝国）大军发动攻击，姑臧陷落（前凉王国亡，参考三七六年八月）。梁熙既当凉州州长（刺史），不知道安抚人民，只知道贪污搜括；三八三年，姑臧南门崩塌，陨石落到闲豫堂（皇宫殿名）。第二年（三八四年），梁熙就被吕光诛杀（《通鉴》记载此事于三八五年九月）。段业（北凉王国一任王）在此地称王的时候，三年之中，五十余处地震。不久，先王（一任王李暠）真龙，在瓜州（州政府设敦煌【甘肃省敦煌市】）兴起（参考四〇〇年十一月）；而沮渠蒙逊也在张掖（甘肃省张掖市）谋害君王（一任王段业），篡夺王位（参考四〇一年五月）。这都是眼前现成的事迹，殿下亲自目睹，知道得十分清楚。效谷（甘肃省敦煌市西），是先王（李暠）发祥之地（李暠任效谷县县长，参考四〇〇年四月）。谦德堂是登上宝座时的宝殿，现在竟然根基塌陷，土地崩裂，应是一种非常凶恶的征兆。日，是太阳的精英（“日”和“太阳”分而为二，不知有什么不同），象征王国，而今赤红，又失去光芒，王国势力将更为衰败。俗话说：‘野兽跑到家里，主人就会逃亡。’狐狸爬上南门城楼，也属于大的变异，少数民族越发强盛，我国越发微弱。但愿殿下迅速停建皇宫宝殿，停止出游狩猎娱乐，延聘英才，爱护人民，来因应上天警告，防患于未然。”李歆不理（人话鬼话，全都说尽，毫无作用，西凉王国的爱国志士，已陷无力之境）。

四二〇年，秋季，七月二十二日，刚篡夺帝位的南宋帝刘裕，下诏任命西凉王国（首都张掖）首领（二任）、凉公李歆，当高昌等七郡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高昌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封酒泉公。

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五十三岁），打算进攻西凉王国（首都酒泉）。于是，先在东方攻击西秦王国的浩亶（音 hàomén。甘肃省永登县西南），大军既抵达浩亶，立即秘密回军，暗中进驻川岩（甘肃省张掖市西南一百六十五公里）。

西凉王国（首都酒泉）首领、凉公李歆，得到沮渠蒙逊攻击浩亶消息，打算乘北凉王国西部防务空虚，进攻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右秘书长

(右长史)宋繇、左秘书长(左长史)张体顺,恳切劝阻,李歆不理。李歆的娘亲、太后尹女士也警告李歆:“你的王国,不过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地方小,人民少,自己守卫还怕力量不够,哪有余力讨伐别人!先王(李嵩)临死时(参考四一七年二月),一再叮咛你,对军事行动,千万慎重,保境安民,等待时机。他的话仍在耳际,为什么就抛到一边。沮渠蒙逊精于作战,你不是他的对手,多少年以来,一直有吞并我们的志向。你的王国虽然很小,但足够推行善政,培养恩德,养育人民,冷静地盼望。沮渠蒙逊如果昏庸暴虐,人民自会归附于你;如果英明,你应该事奉于他。怎么可以轻举妄动,追求不是你的东西,只图侥幸成功。以我的判断,此次出战,不但军队受到损失,可能还要亡国。”李歆仍不接受。宋繇叹息说:“到了这个地步,大势已去。”



五世纪·四二〇年七月 西凉之亡

李歆率步骑兵三万人自首都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向东出发。沮渠蒙逊接到情报,说:“李歆已跳进我的圈套,但是,如果他听说我回军埋伏,一定不敢继续前进。”于是在王国西境,发布庆祝攻克浩亶(音 hàomén。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捷报,并声言还要攻击黄谷(应在浩亶附近)。李歆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若狂,大军遂进入都渎涧(甘肃省张掖市西),沮渠蒙



逊率军攻击，在怀城（张掖市西）会战，西凉王国军大败，有人劝李歆退回保守酒泉。李歆说：“我违背娘亲的教训，才受到挫败，不杀这个胡蛮（指沮渠蒙逊），有什么面目再见老母？”遂在蓼泉（张掖市西一百六十公里）作第二次会战，西凉王国军再大败，李歆被杀（年龄不详）。

李歆的老弟、酒泉郡郡长李翻，新城（今地不详）郡长李预，兼羽林警卫军右翼总监（领羽林右监）李密，左将军李眺，右将军李亮，放弃首都酒泉，向西逃奔敦煌（甘肃省敦煌市）。

沮渠蒙逊遂进入酒泉，禁止士兵侵夺抢劫，人民生活安宁。任命宋繇当国务院文官部文官司助理官（吏部郎中），处理全国文官的任免和升迁调补。西凉王国旧有臣僚中有才干声望的，都很礼貌地延聘当官。沮渠蒙逊任命他的儿子沮渠牧犍当酒泉郡郡长。西凉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李恂是李翻的老弟，与李翻等，放弃敦煌，一齐逃往敦煌北方山区。沮渠蒙逊命索嗣的儿子索元绪，代理敦煌郡郡长（索嗣事，参考四〇〇年四月）。

沮渠蒙逊返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见到所俘虏的西凉王国尹太后，当面安抚慰问，尹太后说：“李家被匈奴灭掉，还有什么可说（沮渠是张掖卢水胡，参考三九七年四月）。”有人对尹太后说：“而今，母子的性命，都握在别人手中，怎么可以如此傲慢！而且国家灭亡，儿子被杀，连一点忧愁的颜色都没有，又是因为什么？”尹太后说：“生死存亡，都是上天旨意，为什么要像一个平凡的人，去为子女悲恸？我，一个老太婆而已，国亡家破，怎么可以爱惜残留的几年生命，当人家的臣属奴隶？只求早死，也是幸运！”沮渠蒙逊称赞她，不再加罪；并为儿子沮渠牧犍，娶尹太后的女儿。

西凉王国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李恂在职的时候，对人民有德政，而北凉王国新派郡长索元绪，粗鲁凶险，喜爱诛杀，丧失人心。本郡人宋承、张弘，秘密招请李恂。

冬季，李恂率数十个骑兵，进入敦煌，索元绪向东逃奔凉兴（甘肃省安西县东南四十公里万佛峡）。宋承等推举李恂当冠军将军、凉州州长（西凉三任首领），改年号永建（之前是嘉兴四年，之后是永建元年）。

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世子沮渠政德，攻击敦煌。李恂紧闭城门，不出来应战。

四二一年，春季，正月，北凉王国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

逊（本年五十四岁），率军二万人，攻击西凉王国首领（三任）李恂据守的敦煌。

三月，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兴筑长堤，采用水攻，把敦煌团团围住。西凉王国首领（三任）李恂请求投降，沮渠蒙逊拒绝。当初迎接李恂的宋承，再度背叛，献出城池，李恂自杀（年龄不详）。沮渠蒙逊下令屠城。生擒李恂的侄儿李宝，送到姑臧囚禁。于是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都请求归附，自称臣属，派使节进贡（西凉王国灭亡。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西凉是第十六个兴起，第十五个覆灭的短命王国，立国二十二年【四〇〇至四二一年】，共三任君王。西凉亡后，华夏境内，六国并立：南宋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五世纪·四二一年三月 西凉亡国·六国并立

## 四、南凉王国亡

四一〇年，最初，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国王（三任景王）秃发傉檀（本年四十六岁），派左将军枯木等，攻击北凉王国（首都张掖），裹胁临松郡（甘肃省张掖市南）居民一千余家，回军。北凉首





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四十三岁）报复，攻击南凉王国，进军到显美（甘肃省武威市西北），把居民数千家掳掠而去。南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秃发俱延，再对北凉作第二次攻击，大败，撤退。

三月，秃发傉檀亲自率五万人骑兵，第三次攻击北凉王国，在穷泉（今地不详）会战，秃发傉檀大败，五万人四散逃命，只剩下秃发傉檀，单人匹马奔回。沮渠蒙逊乘胜包围姑臧（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姑臧城里居民想起王钟案牵连诛杀的残酷（参考前年【四〇八年】五月），惊慌失措，忽然崩溃，无论少数民族和汉人，一万余户，投降沮渠蒙逊。秃发傉檀发现人民竟对他如此背弃，大为恐惧，派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敬归和儿子敬佗当人质，请求和解，沮渠蒙逊允许。可是敬归走到胡阮（今地不详），仓皇逃回，敬佗却被北凉军追到俘获。沮渠蒙逊把占领区居民八千余家，强行掳走。

南凉王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折屈奇镇（折屈，复姓），据守石驴山（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叛变。秃发傉檀既畏惧沮渠蒙逊的威胁，又恐怕折屈奇镇征服全部岭南（岭，指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于是，把首都从姑臧再迁回乐都（青海省乐都县），而留农林部长（大司农）成公绪，保卫姑臧。秃发傉檀刚刚出城，魏安（甘肃省古浪县东）人侯谌等，立刻关闭城门叛变，集结三千余家，占领南城，推举焦朗当总司令官（大都督）、龙骧大将军；侯谌自称凉州州长（刺史），归降北凉王国。

四一一年，春季，二月，南凉王国（首都乐都）将军焦朗，仍占领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焦朗夺取姑臧事，参考去年【四一〇年】三月）。北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省张掖市】）首领（二任武宣王）、张掖公沮渠蒙逊（本年四十四岁），攻陷姑臧，俘虏焦朗，但宽恕不杀。沮渠蒙逊命老弟沮渠鞏（音 ráo），当秦州州长（刺史），镇守姑臧。遂攻击南凉王国，包围南凉首都乐都，一个月不能攻克。南凉王（三任景王）秃发傉檀（本年四十七岁），派他的儿子秃发安周当人质，向沮渠蒙逊要求和解，沮渠蒙逊才撤退。

秃发傉檀一直打算向北凉王国复仇，邯川（青海省化隆县）军事总监（护军）孟恺劝阻说：“沮渠蒙逊新近吞并姑臧，声势正盛，不可以挑战。”秃发傉檀不相信，大军分为五路，同时并进，到达番禾（甘肃省永登县）、苕藿（甘肃省张掖市东），掳掠居民五千余家而还。将军屈右说：“既然获

得胜利，就应该加倍速度撤退，早一天脱离险境。沮渠蒙逊精于军事谋略，如果派轻装备骑兵追击，大军在外逼近，掳掠的居民在内叛变，危险万状。”皇城保安司令（卫尉）伊力延说：“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怎么追也不会追上。我们加速撤退，正显示我们脆弱，而且要抛弃很多辎重财产，不是好办法。”不久，天色黄昏，大雾，狂风暴雨，沮渠蒙逊的追兵从后大量涌到，秃发傉檀败走。沮渠蒙逊再度包围乐都，秃发傉檀登城固守。

最后，秃发傉檀派儿子秃发染干当人质，请求和解，沮渠蒙逊始行班师。

四一三年，夏季，四月，南凉王国（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国王（三任景王）秃发傉檀（本年四十九岁），攻击北凉王国（首都姑臧）；北凉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在若厚坞（今地不详），击败南凉军；在若凉（今地不详）再度击败南凉军，遂包围南凉首都乐都，进攻二十天，不能攻克。

南凉王国湟河郡（青海省化隆县）郡长秃发文支，献出郡城，投降沮渠蒙逊。沮渠蒙逊任命秃发文支当广武郡（甘肃省永登县）郡长。于是，沮渠蒙逊再度攻击南凉王国，秃发傉檀只好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秃发俱延去北凉王国当人质，北凉军才撤退。

四一四年，南凉王国所属唾契汗部落，和乙弗部落（青海湖西）等，都背叛南凉。南凉王秃发傉檀（本年五十岁），打算讨伐。邯川（乐都县西南）军事总监（护军）孟恺进言说：“现在，一连几年，庄稼不收，发生饥谨。南面受乞伏炽磐（西秦王国）压迫，北方受沮渠蒙逊（北凉王国）压迫，民心不安。发动远征，虽然战胜攻取，可是，一定有无穷后患。不如跟乞伏炽磐（西秦王国）缔结同盟，互通粮食贸易，安抚各个少数民族部落，等到粮食充足，武器磨利，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秃发傉檀不理，对太子秃发虎台说：“沮渠蒙逊不久之前，才从我们国土上撤退（参考去年【四一三年】四月），不可能发动突击。所以使人忧虑的，只有乞伏炽磐，然而，他人少力弱，你要谨慎防守乐都，最多不过一月，我一定返回。”遂率骑兵七千人，袭击乙弗部落，大破乙弗军，掳掠马牛羊共四十余万头。

西秦王国（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首领（三任文昭王）、河南王乞伏炽磐得到秃发傉檀出击消息，打算袭击南凉王国首都乐都，文武官员都认为不可以，王府主任秘书（太府主簿）焦袭说：“秃发傉檀不管眼前



马上就要爆发的灾难，而去贪图远利。我们现在大举讨伐，先切断乐都西方的交通线，使秃发傉檀无法回军援救，只剩下秃发虎台，独守孤城，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捉住他。这是上天灭亡他们的时候，不要错过。”乞伏炽磐采纳，率步骑兵二万人，袭击乐都。秃发虎台登城固守，乞伏炽磐四面围攻。

南凉王国抚军将军府参谋指挥官（抚军从事中郎）尉肃，向太子秃发虎台建议：“外城太大，难以防御，殿下不如集结国人（鲜卑族），退守内城（秃发家是鲜卑族，所以称鲜卑族“国人”），而由我集结汉人，在外城拒战，虽然不一定可以传出捷报，但总可以自保。”秃发虎台说：“乞伏炽磐不过一小撮蠹贼，早晚就要逃走，你怎么会这般担心！”秃发虎台对汉人概不信任，于是把汉族所有豪门望族，有谋略勇气的人，全召入内城软禁。孟恺流泪说：“乞伏炽磐利用我们空虚，侵略侮辱，王国危险，像累起来的鸡蛋。我们进一步想报答国恩，退一步也想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人人都想献出性命，可是殿下竟对我们如此猜忌！”秃发虎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忠心，只是恐怕别人发生意外，要你们产生安定力量。”

一天晚上，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城防崩溃，乞伏炽磐进入乐都，派平远将军乞伏捷度，率骑兵五千人，迎击秃发傉檀；任命镇南将军乞伏谦



五世纪·四一四年五月 西秦趁虚消灭南凉

屯，当河右（青海省东北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右诸军事）、凉州州长（刺史），镇守乐都；秃发赴单当西平郡郡长，镇守西平（青海省西宁市）；赵恢当广武郡郡长，镇守广武（甘肃省永登县）；曜武将军王基，当晋兴郡郡长，镇守浩亶（音 hàomén。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把被生擒的秃发虎台和他的文武百官，一万余家，强迫迁到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秃发赴单，是南凉王国一任王（武王）秃发乌孤的儿子。

首都乐都（青海省乐都县）陷落时，安西将军秃发樊尼，从西平郡（青海省西宁市）逃出，报告正在胜利返国途中的南凉王秃发傉檀。秃发傉檀对他的部众说：“现在，妻子儿女，全落到乞伏炽磐之手，我们就是想退一步，都没有地方可退。你们能不能帮助我，利用我们这次俘虏乙弗部落的人力，再去攻取唾契汗部落，用唾契汗部落的财富，赎回我们的妻子儿女？”遂回军西进，可是军心已变，士卒纷纷逃亡。秃发傉檀派镇北将军段苟追捕，段苟也乘机一去不返。于是，全军瓦解，只有秃发樊尼和中军将军秃发纥勃、后军将军秃发洛肱、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阴利鹿，仍留在左右。秃发傉檀说：“沮渠蒙逊（北凉王国）、乞伏炽磐（西秦王国），从前都是我的臣属（沮渠蒙逊称臣事，参考四〇一年九月；乞伏炽磐投降事，参考四〇〇年七月），而今反过来要我向他们屈膝，岂不可耻。四海之内，大地万里，却没有我容身之处，内心何等悲痛。与其聚集在一起死，不如四散分开，或许还可以保住性命。秃发樊尼，是我大哥（一任王秃发乌孤）的儿子，部众唯一希望；我们这个部落在北方还有将近一万户，沮渠蒙逊正在招徕安抚知识分子、广大人民，扶助快要灭亡断绝的部落，使他们能够延续生存！你可以前往投奔。秃发纥勃、秃发洛肱，应和秃发樊尼一致行动。我年纪已老，去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收容，宁愿见到妻子儿女之后再死。”遂投降西秦王国，只有阴利鹿跟随。秃发傉檀对阴利鹿说：“我的亲人和部属，全都走散，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阴利鹿说：“家有娘亲，并不是不想回去。然而既然献身作为臣属，忠孝难以两全。我没有才干，没有能力为陛下哭泣出血，向邻国乞求救兵（楚王国国务官【大夫】申包胥向秦国哭求救兵事，参考前五〇五年），但怎么敢离开左右！”秃发傉檀叹息说：“了解一个人，实在不容易。大臣、亲戚，都抛下我，四散逃亡，直到今天，忠义始终如一，没有亏欠的，只有你一个人而已。”

南凉王国（此时无首都）所属各地，都投降西秦王国；只有尉贤政驻







防浩亶（音 mén，甘肃省永登县西南），坚守城池，拒绝放下武器。西秦首领、河南王乞伏炽磐派人质问说：“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已经陷落，你的妻子儿女，都在我这里，你独自守一座孤城，有什么打算？”尉贤政说：“身受凉王（秃发傉檀）厚恩，作为王国的屏藩，虽然知道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已经陷落，妻子儿女已经被擒；先投降的有赏，后投降的诛杀，然而，我还不知道主上（秃发傉檀）的存亡，不敢归附。妻子儿女，都是小事，怎么能使我动心。如果只贪图一时小利，而忘记自己身负的重责大任，大王（乞伏炽磐）要这种人干什么？”乞伏炽磐又教秃发虎台，写信给尉贤政，尉贤政说：“你身为太子，王国的储君，不能尽忠职守，而竟捆绑双手，向敌人投降，抛弃老爹，遗忘君王，摧毁王国万世的基业！我是义士，怎么能效法你！”后来，听说秃发傉檀已到左南城（青海省化隆县南），才开城门投降。

西秦首领、河南王乞伏炽磐听说秃发傉檀就要抵达，派使节到郊外迎接，用上宾的礼节招待他。

秋季，七月，乞伏炽磐任命秃发傉檀当骠骑大将军，封左南公。南凉王国文武官员，依照他们的才干等级，分别任用（南凉王国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是第十三个兴起，第十三个覆灭的短命王国。立国十八年【三九七至四一四年】，共三任君王。南凉亡后，华夏境内，八国并立：晋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西凉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一年之后（四一五年），乞伏炽磐派人用毒酒谋杀秃发傉檀，秃发傉檀中毒后，左右请医生配药解救，秃发傉檀说：“我这个病，岂是治得好的！”遂被毒死（年五十一岁），谥号景王；太子秃发虎台，也被乞伏炽磐诛杀。秃发傉檀的其他儿子秃发保周、秃发贺，秃发俱延的儿子秃发覆龙，二任王（康王）秃发利鹿孤的孙儿秃发副周，一任王（武王）秃发乌孤的孙儿秃发承钵，都投奔北凉王国（首都姑臧），过了一段时间，再投奔北魏帝国（首都平城）。

北魏帝国封秃发保周当张掖王，秃发覆龙当酒泉公，秃发贺当西平公，秃发副周当永平公，秃发承钵当昌松公。北魏帝拓跋嗣喜爱秃发贺的才华，对他说：“你的祖先跟我的祖先，同一个源流，你就改姓源！”（秃发傉檀的后裔，在北魏帝国开始昌盛。）

四二三年，当初，故南凉王国末任王（三任景王）秃发傉檀被毒死（参考四一五年），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人引诱南凉太子秃





五世纪·四一四年七月 南凉亡后·八国并立

发虎台，承诺把番禾（甘肃省永昌县）、西安（甘肃省张掖市东南）二郡租借给他，更租借给他军队，使他攻击西秦王国（首都枹罕），为父报仇，光复国土。秃发虎台秘密同意，但消息泄漏，遂中止行动。西秦王乞伏炽磐的王后，是秃发虎台的妹妹，所以乞伏炽磐不加追究，对待秃发虎台，跟从前一样。但秃发王后跟老哥秃发虎台，仍暗中积极串联，做妹妹的说：“秦国（西秦王国）本是我们的世仇，虽然结成姻亲关系，只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老爹（秃发傉檀）之死，不是寿终天年；临死吩咐不要治疗，只是为了保全后裔。身为子女，怎么可以当仇人的臣仆姬妾，而不想复仇！”乃和武卫将军越质洛城，阴谋刺死乞伏炽磐。秃发王后的妹妹，是乞伏炽磐的小老婆——左夫人，把这项阴谋，告诉乞伏炽磐，乞伏炽磐遂斩秃发王后、秃发虎台等十余人（骨肉姐妹，竟是两种恰恰相反的性格和人格。当秃发虎台兄妹二人被绑赴刑场斩首时，恐怕百感交集）。

## 五、西秦王国亡

四一五年，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





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四十八岁),攻击西秦王国(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所属的广武郡(甘肃省永登县),攻克。西秦王(三任文昭王)乞伏炽磐,派将军乞伏魑尼寅(魑,音 tuí),在浩亶(音 hàomén。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拦腰攻击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反扑,斩乞伏魑尼寅。乞伏炽磐又派将军折斐等,率骑兵一万人,据守勒姐岭(青海省平安县境);沮渠蒙逊攻击,生擒折斐。

夏季,四月,乞伏炽磐的儿子乞伏元基,从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逃回。(胡三省原注:“乞伏元基当初随老爹乞伏炽磐到长安朝见,遂留在长安。”)乞伏炽磐任命他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五月,乞伏炽磐率部队三万人,袭击北凉王国的湟河郡(青海省化隆县),湟河郡郡长沮渠汉平拒抗,派军政官(司马)隗仁,乘夜反攻乞伏炽磐,大破西秦军。乞伏炽磐准备撤退,但沮渠汉平的秘书长(长史)焦昶、将军段景,却秘密派人召引乞伏炽磐,乞伏炽磐遂再次发动攻击。焦昶、段景因而说服沮渠汉平出城投降。隗仁率武士一百余人,据守南城门楼,誓死力战,支持三日,不肯屈服,但最后力量耗尽,被西秦军生擒。乞伏炽磐打算诛杀隗仁,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武威郡(甘肃省武威市)人段晖(非南燕帝国的段晖)劝阻说:“隗仁面对大难,不怕死亡,是一位忠臣,应宽恕他,为那些服侍君王的人,提供一个榜样。”遂把隗仁囚禁。

乞伏炽磐任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乞伏匹达,当湟河郡(青海省化隆县)郡长,再攻击乙弗部落及窟乾部落,俘虏三千余家而回。乞伏炽磐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出连虔,当岭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岭北诸军事。岭,指洪池岭,今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兼凉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州长(刺史);任命凉州州长乞伏谦屯,当镇军大将军,兼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全权州长(牧)。

隗仁留在西秦王国五年,段晖再代他请求,乞伏炽磐才把他释放,送回姑臧(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

四一六年,春季,正月,西秦王国(首都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国王(三任文昭王)乞伏炽磐,攻击后秦帝国洮阳公彭利和据守的湟川(甘肃省卓尼县)。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四十九岁),为了减轻彭利和所受



的压力，攻击西秦所属的石泉城（甘肃省临夏市西北）。乞伏炽磐大军已抵沓中（甘肃省临潭县西南），得到消息，回军。

二月，乞伏炽磐派襄武侯乞伏昙达，率军救石泉，沮渠蒙逊也回军，遂和乞伏炽磐通婚和解（西秦王国自灭南凉王国，跟北凉王国成为邻国，年年战争，至本年才恢复和平）。

四二〇年，春季，正月，西秦王（三任文昭王）乞伏炽磐，封儿子乞伏暮末当太子，仍兼抚军大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改年号建弘（之前是永康九年，之后是建弘元年）。

秋季，九月，西秦王国振武将军王基等，袭击北凉王国的胡园戍（今地不详），俘虏二千余人而回。

四二一年，秋季，七月，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派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沮渠鄯善、建节将军沮渠苟生，率军七千人，攻击西秦王国。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等，率步骑兵五千人抵抗；在五润（甘肃省武威市与洪池岭【乌鞘岭】之间）击败沮渠鄯善军，俘虏沮渠苟生，杀二千人，班师。

冬季，十二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征西将军乞伏孔子等，率二万人骑兵，攻击匈奴部落酋长契汗秃真据守的罗川（甘肃省正宁县北）。

四二二年，秋季，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五十五岁），派前将军沮渠成都，率军一万人，到岭南（洪池岭【甘肃省天祝县西北乌鞘岭】以南）展示威力，回程中进驻五润（甘肃省武威市南）。

九月，西秦王（首都枹罕）乞伏炽磐，派征北将军出连虔（出连，复姓）等，率骑兵六千人攻击。

冬季，十月，西秦王国征北将军出连虔，攻击五润，生擒守将、北凉王国前将军沮渠成都。

四二三年，夏季，四月，西秦王乞伏炽磐，对他的文武百官说：“宋国（南宋帝国）虽然拥有江南（长江以南），夏国（胡夏帝国）虽然拥有关中（陕西省中部），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魏国（北魏帝国）皇帝，世代英明威武，能任用贤才，而且神秘预言书（谶）上说：‘恒代（恒山及代郡）之北，真人出现。’我将献出王国，事奉真主。”派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莫者阿胡等，前往北魏帝国朝见；进贡黄金二百斤，呈献讨伐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方略。



四二四年，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太子乞伏暮末，统御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等，率步骑兵三万人，从貂渠谷（今地不详）出击，进攻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的白草岭（青海省西宁市境）及临松郡（甘肃省张掖市南），全都击破，俘虏居民二万余人，班师。

四二五年，夏季，四月，西秦王（三任文昭王）乞伏炽磐，派平远将军叱卢健等，袭击北凉王国镇南将军沮渠白蹄据守的临松，生擒沮渠白蹄；把居民五千余户强迫迁到首都枹罕。

四二六年，春季，正月，西秦王乞伏炽磐，再派使臣前往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请求对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采取军事行动。

秋季，八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攻击北凉王国，大军挺进到廉川（青海省民和县），派太子乞伏暮末等，率步骑兵三万人，进攻西安（甘肃省张掖市东南），不能攻克，于是转攻番禾（甘肃省永昌县）。

北凉王国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五十九岁），出军迎战，并且派使节游说胡夏帝（二任）赫连昌，请利用西秦国内空虚机会，袭击枹罕（甘肃省临夏市）。胡夏帝国反应迅速，立即派征南大将军呼卢古，率骑兵二万人，攻击西秦的苑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车骑大将军韦伐，率骑兵三万人，攻击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乞伏炽磐得到情报，回军应变。

九月，乞伏炽磐把国境内的老弱妇孺和家畜，集中到浇河郡（青海省贵德县）和莫河郡（青海省同仁县）仍寒川（西顷山北），而命左丞相乞伏昙达留守枹罕。胡夏帝国车骑大将军韦伐，攻陷南安，俘掳西秦王国任命的秦州州长（刺史）翟爽、南安郡郡长李亮（互相攻击的结果，引起骨牌性的衰亡。西秦王国从此不振，死于胡夏帝国之手。而胡夏帝国和北凉王国，也因此敞开门户，先后被北魏帝国消灭。一群目光如豆、称帝称王的恶酋土霸，最后自食其果）。

冬季，十月，西秦王国左丞相乞伏昙达，跟胡夏帝国征南大将军呼卢古，在岷峨山（甘肃省榆中县南马衔山）会战，乞伏昙达兵败。

十一月，呼卢古、韦伐，联合攻击西秦王国首都枹罕；西秦王乞伏炽磐，把首都迁到定连（甘肃省临夏市东南）。呼卢古遂进入枹罕南城。西秦镇京将军赵寿生，率敢死队三百人，浴血抵抗，击退呼卢古。呼卢古、韦伐，合军攻击西秦沙州州长（刺史）出连虔驻防的湟河（青海省化隆县），

出连虔派后将军乞伏万年，把胡夏军击败。呼卢古、韦伐，率军再攻西平（青海省西宁市），生擒西秦安西将军库洛干，活埋西秦战士五千余人，裹胁居民二万余家，班师。

四二七年，夏季，六月，西秦王乞伏炽磐返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

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炽磐，对文武官员说：“我早就知道赫连家（胡夏帝国）一定一事无成，所以冒险归降魏国（北魏帝国；参考四二三年四月），而今，我的话应验。”

八月，乞伏炽磐派叔父、平远将军乞伏渥头等，到北魏帝国进贡。

四二八年，夏季，五月，西秦王（三任文昭王）乞伏炽磐逝世（年龄不详），太子乞伏暮末继位（四任），大赦，改年号永弘（之前是建弘九



五世纪·四二六年八月至十一月 西秦攻击北凉，胡夏偷袭西秦







年，之后是永弘元年）。

六月，西秦王国把前任国王乞伏炽磐，安葬在武平陵（今地不详），谥号称文昭王，祭庙称太祖。

西秦王乞伏暮末，任命右丞相乞伏元基，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相国、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又任命镇军大将军、河州（州政府及中央政府同在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全权州长（牧）乞伏谦屯，当骠骑大将军。召回安北将军、凉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州长（刺史）段晖，当辅国大将军、总监察长（御史大夫）；任命叔父、右禁将军乞伏千年，当镇北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镇守湟河（青海省化隆县）；征北将军乞伏木弈干，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车骑大将军；征南将军乞伏吉毗，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兼卫大将军。

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六十一岁），因西秦王国发生大丧，遂攻击西秦王国所属的西平（青海省西宁市）。西平郡郡长鞠承，对沮渠蒙逊说：“你如果能先攻下乐都（青海省乐都县），西平一定归附于你。如果望风投降，英明的君王也瞧不起这种守将。”沮渠蒙逊遂撤除包围，转头攻击乐都。西秦相国乞伏元基率骑兵三千人，赴乐都协防，刚刚进城，北凉王国大军已到城下，开始攻击；攻陷外城，切断水源，全城陷于饥渴，死亡超过大半。东羌部落酋长乞提，原来率军追随乞伏元基入城，但暗中却跟北凉围城军勾结，从城上抛下绳索，北凉围城军士卒，攀登而上，共计爬上一百余人，大声呐喊，纵火焚烧城门。乞伏元基率左右亲军，苦战反扑，好不容易把北凉围城军逐退。

最初，乞伏炽磐患病，对太子乞伏暮末说：“我死之后，你能够保护国境，已经很好了。沮渠成都最受沮渠蒙逊的亲敬尊重（沮渠成都被俘事，参考四二二年十月），你应该送他回国。”时到现在，乞伏暮末派使节晋见沮渠蒙逊，表示愿送回沮渠成都，请求和解。沮渠蒙逊同意，遂解围班师，派使节前往西秦王国祭悼乞伏炽磐灵坛。乞伏暮末用厚重的礼物，送回沮渠成都，并派将军王伐护送。沮渠蒙逊仍疑心其中有诈，命恢武将军沮渠奇珍，在扪天岭（甘肃省兰州市西）埋伏突击，俘虏王伐跟他手下的士卒三百人而回。稍后，才派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王杼，送王伐返西秦王国，致赠乞伏暮末马一千匹，以及其他绫罗绸缎。

秋季，七月，西秦王乞伏暮末派记录参谋官（记室郎中）马艾，前往北凉王国（首都姑臧）报聘。

冬季，十二月，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攻击西秦王国（和解才四个月，便兵戎相见），大军抵达磐夷（青海省西宁市西南）。西秦相国乞伏元基等，率骑兵一万五千人阻截。沮渠蒙逊回军攻击西平（青海省西宁市）；西秦征虏将军出连辅政等，率骑兵二千人救西平。

四二九年，春季，正月，西秦王国（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征虏将军出连辅政大军，还没有抵达西平，北凉王国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六十二岁）已攻陷城池，生擒西秦政府任命的郡长鞠承（沮渠蒙逊去年【四二八年】十二月攻西平）。

二月，西秦王（四任）乞伏暮末，封正妻梁女士当王后，王子乞伏万载当太子。

三月，最初，西秦王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辛进，随从三任王（文昭王）乞伏炽磐，在陵霄观游猎，用弹弓射击飞鸟，一不小心，竟射中乞伏暮末的娘亲，更不幸的是伤害到她美丽的容貌。等到乞伏暮末登上西秦王（四任）宝座，询问娘亲面部受伤的原因，娘亲告诉他，乞伏暮末大发雷霆，斩辛进，并斩辛进五族内有关系的二十七人。

夏季，五月，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讨伐西秦王国。西秦王乞伏暮末，留相国乞伏元基，镇守枹罕，自己退保定连（甘肃省临夏市东南）。

西秦政府任命的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郡长翟承伯等，镇守罕开谷（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开，音 jiān），叛变，响应北凉王国的攻击。乞伏暮末击破翟承伯军，推进到冶城（临夏市西北六十公里）。西安郡（甘肃省山丹县西）郡长莫者幼眷，据守湖川（今地不详）叛变（每一个政权，在灭亡时所呈现的都是一样景观：众叛亲离），乞伏暮末出军讨伐，被莫者幼眷击败，退回定连。

沮渠蒙逊大军包围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派世子沮渠兴国，攻击定连。

六月，乞伏暮末在冶城（临夏市西北六十公里）迎战，生擒沮渠兴国；沮渠蒙逊迅速撤退，乞伏暮末追击，追到谭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

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任）慕容慕瓌，派他的老弟慕容没





(慕)利延,率骑兵五千人,和沮渠蒙逊会师,攻击西秦王国。乞伏暮末派辅国大将军段晖等迎击,大破北凉、吐谷浑联军。

秋季,七月,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使臣送谷米三十万斛给西秦王乞伏暮末,请赎回世子沮渠兴国,乞伏暮末拒绝。沮渠蒙逊遂改封沮渠兴国同一个娘亲生的弟弟沮渠菩提当世子。

乞伏暮末任命沮渠兴国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把妹妹平昌公主嫁给他。

冬季,十月,西秦王乞伏暮末的老弟乞伏轲殊罗,跟庶母秃发女士通奸(这位秃发女士就是三任王武昭王乞伏炽磐的左夫人,因她检举而使姐姐和弟弟被处死。参考四二三年十月),乞伏暮末得到报告,加强安全措施。乞伏轲殊罗恐惧,和叔父乞伏什寅,阴谋杀害乞伏暮末,然后带着沮渠兴国,投奔北凉王国(首都姑臧);于是使秃发女士偷窃寝殿钥匙。阴错阳差,偷错了钥匙,守门人报告乞伏暮末,乞伏暮末逮捕所有参与的同党,全体斩首,而只赦免乞伏轲殊罗。又逮捕叔父乞伏什寅,鞭打,乞伏什寅说:“我欠你一条命,但不欠你一顿鞭。”乞伏暮末大怒,剖开乞伏什寅的肚子,把尸首投到河中。

四三〇年,春季,三月,西秦王(四任)乞伏暮末的叔父、前将军乞伏白养、镇卫将军乞伏去列,因老哥乞伏什寅被剖腹处死(参考去年【四二九年】十月),口发怨言。乞伏暮末索性把二人也一并诛杀。

秋季,西秦王国(首都枹罕【甘肃省临夏市】)自从正月,直到九月,天不降雨,大旱成灾,人民纷纷逃亡、叛变。

冬季,十月,西秦王乞伏暮末,无法解除北凉王国的压力。于是,向北魏帝国(首都平城)投降,派他的臣僚王恺、乌讷闾,到北魏帝国,请求派遣军队,前来迎接。北魏政府承诺把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两郡封给乞伏暮末(此时两郡在胡夏帝国之手)。乞伏暮末遂纵火焚烧城池(西秦王国首都是枹罕【甘肃省临夏市】,而乞伏暮末此时在定连【临夏市东南】,不知焚烧的是哪一个城池?记载含混不清),捣毁王国所有宝物,率残余部众一万五千家,向东出发,准备前往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此时属胡夏帝国)。走到高田谷(应在上邽之西),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郭恒,阴谋劫走沮渠兴国叛变(沮渠兴国被俘事,参考去年【四二九年】六月),事情被发觉,乞伏暮末诛杀郭恒。

胡夏帝赫连定听到乞伏暮末入境消息，出军迎战；乞伏暮末不能前进，遂留在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据守，西方故有的国土，全被吐谷浑汗国占领。

十一月，北魏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库结（库结，本姓库儁官），率骑兵五千人，西上迎接西秦王乞伏暮末。西秦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乞伏吉毗，认为大局仍有可为，不应投靠北魏，迁往内地。乞伏暮末同意，库结空手而回（人生变量太多，前途往往难测，因之，第三者的建议，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羌民族部落一万余人，背叛西秦王国统治；推举安南将军、八郡军区司令官（督八郡诸军事）、广宁郡（甘肃省漳县）郡长焦遗当盟主，焦遗拒绝。大家乃劫持焦遗的族侄、长城军事总监（长城护军）焦亮当盟主，率军进攻南安。西秦王乞伏暮末向“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难当求救。杨难当派将军苻猷，率骑兵三千人来援，乞伏暮末和氐军联合攻击羌民族各部落，羌民族各部落溃散；焦亮逃回广宁（甘肃省漳县）。乞伏暮末遂围攻广宁，要求焦遗诛杀焦亮。

十二月，焦遗斩焦亮，出城投降，乞伏暮末擢升焦遗当镇国将军。但叛离无法遏止，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郡长、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人杨显，献出郡城，投降胡夏帝国。

四三一年，胡夏帝国（已经没有首都）皇帝（三任）赫连定，在故地不能立足，向西攻击西秦王国（首都南安）将领姚献，击败姚献后，派叔父北平公赫连韦伐，率军一万人，进攻西秦最后一城南安（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南安城中发生严重饥谨，人与人之间互相击杀吞食（人间惨事），西秦高级咨询官（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高级咨询官（侍中）、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乞伏跋跋，先后翻出城墙，向胡夏投降。西秦王（四任）乞伏暮末，穷途末路，只好用车辆载着空棺，出城投降（西秦王国到此覆亡。五胡乱华十九国中，西秦王国第十一个兴起，第十六个消灭。立国三十九年【三八五至四〇〇年，四〇九至四三一年】，共四任君王。西秦亡后，华夏境内五国并立：南宋帝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赫连韦伐把乞伏暮末，连同沮渠兴国，一并押送上邽（甘肃省天水市）。

故西秦王国太子宫执行官（太子司直）焦楷，逃奔广宁（甘肃省漳县），向老爹、广宁郡郡长焦遗，哭求说：“您身受王国的宠爱，身居方面





大员。而今，王国倾覆，您怎么能不登高一呼，用大义号召，带领大家消灭仇寇（胡夏帝国）？”焦遗说：“主上（乞伏暮末）已陷入贼人（胡夏帝国）之手，我并不是恐惧死亡而忘记忠贞，只是此时用大军追击，是加速主上（乞伏暮末）的死亡。不如遴选皇族中贤能人士，拥护他继承王位，然后起兵讨伐，或许能渡过难关。”焦楷遂建筑高台，集结群众盟誓，二十天时间，远近前来投奔的有一万余人。然而，不幸的是，焦遗一病而死。焦楷不能单独承担这项大事，遂逃往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

夏季，六月，胡夏帝赫连定，诛杀投降的西秦王国末任王（四任）乞伏暮末（年龄不详）以及乞伏皇族五百人（赫连定死在眼前，还如此凶残）。



五世纪·四三一年正月 西秦亡国·五国并立

## 六、南燕帝国亡

四〇五年，最初，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皇帝（一任献武帝）慕容德，在前秦帝国时代，当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郡长（参考三七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老哥慕容纳，跟娘亲公孙女士，一起定居



张掖（参考四〇一年十月注）。不久，慕容德被征调参加天王苻坚大军，进攻晋帝国（指淝水之战，参考三八三年），临走时，留下一把金刀，作为见证，向娘亲告别。后来，慕容德和后燕王慕容垂在山东（崂山以东）武装叛变，张掖郡郡长苻昌，逮捕慕容纳和慕容德所有的儿子，一齐诛杀，只有公孙女士，因年纪太老，特别赦免。慕容纳正妻段女士，怀孕在身，羁押监狱，留待生产后处决。监狱看守员呼延平，是慕容德旧日部属，秘密把公孙女士和段女士盗运出狱，逃到西羌地区；就在那里，段女士生下慕容超。慕容超十岁时，祖母公孙女士患病，临死前，把金刀交给慕容超，吩咐说：“你有一天回到东方，这柄金刀，交还叔父！”呼延平又带着慕容超母子，投奔后凉王国。等到后凉天王（四任）吕隆投降后秦帝国，慕容超随着被强制迁徙的移民，再到长安（后秦强行移民事，参考前年【四〇三年】八月）。呼延平逝世，段女士命慕容超娶呼延平的女儿为妻。

慕容超唯恐怕自己身份暴露，被后秦帝国扣留当做人质，于是假装精神失常，到街上讨饭。后秦官员把他当做贱民。只有东平公姚绍，看见他后，感觉到这个疯子有点奇怪，对天王姚兴说：“慕容超虎臂熊腰，身体十分健壮，恐怕不是真疯（真正疯子，往往瘦弱），陛下最好给他一个小官微爵，来稳住他。”姚兴召见慕容超，跟他谈话，慕容超故意做出错误的回答，或者对姚兴的问题不做回答。姚兴对姚绍说：“俗话说‘漂亮的皮肉不会包笨骨头’，看起来是胡说八道。”打发慕容超出去。

慕容德听说老哥慕容纳有遗腹子流落在后秦帝国，派济阴郡（山东省菏泽市东北）人吴辩，前往调查。吴辩有一位同乡宗正谦，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依靠占卜算卦为生；吴辩通过宗正谦，和慕容超秘密取得联络，告诉真相。慕容超不敢告诉娘亲和妻子，就和宗正谦改名换姓，逃回南燕帝国，走到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镇南将军府秘书长（镇南长史）悦寿，报告兖州（州政府设梁父）州长（刺史）慕容法。慕容法说：“从前，有个卜卦先生冒充太子（冒充戾太子刘据事，参考前八二年），现在怎么知道不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对慕容超并不尊敬，慕容超从此跟慕容法结下怨恨。

慕容德（本年七十岁）听到慕容超抵达国门消息，大喜过望，派出三百人的骑兵部队，南下迎接。慕容超到了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把金刀呈献给慕容德，慕容德哀恸痛哭，肝肠如裂。封慕容超当北海王，任命他当高级咨询官（侍中）、骠骑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开





府（宰相级）；细心遴选当时贤才，做慕容超的左右助手。慕容德没有儿子，打算由慕容超做继承人。慕容超进宫侍奉叔父，使叔父神情愉快；出宫礼贤下士，虚心待人。因为这个缘故，政府民间，对他一致归心（慕容德千方百计把灭国杀手，接回国门；慕容超不至，南燕帝国不亡。人生奥秘，使人震撼）。

秋季，九月，南燕帝国境内，汝水（女水，流经山东省淄博市东南）干涸。南燕帝慕容德至为厌恶，不久，卧病在床；北海王慕容超请求祈祷祭祀，慕容德说：“人主生命的长短，是上天决定，汝水没有能力影响。”慕容超坚决请求，慕容德坚决不准。

九月戊午日（九月己卯朔，没有戊午），慕容德在东阳殿接见文武百官，讨论立慕容超当太子。突然间，地震，大家惊骇惶恐，慕容德内心也不平安，遂回宫。当夜，病势突转沉重，双眼紧闭，不能说话。段皇后大声呼喊：“现在召见立法官（中书）写诏书，封慕容超当太子，可以不可以？”慕容德勉强睁开眼，微微点头。遂封慕容超当皇太子，大赦，不久，慕容德逝世（年七十岁）。当时，共制造十余口棺木，就在深夜，分别从四方城门抬出，秘密埋葬山谷之中。

九月己未日（九月没有己未），慕容超（本年二十一岁）登极继任皇帝（二任），大赦，改年号太上（之前是建平六年，之后是太上元年）。尊段皇后当皇太后，任命北地王慕容钟，当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慕容法当征南大将军，徐兖扬南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加授慕容镇：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封孚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鞠仲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封嵩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九月癸亥日（九月没有癸亥），在东阳陵（东阳，在广固城东）安葬没有慕容德尸体的空棺，定慕容德谥号献武皇帝，祭庙称世宗。

慕容超把他过去的亲信公孙五楼，当做心腹，立刻成为中央政府重心。慕容德留下的重要高级官员：北地王慕容钟、段宏等，内心不安，请求离开中央，到外地任职。慕容超遂命慕容钟当青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全权州长（牧），段宏当徐州（州政府设莒县【山东省莒县】）州长（刺史）。另命公孙五楼当武卫将军，兼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并参与中央政府决策。封孚劝阻说：“我听说：不应该把亲信放逐到外地，不

应该把旅客接待到卧室（《左传》中无字劝半围【楚王国十任王灵王】语）。慕容钟，是皇族的重臣，帝国的倚靠；段宏，在皇亲中有美好的声望，人民对他十分敬重，都应该协助文武百官，辅佐陛下，不应该到远方镇守。如今，慕容钟等在外，公孙五楼在内，我私下深感不安。”慕容超不理。慕容钟、段宏，十分愤慨，互相说：“黄狗皮恐怕终于用来补狐裘大衣。”（《史记》：“邹忌当齐王国宰相，淳于髡警告说：‘狐裘大衣虽然破烂，不可以用黄狗皮补。’邹忌说：‘接受你的指教，我会谨慎地遴选官员，不允许败类进身。’”慕容钟、段宏二人的话，表示一种感慨。）公孙五楼听到，深为痛恨。

四〇六年，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皇帝（二任）慕容超（本年二十二岁），猜忌暴虐，一天比一天严重，大权被宠信的摇尾分子掌握，慕容超沉迷在打猎游乐的安逸生活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孚、国务院执行长（仆射）韩悼，屡次进言劝告，慕容超一概不理。慕容超曾经在金殿之上，问封孚说：“我可以跟前世哪种君王相比？”封孚说：“姒履癸（桀）、子受辛（纣）。”慕容超既惭愧又愤怒，封孚慢慢走出去，神色毫不改变。最高监察长（司空）鞠仲，警告封孚说：“对天子讲话，怎么可以这样？应该回去道歉。”封孚说：“我年纪快要七十，只盼望死得恰当。”拒绝道歉。慕容超因封孚当时声望太高，也特别宽容。

秋季，九月，南燕帝国内斗爆发，武卫将军公孙五楼为了独揽大权，开始排除绊脚石。于是，向皇帝慕容超诬告北地王、青州州长（刺史）慕容钟，请求处死。一任帝（献武帝）慕容德逝世时，兖州（州政府设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州长（刺史）慕容法没有到京师（首都广固）奔丧，慕容超派人向他责备，诘问原因；慕容法大为恐惧，遂跟慕容钟以及段宏，阴谋叛变。慕容超得到消息，下诏征召慕容钟，慕容钟声称身上有病，不能行动。慕容超遂逮捕慕容钟同党、高级咨询官（侍中）慕容统等，斩首。征南将军（慕容法）府军政官（征南司马）卜珍，检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封嵩，很多次和慕容法来往，可能有什么阴谋。慕容超逮捕封嵩下狱。皇太后段女士恐惧哭泣，告诉慕容超说：“封嵩不断派禁宫侍从宦官总管（黄门令）牟常，来对我说：‘皇帝不是太后的亲生之子，恐怕三九六年的杀母惨剧重演（指后燕帝国二任帝慕容宝杀母事，参考三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我是一个妇女，没有见识，恐怕被杀，遂即告诉慕容法。慕容法设计如何因应，被他引入歧途，现在虽然知道，又有什么话



可说。”慕容超下令用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处死封嵩。西翼警卫指挥官（西中郎将）封融，投奔北魏帝国（首都平城）。

慕容超派慕容镇攻击青州（州政府东莱），慕容昱攻击徐州（州政府设莒城【山东省莒县】），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济阳王慕容凝，会同韩范，攻击兖州（州政府梁父）。

慕容昱攻陷莒城，徐州（州政府莒城）州长（刺史）段宏，逃往北魏帝国。封融率领变民军袭击石塞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斩镇西大将军余郁，全国震恐。济阳王慕容凝，打算诛杀韩范，回军袭击广固（南燕首都，山东省青州市）；韩范得到消息，集中军队反击慕容凝，慕容凝投奔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韩范合并慕容凝的部众，攻击梁父，攻克。兖州（州政府梁父）州长（刺史）慕容法逃往北魏帝国，慕容凝逃往后秦帝国（首都长安）。慕容镇攻克青州；青州州长（刺史）慕容钟，屠杀慕容镇留在青州的妻子儿女，挖凿地道逃出，跟高都公慕容始，投奔后秦帝国。后秦政府任命慕容钟当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慕容凝当高级咨询官（侍中）。

慕容超喜爱改变旧有制度，政府或民间，都不高兴，慕容超更打算恢复肉刑（墨刑【面上刺字】、劓（音 yì）刑【割鼻】、刖（音 fèi）刑【断脚】、宫刑【割男人生殖器】），更打算增加“烹刑”（把人放到锅中煮死）、“轘（音 huán）刑”（五马分尸【车裂】），文武百官都表反对，才算停止。

冬季，十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孚逝世。

四〇七年，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皇帝（二任）慕容超（本年二十三岁）的娘亲和妻子，仍留在后秦帝国（首都长安）。慕容超派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封恺，出使后秦，请求接回。天王姚兴说：“从前，苻家班垮台（前秦帝国覆亡），皇家御用声乐各种有关技术，都被带进燕国（指西燕帝国离开长安时，席卷而去【参考三八六年三月】；西燕亡，入于后燕帝国【参考三九四年八月】，后燕首都中山陷落时，人才投奔邺城【参考三九七年三月十四日】），燕国（南燕帝国）今天既然愿当臣属，应送来音乐师或送东吴（晋帝国）人民一千人，所作的请求，才可以批准。”

慕容超跟文武百官讨论因应之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段晖说：“陛下继承帝国大业，不应因个人亲情的缘故，降低尊贵的称号，而且，皇



家音乐是历代祖先留下来的遗声。不可以送给别人，不如派军到东吴（晋帝国）掳掠他们的人民，交付秦国（后秦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华说：“侵略邻居（晋帝国），掳掠人民，恐怕从此兵连祸结。我们既可以前往，他们当然也可以前来，一往一来，不是帝国之福。陛下娘亲在别人掌握之中，怎么可以看重虚名，不肯委曲求全？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韩范，曾经和秦国天王姚兴，同时当过苻家（前秦帝国）太子随从官（太子舍人），如果派他前往，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慕容超同意，派韩范前往后秦帝国访问，呈递奏章，自称藩属。

高级咨询官（侍中）慕容凝向姚兴建议：“慕容超一旦得到老母妻子，便不可能再当藩属，应教他先送乐队。”姚兴遂对韩范说：“我一定会送回燕王（慕容超）的家属，但现在天气正在炎热，等到秋凉时节起程。”

八月，后秦帝国派编制外散骑侍从官（员外散骑常侍）韦宗，前往南燕帝国聘问，慕容超跟文武百官讨论接待韦宗的礼节，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华说：“陛下在此之前，既然呈递奏章，现在自应面向北方，恭接诏书。”封逞说：“大燕帝国拥有七代圣贤的光辉（七代，不知哪七代？如指辈分，从慕容应起到慕容超止，不过四世。如指君王数目，前燕帝国三人，后燕帝国四人，西燕帝国五人，南燕帝国二人；无论单独或相加，都不是“七”），为什么一下子向那个无赖小丑低头？”慕容超说：“我为我的娘亲屈膝，各位不必多言。”遂面向北方，接受后秦帝国诏书。

冬季，十月，南燕帝慕容超，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张华、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宗正元，呈献皇家乐队一百二十人给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后秦天王姚兴，遂归还慕容超的亲娘段女士和妻子呼延女士；致赠厚重的礼物，送她们上路。慕容超率领文武百官，亲到马耳关（山东省五莲县东）迎接。

四〇八年，春季，正月，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皇帝（二任）慕容超（本年二十四岁），尊娘亲段女士为皇太后，正妻呼延女士为皇后。

慕容超前往南郊祭祀天神，有一只浑身红毛，形状像老鼠，但体积却庞大得像一匹马的怪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一直走到祭坛旁边。刹那之间，飞沙走石，狂风大作，白天如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皇家仪仗和坛上帷帐，全都裂毁。慕容超心中恐惧，询问天文台长（太史令）成公绥，成公绥回答说：“陛下信任奸邪，诛杀忠良，田赋捐税太重，民间劳役





不断，才使得上天震怒。”慕容超下诏大赦，罢黜公孙五楼等，逐出政府。可是，没有多久，又把他们找回来当官。

冬季，十一月，南燕帝国汝水（女水，流经山东省淄博市东南）干涸，所有河川，全都结冰，只泲水不结冰（泲水，发源于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西北注入小清河）。南燕帝慕容超心里厌恶，询问李宣，李宣说：“泲水所以没有结冰，只因流过京师（首都广固），跟日月（指皇帝）太近。”慕容超大为高兴，赏赐给李宣官服一套。

四〇九年，春季，正月一日，南燕帝（二任）慕容超（本年二十五岁），在金銮宝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叹息皇家音乐，残缺不全（乐队精英，都送到后秦帝国）。讨论俘虏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民递补。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韩琬说：“先帝（一任帝慕容德）因故都（后燕故都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陷落敌手，退守三齐（山东半岛），陛下不计划使士卒人民，得到休养，严密注视魏国（北魏帝国）的局势，恢复祖先的大业，反而向南方侵犯邻居，去制造仇敌，怎么可以！”慕容超说：“我已经决定，不和你多说。”

二月，南燕将领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兵侵入晋帝国（首都建康）边境，攻击宿豫（江苏省宿迁市），攻克，大肆抢劫掳掠而去，挑选男女二千五百人，交付音乐管理署（太乐），教授他们演奏。公孙归，是公孙五楼的老哥。这时，公孙五楼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兼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中央政府权柄，握在他一人之手，公孙家宗族亲属，一个个身居显要高官。亲王公爵、政府内外大臣，没有人不十分畏惧。

南燕帝慕容超奖赏宿豫大捷，封斛谷提等，都当郡级采邑或县级采邑的公爵。桂林王慕容镇劝告说：“这几个人，劳师动众，为帝国在境外制造怨仇，有什么功劳，竟受封赏？”慕容超大怒，拒绝回答。国务院见习助理官（都令史）王俨，巴结公孙五楼，几年来一直不断升迁，直升到国务院左秘书长（左丞）。民间遂流传说：“要想封侯，事奉公孙五楼。”慕容超再派公孙归等攻击晋帝国所属的济南郡（侨郡），俘虏男女一千余人而回。自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以南，晋帝国人民都兴筑堡垒，集结在堡垒中自保。

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二十八岁）下诏（刘裕诏），命并州（侨州，州政府设义昌郡【安徽省寿县西】）州长（刺史）刘道怜，

驻防淮阴（江苏省淮阴市），戒备再一次的突击（刘道怜原驻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参考去年【四〇八年】正月）。

三月，晋帝国（首都建康）中军将军刘裕上疏晋帝司马德宗，要求讨伐南燕帝国（首都广固）；高级官员议论纷纷，都认为绝不可以。只有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孟昶、车骑将军府军政官（车骑司马）谢裕、军事参议官（参军）臧熹，认为一定胜利，鼓励刘裕出征。刘裕任命孟昶负责主持中军将军府京师留守司令部。谢裕，是谢安老哥的孙儿（谢安，参考三八五年八月）。

最初，前秦帝国瓦解时，王猛（参考三七五年七月）的孙儿王镇恶，逃到晋帝国，晋帝国政府任命他当临澧（湖南省桑植县）县长。王镇恶不善于骑马，也不善于拉弓射箭；但胸有谋略，对杂乱的形势，能迅速而果敢地作出判断，喜爱谈论国家大事。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刘裕和他长谈，大为高兴，当晚就留他住下。第二天早上，刘裕对参谋官员说：“我听说：名将家门，仍出名将；在王镇恶身上，应验证实。”命王镇恶当中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中军参军）。

夏季，四月十一日，中军将军刘裕亲率北伐兵团出发，离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带领舰队，从淮河进入泗水。

五月，北伐兵团舰队抵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将士下舰登陆，留下辎重，徒步行军，直指琅邪（山东省临沂市），所经过的地方，都兴筑城堡，留军守卫。有人对刘裕说：“敌人如果堵住大岷山险要（大岷山，山东省临朐县南沂山。岷，音 xiàn）或者坚壁清野，我们大军深入敌人国土，不但不能收功，恐怕连家都回不去，怎么善后？”刘裕说：“我已考虑周详，鲜卑人贪图近利，没有远大眼光。前进时盼望多多掳掠抢夺，后退时又爱惜田中庄稼，认为我们孤军深入，势不能持久。他们（南燕帝国）最多在临朐（山东省临朐县）布防，或者退守他们的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一定不会控制险要，撤退原野居民，我敢向各位立下保证切结。”

南燕帝慕容超，听到晋帝国北伐兵团出发消息，举行御前会议。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晋军轻快果断，利在速战速决，不可以在疆场上跟他们争锋。我们应该据守大岷险要，扼住咽喉，使晋军不能进入我们心脏。拖延时间，打击他们的旺盛士气，然后挑选精锐骑兵二千人，沿着海岸南下，切断他们的粮道。另行命令段晖（兖州【州政府设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





南】州长），率兖州部队，沿梁父山东下；对晋军发动腹背夹击，这是上等策略。如果教各郡长各县令，依靠险要，严守城池，除了自己所需的粮食外，多余的全部焚毁；再把田里的庄稼割光，使敌人抢不到手，他们是外国部队，求吃饱没有粮食，求作战没有人应战；十天半月之间，可以坐在这里，把他们克制，这是中等策略。至于放任盗贼（晋军）进入大岷，我们再出城迎击，可是下等策略。”慕容超说：“本年（四〇九年）的福星正笼罩三齐（山东省），以上天运转的轨迹推断，用不着战斗，就会胜利。客人和主人的情势，恰恰相反，以人世间的道理推断，他们远道跋涉，士卒疲惫，势不能久停。我们据守五个州的疆土（南燕帝国不过原青州一州之地，但在建国后分为五州：青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幽州州政府设开阳【山东省临沂市】，徐州州政府设莒县【山东省莒县】，兖州州政府设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并州州政府设阴平【江苏省沭阳县】），人民富庶，铁甲骑兵有数万人，一望无际的田野，全是青葱禾苗，为什么要强迫人民迁往险处，割光庄稼烧掉，先行削弱自己！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岷，我们纵出精锐骑兵，冲锋陷阵，践踏蹂躏，何必担心不胜！”辅国将军、广宁王慕容贺赖卢，苦苦劝阻，慕容超不肯接受。慕容贺赖卢退出后，对公孙五楼说：“一定要那样，国亡家破，就在今天。”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陛下一定认为平地是骑兵最好的战场，也应该从大岷出击，到山南迎战，万一不能胜利，还可以退守大岷，不可以让敌人大摇大摆走到大岷山（沂山）北，自己放弃险要防卫。”慕容超不理。慕容镇出来，对韩悼说：“主上既不能迎头痛击，打败强敌；又不肯迁移居民，清除田野；却引导敌人进入我们心脏地带，坐在城里等候围攻，不过刘璋第二（刘璋事，参考二一三年五月）。今年（四〇九年），帝国必亡，我只有一死，你本是中原人士，以后却不得不断发文身！”（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之日起，把长江以南，看做蛮荒，少数民族特征是：头发截断【不像汉人“束发”】，身上刺青，晋帝国虽然以“正统”自居，但在当时中原人看来，不过断发文身之地，所以慕容镇有此感叹。）慕容超听到这话，大怒若狂，逮捕慕容镇下狱。下令撤退莒城（山东省莒县）、梁父（山东省泰安市东南）二地驻军，加强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防御工程，遴选将士兵马，严阵以待。

刘裕率晋帝国北伐兵团，沿途一直没有遇到南燕帝国的阻截。等到越过大岷山（沂山），刘裕举手上指，感谢苍天，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左右

人士说：“你还没有看到敌人，就先乐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刘裕说：“大军已通过险地，士卒没有退路，心怀死战豪情。粮食大量储存田亩，大军粮秣不愁缺乏（慕容超拒绝坚壁清野，庄稼仍在）。盗匪（指南燕帝国）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

六月十二日，刘裕北伐兵团挺进到东莞县（山东省沂水县东北）。慕容超先派公孙五楼、慕容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等，率步骑兵五万人，驻防临朐（山东省临朐县）。听到晋军已过大岷山，慕容超遂亲自率步骑兵四万人，前往临朐增援，命公孙五楼率骑兵进驻巨蔑水（流经临朐县南）。晋帝国北伐兵团前锋司令官孟龙符，发动攻击，大破南燕军，公孙五楼撤退。刘裕出动战车四千辆，两车相并，在左右两翼展开，掩护步骑兵，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就在临朐之南，跟南燕军接触，立即大战，直到日过中午，仍难决定胜负。晋帝国军事参议官（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燕国（南燕帝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战场，临朐城防卫力量，一定薄弱，我愿率骑兵从小路向城垣发动突袭，这是韩信击破赵王国的计谋（参考前二〇四年十月）。”刘裕派胡藩和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人向弥，秘密出动，绕到南燕军背后，进攻临朐，声称他们是海上增援而来的晋帝国远征部队。向弥身披铠甲，首先攀城而上，遂夺取临朐。在城中静候捷报的慕容超，大为惊骇，单人匹马出城，逃奔正在城南战场酣战的兖州州长（刺史）段晖。刘裕下令全军猛攻，南燕军大败，晋军斩段晖等高级将领十余人。慕容超逃回广固（山东省青州市）。晋军夺得慕容超的皇帝玉玺、御用辇车（“法驾”三十六辆），以及在辇车后面高悬、象征威严的豹尾。刘裕乘胜追击，直到广固。

六月十九日，攻克广固外城。慕容超集结残余部众，退保内城。刘裕兴筑长墙，密密包围，墙高三丈，挖掘深沟三道，招纳安抚归降的人，选拔贤能才俊，无论少数民族或汉人，都十分欢乐。于是征收当地粮食草料，停止长江、淮河的后勤补给。

慕容超派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张纲，前往后秦帝国，请求救援；赦免桂林王慕容镇，命他担任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慕容超接见慕容镇，向慕容镇道歉，询问救国之道。慕容镇说：“万众民心，维系在元首一人身上。陛下亲率大军出征，失败而回，文武官员已有离散的心意，民心士气，全都丧失。听说秦国（后秦帝国）正有内患（指刘勃勃），恐怕没有能力拨出一部分军队拯救别







人。四散逃亡，回归大营的，还有数万人，应该拿出金银财宝，作为悬赏，跟敌人再作一次决战。如果上天相助，定可击破敌人；如果失败，一死也是美事，比关着门等待大祸临头要好。”宰相（司徒）乐浪王慕容惠说：“不然，晋军在大胜之后，声势上干霄汉，我们用残兵败将，跟他对抗，岂不困难。秦国（后秦帝国）虽然和刘勃勃（胡夏帝国）对峙，但不是根本灾难。而且，秦国和我国分别割据中原，形势如同牙齿跟嘴唇，怎么能不来救援？问题在于，如果不派出大臣，就得不到重兵。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韩范，受到两国的尊重（参考前年【四〇七年】七月），最好是派他前往求救。”慕容超批准。

秋季，七月，晋帝国政府加授刘裕：北青州、冀州州长（空头官衔）。

南燕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人垣尊和老弟、京兆郡（侨郡）郡长（太守）垣苗，跳出城墙，投降晋帝国北伐兵团。刘裕命垣尊当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垣尊、垣苗，都是慕容超最信任依赖的心腹。

有人对刘裕说：“张纲有机械头脑，如果命他制造攻城武器，广固（南燕首都，山东省青州市）一定可以攻克。”正巧，张纲从长安回来报命，晋帝国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郡长申宣，把他生擒，送给刘裕。刘裕把张纲放到攻城武器“楼车”（古代称“巢车”）上，升到城头，命他绕城宣告：“刘勃勃（胡夏帝国）大破秦国军队，救兵没有希望。”城中人脸色大变。晋帝国每次增援部队或政府使节到达广固，刘裕都秘密派出军队，在夜间南下，暗中会合；第二天，军旗招展，战鼓如雷，虚张声势，堂皇而至。广固之北的民众，携带武器、粮秣，归附晋帝国北伐兵团的，每天以千为单位计算；对广固的围攻，越发猛烈。南燕帝国重臣张华、封恺，都被晋军生擒。慕容超请求割让大岷山（沂山）以南土地，降为藩臣，刘裕拒绝。

后秦帝国天王姚兴，派使节对刘裕说：“慕容家（南燕帝国）和我们是邻居，而且互相友好，而晋国（晋帝国）围攻如此急迫，我们已派出铁骑十万人，进驻洛阳（晋王朝故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你如果还不回去，我们就长驱直入。”刘裕把后秦使节，叫到面前，对他说：“告诉你们的姚兴，我征服燕国（南燕帝国）之后，休兵三年，当夺取关中（陕西省中部）、洛阳。你们今天如果要送上大门，送得越快越好。”机要军事参议官（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听到刘裕接见后秦使节，急行晋见，而





后秦使节，已经离开。刘裕把他的这番话告诉刘穆之，刘穆之抱怨说：“平常时候，事情没有大小，你都先跟我商议之后，再作决定。这件事应该仔细考虑，怎么可以脱口而出，仓促回答？这些话并不能使敌人畏惧，反而会刺激敌人老羞成怒。如果广固不能攻下，而羌贼（姚兴是羌人）发动突击，不知道用什么抵挡？”刘裕笑说：“这是军事上的谋略，超出你了解的范围，所以没有找你商量。两军交战，看谁的行动迅速，他们如果有力量援救，一定怕我们知道，哪有先派人通知之理！非常明显，不过是一番大话空话。我国军队，长期以来，没有出过国境，羌人看到我们讨伐三齐（南燕帝国），心里已经恐惧，连自己老命都保不住，有什么能力救人！”

秋季，八月，由南燕帝国投奔北魏帝国的封融（参考四〇六年九月），再投奔晋帝国（首都建康）北伐兵团总司令刘裕，归降。

最初，后秦帝姚兴派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姚强，率步骑兵一万人，随南燕帝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韩范，前往洛阳，和后秦帝国东平公姚绍会师，东下援救南燕。可是，不久，姚兴被刘勃勃击败，姚兴命姚强回军长安。韩范叹息说：“上天要燕国灭亡！”南燕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张俊，从长安返国，中途投降刘裕，建议说：“燕国所仗恃的，认为韩范一定会带领秦国（后秦帝国）援军归来，如果能俘虏韩范，教他们看到援军无望，南燕一定投降。”刘裕一面上疏中央，推荐韩范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一面写信给韩范，邀请归降。后秦帝国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王蒲，劝韩范就留在后秦，韩范说：“刘裕不过一介小民，平地崛起，消灭桓玄，复兴晋国（晋帝国），而今讨伐燕国，大军所指的地方，无不瓦解。大概是天意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办到。而且，燕国灭亡，下一次就是秦国（后秦帝国），我不可以受两次投降的侮辱（蜀汉帝国谯周也有类似言论，参考二六三年十月）。”遂向刘裕投降。刘裕带着韩范绕城一周，城中人心沮丧离散。有人建议皇帝慕容超诛杀韩范全家；慕容超认为韩范老弟韩谭尽忠皇室，没有二心，遂连韩范的家属也都赦免。

冬季，十月，从南燕帝国投奔北魏帝国的段宏（参考四〇六年九月），从北魏再投奔刘裕。

张纲为刘裕制造攻城武器，没有一件不精密巧妙。慕容超大怒，把张纲的娘亲，倒挂到城墙上，活活砍下四肢及人头。

十二月二十二日，太白金星侵犯虚星座和危星座。

南燕帝国御用天文台台长（灵台令）张光，建议南燕帝慕容超投降；

慕容超亲自下手把他诛杀。

四一〇年，春季，正月一日，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皇帝（二任）慕容超（本年二十六岁），登内城天门（南门），在城上接受文武官员新年朝贺。

正月二日，慕容超和他最宠爱的小老婆魏夫人，再登城楼，看到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北伐兵团的强大，忧心如焚，互相握住对方的手，哭泣流泪。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韩琚劝解说：“陛下受厄运的考验，正应该努力团结，振奋人心，怎么反而跟小儿女一样，那么软弱！”慕容超擦去眼泪，道歉。

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董洗，建议慕容超出降，慕容超大为愤怒，逮捕董洗，囚禁。



五世纪·四〇九年四月至四一〇年二月 刘裕消灭南燕帝国

二月，南燕帝国广宁王慕容贺赖卢、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挖掘地道，出城攻击晋帝国围城的北伐兵团，不能取胜。而首都广固（山东省青州市）内城被围太久，城中男男女女，大半患严重的软脚病，前后相接，出城投降。慕容超乘辇车登上城楼，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悦寿，劝慕容超说：“而今，上天帮助盗贼（指晋军）作恶，我们战士凋零疲惫，单独困守一座孤城，外援的希望完全断绝，天时、人事，一切可以预知。假定上天注定皇家的命运，已到尽头，连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都得让位，陛下难道不考虑一条变通的办法？”慕容超叹息说：“兴起、覆亡，都是天命。我宁可战斗而死，也不口衔璧玉，投降求生。”

二月五日，刘裕投入全部兵力，向广固发动强烈攻击，有人警告刘裕说：“今天是‘往亡日’（胡三省原注：“《历书》：二月惊蛰后第十四日，是往亡日。”前往必亡），对军事行动，非常不利。”刘裕说：“我往，他亡，怎么会不利？”四面八方，同时进攻。悦寿私自打开城门，迎接晋军。慕容超率左右数十人骑兵，突围逃走，晋军追捕，生擒，刘裕责备他拒不投降之罪，慕容超神色不变，不发一言，而只把娘亲托付给刘敬宣而已（刘敬宣在桓玄时，曾投奔南燕帝国【参考四〇二年十月】，应在那时候和慕容超建立友谊）。

刘裕愤恨广固久不投降，打算把所有军民，全部活埋坑杀，而把妇女赏赐给将士。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韩范（故南燕帝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劝阻说：“当初，晋政府迁到长江以南，中原混乱不安，人民无依无靠，遇到强有力的首领，只好归附于他，希望得到保护。既建立君臣关系，做臣民的当然要为君王效忠尽力。广固人民，都是高阶层古老的官宦世家，先帝（晋帝国历代皇帝）遗留下来的人民。帝国的皇家军队，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铲除罪恶，才发动战争，结果却把他们全都活埋坑杀，那么，人民将往哪里去？我认为，从此之后，西北方面人民（指后秦帝国），便永远没有盼望。”刘裕面色严肃，向他道歉。然而，仍斩贵族王爵、公爵以下三千人，没收的家属有一万余人（既是王爵、公爵，大多数应是鲜卑人），拆除广固城墙。

把慕容超送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绑赴刑场，斩首（年二十六岁。南燕帝国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五个兴起，第十一个灭亡，立国十三年【三九八至四一〇年】，共二任君王。南燕亡后，华夏境内，十国并立：晋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南凉王国、北凉王国、





西凉王国、西蜀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 七、后秦帝国亡

四〇二年，后秦帝国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封皇子姚泓（本年十五岁）当太子，大赦。姚泓性情孝顺，重视兄弟之情，待人宽厚，喜爱艺术，也喜爱谈文作诗，但性格懦弱，身体多病；姚兴早就打算指定他当合法继承人，一直狐疑不决，很久之后，才决定由他当太子。

四〇七年，夏季，六月，后秦帝国天王姚兴，命太子姚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五世纪·四一〇年二月 南燕亡后·十国并立

四一一年，春季，正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广平公姚弼，深受老爹、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四十六岁）的宠爱，当雍州州长（刺史），镇守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智囊姜纪（由后凉王国投奔南凉王国，再由南凉王国投奔后秦帝国；参考四〇一年八月），用谄媚攀附上进，建议姚弼结交姚兴左右当权人物，希望调回中央。姚兴果然征召姚弼返京，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级咨询官（侍

中)、最高统帅(大将军)。姚弼遂礼贤下士,跟中央文武官员建立友谊,树立名誉,增加声势,目的在颠覆太子姚泓;政府官员都厌恶他这种企图。正巧,西北地区叛乱层出不穷,姚兴打算派有分量的将军前往镇压安抚;陇东郡(甘肃省平凉市西北)郡长郭播,请求选派姚弼;姚兴不肯,而擢升祭祀部长(太常)索陵,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郡长(内史),命他怀柔招抚西秦王国。

四一四年,夏季,五月,后秦帝国天王姚兴(本年四十九岁)患病;变民首领李弘,跟氏部落酋长仇常,在贰城(陕西省黄陵县西北)聚众起兵,背叛后秦。姚兴坐在轿上,带病亲自出征,斩仇常,生擒李弘,班师。

左将军姚文宗,受太子姚泓的宠信;而广平公姚弼,却讨厌姚文宗,诬称姚文宗口发怨言;天王姚兴大为愤怒,命姚文宗自杀。于是,文武百官,畏惧姚弼,连正眼都不敢看他。姚弼所作任何建议,姚兴全都听从。于是,姚弼的亲信、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尹冲,当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另一亲信唐盛,当诉讼监察官(治书侍御史);姚兴左右负责管理机要的人,全是姚弼的党羽。

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梁喜、高级咨询官(侍中)任谦、首都长安市长(京兆尹)尹昭,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对姚兴说:“父子之间的事情,外人难以插嘴建议。然而,君臣之间的大义,不低于父子,所以我们不愿保持沉默。广平公(姚弼)有夺嫡(夺取合法继承人)阴谋,陛下对他太过宠爱,赐给他权力,造成他的威势。挑拨是非,急于往上爬的奸诈危险之辈,在四周团团把他包围。外间传言纷纷,都说陛下就要更换太子,是不是如此?”姚兴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梁喜等说:“假定没有这种事,则陛下之爱姚弼,恰恰是害姚弼。盼望能削减他左右官员的数目,减少他所拥有的权势。这样做,不仅仅保护姚弼平安,更可以保护皇家祭庙和国家平安。”姚兴不作声。而农林部长(大司农)窦温、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王弼,却呈递秘密奏章,劝姚兴改封姚弼当太子;姚兴虽不接受,但也不责备。

姚兴患病,越发沉重,姚弼暗中聚集数千人,准备政变。姚弼老弟姚裕,派使节把姚弼叛乱阴谋,通知外地方面大员的各位老哥。于是,并州(州政府蒲阪)全权州长(牧)姚懿,在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动员;镇东将军、豫州(州政府洛阳)全权州长(牧)姚洸,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动员;平西将军姚湛,在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动员;都





准备向首都长安进军，讨伐姚弼。正巧，姚兴病势好转，接见文武百官，征虏将军刘羌，哭泣不止，把动乱情形，报告姚兴。梁喜、尹昭要求诛杀姚弼，警告说：“假如陛下不忍心处决他，也应剥夺他的权力。”姚兴不得已，免除姚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但仍保持最高统帅（大将军）、广平公头衔，返回私宅。姚懿等接到消息，才下令复员。

姚兴的儿子们：姚懿、姚洸、姚谌、姚宣，同时到首都长安，教姚裕进宫报告老爹，要求召见，姚兴说：“他们不过是谈论姚弼的事，我已经知道。”姚裕说：“姚弼的事，假定有谈论的价值，陛下就应该听一听。如果姚懿等的谈论不是事实，就应该对姚懿等严重处罚，为什么逆料他们谈论的内容，先行拒绝？”于是，教姚懿等到咨议堂。姚宣悲痛流泪，直言无隐；姚兴说：“我自会处理，这不是你们应该忧虑的事。”抚军将军府人事助理官（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说：“广平公姚弼，灾祸已成，叛逆已清楚呈现，连路上行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前，姬昌（周王朝一任王【文王】姬发的老爹）的教化，先要求自己的妻子做榜样（《诗经·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今，帝国的变乱，在陛下心爱的儿子身上发生，虽然陛下包容隐忍，掩饰遮蔽，可是，逆党的煽动和蛊惑，并没有停止。姚弼叛乱之心，怎么可能消失？最好是驱逐包围在姚弼四周的凶徒恶棍，用以杜绝祸端。”姚兴把奏章拿给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梁喜说：“天下人把所有罪恶，都推到我儿身上，我将怎么处理？”梁喜说：“假如姜虬的话是真的，陛下应早早裁定。”姚兴不回答。

四一五年，春季，三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广平公姚弼，在老爹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本年五十岁）面前，诬陷老哥姚宣（去年【四一四年】姚宣入朝时指控姚弼；本年姚弼报复）。正巧，姚宣的军政官（司马）权丕，到长安奏事，姚兴责备他没有尽到辅佐主人的职责，打算处决。权丕大为惶恐，只好也跟着诬陷姚宣，以求自己免死。姚兴至为愤怒，派使臣前往杏城（陕西省黄陵县），逮捕姚宣，下狱囚禁；而命姚弼率三万人部队，镇守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首都长安市长（京兆尹）尹昭说：“广平公（姚弼）跟太子（姚泓）素有仇怨，而今，在外手握强大武力，陛下一旦逝世，帝国政府就非陷于危险不可。‘小的地方不能忍耐，大的谋略一定受到破坏。’（《论语》孔丘语：“小不忍，则乱大谋。”）陛下正是如此。”姚兴不接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眼睁睁看到姚兴这位老爹，用种种宠爱的方法，去谋杀他的亲生

之子，深为叹息。人生，为什么翻来覆去，总是犯同一错误）。

秋季，九月，后秦帝国天王姚兴，药毒发作（参考三九七年九月）。广平公姚弼，声称有病，不进宫探望老爹，却把军队聚集在自己私宅。姚兴得到消息，大怒，逮捕姚弼的党羽唐监、孙玄等，处死。太子姚泓向姚兴请求，说：“我不能像老爹那样，使兄弟之间，感情和睦，以致到了这个地步，都是我的罪过。如果我死了能使帝国平安，请准许我死。如果陛下不准许我死，请免除我的太子头衔，使我退回我的封国（史书无记载姚泓当太子之前，封什么爵位。参考四〇二年二月）。”姚兴心中悲恻感动，召见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共同商议，于是逮捕姚弼，将要诛杀，并穷追猛查他的党羽。姚泓哭泣流涕，坚持请求赦免，姚兴遂赦免姚弼以及他的同党。姚泓待姚弼跟没有发生这件事时一样，没有愤恨的脸色。

四一六年，春季，二月，后秦帝国天王姚兴，前往华阴（陕西省华阴市），命太子姚泓主持中央政府（监国），正式入居皇宫。姚兴病势转重，返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尹冲，暗中设计，打算利用姚泓出宫迎接老爹的机会，击斩姚泓。姚兴驾到，姚泓正要出宫迎接，宫中官员劝阻说：“主上病重，奸臣又在身旁。殿下今天出宫，进不能见到老爹，退则有难以预测的灾祸。”姚泓说：“做臣属儿子的，听说君王老爹病重，却安坐在家，不出来探望，心中怎能平安？”宫中官员回答：“保住性命，安定国家，才是大孝。”姚泓才停止。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姚沙弥，建议尹冲说：“太子（姚泓）既不出宫迎接，我们就应该把皇上（姚兴）送到广平公（姚弼）私宅，禁卫军将领土卒，知道皇上（姚兴）御驾在什么地方，自会前来集合，太子（姚泓）孤零零一个人，有谁保护他？而且，我们这些人因为是广平公（姚弼）党羽的缘故，已被登记在叛逆名册上，将来往什么地方安身？今天，拥戴皇上（姚兴），发动大事，不但名正，而且言顺，不但救了广平公（姚弼），我们头上的罪名，也可以完全洗清。”尹冲因为姚兴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打算跟随姚兴入宫，乘机起事，遂不采纳姚沙弥的建议。

姚兴既入皇宫，命太子姚泓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东平公姚绍及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胡翼度，统御皇家禁卫军，驻防宫城；对内外情势，严密警戒。派殿中上将军敛曼嵬，搜查姚弼私宅中的武器，送缴皇家军械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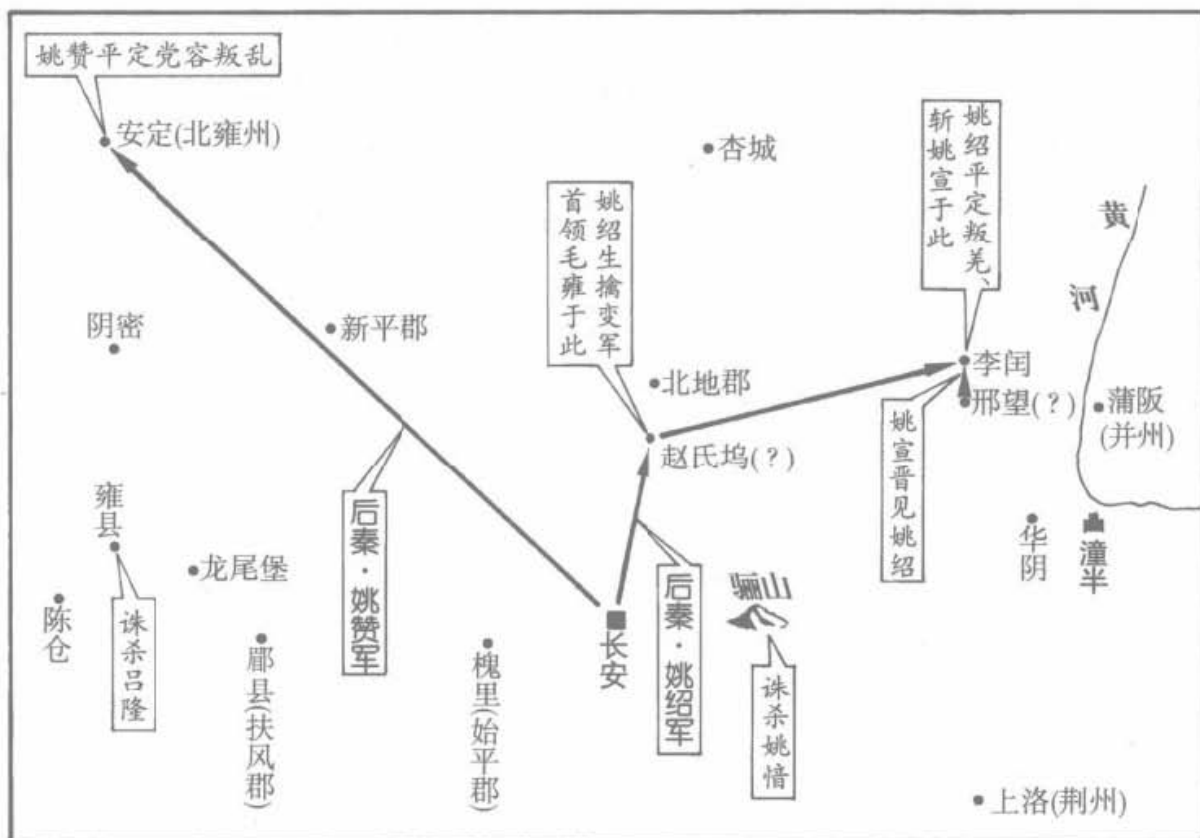
姚兴病势更加沉重，妹妹南安长公主到床前探病，姚兴已不能言语。



姚兴最小的儿子姚耕儿出宫，告诉他的老哥、南阳公姚愔说：“皇上（姚兴）已经去世，还不赶快决定大计。”姚愔立刻和尹冲率军攻击宫城端门（正门）；敛曼嵬、胡翼度等，动员禁卫军，紧闭宫门拒战。姚愔等派武士攀登而上，顺着房檐前进，抵达后宫马道。姚泓侍候老爹，这时正在咨议堂，太子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太子宫武装部队，紧急进入马道南端阻击。姚愔等猛烈攻击，无法突破，遂纵火焚烧端门。姚兴竭力支撑，坐轿亲到前殿，下令姚弼自杀。皇家禁卫军看到姚兴仍在人世，大喜若狂，雀跃欢呼，争先恐后向姚愔军攻击，姚愔军大吃一惊；姚和都率太子宫武装部队从背后攻击，姚愔军崩溃。姚愔逃奔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党羽建康公吕隆（后凉王国末任王），逃奔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尹冲跟老弟尹泓，逃奔晋帝国（首都建康）。

姚兴传见东平公姚绍，以及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进入卧房，接受遗诏，辅佐新君。第二天，姚兴逝世（年五十一岁）。姚泓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而用姚兴名义，下令逮捕南阳公姚愔、建康公吕隆、最高统帅（大将军）尹元等，一并诛杀。然后才公布老爹死亡消息，登上皇帝宝座（姚兴尚称天王，姚泓则称皇帝。本年，姚泓二十九岁），大赦，改年号永和（之前是弘始十八年，之后是永和元年）。姚泓命齐公姚恢（时驻安定），诛杀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郡长吕超（后凉王国降将，参考四〇三年八月）。姚恢犹豫了很长一段日子，才斩吕超。姚泓怀疑姚恢已有二心，姚恢大为恐惧，心神不安，于是暗中聚集部众，阴谋叛变。姚泓把老爹姚兴安葬在偶陵（今地不详），谥号称文桓皇帝，祭庙称高祖。

最初，姚兴下令把李闰（陕西省大荔县北）羌部落三千户人家，迁到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姚兴逝世后，羌部落酋长党容，乘机起兵反抗。姚泓派抚军将军姚赞，讨伐平定，把他们的酋长跟权势阶层，强迫迁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其他人则仍送返李闰。北地郡（陕西省耀县）郡长毛雍，据守赵氏坞（陕西省耀县境，前秦帝国天王苻坚讨伐姚萇时所筑，参考三八四年六月），叛变，东平公姚绍率军讨伐，生擒毛雍。这时候，姚宣镇守李闰，军事参议官（参军）韦宗，得到毛雍叛变消息，游说姚宣说：“皇上（姚泓）新近登极，还没有显著的威信恩德。国家的灾难，不可预料，殿下不可不深深忧虑。邢望（今地不详）地势险要，最好是前往建立基地，那里是霸主的资本。”姚宣听从，率部众三万八千家，放弃李闰（陕西省大荔县北），向南据守邢望。羌部落遂占领李闰叛



五世纪·四一六年二月 姚兴死后，后秦皇族内讧

变，东平公姚绍进攻，攻破李闰。姚宣晋见姚绍，表示道歉，姚绍遂斩姚宣。

三月，晋帝国政府加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中外总司令官（中外大都督）。刘裕下令动员备战，准备向后秦帝国发动灭国性总攻。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三十五岁）下诏，加授刘裕：兼司（侨州）、豫（州政府姑孰）二州州长（刺史）；任命刘裕的世子刘义符（本年十一岁），当徐、兖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

琅邪王司马德文请求率部队在前开路，先到洛阳（晋王朝故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整修祖先坟墓。晋帝司马德宗下诏（刘裕诏）批准。

秋季，八月，晋帝国（首都建康）大军向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开始灭国性攻击。

宁州（云南省）呈献琥珀做的枕头给北征兵团统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因琥珀可以医治刀伤，刘裕十分高兴，命捣成碎末，分别赏赐将士。







刘裕命世子刘义符当中军将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留守司令（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兼留守部总监（监军）及中军将军府参谋长（军司），进驻东府（建康城南，国务院及总司令部所在），全权处理中外国家大事。而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左军政官（太尉左司马）东海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徐羨之，当刘穆之的副手；左将军朱龄石负责宫廷警卫；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刘怀慎负责京师警卫；京畿总卫戍司令部总务官（扬州别驾从事史）张裕，当京畿总卫戍司令部留守部执行官（留州事）。刘怀慎，是刘怀敬的老弟（刘怀敬娘亲喂养刘裕，参考三九九年十二月）。

刘穆之对内总管政府全部事务，对外供应北征军团粮秣、薪饷、輜重，反应迅速，对事件的判断和决定，快如流水，从不耽搁延误。朋友宾客，四面八方涌到，提出各式各样的控诉和请求，内内外外，大大小小，各种咨询的或请示的文件，堆满台阶屋子。刘穆之眼睛观看内容复杂的文件，手中书写批示回答的信函，耳朵一面听别人说话，嘴巴一面跟另一些人讨论、问答、应酬，绝不会混淆错乱，全都完美裁决。刘穆之又喜爱宾朋满座，高谈阔论，幽默欢乐，从早到晚，毫不疲倦。偶尔也有闲暇的时候，则练习写字，亲自抄书，阅览古籍，一一校订其中错误。刘穆之性情豪放奢侈，进餐时都用一丈见方的庞大饭桌。每天凌晨，就有十个人共进早餐，刘穆之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吃过饭；曾经告诉刘裕：“我家本来贫苦卑贱，衣食不足，生活艰难。自从受到你的信任，虽然心里常警告自己，要努力节约，但吃饭这一项，仍稍稍地过于丰富。然而，除此以外，再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中军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对刘裕说：“人生脆弱，必须有长远计划。刘穆之万一发生不幸（死亡），谁来接替他的工作？而你已莫立起伟大的事业，万一也发生不幸，后事如何处理？”刘裕说：“这就要完全依靠刘穆之跟你！”

八月十二日，刘裕率北征兵团，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派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兵从淮淝（淮河淝水会合处，安徽省寿县）攻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郡长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攻击阳城（河南省登封县）。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攻击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郡长（内史）刘遵考，率水上舰队，攻击石门（河南省荥阳县北），从汴水进入黄河。冀



州（侨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王仲德，率前锋各军，开掘巨野沼泽，直入黄河（桓温北伐时，曾在巨野沼泽地带【位于山东省巨野县】开掘运河三百华里，参考三六九年六月。本年【四一六年】，再度开掘。四十七年中，完全淤塞）。五路大军，同时并进。刘遵考，是刘裕的堂弟。刘穆之对王镇恶说：“总司令（刘裕）这次把讨伐秦国（后秦帝国）的重大责任，交付给你，盼望你努力。”王镇恶说：“我如果不能克复关中（陕西省中部），发誓不再渡长江。”

刘裕大军刚刚出发，青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檀祗，率军自广陵前往涂中（滁河流域，安徽省滁州市一带），搜捕逃亡流氓，刘穆之恐怕发生变化，密商派军戒备。当时，檀韶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张邵说：“现在，檀韶的位置，正好掌握长江中游。而檀道济又是北征兵团中的重要将领，一旦露出猜疑迹象，京师（首都建康）立刻陷于危险之境。不如主动派人前往慰劳，先行观察檀韶的意思，我想绝不会有什么后患。”刘穆之才停止。

九月，刘裕大军抵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中央政府加授刘裕：兼徐州（北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此时，刘裕已是豫司北雍北徐四州州长，以及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任命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玄谟当参谋官（从事史）。

最初，王廙失败时（王廙起兵助王恭，后又反王恭，军溃失踪事，参考三九七年五月），佛教和尚昙永，藏匿王廙的幼子王华，命他扮演奴仆，提着衣裳行李，跟在后面侍候，码头巡逻警察对这个小奴仆有点疑心，昙永诟骂王华说：“你这个奴才，为什么不快一点！”揍了他十几棍，因此没有被识破。后来，遇到大赦，才回到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因老爹失踪，是存是亡，无法知道，遂身穿布衣，只吃蔬菜（不穿绸缎，不食肉），从不结交朋友，也不出来当官，这样有十余年。刘裕听到王华贤能，打算任用他，遂由政府宣布王廙死亡，为王廙举行祭祀追悼，命王华依照礼教规定，穿三年丧服。丧服期满，刘裕延聘他当徐州（北徐州）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

北征兵团将领王镇恶、檀道济，进入后秦帝国国境，大军所指，一连传出捷报。后秦帝国将领王苟生，献出基地漆丘（河南省商丘市，也就是春秋时代庄周当管理员的漆园），投降王镇恶；徐州（州政府项城）州长（刺史）姚掌，献出项城（河南省沈丘县），投降檀道济；于是，其他各边





防重镇，望风投降。只新蔡郡（河南省新蔡县）郡长董遵，坚守城池，不肯屈服；檀道济把它攻克，生擒董遵，斩首。继续推进，攻陷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生擒后秦帝国颍川郡（郡政府许昌）郡长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水上舰队从汴水进入黄河，襄邑（河南省睢县）人董神虎，聚集民众一千余人，投降沈林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暂时命他当军事参议官（参军）。沈林子和董神虎，联合进攻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攻克，后秦兖州（州政府仓垣）州长（刺史）韦华投降。董神虎擅自回军襄邑，沈林子斩董神虎。

后秦帝国东平公姚绍，报告皇帝姚泓说：“晋国（晋帝国）大军，已越过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一座孤城，遥远地困在西方（安定跟首都长安之间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难以救援，如果放弃城池，把‘镇户’迁到京畿（一任帝姚苌时代，强迫各地移民到安定，充实军事防务，及农耕劳力，称“镇户”。参考三八七年正月），可以挑选十万精兵。虽然晋国、夏国（胡夏帝国）交互侵略，帝国仍可以不亡。不然，晋国攻豫州（州政府洛阳），夏国攻安定，我们如何因应？事情已到最后关头，最好迅速决定。”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梁喜说：“齐公姚恢，素来有威望声名，岭北（九嵎山【陕西省礼泉县北】以北）军民，一向对他畏惧。安定居民已和赫连勃勃结下深仇（指胡俨闭城），自会死守到底，没有二心，赫连勃勃无论如何，无法越过安定，进犯京师（首都长安）。如果放弃安定，强盗（指胡夏帝国军）的战马，一定挺进到郿县（陕西省眉县）。而今，关中（陕西省中部）的军队，足够抵抗晋国，不应该自己事先削弱自己。”姚泓采纳。国务院文官部文官司助理官（吏部郎）懿横（懿，姓），秘密对姚泓说：“姚恢在广平公（姚弼）之乱中，对陛下建有功勋（指斩吕超）。可是，自从陛下真龙飞升，继承大统以来，并没有特别的赏赐，对他回报。而今，对外而言，把他遗弃在死亡之城；对内而言，又不使他参与中央决策。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人民自己知道孤单无依，情势危险，十家之中，有九家盼望迁到京畿（大长安地区）。如果姚恢率精锐部队数万人，擂起战鼓，直指京师（首都长安），岂不是帝国一大灾祸。我的建议是，应该把姚恢召回中央，作为对他的安慰。”姚泓说：“姚恢如果心怀叛逆，召回中央，将使灾祸提前爆发。”也不采纳。

晋征虏将军王仲德率水上舰队，进入黄河，快要逼近北魏帝国所属的

滑台（河南省滑县）。北魏帝国兖州（州政府滑台）州长（刺史）尉建，吓得魂不附体，放弃滑台，率领部众，北渡黄河逃走。王仲德遂占领滑台，宣称：“帝国政府本来要用七万匹绸缎，向魏国（北魏帝国）借路，想不到他们的守将跑得这么快。”北魏帝拓跋嗣，听到这项报告，派叔孙建、公孙表，自河内镇（河南省沁阳市）进军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更渡黄河南下，把尉建带到滑台城外，斩首，将尸体投入黄河。并遥遥诘问晋军：为什么侵入国土？王仲德命军政官（司马）竺和之回答说：“刘总司令（刘裕）派征虏将军王仲德，顺着黄河，攻击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为的是洒扫祭祀皇家祖先坟墓，绝不敢跟贵国为敌，冒昧侵犯，而是贵国守将自己放弃滑台。王将军（王仲德）不过暂时借用这座空城，休息兵马，立刻就要西上，对贵我两国的和好，没有影响，何必挥旗擂鼓，耀武扬威？”

拓跋嗣命叔孙建再诘问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刘裕谦卑地道歉，回答说：“洛阳本是晋国故都，可是羌蛮（指后秦帝国）却盘踞不去，晋国整修皇家祖先坟墓，这件事，已计划很久。桓姓家族、司马休之、司马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都是晋国的蠹贼，而羌蛮（后秦帝国）却收容他们，给晋国制造无穷伤害。而今，晋国大军讨伐，只不过盼望贵国借给一条通道，绝不敢有不利的行动。”

北魏帝国河内镇（河南省沁阳市）防守司令（镇将）于栗磾，有勇敢的名声，在黄河岸上构筑营垒阵地，防备晋帝国北征军团入侵。刘裕写信给他，称“黑稍（音 shuò）公麾下”。于栗磾喜爱使用黑稍，黑稍遂成为他的标帜，所以刘裕如此称呼。北魏帝国即行任命于栗磾当黑稍将军（长度一丈八尺的矛，称“稍”。俗称张飞手持“丈八长矛”，应是最早的“稍”）。

冬季，十月，后秦帝国阳城（河南省登封县）、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二城，分别投降晋帝国建武将军沈林子及新野郡郡长朱超石。晋帝国北征兵团遂逼进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后秦帝国征南将军、陈留公姚洸镇守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派使臣向首都长安求救。后秦帝姚泓命南越兵团指挥官（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三千人往洛阳赴援；另派武卫将军姚益男，率步兵一万人，往洛阳协防；又命并州（州政府设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全权州长（牧）姚懿，南下驻军陕津（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黄河渡口），作为声援。宁朔将军赵玄对姚洸说：“而今，盗贼



（晋帝国北征兵团）入侵，越发深入国土，人心恐慌震动，而我们人少，他们人多，无法相敌。出城迎战，万一不能取胜，大势就一去不返。最好把外围据点所有守军，全部撤回，固守金墉（洛阳城西北角），等待中央派出的援军。金墉不破，晋军绝不敢越过金墉西上，我们就可以不经过战斗，而使敌人筋疲力尽。”军政官（司马）姚禹，已被晋军收买，秘密和冠军将军檀道济勾结，主任秘书（主簿）阎恢、杨虔，又都是姚禹的党羽，对忠心耿耿的赵玄，十分厌恶，于是对姚洸说：“殿下的谋略，英明神武，因此才接受独当一面的重大责任；现在却固守孤城，露出懦弱，会不会受到中央的责备！”姚洸认为合理，遂派赵玄率军一千余人，南下据守柏谷坞（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广武将军石无讳，东下据守巩城（河南省巩县）。赵玄悲痛流泪，警告姚洸说：“我受皇家三代厚恩（三代：姚萇、姚兴、姚泓），行为正直，只欠一死。可惜你不听信忠臣之言，被奸臣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以后，你一定后悔。”不久，成皋、虎牢（即成皋），都投降晋帝国北征兵团。晋帝国冠军将军檀道济等，长驱直入。石无讳抵达石关（河南省偃师县西），仓皇逃回。晋帝国龙骧将军府军政官（龙骧司马）、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毛德祖，和赵玄在柏谷坞会战，赵玄兵败，身受十余伤，跌倒在地，痛苦嘶喊，他的军政官（司马）蹇鉴，冒着敌人的刀锋，抱住赵玄流泪，赵玄说：“我受伤太重，你要快走！”蹇鉴说：“你如果不能活，我往哪里去！”二人同时被杀。姚禹跳出洛阳城墙，投奔檀道济。

十月二十日，檀道济逼近洛阳。

十月二十二日，姚洸出城投降。檀道济俘虏羌人四千余人，有人建议把他们活埋坑杀，筑成骷髅台（京观）。檀道济说：“讨伐恶徒，安抚人民，就在今天。”全部释放送走。于是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十分感动喜悦，前来归附的很多。后秦帝国中央派出的援军阎生、姚益男，还没有到达，听说洛阳已经陷落，不敢前进。

十月己丑日（十月乙巳朔，没有己丑），晋帝司马德宗下诏，派高密王、最高监察长（司空）司马恢之，前往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整修并晋谒皇家祖先坟墓，设立警卫。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任命冠军将军毛修之，当河南（洛阳）、河内（侨郡）二郡郡长、司州（河南省中部）总部执行官（行司州事），镇守洛阳。

十一月，西秦王乞伏炽磐，派使臣晋见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要求攻击后秦帝国，表现他的效忠。刘裕任命乞伏炽磐当平





五世纪·四一六年八月至十月 晋军夺取洛阳

西将军，封河南公。

后秦帝国并州（州政府设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全权州长（牧）姚懿的军政官（司马）孙畅，游说姚懿突击首都长安，诛杀东平公姚绍，罢黜后秦帝姚泓，由自己接收帝座。姚懿认为是一项精彩谋略，遂把仓库中所有粮秣，全都散发给黄河北岸（山西省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和汉人，打算培植恩德，使少数民族和汉人对他个人感激。左侍从官（左常侍）张敞、顾问官（侍郎）左雅，劝告说：“殿下是皇上（姚泓）同一个娘亲的弟弟，以这样密切的亲情，又身居独当一面的高位，平安、危险、快乐、悲哀，都跟帝国一体，并跟皇上同担。而今，东吴盗寇（指晋帝国）入境侵犯，四个州已经沦陷（四州：徐州【项城】、兖州【仓垣】、豫州【洛阳】、荊州【上洛，陕西省商州市】），西方少数民族（指胡夏帝国、西秦王国、仇池“氐王”），骚扰边界，秦州、凉州（泛指西部领土）全都受到挫败，中央政府的危险，跟累起来的鸡蛋堆一样。粮秣，是国家的根本，而殿下无缘无故，把它散发，白白消耗国家的储备，将来怎么办？”姚懿大怒，用皮鞭把二人打死。

后秦帝姚泓得到报告，召见东平公姚绍，秘密商讨对策。姚绍说：“姚





懿性情愚昧，见解浅陋，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煽动他叛变的，一定是孙畅。现在马上派人前往征召孙畅，再派抚军将军姚赞，进驻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而我前往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指挥各军密切配合。如果孙畅接受征召前来，我当命姚懿率河东（山西省西南部）部队，共同抵抗晋军。如果孙畅不受征召，我就公开他的罪状，出军讨伐。”姚泓说：“叔父说的话，全是为帝国着想。”就派姚赞及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蛇玄，进驻陕津（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黄河渡口）；武卫将军姚骞，进驻潼关。

姚懿于是起兵，自称皇帝，向各州郡传递政治文告及军事命令，打算把匈奴堡（山西省临汾市境）中的存粮，运到蒲阪（山西省永济县）供应自己的军队。宁东将军姚成都拒绝，姚懿用最卑微的言辞态度，诱惑姚成都合作，并送去一把佩刀，作为盟誓的见证，姚成都都不肯接受。姚懿派骁骑将军王国，率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数百人，进攻姚成都，姚成都反击，生擒王国，派使节责备姚懿说：“你是皇上（姚泓）的至亲（亲弟），担当非常重要的高位，帝国已陷危险，你不拯救，反而更去谋取非法的利益，三位祖先在天神灵（三位祖先，指姚弋仲、姚萇、姚兴），怎么能保佑你？我就要集结义军，去黄河岸上相见。”于是向各城池发出政治号召和军事命令，分析什么是叛逆，什么是正顺；征调军队，聚集粮秣，用来讨伐姚懿。姚懿也向各城池征调军队，聚集粮秣，可是没有一个城池响应，只有临晋（陕西省大荔县）数千户人家，接受号召。姚成都率军渡黄河西上，攻击临晋，大破变民军。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居民、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人郭纯等，集结民众暴动，包围姚懿。

东平公姚绍，遂进入蒲阪，生擒姚懿，诛杀孙畅等。

四一七年，春季，正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三任）姚泓（本年三十岁），在皇宫前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因内忧外患交迫，君王和群臣，束手无策，相对哭泣（内忧指兄弟叛变，外患指晋帝国及胡夏帝国军事攻击）。

征北将军、齐公姚恢，突然率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部众三万八千户人家，纵火焚烧房舍，从北雍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向首都长安进发；自称总司令官（大都督）、建义大将军，向各州郡传递政治文告及军事命令，声称要铲除君王身旁的恶徒。扬威将军姜纪，率军归附；建节将军彭完都，放弃阴密（甘肃省灵台县西



南)，逃回长安。姚恢抵达新支（今地不详），姜纪向姚恢建议说：“帝国重要将领和部队主力，都在东方，京师（首都长安）防务，一定空虚，你最好是率轻装备部队袭击，一定可以攻克。”姚恢不同意，而南下攻击郿城（陕西省眉县），镇西将军姚湛被姚恢击败，长安大为震动。后秦帝姚泓派使节飞马到东线，紧急征召东平公姚绍，一面派姚裕及辅国将军胡翼度，进驻泂水西岸（泂水，渭水支流，流经陕西省西安市西郊）；而扶风郡（郡政府郿城）郡长姚俊等，都向姚恢投降。

东平公姚绍紧急回军，向西挺进，跟姚恢军在灵台（陕西省西安市西）对峙。抚军将军姚赞，留下宁朔将军尹雅当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把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亲率主力大军折回。姚恢部众看到各路兵马，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集中，心里开始恐惧；大将齐黄，首先向政府军投降。姚恢挥军向姚绍大营迫近，而姚赞在姚恢背后攻击，姚恢军队大败，星散。政府军斩姚恢，连同他的三个弟弟，一齐处死。姚泓痛哭失声，用公爵的礼仪把他们安葬。

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率水上舰队，自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出发西上，留下他的儿子彭城公刘义隆，在彭城坐镇（本年，刘义隆十一岁）。

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三十六岁）下诏，任命刘义隆当徐兖青冀军区司令（监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兼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

二月，晋帝国北征兵团龙骧将军王镇恶，进军浍池（河南省洛宁县西），派毛德祖袭击后秦帝国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尹雅据守的蠡吾城（河南省洛宁县西北），生擒尹雅；尹雅杀掉看守，逃走。王镇恶遂率军抵达潼关（陕西省潼关县）。

冠军将军檀道济、振武将军沈林子，从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北渡黄河，攻陷襄邑堡（山西省芮城县），后秦帝国河北郡（郡政府设襄邑堡）郡长薛帛，逃奔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晋军继续前进，攻击后秦帝国并州州长（刺史）尹昭镇守的蒲阪（山西省永济县），不能攻克。另路将领攻击匈奴堡（山西省临汾市境），被后秦帝国宁东将军姚成都击败。

二月十九日，晋帝国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守将傅洪，献出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投降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后秦帝姚泓，任命东平公姚绍，当太宰（上三公之一）、最高统帅（大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赐给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改封鲁公。命他率武卫将军姚鸾等，领步骑兵五万人，坚守潼关。又命另一武卫将军姚骊，援救蒲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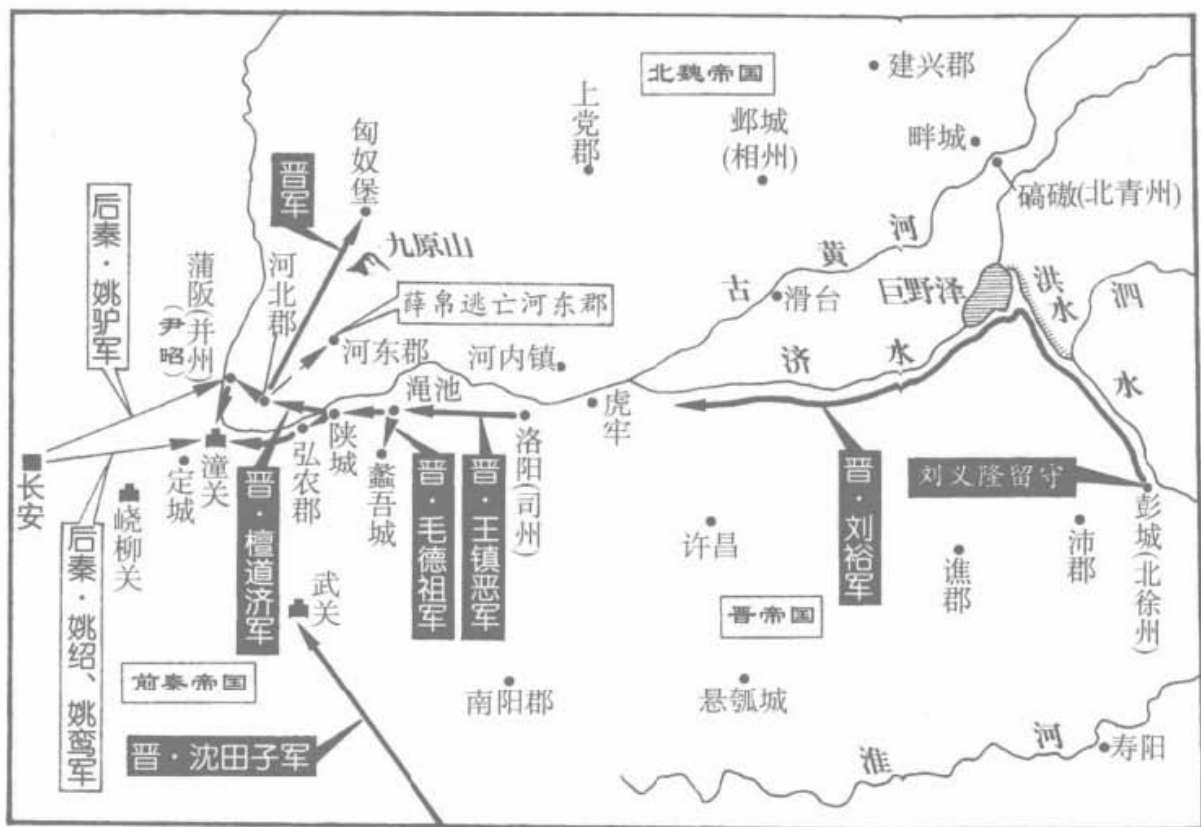
晋帝国建武将军沈林子对檀道济说：“蒲阪城池坚固，守军又多，不可能立即攻克，徒使攻方死伤惨重，守方因之更能拖延时日。王镇恶现在潼关，形势孤单，力量不够，不如跟王镇恶会师，一齐攻击潼关，如果得到潼关，尹昭在蒲阪，用不着攻他，他自会粉碎。”檀道济听从。

三月，檀道济、沈林子抵达潼关。后秦帝国鲁公姚绍，率军出战。檀道济、沈林子猛烈攻击，大破后秦军，斩杀及俘虏以千为计算单位。姚绍退到定城（潼关西十五公里），扼据险要，登城固守，对各将领说：“檀道济等的兵力，不够强大，而且孤军深入，只有坚守营垒，等候后继的主力大军。我们分出一部分军队，切断他的粮食补给，可以坐在这里把他活捉。”遂派姚鸾进驻大路，断绝檀道济的粮道（胡三省原注：“《晋书·姚泓载记》：‘姚绍命姚鸾守险，断绝檀道济粮道。’姚鸾虽扼守大路，同时也据险阻截。姚绍最初派胡翼度据守东原，跟大路互相倚靠，犹如嘴唇之与牙齿，也就是扼住险要。后来沈林子袭击姚鸾营，胡翼度不能援救，只因军心震恐不安，面面受敌。”）。姚鸾派宁朔将军尹雅率军在潼关之南，和晋帝国北征兵团会战，尹雅再度被晋军生擒，就要斩首。尹雅说：“我前些日子被俘，就应当处死，幸而逃走，活命到今天，死也心甘情愿。可是，汉人和少数民族虽然不同，君王和臣属之间的大义，却是一样。晋国（晋帝国）用‘大义’所作出军事行动和政治号召，为什么不让秦国有守节的志士！”晋军把他赦免。

姚鸾派宁朔将军尹雅率军在潼关之南，和晋帝国北征兵团会战，尹雅再度被晋军生擒，就要斩首。尹雅说：“我前些日子被俘，就应当处死，幸而逃走，活命到今天，死也心甘情愿。可是，汉人和少数民族虽然不同，君王和臣属之间的大义，却是一样。晋国（晋帝国）用‘大义’所作出军事行动和政治号召，为什么不让秦国有守节的志士！”晋军把他赦免。

三月四日，夜晚，沈林子率精锐部队，攻击姚鸾大营，斩姚鸾，杀士卒数千人。鲁公姚绍再派东平公姚赞进军驻防黄河岸上，切断晋帝国北征兵团的水上运输线，沈林子再发动攻击，姚赞大败，逃回定城（潼关县西十五公里）。河北郡（山西省芮城县）郡长薛彤，献出河曲（山西省西南角落，黄河东岸与北岸之间地带），投降晋帝国北征兵团。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亲率水上舰队，从淮河、泗水进入清河（济水）；打算再进入黄河，逆流而上。先派使节向北魏帝国借路，而后秦帝姚泓，也派使节向北魏帝国（首都平城），请求救援。北魏帝（二任明元帝）拓跋嗣（本年二十六岁），召开御前会议，文武百官一致认



五世纪·四一七年正月至三月 晋军夺取潼关

为：“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是天然险要，刘裕用舰队攻击，不可能攻克。但如果在黄河北岸登陆，向北方侵略，可容易得多。刘裕对外宣称讨伐秦国（后秦帝国），实际上打什么主意，难以预测。而且，我们跟秦国是姻亲之邦，不可以不出兵协助（后秦帝国西平公主嫁拓跋嗣，参考前年【四一五年】十月）。应该出军切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上。”国立大学主任教授（博士祭酒）崔浩反驳说：“刘裕对秦国处心积虑，为时已久。而今，姚兴已死，他儿子姚泓，性情懦弱，见解愚劣，内部又有太多的灾难。刘裕利用他们的危机，大举讨伐，决心把他们抢夺到手。我们如果在上游阻截，刘裕气得怒火如焚，势必转移目标，上岸登陆，向我们攻击，那可是我们代替秦国挨打。现在，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侵略边界，人民又缺乏食粮；如果再跟刘裕对抗，一旦大军南下，北方的盗贼（指柔然汗国）将越来越深入国土；到那时候，援救北方灾难，南方各州就立刻陷于险境，不是美好的策略。不如把黄河通道借给刘裕，随他的意思西上。然后我们在东方驻防，阻塞他的退路。假如刘裕传出捷报，一定感激我们的慷慨。假如不幸失败，我们也不致有援救秦国的恶名，这是最上等的计谋。而且，南方和北方，风俗习惯，全不一样。即令帝国把恒山（北岳，河北省曲阳





县北)以南放弃,刘裕也不可能用吴越(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士卒,跟我们争夺黄河以北的疆土,怎么会成为我们的祸患?为国家制订方案,必须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岂能受一个女子的影响!”大家仍然坚持:“刘裕如果西上入关(陕西省中部),一定担心我们切断他的退路,受到前后夹击。如果北上,姚家绝对不会出关(潼关)援助我们。依照目前情势推测,刘裕虽然声称西上,而事实上,可能北上。”拓跋嗣相信这项分析,遂任命宰相(司徒)长孙嵩,当山东(崂山以东)军区司令官(督山东诸军事);又派振威将军娥清(娥,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刺史)阿薄干(阿,姓;此时仍姓阿伏干),率步骑兵十万人,沿黄河北岸备战。

三月八日,刘裕舰队进入黄河,任命左将军向弥,当北青州州长,镇守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此时仅在晋帝国境,便有三个青州:最初,晋帝国南迁,青州州政府侨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称南青州。灭南燕帝国后【参考四一〇年二月】,另在东阳【山东省青州市】设青州政府;而南青州仍在。而今,又在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另设北青州州政府)。

最初,刘裕吩咐龙骧将军王镇恶等:“如果攻克洛阳,必须等到主力大军到达,一同前进。”而王镇恶却乘胜直接进攻潼关,被后秦帝国部队抵抗,不能前进(王镇恶孤军深入荆州,击败刘毅【参考四一二年十月】,得到鼓舞)。时间一久,粮秣不继,军心疑惑恐慌,有人主张抛弃輜重,退回跟主力大军会合。建武将军沈林子,手按剑柄,大怒说:“总司令(刘裕)立志统一天下,而今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都已平定,关右(即关中,关西【陕西省中部】)也将收复,大军能不能成功,关键在前锋司令官之手。为什么打击战胜的士气,抛弃就要完成的功勋?而且,主力大军跟我们相当遥远,盗贼(后秦帝国军)正在巅峰,即令想撤退,又怎么能撤退!武士明知道危险,而仍接受命令,今天的事,我自会指挥我的直属部队,去完成任务,只是不知道你们两三个人,有什么脸面,再见总司令(刘裕)的旌旗战鼓?”王镇恶等派使节飞马报告刘裕,要求支持粮秣和兵力。刘裕把使节叫到跟前,打开战舰北方窗户,把岸上北魏帝国的大军,指给他看,说:“我告诉你们绝不可以单独前进,你们却轻率地深入敌境。岸上情势,严重到如此地步,我怎么派得出军队?”王镇恶于是亲自回到弘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向人民游说解释,请求帮助,人民受到感动,互相竞争捐献,送到大营;严重



的粮秣问题解决。

北魏帝国派出数千骑兵，沿着黄河，紧随晋帝国舰队西进。晋帝国水手在黄河南岸，用长达一百丈的纤绳，牵引船舰（逆水如果再遇逆风，仅靠划桨，前进困难），而风强水急，有的纤绳忽然折断，船舰遂卷进狂流怒风之中，冲到北岸，全被北魏军诛杀或俘虏。刘裕派军队攻击，晋军一上岸，北魏军即行撤走，等晋军回船，北魏军也再回岸边。

夏季，四月，刘裕命侍卫长（白直队主）丁旼，率武士七百人、战车一百辆，在北岸登陆，距河岸一百余步，构筑新月阵地，而以河岸作为月弦。新月两端在河堤和战车掩护之下，由七个武士守卫，布置完成后，在新月阵中，竖起白色羽毛大旗。北魏军面对这样的阵地，不了解有什么作用；于是，保持原来队形，观察变化。刘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动员备战，一看到白羽毛大旗竖起，朱超石率二千人飞奔而至，进入新月阵，带着机械强弓一百张，每辆战车上增加二十人，在车辕那里架起防箭木板。北魏军发现敌阵已经完成，于是围攻，宰相（司徒）长孙嵩率三万人的骑兵兵团，作为后继，四面八方向晋帝国新月阵地，肉搏冲锋，晋军的机械强弓不能阻止。这时，朱超石另带有大铁锤和铁稍（丈八长矛）一千余支；立即把铁稍折成三四尺长，用铁锤敲打，使它锋利，开始反击，一稍下去，就洞穿三四个人的胸脯，这是一种可怕的新武器，北魏军不能克制，立刻停止战斗，狂奔逃命，阵亡的将士，接连地堆积在一起。晋军在反击中斩北魏帝国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州长（刺史）阿薄干；北魏军退回畔城（山东省聊城市西）。朱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追击，又大破北魏军，斩杀及俘虏以千为计算单位。北魏帝拓跋嗣接到报告，后悔不采用崔浩的建议。

后秦帝国鲁公姚绍，派秘书长（长史）姚洽、宁朔将军安鸾、军事总监（护军）姚墨螽、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唐小方，率二千人驻防河北郡（山西省芮城县）的九原山（山西省新绛县西北），依靠黄河险要，打算切断檀道济的粮食补给线（指弘农郡捐献）。晋帝国建武将军沈林子拦腰攻击，大破后秦军，斩姚洽、姚墨螽、唐小方，诛杀加上俘虏，几乎一网打尽。沈林子秘密禀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说：“姚绍威名，覆盖关中（指后秦帝国），而今，大军在外受到挫败的屈辱，国家内部又危机重重，恐怕他凶恶的性命，就在早晚断送，不用绑到刑场，用刀斧砍下人头！”姚绍听到姚洽等战败阵亡，果然愤怒恚恨，病势发作，吐血，



把兵权交给东平公姚赞，逝世。姚赞既代替姚绍，实力仍然强大；率军攻击沈林子，再被沈林子击败。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抵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巡视城堡壕沟，嘉勉毛修之（司州【州政府洛阳】总部执行官【行司州事】）整理修护的功劳，赏赐给他衣服珍宝，价值高达二千万之多。

四月十六日，北魏帝拓跋嗣，前往高柳（山西省阳高县）。

四月二十一日，拓跋嗣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秋季，七月，刘裕抵达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

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进入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后秦帝国边防军都抛弃城池，落荒而逃。沈田子等没有经过战斗，便挺进到青泥（陕西省蓝田县）。后秦帝姚泓，派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率军进驻峽柳（蓝田县东南）拒抗。

八月，刘裕抵达阌（音 wén）乡（河南省灵宝县西），振武将军沈田子等，将攻击峽柳关（陕西省蓝田县东南）。后秦帝姚泓，准备亲自迎击刘裕主力大军，恐怕沈田子袭击他的背后，打算先把沈田子等消灭，再出动全国所有武力，东下决战，遂率步骑兵数万人，突然在青泥（蓝田县）出现。沈田子这支部队，本是一支虚张声势、困惑敌人的游击部队，兵力不过一千余人；听说姚泓御驾亲征，就打算迎战，建威将军傅弘之认为寡不敌众，竭力劝阻，沈田子说：“军事行动，在于出奇制胜，不一定非人多不可。而且，今天双方兵力的众寡，相差太大，势不能并存。一旦他们的阵势和营垒，建立坚固，我们就没有地方可逃。不如乘他们刚刚到达，阵势和营垒都没有建立，我们主动挑战，可以立下大功。”遂率他的直属部队，先行前进，傅弘之作为后继。后秦大军把他们重重围住，沈田子激励他的士卒说：“各位冒险犯难，出征万里，就是为了要打这一仗，生死对决，封侯升官的大业，就看今天。”士卒雀跃欢呼，大声呐喊，手执短小武器，奋勇肉搏，后秦军大败（后秦帝国已成了一群惊弓之鸟，民心已去，军心已散，所以数万人的庞大兵团，竟被不到一千人的晋军击溃，兵败如山倒）。晋军奋勇追击，杀一万余人，俘获姚泓的御车、御衣，以及皇家专用的器物。姚泓逃回灞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

最初，刘裕认为沈田子的兵力太少，派沈林子率军越过秦岭（晋军夺取潼关后，即可利用秦岭山道南下）增援，到达时，后秦帝国军已经溃败，

于是联合追击，关中（陕西省中部）郡县，很多向沈田子暗中投降。

八月二日，刘裕抵达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任命朱超石当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派他跟振武将军徐猗之，以及河北郡（山西省芮城县）郡长薛帛，在河北（山西省芮城县）会师，共同攻击后秦帝国的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后秦帝国平原公姚璞和姚和都（可能是姚成都），共同迎战。晋军大败，徐猗之阵亡，朱超石逃奔潼关。后秦帝国东平公姚赞派扬州州长（空头官衔）司马国璠，引导北魏大军紧随刘裕西征兵团主力之后。

龙骧将军王镇恶，请求率船舰由黄河进入渭水，直指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刘裕准许。后秦帝国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陕西省大荔县东黄河西岸）率军向西进发，王镇恶追击。后秦帝姚泓自灊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灊河畔）率军再进驻石桥（长安洛门【北城东头第一门】东北），做姚难的声援；镇北将军姚强，跟姚难会师合军，驻屯泾水（渭水支流）河畔，抵抗王镇恶的追击。王镇恶命毛德祖进攻，大破后秦军；姚强战死，姚难奔回长安。

东平公姚赞，退守郑县（陕西省华县），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进军，压迫姚赞大营。姚泓命姚丕防守渭桥（首都长安城北



五世纪·四一七年八月 后秦亡国之战



渭水大桥)，胡翼度进驻石积（今地不详），东平公姚赞进驻灊东（灊水之东）；姚泓御营进驻逍遥园（陕西省西安市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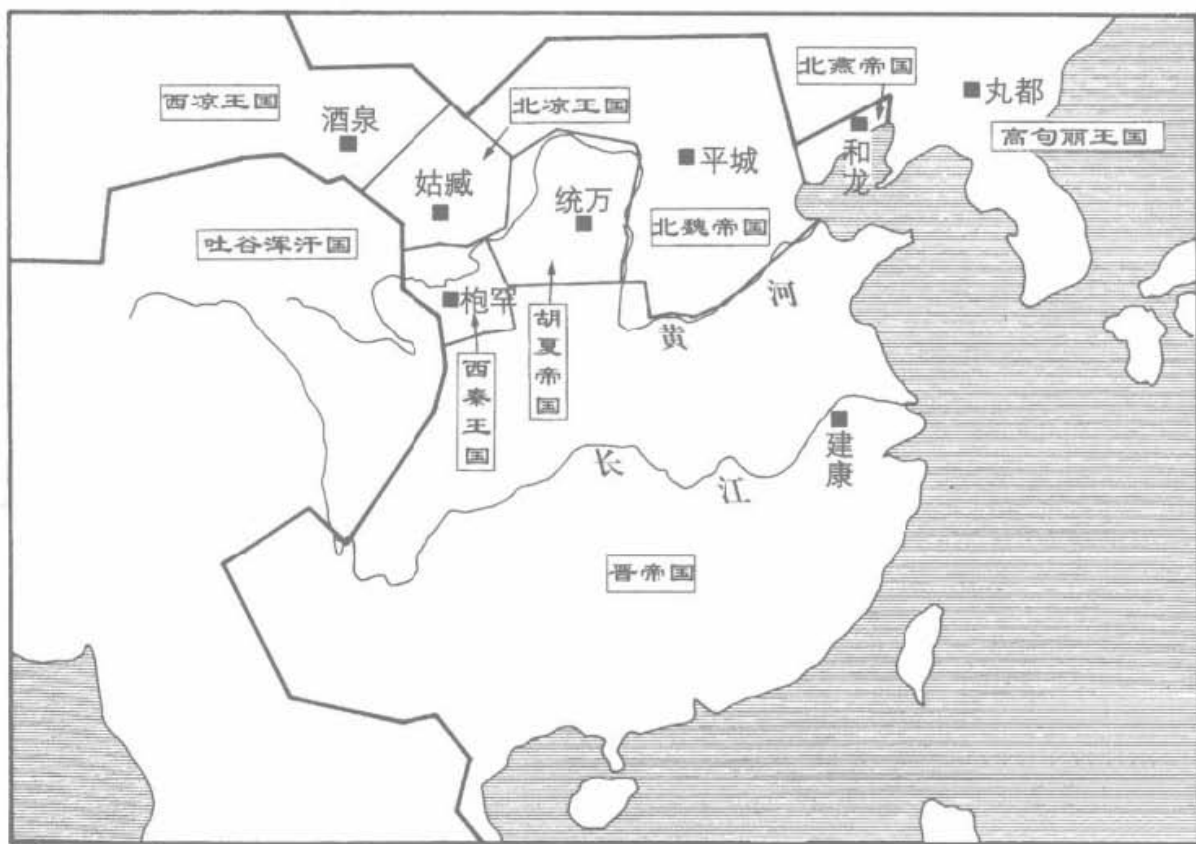
龙骧将军王镇恶舰队，进入渭水后，逆水而上，舰队由封闭式的小艇组成，划桨战士隐藏在舰身之内，后秦帝国人民只看见小艇前进，却看不见水手，大大惊奇，认为有神灵相助。

八月二十三日，凌晨，舰队抵达渭桥（长安城北渭水大桥），王镇恶令将士进餐，进餐之后，全副武装登陆，最后登陆的人，诛杀。部队登陆完毕，舰艇上空无一人，遂顺着渭水流速，缓缓离岸，随波东下，倏忽之间，完全消失。当时，后秦帝姚泓御营还有数万人，王镇恶向将士宣告：“我们的家属，全在江南（长江以南），这里是长安北门，离我们的家有万里之远，舰艇、衣服、粮秣，都已随水而去。今天进攻，战胜自然立大功，显大名；战败则连尸首骨头，都不能运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们勉励。”于是，自己在最前面领导，士卒气势高昂，踊跃攻击，在渭桥（长安城北渭水大桥）大破姚丕守桥部队。姚泓率军援救渭桥，却被排山倒海溃退下来的姚丕败兵，冲击践踏，还没有接战，便告崩溃（这是后秦帝国最后一支军队）；镇西将军姚谶等全都死亡，姚泓单人匹马，逃回皇宫。王镇恶遂自平朔门（长安北门）进入长安。姚泓和姚裕等数百骑兵，逃奔石桥（长安城东北）。东平公姚赞（时驻灊东），听到姚泓兵败消息，急率军前来赴难，可是，军心已散，士卒霎时间逃走一空。胡翼度向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投降。

姚泓打算出来投降，皇子姚佛念，年十一岁，对老爹说：“晋国（晋帝国）将领，势将在我们身上称心快意。就是投降，也不能免除，不如自杀。”姚泓内心悲伤，不作回答；姚佛念自己登上宫墙，投下摔死（我们对姚佛念的行为感到怀疑，因为他判断的正确和自杀的坚定，都超过他的年龄）。

八月二十四日，姚泓带着他的正妻皇后和文武官员，前往王镇恶大营投降，王镇恶把他们逮捕，交付军法处投入监狱。长安城内汉人、少数民族，有六万余户，王镇恶宣扬晋帝国的恩德，安抚慰问，号令严明，人民安居（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后秦帝国是第十个兴起，第十四个灭亡的短命王国。立国三十四年【三八四至四一七年】，共三任君王。后秦亡后，华夏境内，七国并立：晋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西凉王国、胡夏帝国、北燕帝国）。

九月，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抵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王镇恶到灞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迎接，刘裕慰劳说：“完成我霸主大业的，全依仗你！”王镇恶一再叩头道歉说：“这是明公的神威，各将领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刘裕笑说：“你打算学冯异，是不是（冯异事，参考三〇年正月）？”然而，王镇恶人格卑鄙，贪得无厌，后秦帝国国库仓储，十分丰富，王镇恶明抢暗偷，下到自己腰包，为数之多，无法计算。刘裕因他建有大功，所以不去追问。有人向刘裕诬陷王镇恶：“私藏姚泓的御用辇车，可能叛变。”刘裕派人侦查，原来王镇恶掳去姚泓御用辇车，剔取上面的金银珠宝之后，把辇车抛弃到墙外。刘裕心里才安。



五世纪·四一七年八月 后秦亡国·七国并立

刘裕收集后秦帝国皇家日常使用的饮食用具（彝器）、天体模型（浑仪）、测日仪器（土圭）、计程车（跟现代街头的“计程车”taxi相同，不过现代计程用表，古代计程用鼓，称“鼓里车”，车有二层，行半公里，下层敲鼓，行五公里，上层敲锣）以及指南车，都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其他金银璧玉、布匹绸缎、稀世珍宝，都赏赐给将士。后秦帝国平原公姚璞、并州（州政府蒲阪）州长（刺史）尹昭，献出蒲阪（山西省永济





县)投降;东平公姚赞,率姚家皇族宗亲一百余人,向刘裕投降;刘裕把他们全部诛杀。又把姚泓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绑到刑场,斩首。

刘裕任命薛辩当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郡长,使他镇守并捍卫帝国最北的边疆。

刘裕提议把首都迁回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王仲德说:“不平凡的事,固然不是平凡的人能做到,但一旦宣布迁都,一定引起震骇骚动。现在,大军在外,时间已经很久,士卒都想念家园,迁都这件事,还不应该讨论。”刘裕才停止。

羌族十余万人,向西逃命,投奔陇上(陇山以西),建武将军沈林子追击,追到槐里(陕西省兴平市),俘虏以万为计算单位(羌族政权覆亡,所以西奔)。



# 3

## 短命王国续亡

### 一、北燕帝国亡

四一四年，秋季，八月一日，北魏帝拓跋嗣派皇家礼宾官（谒者）于什门，出使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城）；悦力延出使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

于什门到了北燕帝国首都和龙（辽宁省朝阳市），不肯进宫拜见，说：“大魏（北魏帝国）皇帝颁下诏书，必须你们天王出来接受，然后才敢进去。”北燕帝国天王冯跋，命人把于什门强迫拉进去，于什门看到冯跋，不肯跪拜，冯跋使人强按他的脖子，于什门说：“天王（冯跋）叩拜诏书，我自会用宾主的礼节致敬，何苦这般相逼！”冯跋大怒，下令把于什门软禁，不放他回国。这以后，于什门几次当众羞辱冯跋，冯跋左右请求斩于什门，冯跋说：“他只不过为了效忠他的主人。”于是软禁于什门，要他投降，于什门拒绝。时间一久，衣服冠帽全都破旧，而且长满跳蚤虱子；冯跋送给他新的衣服冠帽，于什门全不接受。

四一八年，最初，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忽然冒出红气，充满四方，冉冉上升，连太阳都被遮住。从清晨三时，直到下午四时。天文台长（太史令）张穆，报告天王（二任文成帝）冯跋说：“这是一种警告：将有战争。现在魏国（北魏帝国）正在强盛，而我们扣留他的使节（指扣留于什门，参考四一四年八月），使两国间的和好，不能完成，我私下十分恐惧。”冯跋说：“我正在想这个问题。”

五月，北魏帝拓跋嗣，向东方巡视，抵达濡源（濡水【闪电河】源



头，河北省沽源县）及甘松（今地不详），派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安东将军李先、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奚观，率精锐骑兵二万人，向北燕帝国发动袭击。又命骁骑将军延普、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刺史）尉诺，从幽州率军直指辽西（河北省迁安县），在声势上支援；拓跋嗣亲自进军到突门岭（辽宁省凌源市西北），等候捷报。长孙道生等攻陷乙连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县境），遂包围和龙（辽宁省朝阳市），跟北燕帝国单于右辅官古泥会战，大破古泥军，斩北燕将领皇甫轨。北燕天王冯跋登城固守，北魏军进攻，不能攻克，掳掠北燕人民一万余家，班师。

四三〇年，秋季，八月，北燕帝国发生流血政变。天王（二任文成帝）冯跋患病，召见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申秀、高级咨询官（侍中）阳哲，进入寝室，交代身后之事。

九月，冯跋病势沉重，已不能走动，乘辇车到金銮宝殿，命太子冯翼接管政府，下令武装部队进入紧急状态，防范意外。冯跋小老婆之一的宋夫人，阴谋使她生的儿子冯受居继承王位，对冯翼接管政府，深感厌恶，于是警告冯翼说：“皇上的病就要痊愈，你何必急于代替老爹君临天下！”冯翼性情仁慈软弱，认为庶母的话很有道理，遂退回到太子宫，只每天三次进宫向老爹问安。冯翼既出，宋夫人假传圣旨，断绝内外交通，无论什么事，都派宦官传话。冯翼和冯跋其他的儿子、大臣，都不能见冯跋的面。只寝宫差役（中给事）胡福，可以出入，负责安全警卫。

胡福对宋夫人的阴谋，心存反感，忧虑如此下去，阴谋可能成功，遂把这种情形报告宰相（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中山公冯弘。冯弘抓住机会，立刻率领武士数十人，全副武装，突袭后宫，禁卫军不肯抵抗，一哄而散。宋夫人这才发现她不能控制局势，急下令关闭东阁，冯弘的家僮库斗头，敏捷勇猛，翻墙跳过阁门，进入寝殿，一箭射死一位惊慌的宫女。冯跋这时正躺在床上，震骇恐惧，霎时气绝而死（年龄不详）。冯弘遂乘势到金銮宝殿，登上天王宝座（三任昭成帝），派人到大街小巷宣告：“上天降下大祸，先王（二任冯跋）驾崩，太子（冯翼）不在病榻侍奉，高级官员不来哀悼，恐怕有什么阴谋，帝国将陷于危境。我以天王（冯跋）幼弟的身份，登上大位，安定家国。文武百官到政府报到的，连升二级。”

太子冯翼率太子宫卫队攻击冯弘，战败；卫队溃散，冯弘派人强迫冯翼自尽。冯跋的儿子有一百余人，冯弘把他们全部屠杀。尊冯跋谥号为文

成皇帝，祭庙称太祖，安葬长谷陵（今地不详）。

四三二年，春季，正月，北燕帝国（首都和龙【辽宁省朝阳市】）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封慕容皇后生的儿子冯王仁当太子。

夏季，五月，北魏帝拓跋焘，在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训练兵马，准备攻击北燕帝国。

六月十七日，北魏开始攻击北燕帝国；命太子拓跋晃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本年（四三二年），拓跋晃才五岁。

秋季，七月十七日，北魏帝拓跋焘，率长征大军抵达濡水（闪电河）。

七月十八日，派安东将军奚斤，调发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人民以及密云郡（提携城，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古北口）境内丁零部落万余人，运送攻城武器，穿过南道（即曹操北征乌桓部落时的卢龙道，参考二〇七年），和主力部队在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城下会师。

拓跋焘抵达辽西（河北省迁安县），北燕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派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崔聘，运送牛肉美酒，前来劳军。

七月二十七日，拓跋焘抵达和龙。

北燕帝国石城（辽宁省建昌县西）郡长李崇等十个郡，投降北魏长征大军。北魏帝拓跋焘，征发北燕居民三万人，兴筑长墙，挖掘壕沟，重重包围和龙。李崇，是李绩的儿子（李绩因直言被贬，参考三六〇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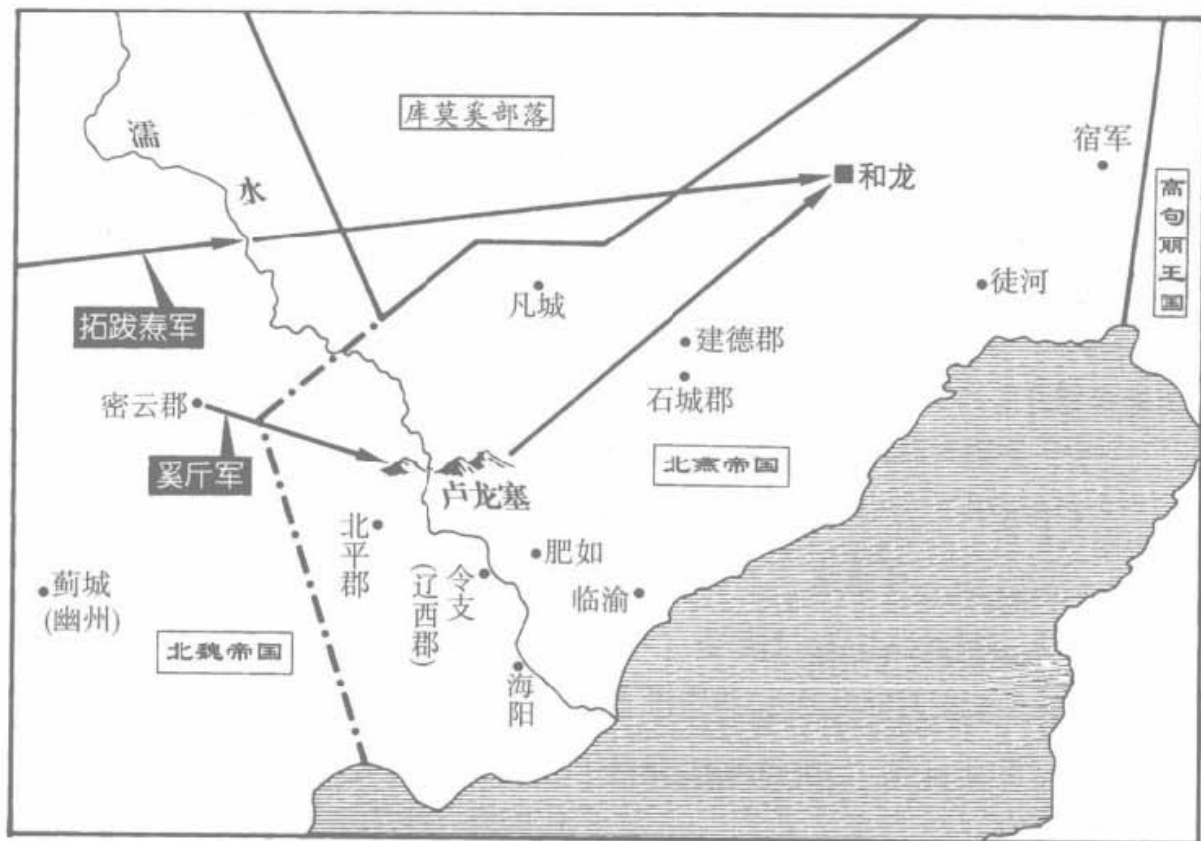
八月，北燕天王冯弘，派数万人出城作战；北魏昌黎公拓跋丘，把北燕军击败，杀一万余人。北燕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高绍，率一万余家，保守羌胡固（今地不详）。

八月九日，拓跋焘攻击，斩高绍。北魏平东将军贺多罗，攻击带方（侨郡，辽宁省义县境）；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攻击建德（白狼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县西南）；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攻击冀阳（辽宁省建平县）；全都攻克。

九月十四日，拓跋焘班师西返，把营丘（辽宁省大凌河市境）、成周（辽宁省锦州市南）、辽东（侨郡，辽宁省北宁市）、乐浪（侨郡，辽宁省义县境）、带方（侨郡，辽宁省义县境）、玄菟（侨郡，辽宁省北宁市境）六郡人民三万家，强迫迁移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

北燕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郭渊，劝天王冯弘，向北魏呈递降书，献出女儿，充当藩属。冯弘说：“两国之间，早就结怨，互相痛恨的程度至





五世纪·四三二年七月至九月 北魏东侵北燕

深，投降仍不免一死，不如艰苦支持，等待变化。”

拓跋焘包围和龙（辽宁省朝阳市），保护御驾的禁卫将士，都开到前方，投入战场，留在行宫的人很少，防御力量单薄。云中镇（故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防守司令（镇将）朱修之，阴谋策动来自南方的汉人，袭斩拓跋焘，然后投奔和龙，再乘船回到南方（朱修之守滑台被俘，参考去年【四三一年】二月）。把计划告诉冠军将军毛修之；毛修之拒绝参加，遂停止行动（毛修之于晋帝国时代被俘，参考四一八年十一月）。不久，阴谋泄漏，朱修之逃奔北燕帝国。北魏不断对北燕攻击，北燕天王冯弘，派朱修之南返，请求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援救。朱修之乘船在东莱郡（山东省莱州市）登陆，遂回到建康（南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南宋政府任命他当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

冬季，十一月，最初，北燕帝国天王冯弘的原配王女士，生长乐公冯崇；所以冯崇在兄弟群中，年纪最大。冯弘当天王之后，王女士不能当王后，冯弘反而封慕容女士当王后；又罢黜冯崇，派他出去镇守肥如（河北省卢龙县）。冯崇的同母老弟、广平公冯朗，乐陵公冯邈，互相商量说：“王国就要覆灭，无论是聪明人或愚昧人，全都知道。而老爹（冯弘）再





听慕容王后的谗言，我们兄弟随时会死，一天也等不及。”于是，一同逃往辽西（河北省迁安县），劝说老哥冯崇投降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冯崇同意。正巧，北魏帝拓跋焘，派御前监督官（给事中）王德，向冯崇招降。

十二月十九日，冯崇派冯邈前往北魏帝国，献出全郡投降。天王冯弘得到报告，派将领封羽，把冯崇所在的辽西（河北省迁安县）包围。

四三三年，春季，正月十五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二十六岁），派永昌王拓跋健，率领各路兵马，前往援救辽西。

二月一日，北魏帝拓跋焘任命冯崇当幽平东夷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幽（州政府蓟城）、平（州政府肥如）二州全权州长（牧），封辽西王，主管辽西封国政府机要（录其国尚书事），指定辽西郡等十个郡作为采邑；行使皇帝职权，可以直接委派封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州长（刺史）、征虏将军以下杂号将军。

夏季，六月，北魏帝国永昌王拓跋健、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安原，率领各路兵马，攻击北燕帝国首都和龙（辽宁省朝阳市）；将军楼勃，率领别动骑兵部队五千人，包围凡城（河北省平泉县南），北燕守将封羽，献出凡城，投降。

北魏军裹胁居民三千余家，班师。

秋季，八月，北魏帝国辽西王冯崇，上疏北魏帝拓跋焘，请准许他前往和龙，劝说老爹、北燕帝国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投降。拓跋焘不准。

四三四年，春季，正月四日，北燕帝国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派使节到北魏帝国，请求和解，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二十七岁）拒绝。

闰三月十八日，北燕帝国天王冯弘，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高颢，上疏北魏帝拓跋焘，自称藩属，承认自己罪行，请求处罚，并愿呈献最小的女儿，充实后宫。拓跋焘允许，下诏征召北燕太子冯王仁到首都平城朝见。

冯弘送北魏使节于什门，返回平城；于什门在北燕帝国囚禁二十一年，始终不肯屈服（参考四一四年八月）。拓跋焘下诏褒扬于什门，比做苏武（参考前八一年）；任命他当执法监察官（治书御史）。赏赐羊一千只、布一千匹。用正式奏章，到皇家祖庙，祭告列祖列宗，并向全国公告。

夏季，六月，天王冯弘忽然大为懊悔，拒绝把太子冯王仁送到北魏帝



国（首都平城）当人质。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滋警告说：“从前，刘禅帝国（蜀汉）拥有重山之险，孙皓帝国（东吴）拥有长江之阻，结果都被晋王朝生擒活捉（刘禅事参考二六三年十月，孙皓事参考二八〇年三月），为什么？只因为强弱相差太大。而今，我们的衰弱，比蜀汉、东吴更甚，而魏国（北魏帝国）的强大，远超过当时的晋王朝。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怕王国会面对覆亡的灾难。但愿早日送出太子（冯王仁），然后奋发图强，整顿政府，安抚人民，招收离散逃亡的人民，赈济饥苦穷困，奖励耕田种桑，减轻或免除差役赋税，王国或许还可以保全。”冯弘勃然大怒，斩刘滋。

六月二十日，北魏帝拓跋焘，派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等，攻击北燕帝国，收割田里庄稼，强迫居民迁移，班师。

四三五年，春季，正月，北燕帝国（首都和龙【辽宁省朝阳市】）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因不断受到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的攻击，为了建立外援，派使节前往建康（南京首都，江苏省南京市）进贡，自称藩属。

正月十五日，南宋政府下诏封冯弘当燕王；江南称之为“黄龙国”（胡三省原注：“因首都称和龙之故，今【十三世纪】北方人仍称和龙为黄龙府”）。

三月六日，北燕帝国派大将汤烛，前往北魏帝国进贡，并声称太子冯王仁有病，所以没有遣送。

六月二十二日，拓跋焘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镇东大将军、徒河（辽宁省锦州市）人屈垣等；率骑兵四万人，攻击北燕帝国。

七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北伐军总司令、乐平王拓跋丕等，抵达北燕帝国首都和龙城下。北燕天王冯弘派人送大批牛羊和美酒，犒赏三军，并呈献铠甲三千副。镇东大将军屈垣责备冯弘不送人质，掳掠男女六千人，班师。

北魏帝国北伐军，对北燕帝国（首都和龙）作不断的攻击。北燕疆土日益缩小，国势日益危险，上下忧愁恐惧。祭祀部长（太常）杨岷，再劝天王冯弘立即送出太子冯王仁到北魏当人质。冯弘说：“我不忍心做这种事，如果紧急，我打算暂且去东方依靠高丽（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等待以后机会。”杨岷说：“魏国（北魏帝国）集中天下所有力量，攻击一个角落，按道理不可能攻不下。高丽不守信义，开始时可能很是亲善，最后



恐怕会发生变化。”冯弘不相信，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阳伊，充当密使，去请求高句丽王国派军迎接。

四三六年，春季，二月六日，北燕帝国天王（三任昭成帝）冯弘，派人到北魏帝国进贡，声称马上就送太子冯王仁充当人质；北魏帝拓跋焘拒绝（对冯弘的小把戏，已经厌倦），准备出兵讨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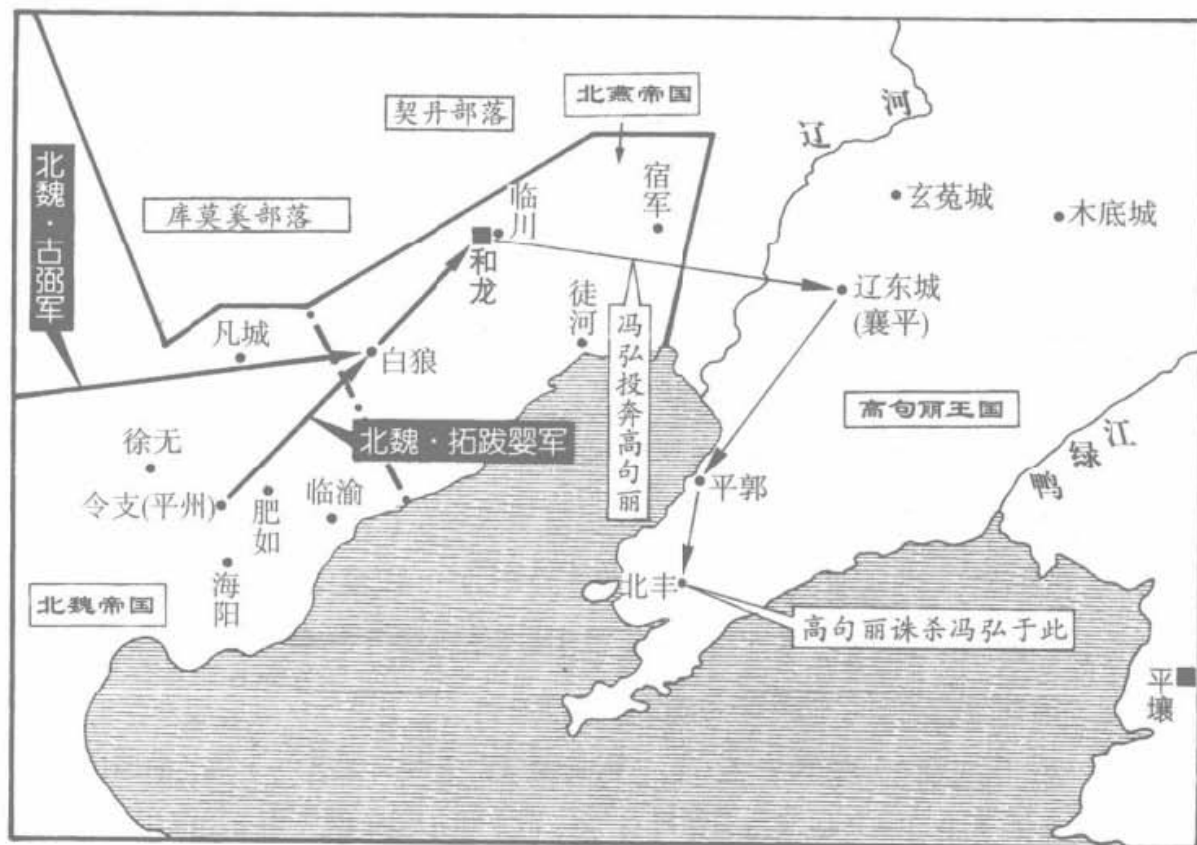
二月十日，拓跋焘派十余个使节，前往东方高句丽王国等国，解释北魏对北燕，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

三月二十日，北魏帝国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锐骑兵一万人，再度攻击北燕帝国。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州长（刺史）拓跋婴，率辽西（河北省东北部）各军，和娥清等军会师。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攻击北燕帝国白狼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县西南），攻克。

高句丽王国派将领葛卢孟光，率骑兵数万人，迎接冯弘；跟随阳伊（去年【四三五年】十一月北燕所派使节）抵达和龙，驻扎临川（和龙东）。北燕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郭生，因人民全都不愿被强迫迁移到千里之外的异国异土，于是，打开城门，迎接北魏军入城，可是北魏军对突如其来的好运，深为怀疑，不敢进入。郭生就集结军队，攻击冯弘，冯弘急招引高句丽军，自东门进城，和郭生在皇宫门前格斗，郭生身中流箭，阵亡。葛卢孟光率军夺取国库及军械库，命士兵脱掉身上粗旧而又破烂的军服，换上新的装备，抛弃手中武器，挑选精良刀枪剑戟，对全城人民大肆抢掠。

五月五日，冯弘率领龙城现有居民，在高句丽军保护下，向东迁移（北燕帝国立国三十年【四〇七至四三六年】，共三任君王，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北燕最后一个【十九】兴起，而倒数第二个灭亡，“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已近尾声，只剩下北凉一国。华夏境内，三国并立：南宋帝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冯弘下令焚毁宫殿，大火十天不熄。妇女们身穿铠甲，集结在大军中间，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阳伊，率精兵在外围巡逻，高句丽军将领葛卢孟光，率骑兵殿后，两车相并，同时前进，前后长达八十余华里。北魏安西将军古弼的部将高苟子，率骑兵打算追击，正巧，古弼酩酊大醉，拔出佩刀制止，冯弘遂平安逃掉。北魏帝拓跋焘听到这个报告，火冒三丈，把古弼以及平东将军娥清，装入囚车，押返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二人都被贬降为看门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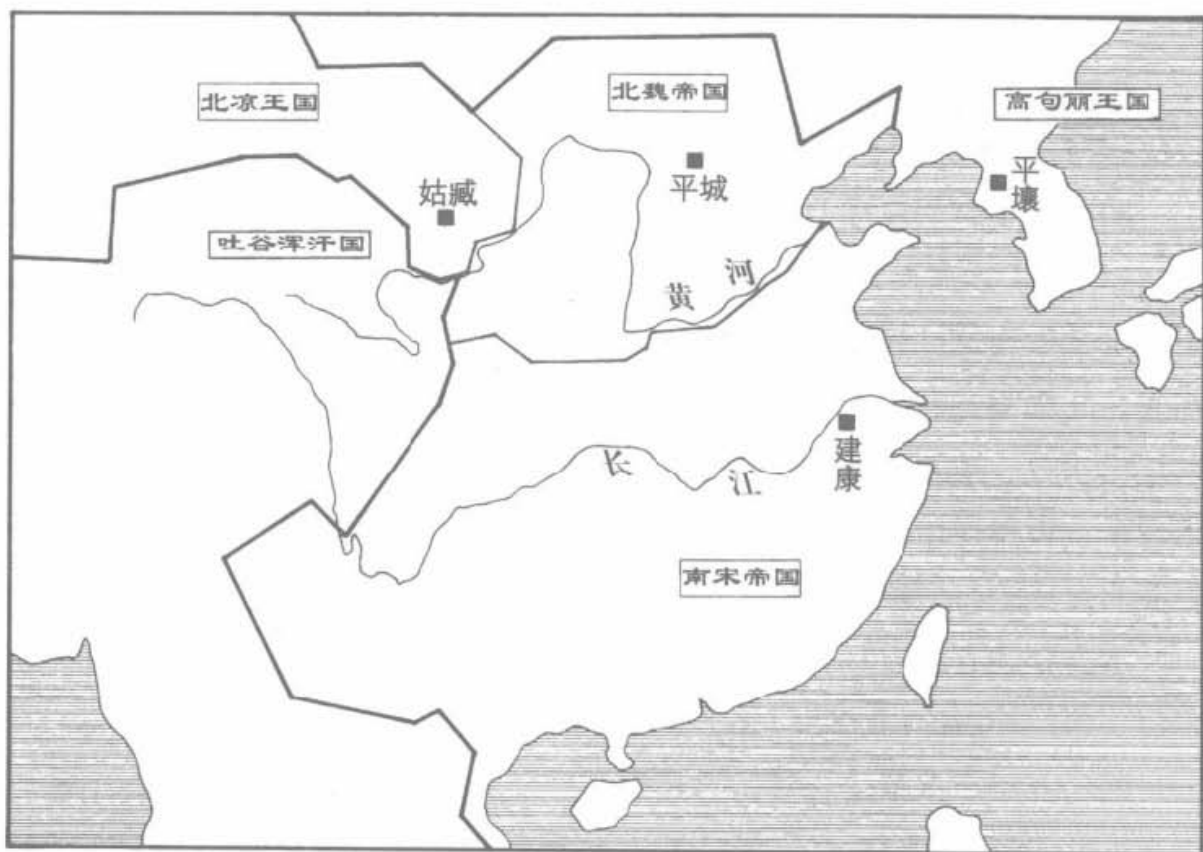
五世纪·四三六年四月至四三八年三月 北魏击灭北燕·北燕帝冯弘投奔高句丽

五月八日，拓跋焘派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封拔，前往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命他们把冯弘送回北魏帝国。

五月十七日，拓跋焘前往河西（黄河河套地区）。

秋季，九月，高句丽王国拒绝把请求政治庇护的北燕帝国天王冯弘，送交北魏帝国；派遣使节，携带奏章，到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请求：“准许和冯弘同时接受教化。”拓跋焘认为高句丽王国违抗命令，准备征调陇右（陇山以西）地区的骑兵部队，向高句丽王国发动攻击。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絜说：“秦陇（甘肃省南部）新近才并入版图，人民应该优先免除差役才对，不妨等到民间富庶充实，然后使用。”乐平王拓跋丕说：“和龙（北燕故都，辽宁省朝阳市）也是新近平定，最好是推广农耕，充实军用物资，然后再出军攻击，一次就可以把高丽（高句丽王国）消灭。”拓跋焘乃停止。

四三八年，春季，三月，最初（参考四三六年五月）北燕帝国天王冯弘，被高句丽兵团迎接到辽东（辽宁省辽阳市），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朝鲜半岛平壤市】）国王（二十任长寿王）高琬，派使节慰劳，说：“龙城王冯先生，光临敝国郊野，人马想都疲劳！”冯弘对这种把自己当做宾



五世纪·四三六年五月 北燕亡国·三国并立

客，甚至当做部属，而不当做主子的态度，既惭愧又愤怒，于是，以天王身份，下诏斥责高琨。高琨把冯弘安置到平郭（辽宁省盖州市），不久，再送到北丰（辽宁省瓦房店市）。冯弘一向瞧不起高句丽王国，随时随地肆意侮辱。虽然寄人篱下，仍以独立王国自居，行政司法，跟和龙城（辽宁省朝阳市）时代一样。高琨不能忍受，派出军队，强行夺走冯弘身旁的美丽侍女，又拘捕太子冯王仁，充当人质。冯弘大为怨恨，派使节到南宋帝国（首都建康），请求出军迎接。南宋帝刘义隆派使节王白驹等，北上高句丽王国，命高句丽王国准备行装，送冯弘南下。高琨不愿冯弘脱离自己手掌，于是，命将领孙漱、高仇等，就在北丰（辽宁省瓦房店市），诛杀冯弘（年龄不详），并诛杀冯弘的子孙十余人，追称冯弘谥号昭成皇帝。

王白驹等反应强烈，率领南宋迎接冯弘的军队七千余人，攻击孙漱、高仇；斩高仇，生擒孙漱。高琨因王白驹等擅自诛杀高句丽王国大将，遂囚禁王白驹，押解送回建康（南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刘义隆因高句丽王国地处天涯，不愿使这个遥远的盟邦失望，遂把王白驹等囚入监狱。但不久又把他们释放。





## 二、胡夏帝国亡

四二四年，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皇帝（一任武烈帝）赫连勃勃（本年四十四岁），准备罢黜太子赫连璜，改封幼子酒泉公赫连伦。赫连璜得到消息，率军七万人，自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出发，北伐赫连伦。赫连伦率三万人迎击，在高平（宁夏固原县）大战；赫连伦兵败，被杀。赫连伦同胞老哥、太原公赫连昌，率骑兵一万人，袭击璜军，斩赫连璜，合并他的部众八万五千人，回到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赫连勃勃大为高兴，封赫连昌当太子。

赫连勃勃有夸大狂，他给统万的四门命名：东门称招魏门、南门称朝宋门、西门称服凉门、北门称平朔门。

四二五年，秋季，八月，胡夏帝（一任武烈帝）赫连勃勃逝世（年四十五岁），安葬嘉平陵（今地不详），谥号武烈皇帝，祭庙称世祖。太子赫连昌（年龄不详）即位（二任帝），大赦，改年号承光（之前是真兴七年，之后是承光元年）。



五世纪·四二四年 胡夏极盛时之疆域

四二六年，夏季，六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十九岁），下诏询问文武官员：“现在我们要出军讨伐，赫连（胡夏帝国）、蠕蠕（柔然汗国），哪一国优先？”（蠕，音 rú。蠕形动物，是没有脊椎动物中的一大类，像蛔虫就是。柔然汗国对北魏帝国的威胁，跟匈奴汗国对两汉王朝的威胁，同样严重。北魏帝国采取精神胜利方略，三任帝拓跋焘把“柔然”改成“蠕蠕”，形容他们无知无识，跟虫蛆一样。可是，贬低敌人，也就是贬低自己。连虫蛆都无法战胜，说明自己不如虫蛆。中国文化中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敌人诋骂得一文不值，而忘了自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长孙嵩、宰相（司徒）长孙翰、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都说：“赫连家（胡夏帝国）土生土长，还没有成为灾患，不如先攻击蠕蠕（柔然汗国），如果能够追到，可以大获全胜，如果追不到，则到阴山作一次扩大狩猎，至少可以夺取禽兽的毛皮骨角，充实军用物资。”祭祀部长（太常）崔浩说：“蠕蠕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击，不会追上；用轻装备部队追击，又无法把他们制伏。赫连家（胡夏帝国）土地不过一千华里，政治凶暴，刑法残酷，上天和世人，同时对他们唾弃，应该先行讨伐。”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絜、武京侯安泉，则请先行攻击北燕帝国（首都和龙【辽宁省朝阳市】）。

秋季，九月，北魏帝拓跋焘听到胡夏帝（一任武烈帝）赫连勃勃逝世、儿子们内斗、民心不安的消息，打算讨伐。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长孙嵩等一致反对，说：“他们如果登城固守，以逸待劳。郁久闾大檀（柔然汗国四任可汗）得到情报，乘我们空虚，发动攻击，这可是危险的策略。”祭祀部长（太常）崔浩说：“想起当年，荧惑星（火星）紧傍羽林星和钩己星运转，算卦占卜，显示秦国（后秦帝国）一定灭亡（参考四一五年九月）。今年，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出现东方天际，显示西征一定胜利。上天旨意和世间人心，互相呼应，机会不可失去。”长孙嵩态度坚决，反对到底，引起强烈争辩。拓跋焘暴跳如雷，斥责长孙嵩做官贪赃枉法，命武士抓住长孙嵩的头发，把头按到地上碰撞，殴打侮辱（本年，拓跋焘十九岁。而在拓跋焘的曾祖父拓跋什翼犍时，长孙嵩便当南部总监【参考三七六年十二月】，是一位四朝【代王拓跋什翼犍、一任帝拓跋珪、二任帝拓跋嗣、三任帝拓跋焘】元老，本年六十九岁）。于是，派最高监察长（司马）奚斤，率四万五千人，袭击胡夏帝国的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宋





兵将军周几，率一万人，袭击胡夏帝国的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命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薛谨当向导。薛谨，是薛辩的儿子（薛辩降北魏事，参考四一九年二月）。

拓跋焘打算请立法院事务官（中书博士）、平棘（河北省赵县南）人李顺，当前锋司令，征求崔浩的意见。崔浩说：“李顺诚然很有谋略，但我们两家有婚姻关系（崔浩的老弟娶李顺的妹妹，侄儿又娶李顺的女儿），深知他的为人，责任感太轻，不可以信任。”拓跋焘才停止。自此，崔浩跟李顺之间，发生裂痕。

冬季，十月十一日，拓跋焘从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进抵君子津（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南黄河渡口），正巧，天气严寒，气温突然剧烈下降，黄河冰封。

十一月三日，拓跋焘率轻装备骑兵二万人，踏冰渡过黄河，直接袭击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

十一月七日，冬至，胡夏帝（二任）赫连昌，正在大宴文武百官，庆祝佳节，北魏军忽然出现，胡夏帝国上下惊恐骚动。北魏在黑水扎营，距统万城三十余华里。赫连昌出战，战败，急向城中撤退，城门来不及关闭，北魏帝国禁军卫士官（内三郎）豆代田，率军乘势突入西宫，纵火焚烧西宫城门；胡夏帝国政府下令关闭所有宫门，豆代田跳出宫墙撤退。拓跋焘擢升豆代田当勇武将军。是夜，北魏军在统万城北扎营。

十一月八日，北魏军分别出动，到四方抢夺掳掠，斩杀及俘掳数万人，牛马十余万头。拓跋焘对各将领说：“统万不容易得到，来年跟各位再来夺取。”裹胁当地居民一万余家，班师。

胡夏帝国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曹达，听到北魏帝国宋兵将军周几大军就要到达，不敢迎战，放弃郡城逃走；北魏军乘胜追击，所向无敌，遂深入胡夏帝国南部腹地三辅（大长安地区）；不意周几在行军中逝世。胡夏帝国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县）的东平公赫连乙斗，听说北魏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的大军就要到达，派使节飞快向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报告紧急情况，使节抵达统万时，统万正被北魏军包围；他马上奔回，报告赫连乙斗：“统万已经完结！”赫连乙斗魂不守舍，放弃蒲阪，向西逃回长安；奚斤遂占领蒲阪。

胡夏帝赫连昌的老弟赫连助兴，镇守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赫连乙斗到后，赫连助兴心胆俱裂，放弃长安，向西逃到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

曙光乡)。

十二月，奚斤进入长安，胡夏帝国秦州（州政府设杏城【陕西省黄陵县】）、雍州（州政府设阴密【甘肃省灵台县西南】）所属的氐人部落、羌人部落，全向奚斤投降。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以及“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玄，得到消息，也都派使节向北魏帝国归附。



五世纪·四二六年九月至十二月 北魏大举进攻胡夏 北攻统万、南陷长安

四二七年，春季，正月十一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二十岁），返首都平城。从统万强迫迁到平城的移民，很多人在中途死亡，能够到达平城的，不过十分之



六七。

正月二十五日，拓跋焘前往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胡夏帝国皇帝（二任）赫连昌，派平原公赫连定，率军二万人南下，准备收复长安。拓跋焘得到消息，下令砍伐阴山林木，大量建造攻城工具，准备对胡夏帝国作第二次攻击。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跟胡夏帝国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对峙。北魏帝拓跋焘打算乘胡夏帝国后方空虚，攻击统万，遂遴选战士，加以严格训练，分配给各将领担负作战任务；命宰相（司徒）长孙翰等，率骑兵三万人，作为前锋；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三万人，作为后备，尾随前进；南阳王拓跋伏真等，率步兵三万人，护送攻城工具；将军贺多罗，率三千人精锐骑兵，担任斥候，在前锋兵团之前，搜索侦察。拓跋素，是拓跋遵的儿子（拓跋遵，参考三九五年九月）。

五月，拓跋焘自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命龙骧将军、鲜卑人（代人）陆俟，统御北方各路兵马，镇守大磧（今地不详），防备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

五月九日，拓跋焘自君子津（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南黄河渡口）渡黄河西上，抵达拔邻山（内蒙古准格尔旗），兴筑城堡，留下辎重，亲自率领轻装备骑兵三万人，速度加倍，先行进发。文武官员一致劝阻说：“统万（胡夏首都，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城墙坚固，不是早晚之间就能攻克，现在用轻装备部队讨伐，如果不能马上破城，撤退的时候，又没有粮食，不如配合步骑兵和攻城工具，一齐行动。”拓跋焘说：“军事攻击，最笨拙的是攻击城堡，非到万不得已，不可使用。我们如果集结步兵，携带攻具，浩浩荡荡前进，他们一定恐惧，必然登城固守。如果不能攻克，到时候粮食吃完，士卒筋疲力尽，而又无处可以抢掠夺取，我们就陷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窘境。不如用轻装备骑兵，发动突袭，他们发现步兵还没有赶到，一定不太在意。我们再故意暴露弱点，引诱他们动手。他们如果出击，就正好跳进圈套，被我们生擒。为什么会这样？只因为我们士卒离家二千余华里，又隔着一条巨流黄河，正是所谓：‘把他放到必死的地方，他反而会活。’三万人的轻装备骑兵部队，攻城的力量当然不够，但用来决战，绰绰有余。”大军遂动。

六月一日，日食。北魏帝拓跋焘抵达统万，把大部分主力，埋伏在城外深谷之中，只率少数部队，进逼城池。胡夏帝国将领狄子玉向拓跋焘投



降，报告说：“皇上（赫连昌）听说魏国（北魏帝国）军队前来，派人征召正在南方进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平原公赫连定回军，赫连定说：‘统万城池坚固，不容易攻破，等我捉住奚斤，然后慢慢北返，内外夹击，没有不成功之理。’所以皇上（赫连昌）专心守城，等待赫连定。”拓跋焘对赫连昌不出战的决策，大为烦恼，乃下令撤退，故意显示力量微弱；一面派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娥清和永昌王拓跋健，率骑兵五千人，向西大肆劫掠居民。

北魏军有一位罪犯逃亡，投奔胡夏帝国的士卒，向胡夏帝国报告北魏军粮食已经用尽，士卒每天只吃蔬菜，而辎重补给，都远在后方，步兵也还没有抵达；建议应该掌握这个机会，急行攻击；赫连昌同意（胡三省原注：“纵是拓跋焘派出的专业间谍，也不能运作得如此之理想。”柏杨按：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命运”，再高的智慧都无法安排）。

六月二日，赫连昌率步骑兵三万人出城。北魏宰相（司徒）长孙翰等，向拓跋焘提出警告：“夏国（胡夏帝国）兵团的阵势难以攻破，我们应躲开锋锐。”拓跋焘说：“我们遥远地前来追捕盗贼（胡夏帝国军），唯恐怕他们不出城。今天，他们出城，我们反而躲开，不敢攻击，鼓励他们的斗志，削弱我们的力量，不是好的计谋。”遂集结部队，假装逃走，引诱胡夏兵团追赶，使他们疲惫。

胡夏帝国兵团在胡夏帝赫连昌亲自指挥下，分成两路纵队，像两个翅膀一样，左右包抄；战鼓如雷，杀声震天，追击紧迫；奔驰五六华里；忽然之间，大风雨从东南方涌到，尘土灰沙，布满天地，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北魏帝国宦官赵倪，相当通晓神鬼法术，对拓跋焘说：“风雨从贼寇（胡夏帝国）头上吹过来，我们逆风，他们顺风，是上天不肯帮助我们。而且将领土卒，无不又饥又渴，但愿陛下收兵，暂时避他们一避，等到以后再说。”祭祀部长（太常）崔浩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大军深入敌国千里，有必胜的策略，怎么可以只一天工夫，就全盘推翻。贼寇贪图胜利的战果，不断追击，不肯停止，根本没有后继部队。现在应该发动埋伏，对他们作意外的突击。刮风下雨，只看人们怎么利用，岂有刻板地认为一定对我们不利！”拓跋焘说：“对极！”于是，把骑兵分成东西两个纵队，互相呼应。就在这时，拓跋焘马失前蹄，摔下马背，胡夏士卒一拥而至，几乎生擒；北魏皇族拓跋齐，用身体掩护拓跋焘，决心一死，拼命拒战，胡夏军才被击退。拓跋焘翻身上马，直刺胡夏帝国国务院执行官



（尚书）斛黎文，一槊毙命，又杀胡夏骑兵十余人。拓跋焘身中流箭，但仍苦战不休，胡夏兵团竟告崩溃。拓跋齐，是拓跋翳槐的玄孙（拓跋翳槐，是拓跋什翼犍的老哥。参考三二九年十二月）。

北魏帝国乘胜反攻，追击赫连昌，追到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城北，斩赫连昌的老弟、河南公赫连满和侄儿赫连蒙逊；杀胡夏士卒一万余人。赫连昌抱头鼠窜，来不及逃回统万，而直奔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拓跋焘身穿普通士兵的铠甲，追杀四散逃亡的胡夏士卒，竟闯进统万；拓跋齐再三再四阻止，拓跋焘不理。而胡夏帝国已发觉侵入城中的一位士卒，是北魏帝冒充，于是下令关闭所有城门。拓跋焘跟拓跋齐等，无路可逃，最后溜进皇宫，抢到女人的长裙，撕成细条，绑到铁槊之上，拓跋焘用来爬上城墙，再从城墙上爬下，仅仅逃出一命。这时天已黄昏，胡夏帝国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问至（问，姓），保护赫连昌的娘亲，打开城门向西南逃走。北魏宰相（司徒）长孙翰，率八千人骑兵，追赶赫连昌，追到高平（宁夏固原县），没有追上，班师。

六月三日，拓跋焘进入统万，俘虏胡夏帝国的亲王、公爵、高级文官、将领、指挥官，以及胡夏帝国一任帝（武烈帝）赫连勃勃的正妻皇后和小老婆群妃妾，以及现任皇帝赫连昌的正妻皇后和小老婆群妃妾、姐妹公主、宫女，有数万人之多；另外，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国库中的奇珍异宝、车辆、旌旗、器物，多得数都数不完。依照阶级，分别赏赐给将士。

最初，胡夏帝国一任帝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兴筑统万城，城高七十尺，基厚三十步，上宽十步；宫墙高三十五尺，坚硬得可以用来磨砺刀斧。亭台楼阁，十分雄伟壮丽，全部雕刻图画，用锦绣装饰，精致豪华，无以复加（赫连勃勃筑统万城，参考四一三年三月）。拓跋焘转头对左右侍从官员说：“巴掌大的小国，竟把人民奴役到这种程度，要想不亡，怎么能够！”

北魏俘虏胡夏帝国天文台长（太史令）张渊、徐辩，任命他们仍当天文台长（太史令）；召见故晋帝国将领毛修之（毛修之被俘，参考四一八年十一月）和西秦王国将领库洛干（库洛干被俘，参考去年【四二六年】十一月），把库洛干送回西秦王国；毛修之是一位有高度技巧的烹饪家，拓跋焘命他当御厨房管理官（太官令）。拓跋焘看到一篇对赫连勃勃作过分赞美的文章，大怒说：“写这文章的小子，真无耻之极，怎么胆敢如此，他是谁？给我查出来。”文章是胡夏帝国国史编撰官（著作郎）、天水郡（甘肃

省天水市)人赵逸的作品,祭祀部长(太常)崔浩说:“摇尾分子写文章,无论是赞扬或是抨击,大多言过其实,只不过不得不这么做,用不着惩罚。”事情才停止。拓跋焘把赫连勃勃的三个女儿,收入后宫当小老婆。

北魏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和胡夏帝国平原公赫连定,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对峙,北魏帝拓跋焘命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娥清、交通部长(太仆)丘堆,率骑兵五千人,向关右(函谷关以西)夺取土地。赫连定听到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陷落消息,也投奔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奚斤追击,追到雍城(陕西省凤翔县),没有追上,回军。娥清、丘堆联合攻击胡夏帝国的贰城(陕西省黄陵县西北),攻克。

拓跋焘下诏,命奚斤等班师。奚斤上疏说:“赫连昌(胡夏帝国皇帝)逃到上邽自保,集结残余的灰烬,但是还没有巩固根据地的实力。现在,乘他危急,消灭他十分容易,请增加铠甲马匹,我当削平赫连昌而回。”拓跋焘不许,奚斤一再请求,拓跋焘才批准,拨给奚斤一万人,派将军刘拔,送去战马三千匹;并命娥清、丘堆,留在前方,配合奚斤,向胡夏帝国作最后一击。

六月十九日,拓跋焘自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返回东方。任命常山王拓跋素当征南大将军,“假节”,和首都平城警备区司令(执金吾)桓贷、莫云,留在统万镇守。莫云,是莫题的老弟(莫题,参考三九七年二月)。

四二八年,春季,二月,北魏帝国平北将军尉眷,围攻胡夏帝国皇帝(二任)赫连昌所在的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北魏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进抵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和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娥清、交通部长(太仆)丘堆会师。而奚斤军中,瘟疫流行,战马大批死亡,士卒又缺乏粮食,无法攻击,只得兴筑营垒固守。派丘堆到乡村征粮逼租,北魏士卒凶暴成性,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没有戒备。赫连昌出军袭击,丘堆大败,士卒很多被杀,丘堆只剩下数百名骑兵,逃回安定。赫连昌乘胜追击,每天到城下抢掠。北魏军得不到粮秣,将领们开始不安。监军官兼执法监察官(监军侍御史)安颀(音xié)说:“我们奉到的命令是消灭盗贼(指胡夏帝国),现在反而被盗贼围住,困守孤城。即令不被盗贼屠杀,也会受军法审判,斩首处死,进退都无法活命,可是各位王爷爵爷(奚斤封宜城王),却舒舒服服坐在那里,没有一点方略?”奚斤说:“我们军队没有马匹,用步兵攻击骑兵,无法取胜,只有等





五世纪·四二七年五月至六月 北魏攻陷统万·赫连昌逃亡上邽

中央救兵来到，前后夹击！”安颉说：“凶猛的盗贼（指赫连昌）就在城外，我们的士卒已筋疲力尽，粮食又快吃完，如果不决一死战，灭亡就在早晚，哪有时间等到救兵？反正是死，不如战死，难道不行？”奚斤又以战马太少作为理由，推辞不肯。安颉说：“把将领们所有的战马，集中起来，可凑到二百匹。我自愿招募敢死队出击，即令不能击破敌人，也可以摧挫他们的锐气。而且，赫连昌自大骄傲，有勇无谋，喜爱斗狠，行动轻率，每每亲自出马挑战，大家都认识他的模样，如果用伏兵偷袭，赫连昌可能被我们活捉。”奚斤仍然面有难色。安颉遂暗中跟尉眷秘密进行，遴选战马骑士，严阵以待。不久，胡夏帝（二任）赫连昌亲自攻城，安颉出军。赫连昌到阵前交锋，北魏敢死队认出他的面貌，全力围攻。正巧，狂风突起，尘沙飞扬，白天如同黑夜，昏暗不清。赫连昌败退，安颉追击，而赫连昌

的坐骑突然栽倒，从鞍上摔下来，遂被安颀生擒。安颀，是安同的儿子（安同，参考三八六年八月）。

胡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兼宰相（领司徒）、平原王赫连定，招收残兵败将，还有数万人，逃回平凉（甘肃省华亭县），继任皇帝（三任）。大赦，改年号胜光（之前是承光四年，之后是胜光元年）。

三月十三日，赫连昌被押解到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二十一岁），招待他住进西宫，房间里的日常用具，都跟供应皇帝使用的一样。拓跋焘又把妹妹始平公主嫁给他，命他当荣誉常忠将军，封会稽郡公（人生有幸有不幸，同是大分裂时代，同是亡国之君，慕容超【南燕帝国末任帝】、姚泓【后秦帝国末任帝】，被绑赴刑场，斩首示众。李势【成汉帝国末任帝】、赫连昌，却仍继续保持荣华富贵）。

拓跋焘擢升安颀当建节将军，封西平公；尉眷当宁北将军，晋封渔阳公。

拓跋焘常命赫连昌侍从在自己身边，打猎时，还单独跟他两马相并，追逐麋鹿，深入高山危谷。赫连昌的勇猛，一向有名，北魏各将领都认为不可对赫连昌如此信任。拓跋焘说：“有天命在，什么事值得担心！”对赫连昌的亲切，跟开始时一样。

奚斤是大军总司令，平凉之战，自己束手无策，而手下小将（指安颀、尉眷）却生擒敌国皇帝，建立盖世奇功，深感羞耻。于是，下令全军放弃辎重，只带三日粮秣，进攻胡夏帝国新任皇帝（三任）赫连定据守的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娥清建议沿泾水（渭水支流）前进，奚斤不同意，遂从北方上道，打算切断赫连定的退路。大军抵达马鬣岭（即马毛山，前秦帝国五任帝苻登战死处，参考三九四年七月。宁夏固原县西南二十公里），胡夏兵团就要逃走，正巧，北魏军一个初级军官有罪逃亡，投奔胡夏兵团，泄漏北魏军窘困情形——既无粮，又无水。赫连定遂派出别动部队，前后夹攻，北魏军瓦解，奚斤、娥清、刘拔等，全被赫连定生擒，士卒也被杀六七千人。

丘堆留守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看管军用物资，听到奚斤失败消息，立刻放弃辎重城池，逃奔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到长安后，惊魂不定，又和镇守长安的高凉王拓跋礼，放弃长安，逃往蒲阪（山西省永济县）。胡夏帝国军遂收复长安。拓跋焘怒不可遏，命安颀斩丘堆，代替丘





堆职务，镇守蒲阪拒敌。

夏季，四月，赫连定派使节到北魏帝国，请求和解；拓跋焘下诏，命赫连定投降。

四二九年，夏季，五月，胡夏帝国（首都平凉）皇帝（三任）赫连定，打算收复统万（胡夏故都，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率军东下，抵达侯尼城（平凉东），不敢前进，回军。

赫连定小的时候凶恶残暴，是一个地痞无赖，老爹一任帝（武烈帝）赫连勃勃对他印象，至为恶劣。

冬季，十月，赫连定在阴盘（甘肃省平凉市东）打猎，登上苟蓝山（甘肃省平凉市境），遥望故都统万，悲恸哭泣，说：“先帝（赫连勃勃）如果早教我继承大业，怎么会有今天的事！”

四三〇年，春季，三月十六日，北魏帝拓跋焘，封会稽公赫连昌（胡夏帝国二任帝）当秦王（赫连昌被俘事，参考前年【四二八年】二月）。

秋季，九月六日，胡夏帝国皇帝（三任）赫连定，命他的老弟赫连谓以代，攻击北魏帝国的酈城（陕西省洛川县东南）。北魏帝国平西将军、始平公拓跋隗归等迎击，杀胡夏军一万余人，赫连谓以代逃走。赫连定亲自率数万人，在酈城东方，拦腰攻击拓跋隗归，而留老弟上谷公赫连社干、广阳公赫连度洛孤，据守首都平凉（甘肃省华亭县）；派使节到南宋帝国（首都建康），要求和解，约定同时出军讨伐北魏，预先瓜分黄河以北地区，以太行山为分界线，太行山之东（河北省）属南宋帝国，太行山之西（山西省）属胡夏帝国。

北魏帝拓跋焘得到消息，下令动员，决心一举把胡夏帝国消灭。文武官员一致说：“刘义隆（南宋帝国）的军队仍停留在黄河中游，我们却放弃南方防御，而去西征，面前的敌人（胡夏帝国）未必能够削平，刘义隆却乘我们后方空虚，北渡黄河，山东（崤山以东）将全部丧失。”拓跋焘询问高级咨询官（侍中）崔浩的意见，崔浩回答说：“刘义隆跟赫连定，隔着千山万水，遥远地互相勾搭，用空虚的声音，一唱一和，共同从门缝里窥探强邻。刘义隆希望赫连定先发，赫连定希望刘义隆先发，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先发，好像两只捆绑在一起的鸡，不能同飞，根本造不成伤害。我当初认为，刘义隆的军队北伐，应该据守黄河中游，分军两路，深入进攻。东路军直指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西路军直指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如此的话，陛下自当亲身讨伐，不可以怠慢。



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宋国（南宋帝国）野战军成了河防部队，东西防线，长达二千华里，一个据点，守军不过数千，形势分散，力量孤弱（南宋沿河设防，自灵昌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至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二地航空距离三百七十公里）。我们可以看出白痴小娃（指刘义隆）想的是什么？不过打算以黄河为界而已，所以只求巩固边防，并没有北渡黄河进攻的意图。而赫连定是一个已受重伤的树根，容易摧折，只要一碰，立刻仆倒。消灭赫连定之后，东出潼关，像卷草席一样，一卷到底，声威将震撼‘南极’（指广州）；长江、淮河以北，将没有一根草还可以活。陛下圣明的策略和睿智的真知灼见，不是一般愚劣的人，或目光如豆的人，所能了解，请不要迟疑。”拓跋焘接受。

九月二十一日，拓跋焘前往统万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袭击胡夏帝国首都平凉（甘肃省华亭县）。任命卫兵将军王斤，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县）。王斤，是王建的儿子（王建，参考三八六年正月）。

冬季，十一月三日，拓跋焘抵达胡夏帝国首都平凉城下。胡夏上谷公赫连社干，登城固守。拓跋焘命秦王赫连昌（胡夏帝国二任帝）出面招降，赫连社干拒绝。拓跋焘派安西将军古弼等，率军直指安定（甘肃省泾川县）。胡夏帝赫连定，自酈城（陕西省洛川县东南）刚回安定，得到消息，立即率步骑兵二万人，出发援救平凉（甘肃省华亭县）；跟由平凉东下的古弼，在中途遭遇；古弼假装兵力微弱，向后撤退，引诱赫连定追击；赫连定果然追击。拓跋焘派高车兵团飞奔增援，胡夏军大败，阵亡数千人。赫连定退到鹑觚原（甘肃省灵台县东南），结成方阵自保。北魏军团团围住。

北魏西征兵团，把胡夏帝赫连定，包围在鹑觚原，几天之后，北魏军切断所有水源，胡夏人马饥渴。

十一月十五日，赫连定率军从鹑觚原冲出重围。北魏武卫将军丘眷阻截，胡夏军完全崩溃，被杀一万余人。赫连定身负重伤，单人匹马，落荒而逃；集结残余的部众，裹胁居民五万（不知是五万人或五万家），向西投奔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北魏西征军生擒赫连定的老弟、丹阳公赫连乌视拔，武陵公赫连秃骨，以及公爵、侯爵以下贵族官员一百余人。

当天（十一月十五日），北魏军乘胜进攻安定，守将胡夏东平公赫连乙斗，放弃城池，逃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再裹胁居民数千家，也投奔上邽。

十一月十七日，拓跋焘，由平凉（甘肃省华亭省）前往安定（甘肃省



五世纪·四三〇年九月至十二月 北魏重击胡夏，夺取平凉、关中

泾川县)。

十一月十八日，返抵平凉城外，在平凉四周，挖掘深沟，重重包围。安抚新近归降的居民，免除秦州（古秦州，甘肃省南部）、雍州（古雍州，陕西省中部）人民的田赋捐税七年。

胡夏帝国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守将，向北魏军投降。

十二月十五日，胡夏帝国平凉守将、上谷公赫连社干，广阳公赫连度洛孤，出城投降。北魏帝国占领平凉。

北魏关中侯豆代田，救出被胡夏俘掳的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皇族事务部长（宗正）娥清（奚斤、娥清被俘事，参考前年【四二八年】三月），呈献给北魏帝拓跋焘。拓跋焘把赫连定的皇后，赏赐给豆代田当小老婆；又命奚斤跪下来，用膝盖走路，双手捧酒，向豆代田致敬。拓跋焘对奚斤说：“保全你性命的，是豆代田。”擢升豆代田当并陞侯（“关中侯”有爵位而没有采邑，并陞侯则有采邑），加授豆代田：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兼京师高级禁卫军司令（内都幢将）。

胡夏帝国所属的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临晋（陕西省大荔县）、武功

(陕西省武功县西)等地守将,都放弃城池逃走,于是关中(陕西省中部)全部纳入北魏帝国版图。北魏帝拓跋焘留下巴东公拓跋延普,镇守安定;镇西将军王斤,镇守长安。

十二月二十日,拓跋焘班师东返。任命奚斤当御厨房伙夫(宰士),管理酒类和饭菜,随从左右(因奚斤兵败被俘,加以惩罚)。

王斤骄傲不可一世,贪赃枉法,信任左右亲近,强迫人民充当差役,人民忍无可忍,向南投奔南宋帝国汉川(汉水流域)的,有数千家。拓跋焘调查证实,斩王斤示众。

四三一年,夏季,六月,胡夏帝赫连定,畏惧北魏帝国的逼迫,裹胁故西秦王国投降的部落十余万人,自治城(甘肃省临夏市西北六十公里)渡黄河,打算攻击北凉王国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夺取北凉所属土地。

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任)慕容慕瓚,派益州州长(刺史)慕容慕利延、宁州州长(刺史)慕容拾虔,率骑兵三万人,乘胡夏兵团过河过了一半,拦腰突击,生擒赫连定,班师(胡夏帝国亡,距它消灭西秦王国,只五个月。立国二十五年【四〇七至四三一年】,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第十八个兴起,第十七个灭亡,共三任君王。胡夏帝国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留下一篇《统万碑文》,供后人用来检验文人和文妖的区别。胡夏帝国亡后,华夏境内,四国并立:南宋帝国、北魏帝国、北凉王国、北燕帝国。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已近尾声)。沮渠兴国身受重伤而死(北凉世子沮渠兴国被西秦俘虏,参考前年【四二九年】六月)。慕容拾虔,是慕容树洛干(八任可汗)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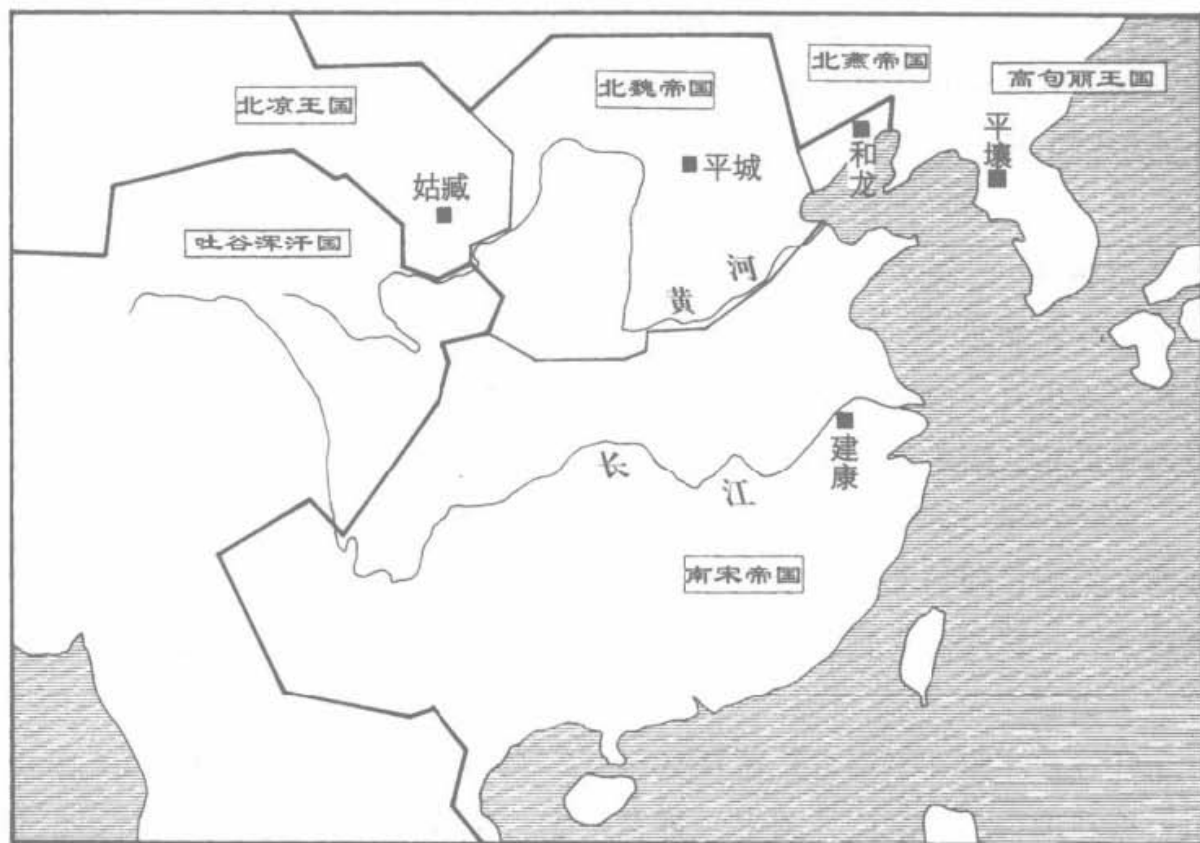
秋季,八月,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任)慕容慕瓚,派顾问官(侍郎)谢太宁,到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呈送奏章,表示愿意献出所俘虏的胡夏帝(三任)赫连定。

八月十一日,北魏政府任命慕容慕瓚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封西秦王。

四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任)慕容慕瓚,把胡夏帝国末任帝(三任)赫连定,献俘给北魏帝国;北魏斩赫连定(年龄不详)。

四三四年,闰三月十一日,北魏帝国秦王赫连昌(胡夏帝国二任帝)叛离,向西逃走(赫连昌被俘事,参考四二八年二月)。





五世纪·四三一年六月 胡夏亡国·四国并立

闰三月十三日，河西（黄河河套地区）边防将领斩赫连昌（年龄不详）；北魏政府下令屠杀赫连昌所有兄弟。

### 三、北凉王国亡

四三〇年，冬季，十一月，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首领（二任武宣王）、河西王沮渠蒙逊（本年六十三岁），派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宗舒等，到北魏帝国（首都平城）进贡。北魏帝拓跋焘，设宴招待；拉住高级咨询官（侍中）崔浩的手，对宗舒等说：“你们所听说的崔先生，这位就是。才华之高、谋略之深，当世没有人可跟他相比。我一举一动，都要听他的意见。他预测战场上的成败，好像合在一起的符信一样，不差分毫，从来没有差误。”

四三一年，秋季，八月七日，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派他的儿子沮渠安周，前往北魏帝国充当人质。

九月，拓跋焘打算选派使节前往北凉王国报聘，崔浩推荐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顺。拓跋焘遂擢升李顺当祭祀部长（太常），用诏书任命北



凉首领、河西王沮渠蒙逊，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凉州西域羌戎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上三公之二），代理征西大将军、凉州全权州长（牧），封凉王（北凉王。沮渠蒙逊折腾了三十一年，至此才折腾到“凉王”）。采邑包括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此七郡是晋王朝时代之郡名，涵盖河西走廊全境）。封爵诏书上说：“凉王（沮渠蒙逊）的盛衰存亡，命运和大魏（北魏帝国）合为一体，同升同降。北方到荒凉不毛之地，南方到上庸（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岷山（四川省南坪县，甘肃省与四川省界山），西方到昆仑山，东方到河曲（甘肃省兰州市一带的黄河流域），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发生叛乱，凉王（沮渠蒙逊）应立刻讨伐，用心辅佐皇家。凉王并且可以设立将军、宰相、部长、文武百官，代表皇帝，径行任命。还可以竖起天子专用的旗帜，无论出入，都戒严净街，不准有人走路，依照西汉王朝初期各亲王特权前例。”

四三二年，冬季，十二月，北魏帝国祭祀部长（太常）李顺，再度出使北凉王国。北凉王（二任武宣王）沮渠蒙逊（本年六十五岁）派大营安全官（中兵校郎）杨定归，对李顺说：“我年纪已老，身体又多病，四肢不太灵活，恐怕不能下跪叩拜。等三五天病势好转，再请相见。”李顺说：“大王年老多病，中央早就知道，怎么可以自己偷懒，不接见钦差大臣！”第二天，沮渠蒙逊请李顺到大庭，而沮渠蒙逊却在茶几后面，摊开腿坐在那里（古人席地而坐），没有移动表示。李顺态度严肃，高声大叫说：“再也想不到，你这个老家伙，竟傲慢到这种程度，不怕国家覆亡，竟敢侮辱天地，灵魂早已没有了，用不着相见！”带着符节，转身就要出去。沮渠蒙逊教杨定归追上阻止，说：“部长（李顺是祭祀部长）既然已宽恕我们主上衰老有病，而且，听说中央特准不行叩拜大礼，所以敢于偷懒。”李顺说：“姜小白（春秋时代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召集各封国国君聚会，有九次之多；还有一次拯救中央政府。周王朝天子赏赐给他祭祀用的祭肉，命他不要叩拜，但姜小白不敢失去臣属的立场，仍在台下叩拜，再登台接受。大王的功劳虽高，不如姜小白；中央对你虽很尊重，却并没有下诏教你不必叩拜。你自己却端起架子，这岂是贵国（北凉王国）之福！”沮渠蒙逊乃起身，叩拜，接受诏书。

李顺回到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帝拓跋焘询问北凉王国的事。李顺说：“沮渠蒙逊控制河右（河西走廊），超过三十年（沮渠蒙





逊杀一任王段业夺权，参考四〇一年五月，迄今三十二年）。历经艰难危险，多少也知道随机应变。怀柔远方少数民族，部属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服从。虽然不能给子孙创下完善的基业，但终他一生，政权仍能保持。不过，礼仪是恩德的桥梁，敬畏是修身的基础。沮渠蒙逊既无礼而又不敬，以我的观察，恐怕过不了一年。”拓跋焘说：“下一代登台后，什么时候会亡？”李顺说：“沮渠蒙逊的所有儿子，我大致上都有一点印象，全是庸才。听说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沮渠牧犍，还像个样子，继承王位的，当是此人。但比起老爹，都说相差很远，这大概是上天用他来帮助圣明（拓跋焘）建立伟大功业。”拓跋焘说：“我正在东方有事（指攻击北燕帝国），没有工夫向西发展。如果事情像你判断，不过就在数年之后，并不算晚。”

最初，罽宾王国（首都善见城【印度喀什米尔斯利那加市 Srinagar】。罽，音 jì）佛教和尚昙无讖，自称能驱使鬼神，医治百病，而且有秘密法术（如使女子多生儿子之类）。北凉王沮渠蒙逊对他十分尊重，称他“圣人”，沮渠蒙逊的女儿和儿媳，都向昙无讖学习该项法术。拓跋焘听到消息，派李顺去北凉王国，征召昙无讖，沮渠蒙逊不肯放行，为了斩草除根，竟诛杀昙无讖。因之，拓跋焘对北凉王国，大为愤怒。

沮渠蒙逊荒唐淫乱，猜忌暴虐，部属深感痛苦。

四三三年，夏季，四月，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国王（二任武宣王）沮渠蒙逊，病势沉重，贵族们共同商议，认为世子（王位合法继承人）沮渠菩提，年纪还小（北凉因世子沮渠兴国被俘，改立沮渠菩提当世子，参考四二九年七月）；于是，罢黜沮渠菩提，拥护沮渠菩提的老哥、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郡长沮渠牧犍当世子，加授：全国总司令长官（中外都督）、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沮渠蒙逊不久逝世（年六十六岁），谥号称武宣王，祭庙称太祖。沮渠牧犍遂称河西王（三任哀王），大赦，改年号永和（之前是义和三年，之后是永和元年）；封儿子沮渠封坛当世子，加授：抚军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派使节前往北魏帝国（首都平城），请求任命。沮渠牧犍喜爱读书，宽厚而有度量，所以贵族们拥护他坐上宝座。

之前，北魏帝拓跋焘，派祭祀部长（太常）李顺迎接沮渠蒙逊的女儿当夫人（小老婆群），正逢沮渠蒙逊逝世，沮渠牧犍宣布老爹的遗命，派国务院左秘书长（左丞）宋繇，送妹妹兴平公主，前去北魏帝国。拓跋焘封

沮渠女士为右昭仪（小老婆群第二级）。

拓跋焘对李顺说：“你说沮渠蒙逊会死，已经应验；又说沮渠牧犍继任，也已经应验；真是奇妙（李顺事，参考去年【四三二年】十二月）。我征服凉州（古凉州，指北凉王国），日子就在眼前。”于是赏赐李顺绸缎一千匹、御马一匹，进号安西将军；特别宠爱尊重，政府事情，无论大小，都听取李顺的意见。拓跋焘派李顺再往北凉王国，任命沮渠牧犍当凉沙河三州及西域羌戎少数民族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凉州州长（刺史），封河西王；任命宋繇当河西王府右宰相（右相）。沮渠牧犍认为没有功劳，不应接受赏赐，留下李顺，上疏表示，只要被任命当安西将军，或平西将军，便心满意足。拓跋焘下诏，措辞温和，婉转不许。

沮渠牧犍尊崇敦煌郡人刘昞，当做“国师”，亲自叩拜。命官属以下，也都北面向他叩拜，接受教训。

四三四年，夏季，四月，北凉王国首领（三任哀王）、河西王沮渠牧犍，派使节到南宋帝国（首都建康），上疏奏报他继承老爹王位。

五月十六日（原文误置于四月，据《南史·宋文帝纪》改），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二十八岁）下诏，任命沮渠牧犍当凉秦等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凉秦等四州诸军事。四州：凉秦河沙）、征西大将军、凉州州长（刺史），封河西王。

四三五年，春季，正月，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有位父老，把一封信放到敦煌（甘肃省敦煌市）东门之内。政府派人追查这位父老，已没有踪影。信上写：“凉王三十年好像七年。”北凉首领、河西王沮渠牧犍请教祭祀部长（奉常）张慎，张慎说：“从前，虢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将亡之时，有神仙降临莘原（三门峡市硤石镇西。《左传》〈前六六一年〉：“有神降于莘”）。盼望陛下推广恩德，励精图治，用来享受三十年的祝福。如果一味沉醉于狩猎，荒唐于醇酒美女，我恐怕七年之后，将有大变。”沮渠牧犍大不高兴。

四三七年，冬季，十一月，北魏帝拓跋焘，把他的妹妹武威公主，嫁给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牧犍。沮渠牧犍派右宰相（右相）宋繇，携带奏章，前往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谢恩，并请示将来怎么称呼武威公主？拓跋焘交文武百官讨论，都说：“娘亲随同儿子显贵，妻子比同丈夫爵位。沮渠牧犍的娘亲，应称‘河西国太后’，武威公主在她的王国



（北凉王国）称‘王后’，在京师（首都平城）称‘公主’。”拓跋焘批准。

最初，沮渠牧犍娶西凉王国一任王（武昭王）李嵩的女儿（参考四二〇年七月），现在，北魏强把武威公主下嫁，李后只好退位，随同娘亲尹女士，迁居遥远的酒泉（甘肃省酒泉市）。不久，李后逝世（年不详），尹女士抚摸女儿尸体，不哭一声，只说：“你国破家亡，今天才死，死得太晚！”沮渠牧犍的老弟沮渠无讳，镇守酒泉，向尹女士说：“太后（尹女士是故西凉王国太后）的几个孙儿，都在伊吾（新疆哈密市。李宝奔伊吾事，参考四二三年四月），你是不是去投奔他们？”尹女士不敢确定沮渠无讳什么用意，欺骗他说：“我的子孙四散逃亡，流浪天涯地角，我还能活几天？只有死在这里，不再去野蛮地区当鬼了。”没有多少时候，尹女士秘密逃向伊吾，沮渠无讳派骑兵追赶，追到后，尹女士对追兵说：“沮渠郡长允许我回北方，为什么还要追赶？你们可以拿我的人头报命，我却不能回去。”追兵不敢逼迫，退回。尹女士死在伊吾（新疆哈密市）。

沮渠牧犍派将军沮渠旁周，到北魏帝国进贡。拓跋焘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古弼、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顺，到姑臧（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报聘，赏赐给北凉文武侍从官员穿着的衣裳，并征召世子沮渠封坛，到京师（首都平城）充当人质。

本年（四三七），沮渠牧犍送沮渠封坛到北魏帝国，也同时派使节到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呈献各种书籍和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人赵斐所撰写的《甲寅元历》，并索取杂书数十种，南宋帝刘义隆照单发给。

李顺自北凉王国回到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拓跋焘问他说：“你当年曾提出攻取凉州（北凉王国）的策略，我因为东方正在有事（指攻击北燕帝国），抽不出时间。而今，和龙（故北燕首都，辽宁省朝阳市）已经平定，我打算就在今年西征，你以为如何？”李顺说：“我从前说的话（参考四三二年十二月），以今天的形势判断，仍没有错误，然而，帝国不断出动大军，人困马乏，西征计划，是不是可以再等几年？”拓跋焘乃停止。

四三九年，春季，三月，北凉王国首领（三任哀王）、河西王沮渠牧犍，跟他的嫂嫂李女士通奸，兄弟三人，轮流上床。李女士跟沮渠牧犍的姐姐合谋，向王后、北魏帝国武威公主下毒。拓跋焘派解毒医生，乘坐政府驿马车，不分昼夜奔驰营救，才把武威公主救活。拓跋焘下诏索取李女



士，沮渠牧犍不肯交出，给李女士很多财产，送到酒泉（甘肃省酒泉市）居住。

北魏每派使节前往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经常命沮渠牧犍派出向导，护送渡过流沙（指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使节从西域回来，经过北凉首都姑臧，沮渠牧犍左右，有人告诉使节说：“我家大王听到蠕蠕（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吹牛说：‘去年，魏国（北魏帝国）天子，御驾亲自前来攻打，人马害上瘟疫，死得很多，大败而回，我们生擒他年纪最大的弟弟乐平王拓跋丕。’我家大王兴高采烈，在国内大肆宣传。又听说：蠕蠕可汗派使节告诉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说：‘魏国已经削弱，天下只有我最强大。如果魏国使节再来，不要供应他们。’因此，西域各国，很多已有二心。”使节回国后，具实奏报。拓跋焘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贺多罗，前往北凉王国，观察虚实。贺多罗回来，也证实沮渠牧犍外表虽然谨慎地当帝国的藩属，内心却叛离乖张。

拓跋焘打算一举消灭北凉王国，询问宰相（司徒）崔浩的意见，崔浩说：“沮渠牧犍叛逆心理，已经外露，不可不杀。帝国前几年北伐（指攻击柔然汗国），虽然没有斩获，但实力也没有损失。战马三十万匹，路上死亡的，不满八千，而每年正常死亡的，也不少于一万。远方（指北凉王国）对此不能了解，就一口咬定我们的国力不能复原。现在，帝国西征，大军突然到达，他们一定惊骇混乱，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就准把敌人生擒。”拓跋焘说：“好计谋，我也有如此想法。”于是在太极殿西堂，举行高官会议。

在高官会议上，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异口同声说：“沮渠牧犍，是西方边陲附庸，臣服的心理虽然不纯，但是，自从继承老爹（沮渠蒙逊）王位以来，从来没有断过进贡。帝国把他当做藩臣，把公主嫁他为妻。而今，他的罪状并不明显，最好是加以宽恕原谅。帝国刚刚讨伐蠕蠕（柔然汗国），人马疲惫，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攻击。而且，听说他们那里的土地，碱性太重，十分贫苦，难以找到水草。西征军一旦抵达，他们必定登城固守。攻城攻不破，原野又掠夺不到粮食，这是危险的计谋。”

最初，崔浩厌恶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顺（参考四二六年九月）。李顺出使北凉王国十二次，拓跋焘认为李顺能力极强。北凉二任王（武宣王）沮渠蒙逊，常和李顺在一起游玩饮酒，面对自己部属，沮渠蒙逊有时会说些荒谬傲慢的大话，恐怕李顺打他的小报告，就用金银财宝贿赂李顺，





李顺遂隐恶扬善，为沮渠蒙逊消灭。崔浩得到消息，秘密报告拓跋焘，拓跋焘并不相信。现在，讨论西征北凉，李顺跟另一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古弼，都坚持说：“自温圉（yǔ）水（流经宁夏中卫县，注入黄河）以西，直到姑臧（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地面全是岩石，寸草不生，滴水不见。当地人说：‘姑臧城南，有天梯山（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冷龙岭），每逢冬季，山上积雪，厚达一丈有余，春夏两季，山上雪融，下流成河，居民用来灌溉农田。’他们得到帝国西征大军出发消息，一定把灌溉用的沟渠决开，使储水流尽，水源就完全断绝。姑臧环城四周，一百华里以内，不生草木。到时候，人马同时陷于饥渴，不能久停，奚斤等的见解正确。”拓跋焘乃命崔浩和奚斤等互相盘问，一一被崔浩驳倒，闭口无言，但最后仍然坚持：“那里没有水草。”崔浩说：“《汉书·地理志》说：‘凉州（西汉时的凉州，今甘肃省）畜产，全国最为丰富。’如果没有水草，畜产怎么繁殖？而且，汉王朝的人，毕竟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兴筑城郭，建立郡县。积雪融化的水，只不过压压灰尘而已，怎么能够挖掘沟渠，灌溉农田？这些话是一种欺骗。”李顺说：“耳朵听见，不如眼睛看见，我是亲眼看见，你怎么有资格跟我讨论？”崔浩说：“你接受人的钱财，自然为人说话，只因为我不曾亲眼看到，难道就能被你蒙蔽！”拓跋焘在屏风后面，隐约地听到这些问答，遂出来见奚斤等，声音和面色，都十分严厉，高阶层官员不敢再多说话，只唯唯诺诺。

文武官员出宫后，振威将军、鲜卑人（代人）伊馥（音 bá），对拓跋焘说：“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如果真的没有水草，他们怎么建立王国？大多数人的意见，都不可采用，应该听崔浩的话。”拓跋焘认为正确。

夏季，五月十四日，拓跋焘在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检阅武装部队。

六月十一日，西征大军从平城出发。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太子拓跋晃，主持中央留守政府，裁决留守政府事务，内外一律遵从。又命最高统帅（大将军）、长乐王稽敬（此时尚姓太洛稽），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率二万人驻防瀚海沙漠之南，对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严加戒备。又命有关高级官员发布文告，指控沮渠牧犍十二项大罪，最后警告沮渠牧犍说：“你如果能率领文武百官，呈献贡物，远远出来恭迎，在马头之前，跪拜晋见，这是上策。帝国西征大军抵达之后，你如果双手反绑，携带空棺，出城投降，这是次策。如果困守孤城，不及时悔过

醒悟，则身被杀、族被灭，将受到世上最大的刑罚！你要考虑利害，自己追求自己的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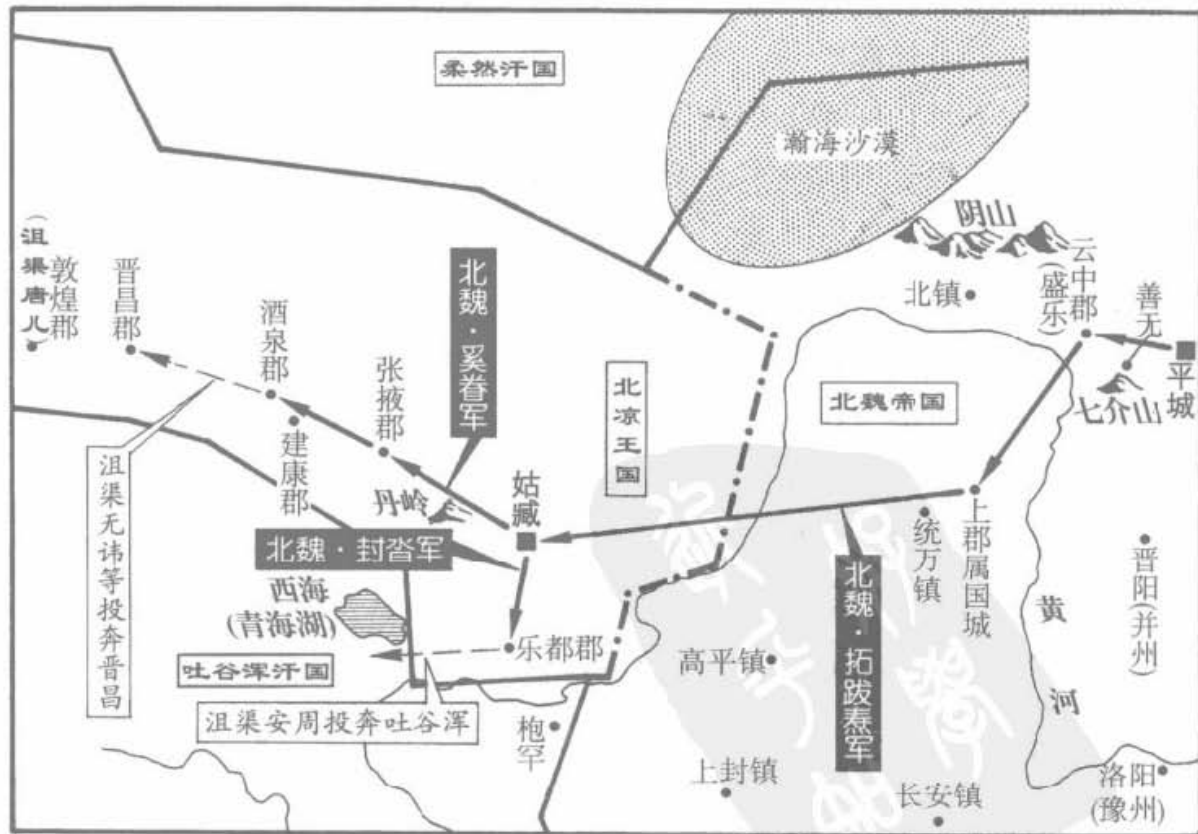
北魏帝拓跋焘，自云中郡（故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渡过黄河。

秋季，七月七日，抵达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移民特区（西汉王朝置上郡属国于龟兹，今陕西省榆林市北）。

七月二十日，留下重装备武器铠甲，调整各军战斗序列，命抚军大将军永昌王拓跋健、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瓘，跟常山王拓跋素，担任前锋，两路并肩挺进；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太宰（上三公之一）、阳平王杜超，随后出发；由平西将军源贺，担任向导（源贺，是南凉王国末任王秃发傉檀的儿子，入北魏帝国后，改姓“源”。参考四一四年七月）。

拓跋焘向源贺询问征服北凉王国的方略，源贺说：“姑臧（北凉首都，甘肃省武威市）城外，有四个鲜卑部落，都是祖父（部落时代酋长秃发思复鞬）的旧部，我愿在大军到达之前，先行到达那里，宣扬帝国威信，向他们分析祸福利害，定会相继投降。外围既然瓦解，然后夺取孤城，易如反掌。”拓跋焘说：“好极。”

八月二日，永昌王拓跋健，俘掳北凉王国牲畜二十多万头。



五世纪·四三九年六月至九月 北魏灭北凉



北凉首领、河西王沮渠牧犍，得到北魏大军出征消息，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用王府左秘书长（左丞）姚定国的计谋，拒绝出城迎接，而向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紧急求救。派老弟征南大将军沮渠董来，率军一万余人，在城南迎战，一万余人望风崩溃。刘絜听信巫师卜卦之言，认为日子不利，召回军队，不肯追赶。沮渠董来遂逃回姑臧城中，拓跋焘从此痛恨刘絜。

八月四日，拓跋焘抵达姑臧城下，派使节通知沮渠牧犍，教他出城投降。沮渠牧犍听说柔然打算对北魏边塞发动攻击，希望拓跋焘领军东还，回救心脏，遂登城固守。而沮渠牧犍的侄儿沮渠祖，却翻出城墙投降，拓跋焘遂完全了解北凉的虚实，派出一部分西征大军，包围姑臧（甘肃省武威市）。源贺率军招抚祖父（秃发思复犍）旧日部众三万余帐。所以，拓跋焘得以集中全力攻城，不再有外围的顾虑。

拓跋焘亲眼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遂深恨李顺，对崔浩说：“你从前的话，今天果然应验。”崔浩说：“我的话不敢不实在，一向都是如此。”

拓跋焘出发前，太子拓跋晃也认为姑臧城外没有水草。现在，拓跋焘用诏书告诉儿子：“姑臧城西门之外，有涌出的泉水，跟北门外涌出的泉水会合，势如江河，除供农田灌溉外，余水从沟渠流入沙漠，这一带根本没有干田旱地。特地发此诏书，消除你的疑虑。”

九月二十五日，北凉王国首领、河西王沮渠牧犍的侄儿沮渠万年，率领部众，投降北魏帝国围城军，于是，姑臧城霎时崩溃。沮渠牧犍自行反绑双臂，率领文武官员五千人，向北魏帝国围城军投降。拓跋焘解开沮渠牧犍的绳索，仍保持礼遇。计接收姑臧城内居民二十余万户和仓库中所贮藏的无数异物奇宝（北凉王国到此灭亡，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北凉王国是第十四个兴起，第十九个【最后一个】覆亡的短命王国，立国四十三年【三九七至四三九年】，共有三任君王。北凉王国亡后，历时一百三十六年【三〇四至四三九年】的“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结束。大分裂时代后期，历时一百五十一年“南北朝时代”【四三九至五八九年】开始，华夏境内，南北两国对峙：南宋帝国、北魏帝国）。

四四七年，最初，北魏帝国西征大军，攻克姑臧时（参考四三九年九月），北凉王国末任王沮渠牧犍，派人砍开国库门户，抢夺金玉宝物，秩序大乱，再没有关闭。街市小民，争先恐后闯进去盗取，有关机关搜捕盗贼，无法找到。直到本年（四四七年），沮渠牧犍的亲信，以及看管负责的国库



五世纪·四三九年九月 北凉亡国·两国并立 南北朝开始

官员，向北魏帝拓跋焘检举，并且揭发沮渠牧犍和他的老爹沮渠蒙逊（北凉二任武宣王），储蓄很多毒药，秘密毒死的人，以百为计算单位，而沮渠牧犍的姐妹，又都会邪门左道法术。主管机关搜查沮渠牧犍家，查出原属国库中的金玉宝物。拓跋焘大怒，命小老婆沮渠昭仪自杀（沮渠昭仪原是北凉王国兴平公主，参考四三三年四月），诛杀姓沮渠的一族。只有沮渠祖因投降最早（参考四三九年八月），免死。不久，有人告密说：“沮渠牧犍跟故国官员和人民，仍有交往，并且有叛变阴谋。”

三月，拓跋焘派宰相（司徒）崔浩前去拜会，就在沮渠牧犍家，强迫沮渠牧犍自杀（年龄不详），谥号哀王。

#### 四、仇池公国亡

三八五年，冬季，十月，西燕帝国（首都长安）皇帝（二任威帝）慕容冲，派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高盖，率军五万人，攻击后秦帝国（首都北地），在新平郡（陕西省彬县）城南会战，高盖大败，向后秦帝国投降。

最初，高盖把杨定认做义子，等到高盖降敌，杨定逃亡，投奔陇右。



(甘肃省南部)，招收旧时部属（杨定被西燕军俘虏后，认高盖做义父，不过才六个月而已，形势又变）。

冬季，十一月，杨定进驻历城（甘肃省西和县北），把辘重积蓄，全都储存百顷（仇池），自称龙骧将军、仇池公，派使节到晋帝国（首都建康），表示归附，愿称藩属。晋帝司马昌明下诏，依照杨定自称官爵，一一加授。后来，杨定攻取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遂自己改称秦州州长（刺史）、陇西王。

三九四年，冬季，十月，前秦帝国（首都无定所）皇帝（六任帝）苻崇，被西秦王国（首都金城【甘肃省兰州市】）首领（二任武元王）、梁王乞伏乾归驱逐，无处立足，投奔陇西王杨定（时驻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杨定命军政官（司马）邵强，留守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自己亲率部众两万人，跟苻崇联合，攻击西秦王国。乞伏乾归派他的凉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州长乞伏轲弹、秦州（州政府设范川【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全权州长（牧）乞伏益州、立义将军越质诘归，率骑兵三万人抵抗。乞伏益州跟杨定，在定川（甘肃省礼县北十公里平泉河）会战，乞伏益州大败；乞伏轲弹、越质诘归同时撤退。率骑兵再战，乞伏益州、越质诘归继进，击败杨定军，斩杨定及苻崇，杀一万七千人（前秦帝国至此亡。在五胡乱华十九国中，前秦是第七个兴起，第八个灭亡的短命王国，立国四十四年【三五一至三九四年】，共六任君王。前秦亡后，华夏境内，六国并立：晋帝国、后燕帝国、后秦帝国、西秦王国、北魏帝国、后凉王国）。乞伏乾归于是完全占领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

杨定没有儿子，叔父杨佛狗的儿子杨盛，起先镇守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遂自称征西将军、秦州州长（刺史）、仇池公。追尊杨定为武王，派使节前往晋帝国（首都建康）归降。前秦帝国太子苻宣，投奔杨盛，把氐人、羌人，划成二十个总监（护军）单位，各自驻守各自的堡垒，不再设立郡县（前秦帝国瓦解，恢复建立帝国前的部落时代）。

三九六年，冬季，十二月，独立状态的“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仇池公杨盛（前秦帝国陇西王杨定的堂弟，参考前年【三九四年】十月），派使节前往晋帝国，请求归附。晋帝司马德宗下诏，任命杨盛当镇南将军、仇池公。

杨盛上疏推荐苻宣（前秦帝国末任帝苻崇的太子）当平北将军。



三九八年，归附晋帝国的仇池公杨盛，派人请求归附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北魏帝国封杨盛当仇池王。

四〇五年，夏季，六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陇西公姚硕德，攻击仇池，不断击败北魏帝国封仇池王的杨盛；将军敛俱（敛，姓），攻击杨盛占领的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夺取成固（陕西省城固县），把逃亡到那里的难民三千余家，强迫迁移到关中（陕西省中部）。

秋季，七月，杨盛向后秦帝国投降；后秦帝国任命杨盛当益宁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全权州长（牧）。

四〇七年，夏季，四月，半独立状态的“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盛（北魏帝国封他仇池王），任命平北将军苻宣，当梁州大营指挥官（督护），率军侵入汉中（陕西省南部）。后秦帝国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总务官（别驾）吕莹等起兵响应；州长（刺史）王敏出兵讨伐。吕莹等向“氐王”杨盛请求援救，杨盛派军抵达涇口（陕西省勉县西），王敏退到武兴（陕西省略阳县）。杨盛领土再度跟晋帝国（首都建康）接壤，因而恢复交通。

晋帝国任命杨盛当陇右（陇山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杨盛任命苻宣代理梁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刺史）。

四一二年，冬季，十月，半独立状态“氐王”、被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封仇池公的杨盛，背叛后秦帝国，侵略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后秦天王（二任文桓帝）姚兴，派建威将军赵琨当前锋司令官，立节将军姚伯寿当后继部队，前将军姚恢穿过鹫峡（甘肃省成县西北），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姚嵩穿过羊头峡（今地不详），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胡翼度穿过汧城（今地不详），讨伐杨盛。姚兴亲统主力，从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出发支援，跟各将领在陇口（陇山山口，甘肃省清水县东）会师。

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郡长王松忽对姚嵩说：“先帝（一任帝姚苌）神明的谋略，千变万化，没有人可以预测。徐洛生又何等英雄，第二次攻击仇池时，没有立下功劳，空手而回（徐洛生事，史书缺少记载）。并不是杨家班智勇双全，而是地势险要，坚固非常。而今，虽然投入赵琨的庞大部队，连同阁下的威望，但比起先帝（一任姚苌）时代，实在不可能成功。





阁下全盘了解形势如此，为什么不报告皇上？”姚嵩不肯。

杨盛率部众跟赵琨拒抗，姚伯寿恐惧畏缩，不敢前进。赵琨人数少，不能抵挡，被杨盛击败。姚兴于是斩姚伯寿，回军。

四一六年，夏季，六月，半独立状态的“氐王”杨盛，攻击后秦帝国所属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攻克，大军继续推进，直逼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后秦帝国后将军姚平，率军救秦州，杨盛撤退；姚平会同上邽守将姚嵩，联合追击。就在这时候，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天王（一任武烈帝）赫连勃勃（本年三十六岁），率四万人的强大骑兵，袭击上邽，还没有到达，而姚嵩跟“氐王”杨盛在竹岭（天水市西南）会战，姚嵩大败，阵亡。

四二二年，夏季，四月三日，南宋帝国封“氐王”仇池公（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盛当武都王。

四二五年，夏季，六月，半独立状态的“氐王”、受晋帝国封武都王（惠文王）的杨盛，逝世。

最初，杨盛听到晋帝国覆亡消息（参考四二〇年六月），仍然继续使用晋帝国的义熙年号（本年【四二五年】是义熙二十一年），对世子杨玄说：“我已经老了，应当一直当晋国（晋帝国）的臣属，但你可以好好事奉宋国（南宋帝国）皇帝。”等到杨盛逝世，杨玄自称：陇右（甘肃省南部）军区司令长官、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秦州州长（刺史）、武都王。派使节到南宋帝国奏报老爹死亡丧事。这时，才改用元嘉年号。

四二六年，冬季，十月，仇池氐部落酋长杨兴平，向南宋帝国（首都建康）要求归降。南宋帝国梁州及南秦州（二州州政府同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州长（刺史）吉翰，派始平郡（侨郡，湖北省丹江口市西北）郡长庞谿，进军到武兴（陕西省略阳县）。

“氐王”杨玄，派他的老弟杨难当率军迎击南宋军，被庞谿击退。

四二七年，秋季，九月，“氐王”杨玄，派将军苻白作，攻击西秦王国梁州州长（刺史）出连辅政所驻守的赤水（甘肃省临夏市南）。城中粮秣吃完，居民生擒出连辅政投降。出连辅政被押送途中，走到骆谷（今地不详），逃回。

十一月，北魏帝拓跋焘，派作战军政官（军司马）公孙轨，兼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持节”，携带诏书，前往仇池，任命“氐王”杨玄，当荆梁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四州：荆梁益宁）、梁州



州长，封南秦王。公孙轨入境之后，杨玄不出来迎接，公孙轨责备他，打算带着诏书回去。杨玄才感到恐惧，亲自赶到郊外。拓跋焘认为公孙轨处理的态度严正，任命他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公孙轨是公孙表（公孙表被诬陷，参考四二三年三月）的儿子。

四二九年，秋季，七月，接受南宋帝国武都王（孝昭王）封爵的“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玄，患病，打算把位置传给老弟杨难当。杨难当坚决辞让，请杨玄指定儿子杨保宗当继承人，自己愿当辅佐，杨玄同意。杨玄逝世后，杨保宗继位。杨难当正妻姚女士抱怨丈夫是个呆瓜，劝丈夫夺权。杨难当遂罢黜侄儿杨保宗，而自称：雍凉秦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凉秦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秦州刺史、武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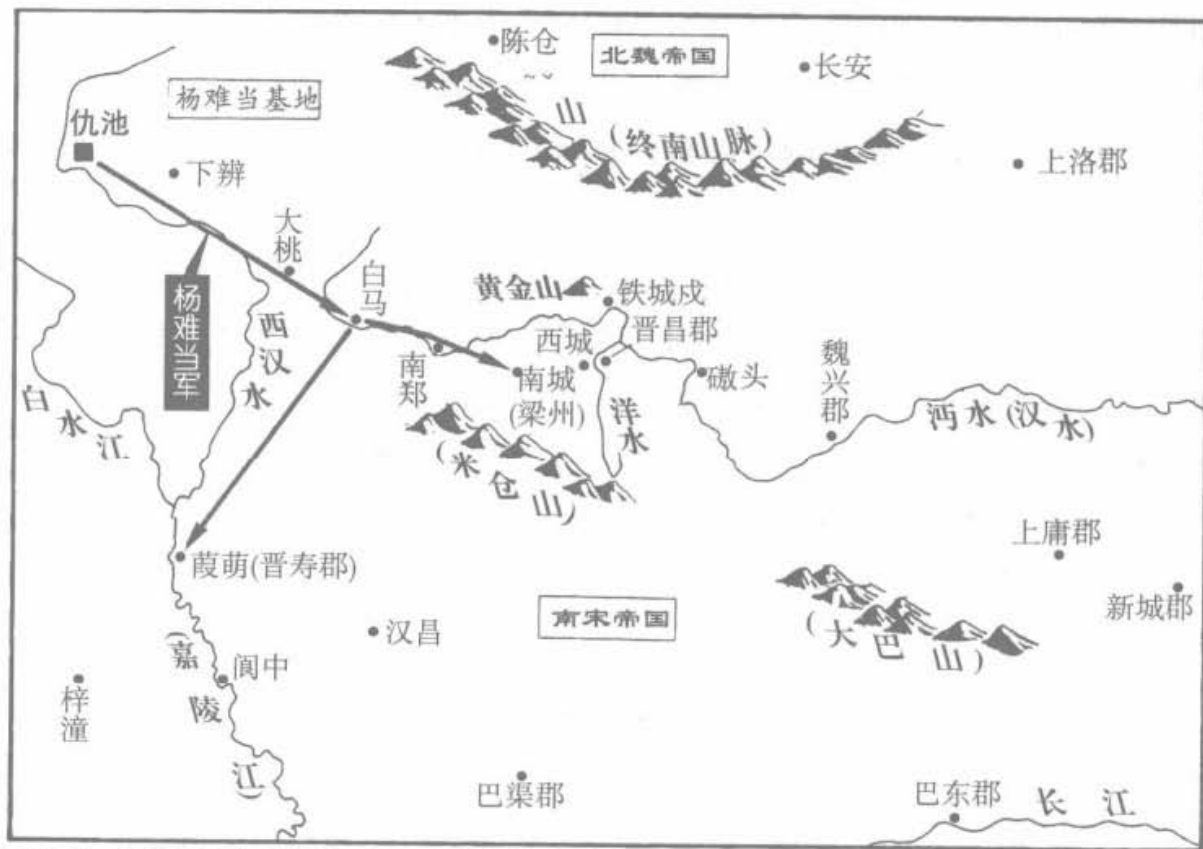
四三〇年，夏季，六月二十四日，南宋帝国任命“氐王”杨难当，当冠军将军、秦州州长（刺史），封武都王。

四三二年，夏季，六月二十二日，南宋帝国加授“氐王”、北秦州州长（刺史）杨难当当征西将军；杨难当的侄儿杨保宗当镇南将军，镇守宕昌（甘肃省宕昌县）；杨难当的儿子杨顺当秦州州长，镇守上邽（甘肃省天水市。胡夏覆亡时，杨难当乘机占据上邽）。杨保宗阴谋袭击杨难当，消息走漏，杨难当囚禁杨保宗。

四三三年，夏季，四月，南宋帝刘义隆，得悉梁、南秦二州（州政府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州长甄法护，措施乖张，逼使氐人和羌人纷纷叛变。于是，擢升正在服刑的囚徒萧思话（参考前年【四三一年】二月），当梁、南秦二州州长（刺史）。甄法护是甄法崇的老哥（甄法崇，参考去年【四三二年】十一月）。

秋季，九月二十二日，北魏帝拓跋焘，派兼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崔颐，持节，前往仇池，任命“氐王”杨难当，当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秦梁二州州长（牧），封南秦王。崔颐是崔逞的儿子（崔逞因傲慢被杀，参考三九九年八月）。

杨难当乘南宋帝国梁、南秦二州新任州长（刺史）萧思话，还没有到任；旧州长（刺史）甄法护，就要出发东下之际，发动攻击。西方攻陷白马（陕西省勉县西），东方生擒南宋任命的晋昌郡（陕西省西乡县）郡长张范，击败甄法护的军事参议官（参军）鲁安期等。南下攻击葭萌（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生擒南宋任命的晋寿郡（郡政府葭萌）郡长范延朗。



五世纪·四三三年九月至十一月 仇池杨难当入侵汉中

冬季，十一月十二日，甄法护放弃州城，逃到设置在洋川（汉水支流，流经陕西省西乡县）的西城（陕西省安康市）。杨难当遂完全占领汉中（指广义的汉水上游）区域，任命军政官（司马）赵温，当梁、秦二州（州政府南城）州长（刺史）。

四三四年，春季，正月，“氏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难当，把占领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郡（陕西省南部）的捷报，奏报北魏帝国，并押解雍州（陕西省中部）逃亡到汉中的难民七千家，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南宋帝国任命的梁、南秦二州（陕西省南部及四川省东北部）州长萧思话，抵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派横野将军府军政官（横野司马）萧承之（萧思话武职是横野将军），当前锋司令。萧承之一面前进，一面招兵买马，征募到一千人，进驻礄头（陕西省安康市境）。杨难当纵火焚烧，大肆抢掠，率主力军返基地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而留赵温守卫梁州（州政府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又命他的魏兴郡（陕西省安康市）郡长薛健，据守黄金山（陕西省洋县东南四十公里）。萧思话派阴平郡（侨郡，四川省德阳市西北）郡长萧坦，攻击铁城戍（黄金山下），攻克。

二月，“氐王”杨难当部将赵温、薛健，会同他们的冯翊郡（侨郡）郡长蒲甲子，联合攻击南宋帝国萧坦的营垒，被萧坦击败，赵温等撤退到西水（今地不详）自保。南宋帝国临川王刘义庆，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三千人增援萧承之，攻破黄金戍（即黄金山据点），作为前进基地。赵温放弃州城（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退保小城；薛健、蒲甲子退保下桃城（南郑县东南）。萧思话主力大军随后到达，和前锋司令萧承之会师，一同进攻赵温等，屡破赵温等军。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王灵济，另率别动部队，直指洋川（洋水，流经陕西省西乡县），攻击南城（此非梁州州政府所在。陕西省成固县），攻克，生擒守将赵英。南城人民穷苦，军队得不到粮食，王灵济只好撤退，跟萧承之会合。

三月，“氐王”杨难当派儿子杨和，率军增援蒲甲子等，合军攻击南宋帝国军前锋司令萧承之，相持四十余天，包围萧承之数十层，两军用短兵器肉搏血战，弓箭飞石都没有用。氐兵团士卒都穿“犀甲”——牛皮做的铠甲，刀砍不入，枪刺不进。萧承之下令折断长稍（蛇矛），仅长数尺，再用大斧把折断处砍尖；于是，一稍下去，可以洞穿几个人。氐兵团不能抵挡，焚烧营垒撤退，据守大桃（陕西省略阳县东）。

闰三月，萧承之等追击，抵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氐兵团失败逃走，南宋军屠杀及俘虏很多人，汉中地区，全部收复；在葭萌水（白水江，嘉陵江支流）留军驻防。

当初，桓希失败（参考四〇四年六月），“氐王”杨盛占领汉中（陕西省南部），晋帝国的梁州（陕西省南部及四川省东北部）州长（刺史）范元之、傅歆，都把州政府设在魏兴（陕西省安康市），所属不过魏兴、上庸（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新城（湖北省房县）三郡。等到索邈当州长（参考四一三年十一月），才迁到南城。而今，南城被氐人烧毁，不能再恢复原状；萧思话遂把州政府迁回南郑（陕西省汉中市。梁州州政府流浪三十年，始回原始地）。

夏季，四月，南宋帝国前任梁、西秦二州（州政府南城）州长（刺史）甄法护，被控弃城逃亡，逮捕下狱，强迫自杀。

“氐王”（首府仇池）杨难当派使节到南宋帝国呈递奏章，对汉中（陕西省南部）争夺战一事，表示道歉，请求降罪，南宋帝刘义隆下诏赦免。

四三五年，冬季，“氐王”杨难当，释放侄儿杨保宗（囚杨保宗事，参考四三二年六月），命他镇守童亭（甘肃省天水市东北）。







四三六年，春季，三月，“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难当，自称大秦王，改年号建义。封正妻当王后，世子当太子，仿效天子制度，设立文武百官。然而，仍继续向北魏帝国和南宋帝国进贡，并不停止。

当胡夏帝国末任帝赫连定被吐谷浑汗国（青海省）俘虏，送往西方时（参考四三一年六月），已称大秦王的“氐王”杨难当，乘机占领上邽（甘肃省天水市）。

秋季，七月，北魏帝拓跋焘，派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刘瓘，统御河西（河西走廊）、高平（宁夏固原县）地区各路兵马，讨伐杨难当。在发动攻击前，派平东将军崔贲，携带皇帝诏书，先去说服。

九月二日，北魏帝国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等，攻击“氐王”大军，抵达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市东），“氐王”杨难当恐惧，声言接受诏令，把驻防上邽的军队，撤回仇池。北魏军各将领讨论，认为：“不诛杀他们的凶悍头目，大军一旦班师，必然再度叛乱。而且，大军远征，如果没有大肆抢掠，军用物资就无法充实，也没有东西赏赐将士。”拓跋丕考虑接受这项建议，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允，正担任拓跋丕的军事参议官（参军事），劝阻说：“如果听从各将领的意见，就伤害他们归化中央的初衷。大军班师之后，叛乱将来得更快。”拓跋丕才停止。安抚慰问新近归附的部落，军纪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秦陇（甘肃省南部）遂告安定。

杨难当命儿子杨顺，当雍州州长（刺史），镇守下辨（甘肃省成县西）。

四三九年，春季，三月，“氐王”杨难当的侄儿、童亭防卫司令杨保宗和老哥杨保显，投奔北魏帝国（杨保宗被释放事，参考四三五年十一月）。

三月二十六日，北魏帝拓跋焘，任命杨保宗当陇西（陇山以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西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秦州全权州长（牧），封武都王，镇守上邽（北魏一任帝名拓跋珪，“珪”“邽”同音，所以在四三六年九月北魏夺取上邽后不久，便把上邽改名上封，上封之名维持至六世纪末的隋王朝，才改回上邽。但一般史书仍称“上邽”，想是上邽之名太有名之故），把公主嫁给他当正妻。杨保显当镇西将军，封晋寿公。

冬季，十二月，“氐王”（首府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杨难当，率军数万人，攻击北魏帝国的上邽（上封，甘肃省天水市）；秦州（甘肃省南部）人民，很多响应。东平郡（山东省东平县）人吕罗汉，警告上封镇防守司令（镇将）拓跋意头说：“杨难当人多势众，我们如果不出来应战，正好显示我们力量弱小，民心一旦瓦解，就无法守城。”拓跋意头派吕罗汉率精锐骑兵一千余人，出城冲锋，直入氐军，所向如同摧枯拉朽，杀杨难当左右骑兵卫士八人，杨难当大为震惊。

正巧，北魏帝拓跋焘下诏斥责杨难当，杨难当遂退回仇池。

四四〇年，自称为大秦王的“氐王”杨难当，恢复称武都王（称大秦王事，参考四三六年三月）。

四四一年，冬季，十一月，“氐王”杨难当，动员所有可能动员的兵力，倾国而出，向南宋帝国（首都建康）发动攻击，打算占领蜀土（四川省中部）。派他的建忠将军苻冲，从东洛（四川省青川县东北）出兵，抵御南宋帝国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部队。南宋帝国梁、秦二州州长（刺史）刘真道迎击，斩苻冲。刘真道是刘怀敬的儿子（刘怀敬的娘亲喂刘裕吃奶，参考三九九年十二月）。杨难当攻陷葭萌（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生擒晋寿郡（郡政府葭萌）郡长申坦，遂进围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巴西、梓潼二郡（郡政府皆设涪城）郡长刘道锡，登城固守，杨难当攻城十余日，不能攻克，只好撤退。刘道锡，是刘道产的老弟（刘道产时任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

十二月十五日，南宋帝刘义隆下诏，命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武装部队三千人；又命动员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二州兵力，讨伐杨难当，都受刘真道指挥。

四四二年，春季，五月，南宋帝国向“氐王”进击的派遣军司令、龙骧将军裴方明等，率军抵达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和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刘真道等，分别攻击武兴（陕西省略阳县）、下辨（甘肃省成县）、白水（四川省青川县东沙州乡），全部攻克。“氐王”杨难当派建节将军苻弘祖，把守兰皋（甘肃省康县），派儿子抚军大将军杨和，率主力作为后继。裴方明和苻弘祖在浊水（甘肃省成县西）会战，大破氐军，斩苻弘祖。杨和撤退，裴方明追击，追到赤亭（甘肃省陇西县东），再大破氐军。杨难当投奔上邽（上封，甘肃省天水市，时属北魏），裴方明生擒杨难当的侄儿、建节将军杨保炽。之前，杨难当派儿子杨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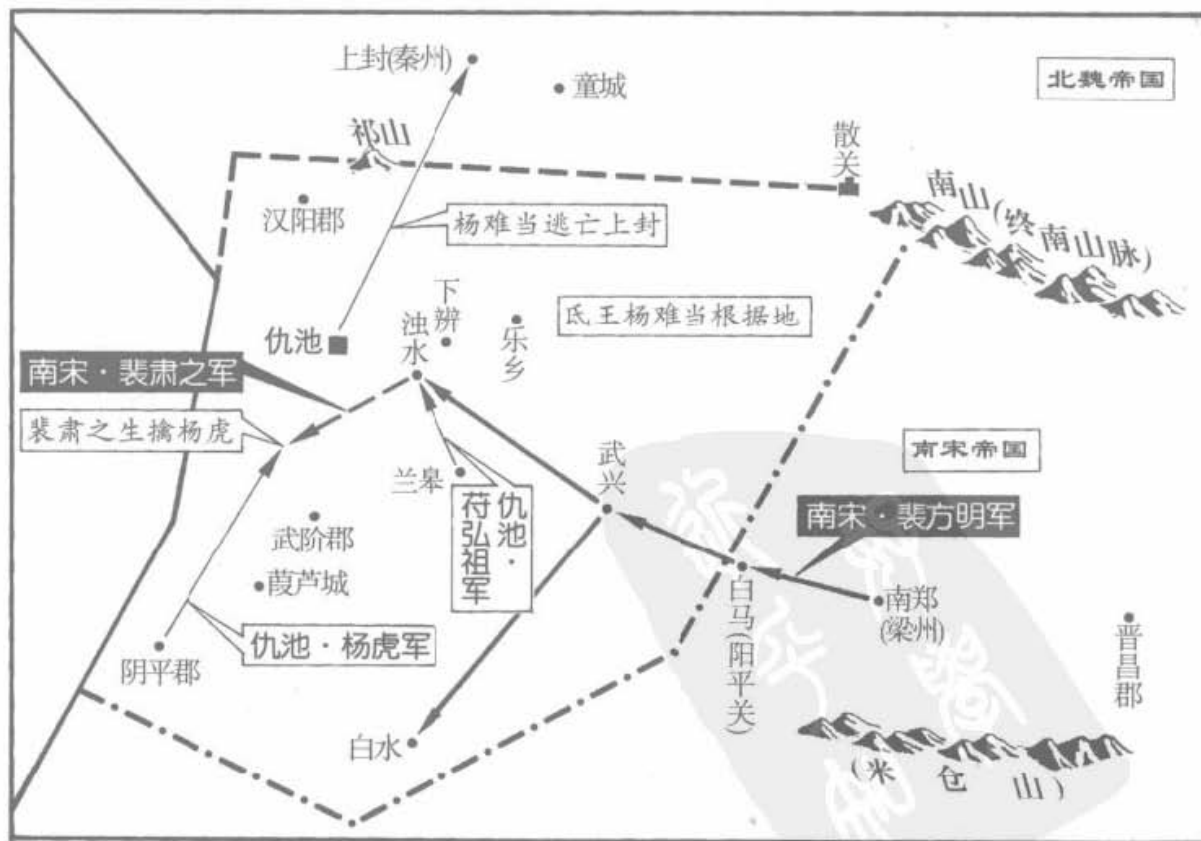


当益州州长（刺史），镇守阴平（甘肃省文县）。得到老爹杨难当逃走消息，率军后退，退到下辨（甘肃省成县），裴方明派儿子裴肃之拦腰攻击，生擒杨虎，送到航空距离一千二百公里外的建康（南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斩首，对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完全征服（无论是国家或个人，横挑强邻，都等于给自己制造灾难，只有忘了自己是谁的人物，才贸然以赴）。

南宋政府任命辅国将军府军政官（辅国司马）胡崇之，当北秦州州长，镇守仇池。再命杨保炽继承杨玄王位，驻防仇池（杨难当罢黜杨保宗，参考四二九年七月）。北魏帝国派中山王拓跋焘，把杨难当迎接到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秋季，七月，南宋政府任命刘真道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裴方明当梁、南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裴方明辞让，不肯就职。

七月二十二日，北魏帝拓跋焘，对南宋帝国占领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反应强烈。派安西将军古弼（此时姓吐奚），率陇右（甘肃省陇山以西）各路兵马，及宫廷虎贲禁卫军；会同武都王杨保宗（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参考四三九年三月），自祁山（甘肃省礼县



五世纪·四四二年五月 南宋裴方明夺取仇池

东北)南下;征西将军、渔阳郡(北京市密云县)人皮豹子,跟琅邪王司马楚之,率关中(陕西省中部)各路兵马,穿过散关(陕西省宝鸡市西南)西上;各军在仇池会师。又命谯王司马文思,指挥洛州(州政府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豫州(州政府设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各军,南下攻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征南将军刁雍,在东方攻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文告传布到徐州(古徐州,江苏省北部),声称替杨难当报仇。

四四三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征西将军皮豹子,进击乐乡(甘肃省成县东北),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将军王奂之等全军覆没。北魏兵团挺进到下辨(甘肃省成县),南宋将军强玄明等战败,被杀。

二月,南宋帝国北秦州(州政府设仇池)州长(刺史)胡崇之,在洮水(甘肃省成县西)迎战,大败,被北魏生擒,残余部众逃回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另一位将军姜道祖也大败,投降北魏兵团。

北魏帝国遂占领仇池。“氐王”(首府仇池)杨保炽逃走。

北魏帝国河间公拓跋齐和武都王杨保宗,分别驻守骆谷(陕西省周至县西南)两旁,营垒遥遥相对。杨保宗的老弟杨文德,煽动杨保宗据守险要,背叛北魏。消息走漏,有人报告拓跋齐。

夏季,四月,拓跋齐引诱杨保宗见面,生擒,解送首都平城,斩首。“氐王”过去部属:前镇东将军府军政官(镇东司马)苻达、征西将军府参谋指挥官(征西从事中郎)任肅等(肅,音 fěi),遂聚众起兵,拥护杨文德当盟主,据守白崖(陕西省宁强县东北四十公里),派出军队,分别夺取据点,遂包围仇池,自称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全权州长(牧),仇池公。

五月,北魏帝国安西将军古弼,动员上邽(上封,甘肃省天水市)、高平(宁夏固原县)、汧城(陕西省陇县)各地军队,攻击杨文德,杨文德撤退。征西将军皮豹子率关中(陕西省中部)各路兵马,抵达下辨(甘肃省成县),听说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已经解围,打算回军。古弼反对,派人对皮豹子说:“宋国(南宋帝国)对于这次战败,一定认为是场奇耻大辱,势将卷土重来。你的大军撤退之后,要想再发,十分困难,不如暂时停留,一面训练,一面养精蓄锐,等待他们攻击。我预料,不会超过秋冬两季,宋军(南宋帝国军)必然抵达。我们以逸待劳,无往而不





五世纪·四四二年七月至四四三年二月 北魏重夺仇池

利。”皮豹子同意。北魏政府任命皮豹子当仇池镇防守司令（镇将）。

杨文德派使节向南宋帝国（首都建康）请求援救。

秋季，七月十四日，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三十七岁）下诏，任命杨文德当北秦雍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州长（刺史），封武都王。杨文德驻军葭芦城（甘肃省武都县东南），任命任肱当左军政官（左司马），武都郡（甘肃省武都县）、阴平郡（甘肃省文县）一带氐民族，很多人归附。

七月二十五日，南宋帝国前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刺史）裴方明；被指控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之役，吞没金银财宝及名马；下狱，处死。

冬季，十一月，南宋帝国将军姜道盛，跟“氐王”（首府葭芦城）杨文德会师，合军两万人，攻击北魏军据守的浊水（甘肃省成县西）指挥所。北魏仇池镇防守司令（镇将）皮豹子、河间公拓跋齐，率军增援，斩姜道盛。

四四七年，冬季，十二月，接受南宋帝国“武都王”封号的“氐王”



杨文德，占领北魏帝国的葭芦城（甘肃省武都县东南），号召氏民族及羌民族反抗北魏统治（杨文德占领葭芦城，参考四四三年七月）；武都等五个郡的氏民族，都响应归附（五郡：武都郡【甘肃省武都县】、天水郡【南天水郡，甘肃省礼县东】、汉阳郡【甘肃省礼县】、武阶郡【甘肃省武都县东南】、仇池郡【甘肃省西和县南】）。

四四八年，春季，正月（北魏历，南宋历是二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仇池镇防守司令（镇将）皮豹子，率各路兵马，攻击“氏王”（首府葭芦城【甘肃省武都县东南】）杨文德。杨文德战败，放弃基地，投奔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汉中（陕西省汉中市）。皮豹子逮捕杨文德的妻子儿女、僚属部下，掳掠军用物资。又逮捕杨保宗所娶的北魏公主，班师。

最初，杨保宗还在犹豫是不是叛离北魏帝国时（参考四四三年三月），北魏公主竭力劝他叛离。有人问她：“你怎么能够背弃父母之邦？”北魏公主说：“事情成功，我就是一国之母；现在不过一个小县的公主，怎么能比？”（公主的采邑往往只有一个县。）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四十一岁），命她自杀。

南宋政府认为杨文德丧军失土，下令免职，撤除爵位。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八部

16 王师北定中原日

千万人为刘裕一人夺权而死

## 导 读

陆游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如果有一天，能消灭盘踞黄河以北的篡夺者或侵略者，反攻复国，陆游即令已经逝世，也盼望子孙在祭祀的时候，禀告于他。于是在另一首诗中，他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慈悲之心，故国之思，令人哀伤。

不过，我奇怪的是，陆游先生好像从没有读过《资治通鉴》，就在大分裂时代的四、五、六，三个世纪中，被驱逐到黄河以南的各个王朝，为了“解救”胡尘里受苦受难的遗民父老，曾发出大大小小十二次的“王师北定中原日”的捷报，却都是“告乃翁”的“家祭”还没有摆好。当初流泪欢迎王师的遗民父老，已被王师的迫害逼反，参与敌人阵营，反击王师，王师不得不抱头鼠窜。

我们用刘裕作为说明，是随手拈来。刘裕和其他十一位统帅一样，实际上并不在乎什么遗民父老，只是企图用遗民父老的血，增加自己肩膀上的将星。像另外一位可敬的将军，不过为了几个大梨。刘裕的野心是其中最大的一位，他瞧不起将军，更瞧不起大梨，他的目的是在夺取晋帝国政权前，创造一个足以使人民丧胆的功劳，作为跳板。问题是，刘裕建立起来的南宋帝国，比腐败的晋帝国，更为腐败。

千千万万人，只为了野心家一人，慷慨地“为国捐躯”。即令勉强祭拜，陆游先生地下也只能听到哭泣。同时，请读者先生注意，刘裕虽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帝国，但却建立了一个长命的阴魂不散的“恶婆媳文化”。

柏杨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日

## 南宋帝国

### 一、刘裕铲除异己

三九九年，最初，彭城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刘裕，生下来后，娘亲即行逝世，老爹刘翘，寄住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家境贫苦，打算把小娃抛弃。刘裕的姨妈（娘亲的姐妹）、同郡（彭城郡）人刘怀敬的娘亲，生下刘怀敬还不到一年，听到消息，急奔刘翘家，把刘裕抱回，切断刘怀敬的奶，而喂养刘裕。刘裕长大成人后，勇敢雄壮，心怀大志；家庭贫穷，没有受过教育，只能认识几个字；靠卖草鞋维持生活。喜爱赌博，村里的人都看他不起。等到刘牢之出兵攻击孙恩，命刘裕当军事参议官（参军事），派他率数十人，担任斥候，侦察变民军虚实，而竟突然间跟变民军数千人遭遇，刘裕迎战，左右随从人员全都被杀，刘裕也跌到河岸之下；变民军站在岸上，打算下岸，刘裕奋勇地举起长刀，仰面砍杀几个敌人，翻身登岸，大声呐喊追逐，变民军震惊，急行退走，刘裕杀伤的人很多。刘敬宣（刘牢之的儿子）正奇怪刘裕这么久还不回来，率军寻找，看见刘裕单独一个人驱散数千人，大家同声赞叹，遂乘机进攻，大破变民军，斩杀及俘虏一千余人。

四〇四年，桓玄篡夺晋帝国政权建立楚帝国（参考《桓玄篡位闹剧》），刘裕跟随徐、兖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安成王桓修，进京（首都建康）朝见。桓玄对王谧（音 mì）说：“刘裕的风度和骨气，不同平常，是一个人杰。”每次出游或集会，对刘裕一定亲切招待，赏赐很厚。刘皇后对人有评鉴能力，她告诉桓玄说：“刘裕

龙行虎步，双目有神，不是凡人，恐怕不会长久当人的部属，不如早日把他除掉。”桓玄说：“我正要平定中原，除了刘裕，没有人可以使用。等关河（北中国）肃清之后，再作商议。”

桓玄任命桓弘当青州州长（刺史），镇守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刁逵当豫州州长，镇守历阳（安徽省和县）。桓弘，是桓修的老弟；刁逵，是刁彝的儿子（刁彝，参考三七二年四月）。

刘裕跟何无忌同船返回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阴谋复兴晋帝国政权。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迈的老弟刘毅（刘迈事，参考前年【四〇二年】三月），家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也跟何无忌磋商讨伐桓玄事宜。何无忌说：“桓家强大，有什么办法对付！”刘毅说：“天下事情，有强有弱，假定不能掌握形势，虽然强大，也会变成弱小，只是难以找到一个英明的领导人！”何无忌说：“荒草乱湖之间，并不是没有英雄。”刘毅说：“我所看到的，只有刘裕。”何无忌微笑不作回答。回去后告诉刘裕，三人遂同心合谋。

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以及刘裕的老弟刘道规，任城郡（山东省济宁市东南）人魏咏之，高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檀凭之，琅邪郡（侨郡，江苏省句容市北）人诸葛长民，河内郡（侨郡）郡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南）人童厚之，秘密结合，阴谋起兵。

春季，二月二十八日，天色微明，京口城门打开，何无忌身穿皇家信差衣服（传诏服），声称是皇家信差（敕使），在前面领导，部众跟随在后，一齐进城，遂击斩徐、兖二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桓修，砍下人头示众。

大家推举刘裕当盟主，总管徐州（州政府设京口）全州事务；任命孟昶当秘书长（长史），镇守京口；檀凭之当军政官（司马）。彭城郡人投效当兵的，刘裕命彭城郡郡政府秘书官（郡主簿）刘钟，负责统率。

三月二日，刘裕进入首都建康，王仲德抱着王元德的幼子王方回，站在路边等候，刘裕在马上抱过王方回，和王仲德相对大哭；追赠王元德御前监督官（给事中），任命王仲德当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刘裕进驻桓谦的大营，派刘钟接收国务院（东府）。

三月十日，从建康（南京市）西逃的楚帝桓玄，抵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郭昶之，供应桓玄军用辎重，



补充兵力。

三月十四日，桓玄挟持被罢黜的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一同西上。勤王军西征兵团统帅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各军，西上追击。

三月二十九日，晋帝国勤王军首领刘裕，声称接到晋帝司马德宗的秘密诏书，任命武陵王司马遵：代行皇帝职权（承制），管理文武百官，加授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统帅（大将军）。大赦，只桓玄一族不赦。

四月二十七日，桓玄率各军，挟持司马德宗，乘舰东下。

晋帝国勤王军西征兵团将领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以及下邳郡（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郡长、平昌郡（山东省诸城市西北）人孟怀玉，率军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西上。

五月十七日，和桓玄御驾东征的大军，在峥嵘洲（湖北省鄂州市西北三十公里）遭遇。刘毅顺着风势纵火，勤王军西征兵团全部投入战场，争先恐后，桓玄舰队崩溃，焚烧辎重粮秣，乘夜开溜。带着司马德宗，乘一只舰艇，继续向西逃走。

五月二十三日，桓玄和司马德宗回到江陵（楚首都，湖北省江陵县）。

五月二十六日，益州军事总监（益州都护）、汉嘉郡（四川省名山县北）人冯迁，抽出佩刀，跳上桓玄坐舰，遂斩桓玄（年三十六岁）。被罢黜的晋帝司马德宗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正式复位，晋帝国再建。

四〇五年，正月七日，勤王军西征兵团统帅、冠军将军刘毅等各军，挺进到马头（湖北省公安县东北）。

正月九日，刘毅等进入江陵。

二月五日，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留守政府，派出皇帝专用的法驾仪仗，前往江陵，迎接司马德宗。刘毅、刘道规，驻军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何无忌陪同司马德宗东返。

三月十三日，晋帝司马德宗抵达建康。

三月十九日，晋帝国政府任命勤王军首领刘裕，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车骑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州政府京口）、青（州政府广陵）二州州长（刺史）官位，仍然保留。刘裕坚决辞让，拒绝接受；政府再颁诏书，加授他：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刘裕再拒绝，不断请求返回防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司马德宗下诏，命文武百官出面，诚恳劝阻；司马德宗更御驾亲到刘裕私宅，向刘裕说服（司马德宗是一个哑巴，如何开口？只是做给人看而已）。刘裕有点恐惧，





再亲到宫门，陈述理由，最后终于准刘裕返回基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

秋季，七月，镇军将军刘裕，派人到后秦帝国，寻求和解，并要求归还南乡（河南省淅川县）各郡，后秦天王姚兴允许。群臣都认为不可以，姚兴说：“只要是善行，什么地方都是善行。刘裕从最卑贱的低阶层崛起，能够诛杀桓玄，复兴晋国（晋帝国），对内改革政治，对外整顿疆土，我又何必爱惜几个郡，而不去成全他的美事？”遂割南乡郡、顺阳郡（河南省淅川县东）、新野郡（河南省新野县）、舞阴郡（河南省泌阳县北）等十二郡给晋帝国（晋帝国内乱时，淮河、汉水以北郡县，很多归附后秦帝国。参考三九九年十月）。

四〇六年，冬季，十月，晋帝国国务院（尚书）评定勤王军功劳，奏报晋帝司马德宗（本年二十五岁）；司马德宗批准：封刘裕当豫章郡公爵。

四〇八年，春季，正月九日，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左将军刘毅，不愿意让勤王军首领、镇军将军刘裕留在中央，因而提议任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谢混，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因王谧逝世出缺），或者由刘裕仍留在丹徒（江苏省镇江市东丹徒镇），遥兼京畿总卫戍司令（领扬州），而由孟昶负实际责任。特派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皮沈，带着两项方案，送给刘裕参加意见。皮沈先晋见刘裕的机要军事参议官（记室录事参军）刘穆之，把政府讨论的情形，作一简报。刘穆之立刻起身，假装去洗手间，就在洗手间秘密写一字条给刘裕：“皮沈说的话，不可同意。”刘裕出来接见皮沈，寒暄后送他先回宾馆。然后向刘穆之询问，刘穆之说：“晋王朝的政治力量，早已失去，上天对它的爱心，也早已转移。你复兴皇家，功勋太高，地位太尊。今天这种形势，怎么可以谦让，而以做一个地方性普通将领，就心满意足？刘毅、孟昶二位，跟你原都是一介平民，共同起义，谋取富贵。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暂时推举你当盟主，并不是心服口服，献身效忠，原来就有君臣上下名分。力量既然相敌，权势又复相等，最后一定互相吞噬。京畿（扬州）是根本之地，不可以交给别人。从前，任命王谧担任（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五日），不过是一时变通办法，权宜之计。现在再交给别人，就自然会被别人控制。一旦失去权柄，便再没有方法可以得到；将来的危险，难以想象。政府议论如此，你最好乘机表明态度。一定说你自己想干，未免难以开口，不妨说：‘神州（中央）是国家基础，宰相级官员，地位重要。所示知的事体

太大，没有办法遥遥讨论，最近我可能前往京师（首都建康），容我们当面交换意见。’你既到首都，他们就绝对不敢越过你，去委派别人。”刘裕完全接受。

于是，中央征召刘裕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仍兼徐、兖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刘裕上疏辞让兖州州长，另任命诸葛长民当青州州长，镇守丹徒（江苏省镇江市东丹徒镇。京口、丹徒二城东西相连，以后，京口没落，丹徒代之出现史册），刘道怜当并州（侨州，州政府设义昌郡【安徽省寿县西】）州长，镇守石头（建康城西北）。

四〇九年，春季，三月，晋帝国中军将军刘裕，讨伐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参考《慕容超传奇》之“南燕帝国亡”）。高级官员议论纷纷，都认为绝不可以。只有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孟昶、车骑将军府军政官（车骑司马）谢裕、军事参议官（参军）臧熹，认为一定胜利，鼓励刘裕出征。刘裕任命孟昶负责主持中军将军府京师留守司令部。谢裕，是谢安老哥的孙儿（谢安，参考三八五年八月）。

最初，前秦帝国瓦解时，王猛（参考三七五年七月）的孙儿王镇恶，逃到晋帝国，晋帝国政府任命他当临澧（湖南省桑植县）县长。王镇恶不善于骑马，也不善于拉弓射箭；但胸有谋略，对杂乱的形势，能迅速而果敢地下达判断，喜爱谈论国家大事。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刘裕跟他长谈，大为高兴，当晚就留他住下。第二天早上，刘裕对参谋官员说：“我听说：名将家门，仍出名将；在王镇恶身上，应验证实。”命王镇恶当中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中军参军）。

秋季，九月，晋帝国擢升刘裕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坚决辞让。

四一〇年，夏季，六月，晋帝国政府任命刘裕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加授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刘裕接受铜斧，其他官职坚决推辞。又任命车骑将军府、中军将军府军政官（车骑中军司马）庾悦，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庾悦，是庾准的儿子（庾准，是庾亮的孙儿）。

晋帝国叛将司马国璠和老弟司马叔璠、司马叔道，再投奔后秦帝国（三人出奔南燕帝国事，参考四〇六年二月；南燕亡，再出奔后秦）。后秦





帝国天王姚兴说：“刘裕诛杀桓玄（参考四〇四年五月），辅佐皇家，你们为什么还要逃亡？”司马国璠等回答说：“刘裕不是辅佐皇家，而是削弱皇家，皇家中稍微有点才干的，刘裕就动手铲除，对帝国的伤害，比桓玄更严重。”

四一一年，春季，正月十二日，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中军将军刘裕，返首都建康。

三月，晋帝国中军将军刘裕，终于接受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的官职。任命刘穆之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政官（太尉司马），陈郡（河南省淮阳县）人殷景仁当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刘裕问刘穆之说：“孟昶左右幕僚，有谁可以延聘到我们这里来？”刘穆之推荐前建威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建威中兵参军）谢晦。谢晦是谢安老哥谢据的曾孙（谢安，参考三八五年八月），刘裕即任命谢晦当军事参议官（参军）。

刘裕曾经亲自审问囚犯。当天早上，刑法军事参议官（刑狱参军）恰巧生病，就叫谢晦代理。谢晦前往公堂途中，在车上把所有诉状口供，大略看过一遍，立刻就能裁定判决。宰相府（指刘裕总部）事务繁多，讼案更堆积如山。谢晦随同主持人审问处理，从没有发生过错误，刘裕大为惊奇，当天就任命他当刑法助理官（刑狱贼曹）。谢晦，风度优美，喜爱谈笑，博学强记；刘裕深为宠信。

四一二年，夏季，四月，晋政府任命后将军、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刘毅，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荆宁秦雍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兼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刘毅对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刘敬宣说：“我荣幸地身负西方重任，打算委屈你当南蛮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南蛮长史），你可有意助我一臂之力？”刘敬宣大为恐惧，告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刘裕笑着说：“我保证老哥平安，不要忧虑。”

刘毅性情刚愎，认为当年起义勤王的功劳，跟刘裕相等，自己对自己十分满意，虽然帝国大权大事都尊重刘裕，但并不服气。等到独当一面，成为重要的地方政府首长，经常心里发酸，闷闷不乐，认为大材小用。刘裕一直采取低姿态，用软功夫对付他；刘毅越发骄傲，不可一世，曾经说：“恨不得遇到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项羽（西楚王国一任王），跟他们争夺中原。”后来，桑洛洲之役，被卢循击败（参考前年【四一〇年】五



月)，知道大家对他已不再高估，就更恼怒激愤。刘裕是个没有读过书的粗人，而刘毅却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政府中有声望的官员，多数倾心刘毅。刘毅也和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谢混、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郗僧施，深切结交，互相援助。郗僧施，是郗超的侄儿（郗超，是桓温的智囊，参考三六三年五月）。刘毅既然据守长江上游，暗中有倾覆刘裕的打算，要求兼任交广二州军区司令长官，刘裕同意。刘毅又奏请：任命郗僧施当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兼后军将军府军政官（后军司马），毛修之当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刘裕也都同意，遂命刘穆之接任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刘毅上疏请求回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向祖先坟墓辞行。刘裕前往倪塘（建康城东南）跟刘毅会面。宁远将军胡藩，质问刘裕说：“你认为刘毅会不会有一天心甘情愿地终于成为你的部下？”刘裕沉默不语，停了很久，反问说：“你有什么看法？”胡藩说：“统御百万大军，攻必胜，战必克，刘毅佩服你。但是阅读群书，谈吐纵横，吟诗作赋，他却自己称许自己是天下英雄；所以豪杰绅士和一些面孔白白的知识分子，纷纷归附于他。恐怕到了最后，仍不愿位在你下，不如乘着这次会晤，当场逮捕。”刘裕说：“我跟刘毅同时有复兴帝国之功，他的罪恶还没有公开显露，不可以自相残杀。”

秋季，九月，晋帝国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刘毅，抵达江陵任所，大批更换郡长县长，抽调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文武官员，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武装民兵一万余人，跟随自己。正好刘毅病势沉重，郗僧施等恐怕刘毅逝世后，党羽将受到清算，遂劝刘毅请求堂弟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刘藩，作为自己的助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满口承诺。刘藩从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前往京师（首都建康）朝见。

九月十二日，刘裕用晋帝司马德宗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刘毅罪状，指控刘毅和刘藩以及谢混，共同阴谋叛乱。于是，逮捕刘藩、谢混，命他们自杀。

最初，谢混跟刘毅感情亲密，谢混堂兄谢澹，常为这件事担忧，因而逐渐跟谢混疏远，对老弟谢璞跟侄儿谢瞻说：“谢混的个性，终于会家破人亡。”谢澹，是谢安的孙儿（谢安，参考三八五年八月）。

九月十三日，晋帝司马德宗下诏（刘裕诏），大赦，任命前会稽郡







(浙江省绍兴市)郡长(内史)司马休之,当荆雍梁秦宁益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诸军事),兼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北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刘道怜,当兖、青二州州长,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政府自广陵迁至此)。命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诸葛长民,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留守总监(监太尉留府事)。刘裕疑心诸葛长民难以单独担负重任,再加授刘穆之建武将军,设建武将军府,遴选参谋官员,配备军队,防范意外。

九月十五日,刘裕率各路大军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军事参议官(参军)王镇恶,请求拨付一百艘轻型舰艇,作为先锋。

九月二十九日,刘裕抵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命王镇恶当振武将军,跟龙骧将军蒯恩,率一百艘舰艇,在主力舰队前,先行出发。刘裕吩咐二人说:“如果对盗贼(指刘毅)可以攻击,就发动攻击;如果不可以攻击,就焚毁他们的船舰,停泊岸边等我。”于是王镇恶轻型舰队不分昼夜,逆江前进,扩大宣传说:他们是刘藩,现在西上荆州(州政府江陵)。

冬季,十月二十二日,王镇恶抵达豫章口(湖北省江陵县东南),距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二十华里,放弃船舰,登陆。蒯恩军在前,王镇恶军在后。每艘舰艇只留下一两个人,岸上树立六七面旗帜,旗帜下设置战鼓,吩咐留守将士:“预计我们快到江陵城时,就擂起战鼓,好像后面还有大军。”又派人前往江津(江陵县东南十公里)水上要塞,焚烧荆州船舰。王镇恶直接袭击城池,告诉前导将士:“有人问的时候,只说我们是兖州州长(刺史刘藩)的部队。”果然,沿途岗哨守卫,以及民间,都不疑心。距城五、六华里时,遇到刘毅亲信将领朱显之,要去江津,因问:“刘藩在哪里?”士卒说:“在后面。”朱显之到后队,看不到刘藩,却看到士卒携带攻击性武器;而江津水上要塞,烟火冲天,沿江战鼓,如同雷鸣,明白绝不是刘藩,立即掉转马头,飞奔回城,打算禀告刘毅关闭城门。王镇恶也紧随在后,飞马追赶,城门还来不及关闭,王镇恶军已经冲进城中,首都卫戍司令部秘书长(卫军长史)谢纯,从刘毅那里出来,听到中央军人城消息,左右驾车就要回家,谢纯呵责说:“我是人家的部属,往哪里逃?”加速返回州政府。谢纯是谢安老哥谢据的孙儿(谢安,参考三八五年八月)。王镇恶和城里守军战斗,攻击牙城。自中午十二时,直到下午四时,守军失败,溃散。王镇恶在牙门凿开洞穴,进入内城;派人把晋帝司马德宗的诏书赦书以及刘裕的亲笔函件,送给刘毅,刘毅把它们全都烧掉,看



也不看，而只跟军政官（司马）毛修之等，督促将士竭力抵抗。这时，城里守军仍不相信刘裕亲临；可是刘毅从东方带来的部队官兵，和王镇恶所率的政府军官兵，有很多是表兄表弟亲戚关系，一面战斗，一面对话，发现刘裕果然亲征，军心震恐。等到晚上，刘毅办公大厅前的卫士，逃走一空，中央军斩刘毅的勇将赵蔡；但刘毅左右亲军，仍紧闭东西两阁拒战。王镇恶恐怕黑暗之中，自己人错杀自己人，遂率军退出内城，只包围牙城，而在南方，留出供敌逃亡的缺口。刘毅疑心南方可能设有伏兵，夜半时分，率左右三百余人，开北门突围。毛修之对谢纯说：“你只管跟我走。”谢纯拒绝，遂被诛杀。

刘毅在深夜中投奔牛牧寺（湖北省江陵县北）。最初，桓蔚溃败时（参考四〇五年正月十六日），投奔牛牧寺和尚释昌，释昌把桓蔚藏匿，刘毅遂把释昌斩首。如今，牛牧寺拒绝刘毅投宿，说：“从前，我那已亡故的师傅，收容桓蔚，被刘毅杀掉，今天实在不敢开门接受外人。”刘毅叹息说：“自己制定执法标准，自己伤害自己，竟到这种地步！”遂上吊自杀。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当地居民报案，王镇恶遂把尸体拖到街市，砍下人头，连同刘毅的儿子、侄儿，全都诛杀。刘毅的老哥刘模，投奔襄阳（湖北省襄樊市）。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鲁宗之斩刘模，把人头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最初，刘毅的叔父刘镇之，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赋闲，不接受政府延聘，常对刘毅、刘藩说：“你们的才能，足可以干出一番大事，只是恐怕不能保持长久。我不通过你们谋求财富官位，也不跟你们一同受累受罪。”每次看见刘毅、刘藩的前导仪队和卫士抵达门前，就向他们诟骂。刘毅对他尊敬畏惧，每次总在距家宅数百步，就把仪队卫士，全部停在一旁，只和穿着平民服装的左右数人，一同回家。等到刘毅被杀，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上疏皇帝：征召刘镇之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镇之坚决辞让，不肯到职。

冬季，十一月十三日，刘裕抵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斩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及后军将军府军政官（后军司马）郗僧施。

最初，毛修之虽然是刘毅的部属幕僚，但平时却跟刘裕友情深厚，所以刘裕特别赦免毛修之。

封王镇恶当汉寿子爵。

刘裕问刘毅旧属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申永说：“今天怎么做

才好？”申永说：“化解往日的仇恨，加倍地赐下恩德，依照门第高下给他们官位（三世纪二〇年代之后，门第观念，越演越烈），公开地擢升有才能人士，这就够了。”刘裕采纳。下令减少田赋捐税，减少人民差役，放宽刑法处罚，礼聘有知名度的人士。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人民，大为欢悦。

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刺史），兼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留守总监（监太尉留府事）诸葛长民，骄傲任性，贪污奢侈，所作所为多数都违法乱纪，成为人民的大患。诸葛长民一直害怕刘裕把他治罪。等到刘毅自缢，诸葛长民对他的亲信说：“前年杀彭越，今年杀韩信，大祸就要临头。”把左右侍从摒开，问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刘穆之，说：“大家异口同声，都说总司令（太尉刘裕）对我不满，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刘穆之说：“刘公（刘裕）逆江而上，西征叛徒，把年老的娘亲和稚龄的幼子，托付给你，假使有一点点不信任，怎么能够如此！”诸葛长民心情稍微安定。

诸葛长民老弟、辅国大将军诸葛黎民，游说他的老哥说：“刘毅家覆灭，使诸葛家恐惧，应该乘刘裕还没有回京（首都建康）之前，先下手为强。”诸葛长民犹豫不决，稍后，叹息说：“贫贱的时候，渴望有朝一日，荣华富贵。可是，荣华富贵却埋伏重重危机，今天，要想再回到丹徒（江苏省镇江市东丹徒镇。诸葛长民任青州州长【刺史】时的驻地，参考四〇八年正月）当一介平民，又怎么能够！”写信给冀州（侨州，州政府设东阳城【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刘敬宣说：“刘毅狠恶暴戾，专权任性，自找全族屠灭。怀有背叛思想的人，快要杀完，天下已经太平，荣华富贵的事情，应共同享有。”刘敬宣回信说：“我自从四〇五年以来，曾当过三个州的州长、七个郡的郡长，一直恐惧福气成为过去，灾难继之而生，常想躲开满盈，宁愿吃亏受损。所指示的荣华富贵，实不敢当。”并且把来往信件，呈送给刘裕。刘裕说：“阿寿（对刘敬宣昵称）当然不辜负我！”

刘穆之一直忧虑诸葛长民发动政变，曾屏退左右，秘密询问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副军事参议官（太尉行参军）、东海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何承天说：“总司令（太尉刘裕）这次出征，能不能成功？”何承天说：“不必担心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不马上平定，值得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刘公（刘裕）当年左里（鄱阳湖畔，江西省都昌县北）大捷（参考前年【四一〇年】十二月）后，返回石头（建康城西北），轻松愉快。而这一次回来，应该特别戒备。”刘穆之说：“不是你，听不到这番话。”

刘裕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辅国将军王诞报告刘裕，要求先东下返回京师（首都建康），刘裕说：“诸葛长民好像已有疑心，你怎么敢随便前往？”王诞说：“诸葛长民知道我一向受你的垂爱照顾，而今一个人轻装回去，当可使他认为：你对他没有误会，心意稍安。”刘裕笑说：“你的勇气，超过王赧、孟育！”准他先走。

冬季，十二月，晋帝国政府加授刘裕：太傅（上三公之二）、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

四一三年，春季，二月，刘裕自江陵东下返京，先行把辎重用加倍速度，陆续运送，可是，跟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预定的到达日期，却屡次延误，不能准时，以致诸葛长民和三公、部长级官员，每天到新亭（建康城西南）迎接，都因为阴错阳差的缘故，每天都迎接不到。

二月三十日，入夜，刘裕乘快速小艇，抵达东府（建康城南，国务院所在）。

三月一日，早晨，诸葛长民才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急往晋见。刘裕命力士丁旼（音 wù）埋伏停当，然后接待诸葛长民入座，摒除左右，只留下诸葛长民一人，闲话家常，凡是过去所没有谈到的话，都一一谈到，至为亲密友好，诸葛长民认为误会已经消除，大为欢欣。而丁旼却从背后帷帐中蹿出，在座位上抓住诸葛长民，击断他的肋骨，号叫中惨死。刘裕命把诸葛长民的尸体，抬到司法部（廷尉），审判定罪。逮捕他老弟诸葛黎民，诸葛黎民雄健骁勇，挥刀格斗抵抗，战死。刘裕又杀他的幼弟、最高指挥部军事参议官（大司马参军）诸葛幼民、堂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

三月十三日，晋帝国政府加授刘裕：兼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刺史）。刘裕坚决辞让太傅（上三公之二）和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

## 二、收复关中惨剧

四一四年，荆州（湖北省）州长司马休之，镇守江陵，很得长江、汉水间的民心。他的长子谯王司马文思，留在首都建康，性情凶恶暴戾，喜爱结交江湖豪杰。刘裕对他十分厌恶。

春季，三月，有关机关弹劾司马文思：擅自诛杀封国（谯国）官员。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三十三岁）下诏，诛杀他的同党，而





饶恕司马文思。司马休之上疏请求处罚，并请求辞职，中央批驳。刘裕把司马文思押送给司马休之，命司马休之好好管教，真正的意思是希望司马休之把这个儿子处死。司马休之却仅只上疏请求罢黜司马文思的王爵，同时写信给刘裕道歉，并加以解释。刘裕大不愉快。任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政府迁至豫章，参考四一一年四月。刘毅死后，州政府返回原地）州长（刺史）孟怀玉，兼任豫州六郡军区司令官（督豫州六郡），加强对司马休之的戒备。

四一五年，春季，正月，刘裕下令逮捕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司马休之留在首都建康的次子司马文宝、侄儿司马文祖，命二人自杀。刘裕遂动员三军，西上攻击司马休之。

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三十四岁）下诏（刘裕诏），加授刘裕：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兼荆州（湖北省）州长。

正月二十七日，刘裕从建康出发。行前，任命中军将军刘道怜担任留守司令部总监（监留府事）；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刘穆之兼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事情不论大小，都交刘穆之裁决。又任命高阳郡（侨郡，郡政府设首都建康）郡长（内史）刘钟，兼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防卫司令官（领石头戍事），镇守冶亭（建康城东门至蒋山之间）。司马休之的军政官（司马）张裕、南平郡（湖北省公安县）郡长檀范之，得到中央讨伐司马休之消息，先后逃回建康（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张裕，是张邵的老哥（张邵曾任刘裕的主任秘书【主簿】，参考四〇九年正月）。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鲁宗之，疑心刘裕将来绝不会包容自己，遂跟儿子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郡长鲁轨，起兵响应司马休之。

二月，司马休之上疏中央，指控刘裕罪状；动员军队，积极准备抵抗。

刘裕写一封密函给司马休之的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韩延之，要韩延之弃暗投明，韩延之回信说：

“感谢你亲自率领战马，莅临遥远的西方疆域；荆州（湖北省）境内所有官员和人民，没有一个不惶恐惊骇。蒙你不弃，赐下大函，知道你的行动，都由于谯王（司马文思）旧事（参考去年【四一四年】二月），更使我无限叹息。司马将军（司马休之任平西将军）对帝国忠贞不二，待人做事，诚实恳切。只因为你有恢复帝国的勋业，无论是皇家和政府，对你无不仰仗依赖，推心置腹，一片赤诚，几乎每件事情，都向你请求指教。前一些时，谯王（司马文思）因一件小事，受到弹劾，当老爹的司马休之，





还自己上疏，请求辞职，由此可以预知，如果譙王（司马文思）犯下大的过失，司马休之怎么能闭口不言！但他仍呈报皇上（司马德宗），请求撤销譙王的封爵。唯一未做的，只是没有夺取儿子的性命而已。你如果站在他的位置，也会如此。想不到，突然之间，大军动员，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想定人的罪，还怕找不到罪状？

“刘裕先生：四海之内，谁看不出你的用心？而竟然还想欺骗国家忠义之士！大函说你自己：‘心怀谦敬，希望尽量满足朋友的期许，从来如此！’而今，攻击别人的辖区，用利害引诱别人变节，难道这就是‘心怀谦敬，希望尽量满足朋友的期许，从来如此’！刘藩死在皇宫阊阖门之前（参考四一二年九月），诸葛长民死于丁旼之手（参考前年【四一三年】三月）。甜言蜜语使方面大员对你产生信心，而你却用轻装备部队，发动奇袭（指对



付刘毅，参考四一二年九月）。于是，座位之上，再没有诚信忠贞人士，京师（首都建康）之外，也再没有自信可以保全性命的贵族。而在你，却恰恰认为这正是你谋略的成功，实在使人感到羞耻。

“贵司令部所属将领参谋侍从，以及政府有贤德才能的人士，都在过一天算一天。我诚然鄙陋肤浅，但曾经在有道德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前，探讨过真理。像司马休之这样品行高洁的人物，怎么能没有托付遗孤的部属？我绝对不会自己投入老虎口中，踏上郗僧施之徒的足迹（郗僧施事，参考四一二年十一月），情势至为明显。假如上天注定灾乱还要继续，各派的争论还要混淆，我自当跟臧洪同游于九泉之下（臧洪事，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不再多言。”

刘裕看到回信，不禁叹息，交给将领和参谋官们传阅，说：“当人家的部属，应该如此。”韩延之因刘裕的老爹名刘翹，别名显宗；遂自己改名韩显宗，而命他的儿子名韩翹，表示永不向刘家班屈服。

刘裕派军事参议官（参军）檀道济、朱超石，率步骑兵攻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朱超石，是朱龄石的老弟（朱龄石，参考四一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江夏郡（湖北省安陆市）郡长刘虔之，率军进驻三连（今地不详），构筑桥梁，积聚粮秣，等待檀道济等军会师。刘虔之等了好几天，等不到檀道济等军；而鲁轨向三连（今地不详）发动奇袭，斩刘虔之。刘裕派他的女婿、振威将军、东海郡（山东省郯城县）人徐逵之，当前锋司令官，率军事参议官（参军）蒯恩、王允之、沈渊子，攻击江夏口（湖北省荆沙市南，夏水注入长江处）。徐逵之等在破冢（湖北省江陵县东南）和鲁轨会战，大败，徐逵之、王允之、沈渊子，全体阵亡；只蒯恩严加戒备，按兵不动；鲁轨乘胜攻击蒯恩营垒，不能攻克，始行撤退。沈渊子，是沈林子的老哥（沈林子，参考四一〇年五月）。

刘裕驻军马头（湖北省公安县东北），得到徐逵之战死消息，勃然大怒。

三月二十九日，刘裕率各将领北渡长江。鲁轨、司马文思率荆州兵团四万人，在悬崖绝壁上构筑阵地，高如九天，中央军士卒，没有人能够攀登；刘裕亲自出动，戴盔披甲，就要领头上爬，将领们劝阻，刘裕拒绝，而且越发大怒。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主任秘书（太尉主簿）谢晦，上前抱住刘裕，刘裕抽出佩剑指住谢晦，大喝说：“我杀掉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谢晦，不可以没有将军。”（胡三省原注：“这正是刘裕所说的，

谢晦很知道如何抓住机会。”）建武将军胡藩，率游击部队正在江津（湖北省江陵县西南），刘裕命胡藩攀登，胡藩露出畏惧的脸色，刘裕暴跳如雷，下令逮捕胡藩，打算处斩。胡藩回头说：“我正要攻击盗贼（指司马休之），没有时间接受别的命令。”遂用刀尖在岩石上凿出小洞，仅能容纳脚趾，终于爬上峭壁，随后攀登的渐渐增多。既抵达岸头，立即攻击，荆州兵团不能抵挡，稍稍后退，刘裕所统的中央军乘势猛攻，荆州兵团崩溃，刘裕遂攻克江陵。司马休之、鲁宗之，一齐向北逃走，只命鲁轨留守石城（湖北省钟祥市）。刘裕派阆中侯、下邳郡（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人赵伦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事参议官（参军）沈林子，攻击鲁轨；又派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内史）王镇恶，率舰队追击司马休之等。

变民数百人，乘夜袭击冶亭（建康城东门至蒋山之间），京师（首都建康）人心震动惊骇。石头城防卫司令官（领石头戍事）刘钟，出军平定。

夏季，四月，晋帝国青、冀二州（二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刘敬宣的军事参议官（参军）司马道赐，是皇族中疏远的支派；听到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攻击司马休之的消息，司马道赐和同僚辟闾道秀（辟闾，复姓）以及初级军官王猛子，阴谋杀害刘敬宣，然后夺取广固（山东省青州市，在东阳城西），响应司马休之。

四月三日，刘敬宣召见辟闾道秀，屏退侍卫，秘密对话，左右所有人员都被隔在门外。王猛子徘徊逡巡，试探而入，遂拿到刘敬宣的防身佩刀，刺死刘敬宣（年四十五岁）。文武官员得到警报，立即反击司马道赐等，全体斩首。

五月，阆中侯赵伦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事参议官（太尉参军）沈林子，击破荆州兵团将领鲁轨据守的石城。司马休之、鲁宗之率军援救，已来不及，遂同鲁轨，一齐投奔襄阳（湖北省襄阳市）。鲁宗之的军事参议官（参军）李应之，紧闭城门，拒绝鲁宗之入城。

五月十二日，司马休之、鲁宗之、鲁轨以及谯王司马文思、新蔡王司马道赐（不是谋杀刘敬宣的司马道赐）、梁州（州政府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州长（刺史）马敬、南阳郡郡长鲁范，一齐投奔后秦帝国。鲁宗之一向深得知识分子及人民的爱戴，大家争着护送他逃出国境。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内史）王镇恶等，一直追到国境线才回军。





最初，司马休之向后秦帝国及北魏帝国求救。后秦帝国征虏将军姚成王，及稍早投奔后秦的司马国璠，率军抵达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北魏帝国南部总监（南部大人）长孙嵩，率军抵达河东郡（山西省夏县），得到司马休之失败消息，都率军班师。司马休之到了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天王姚兴任命他当扬州州长（刺史），反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唐盛，报告姚兴说：“根据神秘预言书记载，司马家（晋帝国）将收复河洛（河南省中部），现在派司马休之在外统御军队，就好像把鱼放回大海；不如给他一个高贵的爵位和富裕的待遇，留在京师（首都长安）。”姚兴说：“从前，姬昌终于脱离羑里（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纣】，把姬昌囚禁羑里，后来仍是释放），刘邦最后也没有在鸿门丧生（参考前二〇六年十二月），如果那是上天的旨意，谁能违抗？如果真的应验了神秘预言书，留下他更促使灾难加重。”命司马休之出发。

晋帝司马德宗下诏（刘裕诏）：加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太傅（上三公之二）、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上殿时不解佩剑、不脱木屐，入朝时不必碎步慢跑，奏事时司仪不传报姓名（“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一旦出现，我们已听到篡夺列车进站时的鸣笛）。

秋季，八月十三日，刘裕由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返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坚决辞让太傅（上三公之二）、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等职；其他的则全部接受（其他的指：“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另行任命豫章公（刘裕）的世子刘义符（本年十岁），当兖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

四一六年，春季，正月，晋帝国政府，加授刘裕：兖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南秦州（侨州，州政府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军区司令长官，共计担任二十二个州的军区司令长官（二十二州应是：扬州、徐州、北徐州、豫州、兖州、北兖州、青州、北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司州、荊州、江州、湘州、雍州、梁州、益州、宁州、交州、广州、南秦州）。

晋政府任命刘裕的世子刘义符（本年十一岁）当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

三月，晋帝国政府加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中外总司令官（中外大都督）。

刘裕下令动员备战，准备向后秦帝国发动灭国性总攻。晋帝（十六任

安帝)司马德宗(本年三十五岁)下诏,再加授刘裕:兼司(侨州)、豫(州政府姑孰)二州州长;任命刘裕的世子刘义符(本年十一岁),当徐、兖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

夏季,五月十七日,晋帝国政府再加授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刘裕:兼北雍州州长(空头官衔)。

秋季,八月,晋帝国(首都建康)出动大军,向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发动灭国性攻击。

宁州(云南省)呈献琥珀做的枕头给北征兵团统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刘裕。因琥珀可以医治刀伤,刘裕十分高兴,命捣成碎末,分别赏赐将士。

刘裕命世子刘义符当中军将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留守司令(监太尉留府事)。刘穆之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兼留守部总监(监军)及中军将军府参谋长(军司),进住东府(建康城南,国务院及总司令部所在),全权处理中外国家大事。

冬季,十二月,刘裕派左秘书长(左长史)王弘返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明示或暗示晋帝司马德宗,要求加授“九锡”(九锡,参考四年)。

这时,刘穆之身负留守司令部全责,而加授九锡的要求,却是刘裕从北方发出,指示别人办理;突然间,刘穆之感到他跟刘裕的关系,并非想象中那么亲密,而且已不再被信任,他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惭愧恐惧交加,遂一病卧床。

十二月二十九日,晋帝司马德宗下诏,擢升刘裕当相国、文武百官总管,采邑十个郡,封宋公,加授九锡;朝见时位置在各亲王之上;所兼的征西将军,司(州政府洛阳)、豫(州政府姑孰)、北徐(州政府彭城)、雍(北雍,遥授)四州州长,仍然照旧。

刘裕辞让,不肯接受。

四一七年,春季,正月,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刘裕,率海军舰队从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出发。

三月,刘裕率领的海军舰队,从淮河,经过泗水,驶入清河。

秋季,八月,刘裕逆黄河西上,抵达潼关(陕西省潼关县)。龙骧将军王镇恶在渭桥(长安北渭水大桥)击败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最后一支野战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秦(三任)姚泓,带着妻子、







儿女和满朝文武官员，晋见王镇恶，投降，后秦帝国亡。

九月，刘裕进入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逮捕后秦帝（三任）姚泓，押回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绑赴刑场，斩首（参考《慕容超传奇》之“后秦帝国亡”）。

最初，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天王（一任武烈帝）赫连勃勃（本年三十七岁），听到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北征后秦帝国消息，对文武百官说：“姚泓不是刘裕的敌手，而且兄弟们纷纷在内部叛变，哪有力量对抗别人！刘裕夺取关中（陕西省中部）在意料之中。然而，刘裕夺取关中之后，势不能长期停留，一定要回到南方，而命他的儿子或老弟以及将领留守，那时候，我再去夺取，就好像弯腰捡片树叶。”遂喂饱战马，磨利武器，休养士卒，加强训练，进驻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故后秦帝国岭北（九嵎山以北）各郡县及防卫指挥所，全都归降。

刘裕派使节送信给赫连勃勃，约定成为兄弟之国。赫连勃勃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皇甫徽，代写一封回信。事先把它背诵得滚瓜烂熟，然后当着刘裕使节的面，口授给随从官（舍人），命他照写。刘裕看到后，叹息说：“我不如他。”

冬季，十一月三日，晋帝国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兼监军将军府、中军将军府参谋长（军司）刘穆之逝世（年五十八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接到报告，一连几天都震惊哀痛。最初，刘裕打算留在长安，计划光复西北（此时西北尚有三国：胡夏帝国、西秦王国、北凉王国），而各将领家属都在江南（长江以南），远征太久，普遍思乡，很多人反对留下来。正好，刘穆之逝世，刘裕考虑中央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遂决定东返。

刘穆之逝世消息传出后，中央政府惊惶恐惧，打算由晋帝司马德宗发布诏书，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左军政官（太尉左司马）徐羨之接替刘穆之的职位。中军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中军谘议参军）张邵说：“现在的情势，十分紧急，最后仍然是要委派徐羨之。但世子（刘义符）没有擅自决定的权力，应该请示（不是向皇帝司马德宗请示，而是向刘裕请示）。”而刘裕打算命王弘接替，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谢晦说：“王弘轻佻浮躁，不如徐羨之。”于是，任命徐羨之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建威将军、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代理兼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部留守司令（代管留任）。中央政府过去由刘穆之决定的大事，全都送到北方，请刘裕亲自决定。

刘裕作撤军准备，任命次子桂阳公刘义真，当雍梁秦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兼雍、东秦二州（州政府长安）州长（刺史）。本年（四一七年），刘义真十二岁。并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首席军事参议官（太尉咨议参军）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人王修，当秘书长（长史）；王镇恶当军政官（司马），兼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郡长；沈田子、毛德祖，都当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沈田子兼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毛德祖兼秦州州长（刺史），又兼天水郡（侨郡）郡长；傅弘之当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政府人事官（治中从事史）。

原来，陇上（陇山以西）流亡到关中（陕西省中部）的难民，都希望晋帝国北征兵团乘胜西上，光复故乡。等到刘裕下令设置东秦州（原秦州州政府设上邽【甘肃省天水市】，此时属西秦王国，毛德祖当州长，不过遥领。东秦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刘义真兼州长，用以安抚统御秦州流亡人士），大家知道刘裕对西方已没有远略，叹息失望。

关中人民，一向尊敬王猛（故前秦帝国宰相），而晋帝国北征兵团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又最多，因之，原籍江南（长江以南）的将领，对王镇恶嫉妒交加（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儿，参考四〇九年三月）。振武将军沈田子，自认为峽柳（陕西省蓝田县东南）那场胜仗，是一次决定性战役（参考本年【四一七年】八月），和王镇恶互相争功，心中感到不平。刘裕将回建康（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沈田子、傅弘之，屡次警告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说：“今天留下你们文武官员将士和精锐部队一万人，他如果要作乱的话，恰恰自取灭亡，不必多说。”刘裕又私下告诉沈田子说：“钟会所以没有闹出大事，因有卫瓘的缘故（钟会、卫瓘事，参考二六四年）。俗话说：‘一只猛兽，不如一群狐狸。’你们十几个人，怎么还怕王镇恶。”

三秦（陕西省中部）人民父老，听说刘裕将回江南（长江以南），到大营门前，哭泣流涕，倾诉说：“我们这些残留下来的汉人，没有接受中央政府圣王的教化有百年之久，直到今天，才看到汉族的衣帽装束，人人互相庆贺（三一六年十一月，汉赵帝国中山王刘曜攻陷长安，迄今整一〇二年。之后桓温北伐，曾挺进至灊上，参考三五四年四月；但只不过停留两





个月便撤退)。长安十座皇家陵园,都是你们刘家坟墓,咸阳皇宫宝殿,也是你们刘家的住宅(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墓长陵、二任帝刘盈墓安陵、五任帝刘恒墓霸陵、六任帝刘启墓阳陵、七任帝刘彻墓茂陵、八任帝刘弗陵墓平陵、十任帝刘病已墓杜陵、十一任帝刘爽墓渭陵、十二任帝刘骜墓延陵、十三任帝刘欣墓义陵、十四任帝刘箕子墓康陵,都在关中【陕西省中部】,共十一座。咸阳,指西汉王朝未央宫。刘裕姓刘,父老们强调刘裕的皇家血统,希望他不离开)。放弃这里,你往哪里去?”刘裕也很伤感,向他们安慰解释说:“接到中央征召命令,不能随便停留。非常感激各位怀念祖国,现在,我命第二个儿子(刘义真)和贤能的文武官员,共同镇守这个地方,希望你们和好共处。”

十二月三日,刘裕自长安出发,经洛河口进入黄河,再开掘汴水东进。

闰十二月,胡夏帝国天王赫连勃勃,听到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东返,大为高兴,询问智囊王买德说:“我打算夺取关中(陕西省中部),请你谈谈方略。”王买德说:“关中居于重要的地理位置,而刘裕却教一个小娃镇守,匆匆忙忙拔腿就走,不过是急于篡夺帝座,不再把中原放到心上。这是上天把关中赏赐给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青泥(陕西省蓝田县)、上洛(陕西省商州市),是南北两大要塞,应该先派出别动部队,切断他们的补给和退路,然后,东方塞住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切断他们和本国的水陆联系。这时,向三辅(大长安地区)发出政治号召,下达军事命令,威力胁迫,恩德感化,刘义真就等于掉到鸟网和鱼篓里,用不着伸手就可以活捉。”

赫连勃勃遂任命他的儿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璜,当前锋总司令长官(都督前锋诸军事),率二万人骑兵进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前将军赫连昌,进军潼关。任命王买德当抚军大将军府右秘书长(右长史),进军青泥。赫连勃勃率主力大军作为后继。

四一八年,春季,正月,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抚军大将军赫连璜,抵达渭水北岸,关中(陕西省中部)人民归降的,道路上前后相连。晋帝国龙骧将军、始平郡(陕西省兴平市)郡长沈田子,率军抵抗,畏惧胡夏军强大,不敢前进,退守刘回堡(人民自行集结的城寨),派使节回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报告安西将军府军政官(安西司马)王镇恶,王镇恶对秘书长(长史)王修说:“总司令(刘裕)把十岁小儿(刘义真)托付给我们,应当共同竭尽全力。沈田子却手握大军,

不肯前进，什么时候才能削平强敌！”使节回到前防，把这段话报告沈田子。沈田子跟王镇恶，平时已经互不相容，现在更是愤怒恐惧。不久，王镇恶和沈田子，同时出军北地郡（陕西省耀县），抵抗胡夏，晋帝国部队中有谣言说：“王镇恶打算杀光江南（长江以南）人，然后派数十人送刘义真回去，他自己则据守关中叛变。”

正月十五日，沈田子邀王镇恶到傅弘之大营，举行军事会议。沈田子请求摒除左右人员，秘密对话。摒除左右人员之后，沈田子使他的族人沈敬仁，就在虎帐之中，击斩王镇恶（年四十六岁），宣称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密令行事。傅弘之大吃一惊，飞奔报告刘义真，刘义真和秘书长王修，身穿铠甲，全副武装，登上横门（长安北城东头第一门），观察变化。顷刻之间，沈田子率数十人回来，声称：“王镇恶谋反。”王修逮捕沈田子，指控他弄权杀人，斩首（年三十六岁）。而命冠军将军毛修之，代替王镇恶当安西将军府军政官（安西司马）。傅弘之在池阳（陕西省泾阳县）大破赫连琐，追到寡妇渡（甘肃省庆阳县境）再大破赫连琐军，斩杀及俘虏很多，赫连琐撤退。

正月二十六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抵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去年【四一六年】十二月三日出发，船行一月零二十四日），下令解除戒严。琅邪王司马德文，提前先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刘裕得到王镇恶被杀的消息，上疏晋帝（十六任安帝）司马德宗说：“沈田子忽然发狂，杀害忠良。”追赠王镇恶“左将军”、青州州长（刺史）。任命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郡长（内史）刘遵考，当并州州长，兼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县）。调回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刘道怜，当徐、兖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

刘裕打算命世子刘义符当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命徐州（北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刘义隆当司州州长（刺史），镇守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中军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劝阻说：“世子是储君，维系四海人心，不应该派到外地。”刘裕遂改派刘义隆当荆益宁雍梁秦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诸军事）、西翼警卫指挥官（西中郎将），兼荆州州长；另命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到彦之（到，姓），当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司令部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张邵当军政官（司马），兼南郡（湖北省江







陵县)郡长(相);冠军将军府人事官(冠军功曹)王昙首当秘书长(长史);北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参谋官(从事)王华当西翼警卫指挥部主任秘书(西中郎主簿);沈林子当西翼警卫指挥部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参军)。刘义隆年龄还小(本年十二岁),总部事务,全由张邵裁决。王昙首是王弘的老弟(王弘,参考前年【四一六年】十一月)。刘裕告诉刘义隆说:“王昙首稳重刚强,有气度见识,是宰相人才,你每件事都要向他请教。”

再任命南郡公刘义庆当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消灭后秦帝国后,把豫州州政府从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北移至此)州长。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

刘裕解除司州(州政府洛阳)州长职务,改为兼任徐(北徐,州政府彭城)、冀(侨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二州州长。

### 三、篡夺晋帝国政权

四一八年,夏季,六月,刘裕终于接受相国、宋公、“九锡”的任命和封赐(前年【四一六年】十二月发布,刘裕一直辞让);下令赦免宋国(十个郡)死罪以下犯人;尊称继母兰陵郡(侨郡,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人萧文寿为太妃;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参谋主任(太尉军咨祭酒)孔靖,当宋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左秘书长(左长史)王弘当执行长(仆射),主持官员的任免和升迁调补;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傅亮、蔡廓,都当高级咨询官(侍中);谢晦当首府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右秘书长(右长史)郑鲜之当祭祀部长(奉常);副军事参议官(行参军)殷景仁当王家图书馆管理官(秘书郎)。其他文武百官的官名和职掌,全比照帝国的编制。孔靖坚辞,不肯接受。傅亮是傅咸的孙儿(傅咸是晋王朝建立初期的直臣,参考二九四年)。蔡廓是蔡谟的曾孙(蔡谟,参考三一三年十二月)。郑鲜之是郑浑的玄孙(郑浑,参考二一二年七月)。殷景仁是殷融的曾孙(殷融,参考三二八年五月);殷景仁学识丰富,但不写文章;反应敏捷,思考精密;口中从不高谈仁义道德,心中却深刻了解是非情理;对国家的典故、政府的礼仪、旧有的法令规章、行政司法上的记录和注释,特别关心,都抄在身旁,准备随时检查,有见识的人看出他渴望掌握权柄。

冬季,十月,晋帝国收复仅仅一年的关中(陕西省中部),再度爆发大



乱。安西将军兼雍、东秦二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刘义真，年纪还小（本年十三岁），对左右陪伴玩耍的人，赏赐没有节制。秘书长（长史）王修，每每加以限制。左右那批气质低劣的人物，怨气冲天，在刘义真面前陷害王修，说：“王镇恶打算叛变，沈田子才杀掉他。王修却杀掉沈田子，是他也打算叛变。”刘义真相信，派亲信刘乞等诛杀王修。

王修突然被诛杀，人心惊骇离散，各自为政，没有人可以控制全局。刘义真大为不安，把驻防在外地的军队（驻蒲阪【山西省永济县】防北魏帝国，驻渭河北岸防胡夏帝国），全部调回长安，紧闭城门自守（长安遂成一座孤城；城门之外，便是敌境）。关中各郡县，都投降胡夏帝国。胡夏帝国抚军大将军赫连琐，乘夜袭击长安，不能攻克。天王赫连勃勃率主力大军，进驻咸阳（陕西省咸阳市），长安陷于重围，对外交通线全被切断。

晋帝国宋公刘裕得到消息，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往长安，迎接刘义真回京（首都建康）。任命相国府右军政官（相国右司马）朱龄石，当关中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接替刘义真的职位，镇守长安。刘裕告诉朱龄石说：“你到长安，要刘义真减轻装备，火速出发，必须等到出了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才可以放慢脚步。如果关右（即关中）确实无法固守，就完全放弃，你跟刘义真一同回来。”又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朱超石，前往黄河、洛水一带，慰劳军队，安抚民心。

十一月，朱龄石抵达长安。刘义真手下将士，贪婪横暴，知道要先行南归，于是大肆抢劫，每个人都满装抢劫到手的美女奴仆、金银财宝（人民日夜盼望，由汉人组成的“王师”，不但不如少数民族，而且不如禽兽。古代中国人最无奈的，往往是来自合法政府制造出来的苦难），两车并进，慢慢向东方撤退。雍州（州政府长安）州政府总务官（别驾）韦华，投奔胡夏帝国（首都统万）。赫连琐率大军三万人，追击刘义真。建威将军傅弘之警告刘义真说：“公爵（刘裕）吩咐我们轻装备急行，现在却有这么多辎重，一天不过只走十华里。盗匪（胡夏帝国）的追兵，马上就到（一群人带着抢劫来的美女和财宝，逃回老巢，却诟骂追兵是强盗、土匪，读史至此，掩卷长叹），我们用什么方法抵抗！应该放弃车辆，乘马飞奔，才能逃出灾难。”刘义真不接受。于是，刹那之间，胡夏大军涌到，傅弘之、蒯恩担任后卫，边战边退，一连数日，好不容易走到青泥（陕西省蓝田县），



晋军崩溃，傅弘之、蒯恩，都被胡夏帝国抚军大将军府右秘书长（抚军右长史）王买德俘虏（王买德埋伏青泥事，参考去年【四一七年】闰十二月）。晋军军政官（司马）毛修之，跟刘义真失散，也被生擒。刘义真因在大队最前，而天色又恰恰黄昏，胡夏军没有穷追不舍，才免一难。但左右侍从人员完全离散，刘义真独自逃命，躲在乱草之中。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段宏，单人匹马沿途寻找，一面走一面呼唤，刘义真听出他的声音，出来相认，说：“你是不是段宏？我在这里，如果带我上路，一定不能两全，请割下我的头，带到南方，教我爹不再想我。”段宏哭泣说：“我怎能忍心做这种事，我们活一同活，死一同死。”用绳索把刘义真绑到自己背上，共骑一匹马，逃回。刘义真对段宏说：“今天的事情，实在缺少谋略。但是大丈夫不经过这种失败，怎么知道人生艰难。”

胡夏帝国天王赫连勃勃，打算教傅弘之投降，傅弘之不肯；赫连勃勃把傅弘之衣服脱下，傅弘之全身赤裸，叫骂而死（年四十二岁）。赫连勃勃把死人头骨堆积成山，称“髑髅台”（京观）。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市民起兵抗暴，驱逐朱龄石，朱龄石纵火焚烧皇宫宝殿，逃往潼关（陕西省潼关县）。赫连勃勃遂进入长安，大举犒赏将士，向王买德举杯致敬，说：“你当初说的话，只一年时间，竟完全应验，可以说计策精密，没有一点错误。这一杯酒，不敬你敬谁？”任命王买德当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封河阳侯。

晋帝国龙骧将军王敬先，驻防曹公垒（陕西省潼关县境，三世纪时曹操所筑，参考二一一年八月），朱龄石前往投奔。朱超石已到蒲阪（山西省永济县），听到朱龄石消息，也前来会合。胡夏帝国前将军赫连昌攻击，切断曹公垒的水源，晋帝国守军无水可饮，大渴，不能作战。城堡快要陷落，朱龄石对朱超石说：“兄弟都死在异乡异土，父母将何等伤心，你想办法从小路逃回去，我死在这里，再没有遗恨。”朱超石拉住老哥的手说：“人，谁能不死，怎么忍心把你遗弃在这里，单独逃走！”于是，兄弟二人和王敬先，以及右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右军参军）刘钦之，全被生擒，押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赫连勃勃把他们一齐斩首（朱龄石年四十岁）。刘钦之的老弟刘秀之，悲哀流泪，十年之久，不参加宴会。刘钦之是刘穆之的堂侄（刘穆之，参考去年【四一七年】十一月）。

晋帝国宋公刘裕（此时仍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得到青泥（陕西省蓝田县）败报，不知道刘义真的生死存亡，下令动员，指定日期，要大

举西征。高级咨询官（侍中）谢晦劝阻说：“士卒疲惫，请等到时机成熟。”刘裕不理。祭祀部长（奉常）郑鲜之上书，认为：“蛮虏（胡夏帝国）听说殿下亲自讨伐，一定全力把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如果直接攻击，恐怕不容易攻克。如果停顿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则你又何必亲征？而且，主要的是，蛮虏虽然如愿以偿，但他们并不敢越过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什么缘故？为的是仍畏服你的威力，考虑到将来。如果我们推进到洛阳，即行班师，蛮虏看破我们的实力，一定生出较量的愿望，可能增加边疆的灾难。何况，大军出征，后患很多。从前西征司马休之，盗匪袭击冶亭，幸亏刘钟讨平（参考四一五年三月）；去年（四一七年）北征兵团出发，广州陷落（指徐道期攻占州城，参考去年【四一七年】九月）；过去的例证，是未来的借鉴。现在，各州都发生大的水灾，人民缺少粮食，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盗匪遍地，攻陷很多县城，都由于反抗兵役和差役而起。长江以南知识分子和普通小民，都伸长脖子，盼望等待你的归来。忽然听说又要北伐，既不了解内情，又不知道班师日期，我恐怕后方的忧患，会在心腹发生。如果担心西方蛮虏（胡夏帝国），可能危害河洛（河南省洛阳市一带中原地区），最好是和北方蛮虏（指北魏帝国）结盟。和北方蛮虏和解友好，则河南（黄河以南）自然安定；河南安定，济水、泗水流域（山东省西部南部及江苏省北部）自然平静。”

而就在这时候，接到段宏的报告，知道刘义真已经逃出，刘裕才停止军事行动。只不过登上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城楼，向西眺望，感慨交集，哭泣流泪而已。下令把刘义真贬降为建威将军、司州（州政府洛阳）州长（刺史）；任命段宏当宋国禁宫咨询官（宋台黄门郎），兼太子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刘裕再任命天水郡（侨郡）郡长毛德祖，当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接替刘遵考（并州【州政府蒲阪】州长），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县）。

十二月，刘裕认为神秘预言书（谶）上有句话：“昌明之后，还有两个皇帝。”（《晋书·孝武帝纪》说：最初，十四任帝简文帝司马昱，看到神秘预言书上说：“晋帝国政权，尽于昌明。”后来，小老婆李陵容怀孕，梦见神仙告诉她：“你生这个男孩，应该别名昌明。”男孩生下时，东方初明，遂用做别名【司马昌明正名司马曜】。老爹司马昱后来想起神秘预言书上的话，忍不住伤心流涕。）于是派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王韶



之，担任杀手，跟随晋帝司马德宗左右，阴谋施毒，而改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但司马德文一直服侍在他老哥左右，饮食睡觉，都不肯离开。王韶之窥伺了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下手。恰好，司马德文患病，出宫疗养。

十二月十七日，王韶之用衣裳扭成绳索，在东堂把司马德宗勒死（年三十七岁）。王韶之是王廙的曾孙（王廙，是王敦的堂弟，参考三一五年八月）。刘裕遂宣称遵奉遗诏，拥戴司马德文（本年三十三岁）继位皇帝（十七任恭帝）。大赦。

四一九年，正月三日，晋帝（十七任恭帝）司马德文（本年三十四岁），征召宋公刘裕回京（首都建康）入朝，晋封宋王；刘裕辞让。

正月二十九日，司马德文下诏，命刘道怜以最高监察长（司空）身份，出外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

最初，益州（侨州，州政府设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司马荣期被叛将暗杀（参考四〇六年九月），儿子司马楚之，把老爹灵柩运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而宋公刘裕正开始翦除司马皇族中有才干、有声望的人士。司马楚之的叔父司马宣期、老哥司马贞之，都被处死，司马楚之遂逃亡，躲在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堂祖父司马休之自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投奔后秦帝国（参考四一五年五月），司马楚之遂逃到汝水、颍水流域一带（河南省中部），集结部众，准备复仇。司马楚之年纪轻轻，有英雄气概，能礼贤下士，拥有武装部队万余人，据守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刘裕派刺客沐谦（沐，姓）前往暗杀；司马楚之待沐谦十分亲厚，沐谦一直想动手，却一直找不到恰当的机会。于是半夜时忽然声称有病，他知道司马楚之一定会来探望，准备在病榻之旁，乘机行动。司马楚之果然亲自送来汤药，到身旁问候病情，情意诚恳，沐谦天良发现，不忍出击，于是，交出隐藏在席下的匕首，把实情告诉司马楚之，说：“刘裕对将军，深为顾忌，请你不要轻率地跟人接近，用来保全自己。”沐谦遂投效作为部下，担任司马楚之的卫士。

秋季，七月，晋帝国宋公刘裕，接受晋封宋王的诏命。

八月，刘裕自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移驻寿阳（安徽省寿县）；任命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刘怀慎，当淮河北战区司令官（督淮北诸军事）、徐州（北徐州）州长（刺史），镇守彭城。

九月，宋王刘裕，自动辞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职务。

冬季，十二月辛卯日（十二月丁巳朔，没有辛卯），晋帝国政府加授宋



王刘裕特殊礼仪：尊称王太妃萧文寿为太后，称世子刘义符为太子。

四二〇年，春季，正月，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宋王刘裕（时驻寿阳），打算教晋帝（十七任恭帝）司马德文（本年三十五岁），用儒家学派所歌颂的“禅让”模式，把帝位传给自己；可是，他自己又不便于直接表达，于是，集合宋国官员，一起饮酒欢宴，筵席之间，在气氛十分融洽的时候，刘裕说：“桓玄篡夺帝位，政权转移，是我第一个高呼大义，使皇帝复辟，接着南征北讨，平定四海，大功告成，大业建立，遂蒙皇上赐下‘九锡’（九锡，参考四年）。可是我年龄衰迈（本年，五十八岁），地位却如此崇高，天下事物，都忌讳满盈，这样下去，不可能长久平安。我打算把爵位还给皇上，回到京师养老。”宋国那些臣属不知道刘裕的这段话的真正意向，只好一味歌功颂德。直到傍晚，席散，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傅亮，出来之后，才忽然间醒悟过来刘裕的目的何在，而这时，王宫宫门已经关闭，傅亮敲门，请求召见，刘裕即令开门。傅亮入宫，只说：“我想暂时返回京师。”刘裕了解他的意思，不再说别的话，而直接问：“要多少人护送？”傅亮说：“数十人就够了。”说罢告辞。傅亮出宫时，天已入夜，只见长星划过夜空（古天文学上，有三种星，在巫师占卦书上，大致相同。一是“孛星”，尾巴光芒短。二是“彗星”，尾巴光芒长，形状像扫帚，也称扫帚星。三是“长星”，尾巴光芒凝固成一条线，短的有一手指长，长的贯穿天际），傅亮拍大腿叹息说：“我从前不相信天文，现在天文已经应验！”（巫师占卜书上说：孛星、彗星、长星出现，表示地上要除旧变新。）

傅亮抵达建康。

夏季，四月，晋帝司马德文，下诏征召宋王刘裕返京。

刘裕留他的儿子刘义康，当豫司雍并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州长（刺史），镇守寿阳（安徽省寿县）。刘义康年纪还小，刘裕命相国府军事参议官（相国参军）、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刘湛当秘书长（长史），全权处理州政府及军区司令部各事。

刘湛从小就有管理能力，平常自己比做管仲、诸葛亮；学识渊博，但不写文章，不喜爱谈论，刘裕对他十分器重。

夏季，六月九日，宋王刘裕，抵达首都建康。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傅亮，用暗示或明示的强大压力，命晋帝（十七任恭帝）司马德文，把政权禅让给刘裕；呈上退位诏书的草稿，要司马德文亲笔书写。司





马德文高兴地提起笔来，对左右说：“桓玄的时候，晋国（晋帝国）已经失去天下，感谢刘公（刘裕），使它延长将近二十年（四〇四年至本年【四二〇年】，共十七年），今天做这件事，本是我的心意。”遂把草稿照抄在诏书专用的红纸上。

六月十一日，司马德文出宫，回到他原来的住宅——琅邪王府，文武百官叩拜辞别。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徐广，痛哭流涕，十分哀恸（晋帝国到此灭亡，立国一百五十六年【二六五至四二〇年】，共十七任君王、十六位皇帝。二任、四任，同是司马衷）。

六月十四日，宋王刘裕在建康建立高台，登上皇帝宝座。典礼仪式完毕后，从石头（建康城西北）乘坐法驾（皇帝特用车队），进入建康宫（一个新的政府出现，传统史书上只称一个字：“宋”。而历史上却有四个“宋”，不得不分为：桀宋、宋、韩宋、南宋。此是南宋帝国）。徐广再度悲哀感慨，流涕哭泣。高级咨询官（侍中）谢晦对他说：“徐先生，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徐广说：“你是宋国（南宋帝国）的佐命功臣，我是晋国（晋帝国）的遗老，悲欢之事，自不相同。”徐广是徐邈的老弟（徐邈，参考三七五年九月）。

刘裕亲自到太极殿，大赦，改年号永初（之前是晋元熙二年，之后是南宋永初元年）。下诏：凡是受乡里舆论抨击的人，一律恢复名誉，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南宋帝国封司马德文当零陵王，优待尊崇的礼节，都仿效晋王朝初年的前例（参考二六五年十二月），就在旧秣陵县（江苏省江宁县南秣陵乡），给司马德文兴建王宫，派冠军将军刘遵考，率军保护防卫。皇后褚灵媛降号王妃。

刘裕追尊已逝世的老爹刘翹为孝穆皇帝、娘亲赵女士为孝穆皇后；尊奉继母王太后萧文寿为皇太后。刘裕侍奉继母，一向谨慎小心，等到登上皇帝宝座，年纪已老（本年，刘裕五十八岁），每天早上仍进太后宫朝见继母，从没有错过时刻。

刘裕下诏：晋帝国时代的爵位，应随着政权的转移，而作改变。只留始兴公、庐陵公、始安公、长沙公、康乐公，分别降级为县级公爵和县级侯爵，用以维系王导（始兴郡公降华容县公）、谢安（庐陵郡公降柴桑县公）、温峤（始安郡公降荔浦县侯）、陶侃（长沙郡公降醴陵县侯）、谢玄（康乐县公降康乐县侯）等的祭祀香火。凡是在“义熙起义”（反抗桓玄战

役，参考四〇五年），出过力共过患难的人，爵位都不降级，仍保持原位。

六月十七日，刘裕擢升最高监察长（司空）刘道怜，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宰相（司徒）刘道规当临川王，命刘道怜的儿子刘义庆，继承临川王爵位。其余的功臣，如徐羨之等，依照等级，封爵升官。

追封刘穆之当南康郡公、王镇恶当龙阳县侯。刘裕时常思念刘穆之（参考四一七年十一月），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会帮助我治理天下，真是：‘这种人逝去/家国同时受到伤害。’”（《诗经·瞻卬》：“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说：“刘穆之死后，人们低估我的能力。”

擢升皇子桂阳公刘义真当庐陵王、彭城公刘义隆当宜都王、刘义康当彭城王。

秋季，八月十九日，南宋帝刘裕，追赠亡妻臧爱亲谥号敬皇后。

八月二十一日，封王太子刘义符当皇太子（本年十五岁）。

四二一年，最初，南宋帝刘裕，把一瓶毒酒，交给前琅邪国王府禁卫官司令（琅邪郎中令）张伟，命他毒死晋帝国被罢黜的皇帝、现在改封零陵王的司马德文。张伟叹息说：“毒死君王而求保命，不如一死。”就在路上自己喝下，逝世。张伟是张邵的老哥（张邵，参考四一六年八月）。祭祀部长（太常）褚秀之、高级咨询官（侍中）褚淡之，都是司马德文正妻褚灵媛的老哥。司马德文妻妾群中，有人生下男孩，刘裕就命褚秀之兄弟，乘便扼杀。所以司马德文自让出宝座后，非常恐惧自己也遭到毒手，跟褚灵媛同住一间房子，就在床前摆个火炉，自己煮饭烧汤；买菜买米都由褚灵媛出钱负责。刘裕派出的杀手，一时找不到机会，而刘裕不能等待。

九月，刘裕命褚淡之和老哥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褚叔度，前往探视妹妹，褚灵媛出来到另一间房子跟老哥相见。早已埋伏好的士卒，这时翻墙而入，把毒药递给司马德文，司马德文拒绝，说：“佛教教规，自杀而死的，再世投胎时，不能得到人身。”士卒一拥上前，用棉被蒙住司马德文的头，闷死（本年，司马德文三十五岁，褚灵媛三十八岁）。刘裕率文武百官，亲临金殿三天，表示哀悼。

## 四、瓶颈政变

四二〇年，秋季，八月二十一日，南宋帝（一任武帝）刘裕，封王太





子刘义符当皇太子（本年十五岁）。

四二二年，三月，刘裕患病，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长沙王刘道怜，最高监察长（司空）徐羨之，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傅亮，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谢晦，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檀道济，同时进宫，照顾医药。文武官员请求向神灵祈祷，刘裕拒绝，而只派高级咨询官（侍中）谢方明，到祭庙把病情向祖先焚香报告。刘裕一向不相信怪力乱神，当他是平民的时候，曾有很多祥瑞，等到官位越来越高，负责历史的官员查证传闻的真实性，刘裕都不肯回答。

檀道济出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原晋帝国的兖州，南宋帝国加“南”字；而把原来的北兖州改称兖州）州长（刺史），镇守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兼淮南军区司令（监淮南诸军）。

皇太子刘义符，常跟一些气质低劣的人物厮混，谢晦曾经警告刘裕说：“陛下年龄已高，当然是想到把大业保存万世；神圣的皇帝宝座十分重要，不可以交给没有才能的人。”刘裕说：“庐陵王（刘义真）怎么样？”谢晦说：“容我前去观察！”出来后即拜访刘义真，刘义真盛大欢迎，想跟他谈，谢晦支吾其辞，不太高兴回答。回来后报告说：“品德低于才能，不是理想的人主。”

三月五日，刘裕派刘义真出任南豫豫雍司秦并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兼南豫州（州政府历阳）州长。

夏季，五月，刘裕病势沉重，把太子刘义符叫到跟前，告诫说：“檀道济虽然有干才谋略，但没有野心，不像他的老哥檀韶，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气质。徐羨之、傅亮，应该没有问题。谢晦很多次追随我出征作战，很能见风转舵，随机应变，如果有问题，一定是他。”又亲笔写下遗诏：“后世如果君王年幼，政府大事，一律委托给宰相，皇太后娘亲，不必临朝主政。”最高监察长（司空）徐羨之、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傅亮、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一同接受遗命。

五月二十一日，刘裕逝世（年六十岁）。

刘裕生活简单，欲望很少，严肃整齐，生活规律，衣服和住所，都很节俭，衣服用布料，更是朴素，游逛欢宴，十分稀少，小老婆也不多；曾经获得后秦帝国二任天王（文桓帝）姚兴的侄女，对她万分宠爱，因之有时也耽误政事。谢晦稍微提及，刘裕立刻把姚女士送出。财产全在国库，

宫内没有私藏。岭南（南岭以南）曾经进贡筒装细布，一筒之小，可容纳八丈。刘裕嫌它过度精美，劳动人力，遂命有关单位，弹劾进贡这种细布的郡长，把布发还，禁止岭南（南岭以南）继续制作。公主出嫁，嫁妆不过二十万，另外再没有绸缎等贵重东西。宫内宫外，都严守规定，没有人敢奢侈浪费。

太子刘义符继承帝位（二任少帝），年十七岁，大赦。尊皇太后萧文寿（刘裕继母）为太皇太后；封太子妃司马茂英为皇后。司马茂英，是故晋帝国末任帝（十七任恭帝）司马德文的女儿海盐公主。

四二四年，南宋帝（二任少帝）刘义符（本年十九岁），在给老爹一任帝（武帝）刘裕服丧期间，违背礼教行事，喜爱跟左右侍从，嬉戏玩耍，不能自我克制。退休的特进官（朝会时位置仅次于三公）范泰，上“亲启密奏”说：“我暗中听到消息，陛下时常到后花园，锻炼武艺。鼓架虽在宫中，鼓声却传到宫外，在禁宫深院，打闹砍杀；又在政府各机关之间，喧哗嘶喊；不但不能够威服四方少数民族，反而使远近都感到怪诞。陛下自登上宝座以来，把政府交给宰相大臣，实际上跟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一样，同有闭口不言的美誉（子武丁为老爹二十二任帝子小乙守丧，三年不说话）。想不到却亲近气质低劣的一些人物，恐怕不是治理帝国的最好方法和维持世道人心的最好策略。”刘义符不理。范泰是范宁的儿子（范宁，参考三六一年十月）。

南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聪明敏捷，喜爱文学，但性情轻浮。跟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左卫率）谢灵运、编制外散骑侍从官（员外散骑常侍）颜延之、道士慧琳，感情亲密。刘义真曾经说：“有一天我当了皇帝，就命谢灵运、颜延之当宰相，慧琳当西豫州（即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第一次南北大战之后，州政府自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南迁至此）军区司令长官（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儿（谢玄，参考三六三年五月），性情偏激傲慢，不遵守法令及世俗约束。中央当权高官，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不认为他有才干从事实际行政工作。而谢灵运却自认为他的才能，应该参与政府机要，因之一直愤愤不平。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颜含事，参考三三八年十月），喜爱饮酒，行为放荡。

最高监察长（司空）徐羨之等，对刘义真跟谢灵运等结交，十分厌恶。刘义真的旧部范晏，在气氛融洽的时候，规劝刘义真；刘义真说：“谢灵运





思想不切实际，又粗枝大叶。颜延之心胸狭窄，见识浅薄，正是曹丕（曹魏帝国一任帝）所说的：“古今文化人，都不注意日常小节。”但性情相投，不能忘记他们。”于是，徐羨之等，指控谢灵运、颜延之挑拨中央与亲王之间的感情，诽谤国家领导人；贬谢灵运当永嘉郡（浙江省温州市）郡长，贬颜延之当始安郡（广西桂林市）郡长。

刘义真镇守历阳（安徽省和县），贪得无厌，不断要求政府供应，当权官员（徐羨之等）每每裁减，不完全听命。刘义真大为怨恨，经常有不满的话出口，又上疏请求返回京师（首都建康）。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庐江郡（安徽省舒城县）人何尚之，屡次劝阻，刘义真拒不接受。此时，徐羨之等已着手一项重大阴谋，打算罢黜皇帝（二任）刘义符。问题在于罢黜刘义符后，身为次子的刘义真，依照顺序，应该继位，而徐羨之等对刘义真印象恶劣。于是利用刘义真跟刘义符之间早已存在的夙怨，先行下手，上疏弹劾刘义真种种罪行。刘义符遂下诏：撤销刘义真王爵，贬作平民，放逐到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看管。前吉阳（湖北省竹溪县西）县长、堂邑郡（江苏省六合县）人张约之，上疏抗议说：“庐陵王（刘义真）小时候就受到先帝（刘裕）优厚仁慈的相待，长大后又受到陛下和睦友谊的恩遇，所以他心中有话，一定说出；内心有什么，一定表现于外，或许有时违背臣属道理，招来因骄傲放纵而产生的灾祸。但他天生的英明气质，拥有超群的美好才华，应该对他包容教养，欣赏他的长处，宽恕他的缺点，以恰当的方法，教训引导，使他渐渐长进。想不到却突然间羞辱地剥夺他的爵位，囚禁遥远的边郡。对上伤害陛下的手足之情，对下使远近民心，仓皇失措。我暗中想到，帝国建立，时间还短，皇家枝叶，并不繁多，正应该广泛地树立藩属屏障，互相之间，关系和睦。人，谁没有过失，可贵的是知过能改。武皇帝（刘裕）最心爱的儿子和陛下最要好的弟弟，怎么可以因一点点小错，而长期地舍弃放逐！”奏章呈上后，中央立即任命张约之当梁州州政府（设南城【陕西省南郑县南】）军事参议官（参军）；不久，即行诛杀。

夏季，四月，南宋帝国爆发政变。最高监察长（司空）徐羨之等，因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檀道济，是一任帝（武帝）刘裕时代的大将，威望震慑政府，而且手握强大的武装部队，遂征召檀道济和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王弘，入朝京师（首都建康）。



五月，二人先后抵达首都建康，徐羨之把废立计划，告诉二人。

五月二十四日，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谢晦声称：中央禁军总监部房屋破败，打算修建，把家人全部送到别的地方，而在府中集结将士；又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入宫作为内应。当天，入夜，谢晦邀请檀道济同住；谢晦情绪激动，不能合眼，而檀道济倒头便睡，十分香甜，谢晦对他大为敬服。当时，南宋帝刘义符在皇家华林园开了一排商店，亲自买入卖出，讨价还价；又跟左右一群气质低劣的人物，挤在一起，划船取乐。傍晚，游逛天渊池（曹魏帝国时代，在洛阳筑华林园【芳林园】、天渊池，参考二二七年二月。晋帝国时代，在建康仿建，华林园在建康北；天渊池是人工湖，当也在附近），就睡在龙船之上。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檀道济率军在前开道，徐羨之等随后继进，从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入宫。邢安泰等已先行说服皇家禁卫军，所以没有人出来阻止。刘义符还没有起床，政变军已经闯入，刘义符跳起来搏斗，政变军进击，砍杀两位侍从人员，砍伤刘义符手指，然后一拥而上，把刘义符制伏，挟持出东阁，收缴皇帝印信。文武百官辞行，政变军把刘义符送回他的故居——太子宫。

高级咨询官（侍中）程道惠，劝徐羨之等拥立皇弟、南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刘义恭。徐羨之等认为宜都王、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刘义隆，素有很高声誉，而又有祥瑞出现（《宋书·符瑞志》：“四二〇年八月，江陵两次出现青龙。本年【四二四年】四月，江陵城上有五色云，望气家认为是帝王征兆。”另外，江陵之西，长江中连绵九十九个小岛【洲】，民间传说：“小岛满一百时，帝王兴起。”而忽然生出一个新岛），遂宣称奉皇太后张女士（刘义符娘亲）命令，列举刘义符过失罪恶，撤除他的皇帝职位，贬作营阳王；而由刘义隆（本年十八岁）继承帝位，赦免死罪以下人犯。又宣称，奉皇太后张女士命令，收回皇帝印信，皇后司马茂英贬作营阳王妃，把刘义符送到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由檀道济守护政府。刘义符抵达吴郡后，软禁金昌亭。

六月二十四日（距政变恰恰一个月），徐羨之等派杀手邢安泰，狙击刘义符；刘义符年轻力壮，奋战突围，逃出昌门（吴郡郡城西郭门，公元前五世纪吴王国七任王吴夫差所建，称阖门。公元前三世纪楚王国春申君黄歇时，改称昌门。金昌亭，在昌门之内），追兵围攻，用门闩捶击，把刘义符打翻在地，诛杀（年十九岁）。





南宋帝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傅亮，率中央特遣政府（行台）百官，携带皇帝专用的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闰九月），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迎接宜都王、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刘义隆。到了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后，随行的国务院内政部长（祠部尚书）蔡廓患病，不能继续前进。傅亮探望他，向他辞别，蔡廓说：“营阳王（刘义符）在吴郡（江苏省苏州市），政府的供应，应十分丰厚。万一发生不幸事件，你们几个人可摆不脱弑君的恶名。到那时候，而仍想活在世上，怎么能够？”当时，傅亮已跟徐羨之共谋，决定诛杀刘义符。听到蔡廓的话，傅亮急忙写信给徐羨之，阻止这项行动，但已来不及。徐羨之咆哮说：“跟朋友共同定计，怎么可以一转身就变卦，把罪恶推给朋友一人担当？”徐羨之等又派杀手刺死放逐到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的前庐陵王刘义真（年十九岁）。

徐羨之认为荆州地位重要，恐怕宜都王、荆州州长刘义隆抵达京师（首都建康）后，或许命别人继任，遂用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名义，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谢晦，兼代荆湘等七州军区司令长官（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七州：荆湘雍益宁南秦北秦），兼荆州州长；希望谢晦居于外地，作为声援。于是，把精锐军队和能征善战的将领，全部配备给谢晦。

秋季，七月，中央特遣政府抵达江陵，把象征性的宫城城门，设在江陵城南，上面题字：“大司马门”。傅亮率文武百官，前往这个“大司马门”，呈递奏章和皇帝印信、器物，仪式盛大隆重。刘义隆本年十八岁，下令说：“我这个缺少才干德行的人，蒙受上天爱护，降下大命，非常恐慌惊悸，怎么有能力负起这项重大责任？现在暂时回到京师，哀祭祖先坟墓，并跟贤能的大臣，互相交换意见，希望各级官员，体谅我的内心，不再勉强我做别的事。”军政总部官员，一律称“臣”（军政总部有三：荆州州政府、军区司令部、宜都国亲王府），请求下令仿效首都宫城，更改城门名称；刘义隆完全不准。而且指示州政府、军区司令长官部、亲王府：宽恕管辖下已判决的罪人和无力还债的囚犯。

刘义隆左右将领及参谋官等，听到南宋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双双被杀，都感到疑心，劝告刘义隆不可以东下。军政官（司马）王华说：“先帝（刘裕）功盖天下，四海敬服。继承人虽然违法乱纪，而皇家声望，并没有受到伤害。徐羨之贫寒出身，中等才能；傅亮一介平民，白面书生；并没有司马懿、王敦那种野心，至为明显。他们受托孤重任，一时不可能

有背叛的想法。只因为恐惧庐陵王（刘义真）严格认真，将来一定不会受到包容，才下毒手。认为殿下仁慈宽厚，远近都知，所以超越辈分顺序，奉迎大驾，不过希望殿下对他们有一点感激之情。悠悠谣言（指将要杀害刘义隆），不可能是真。而且，徐羨之等五人（徐羨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王弘），功劳相同，地位相等，谁肯服谁？即令企图背叛，也无法背叛。被罢黜的君王（刘义符）如果活着，他们担心将来受到报复，才兴起杀机，由于胆小如鼠，过度地贪生怕死，才一错再错，怎么敢一时之间，就去谋反？只是打算掌握大权，保护自己，希望年轻的君王看他们的颜色罢了。殿下只管坐上六匹马拉的车辆，长驱直入，用来符合天心。”刘义隆说：“你莫非想当宋昌第二！”（宋昌劝刘恒事，参考前一八〇年九月。）秘书长（长史）王昙首、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到彦之（到，姓），都劝刘义隆动身。王昙首又分析天象和人间各种祥瑞征兆；刘义隆终于决定，说：“徐羨之受先帝（刘裕）遗诏辅政，不会有忘恩负义之事。而且功臣勇将，布满内外，现有的兵力，又足以克制叛军，还怀疑什么？”乃命王华负责总管荆州留守事务，镇守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刘义隆考虑派到彦之率军当前锋，先行出发开道，到彦之说：“如果判断他不反，就应穿上官服，堂堂皇皇，乘船顺流而下。如果有所顾忌，我这支微弱的先遣部队，并不能发生作用，反而容易产生误会，不是满足远近人民对我们期望的办法。”正好雍州州长（刺史）褚叔度逝世，刘义隆遂命到彦之暂时接任，镇守襄阳（雍州州政府及南蛮保安司令部所在县，湖北省襄樊市）。

七月十五日，刘义隆从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出发。接见傅亮时，悲号哀泣，左右侍从人员，都感动流泪。接着询问刘义真及二任帝刘义符被罢黜和被杀害的经过，一面放声大哭，欷歔哽咽，两旁侍从都不敢抬头。傅亮汗流浹背，张口结舌，难以答对。于是乞灵于官场马屁动作，专心专意地结交到彦之、王华等，建立亲密厚重的友情。但刘义隆仍保持警觉，征召州政府、亲王府、军区司令部的军队，严密戒备，加强保护。从建康（南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随特遣政府派来的文武官员和部队，不准接近警戒线。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朱容子，手抱佩刀，守卫在刘义隆所乘船舰舱房门外，疲倦时就坐在那里打盹，不上床睡觉长达一二十天。

八月八日，刘义隆抵达京师（从江陵到首都建康，顺水东下，船行二十三日），中央政府文武官员，前往新亭（建康城西南）迎接叩拜。徐羨





之问傅亮：“大王（刘义隆）可以比谁？”傅亮说：“在姬重耳（春秋时代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刘启（西汉王朝六任帝景帝）之上。”徐羨之说：“那么，他一定明白我们一片忠心。”傅亮说：“未必！”

八月九日，刘义隆前往老爹一任帝（武帝）刘裕坟前祭拜（刘裕葬初宁陵，在建康城东蒋山东南），回来，中途停在中堂（国立大学所在，位宫城【台城】南，秦淮河北）。文武百官呈上皇帝印信，刘义隆推辞了四次，才勉强接受，就在中堂登极称帝（三任文帝，年十八岁）；乘皇帝专用的法驾车队入宫，登太极前殿，大赦，改年号（之前是景平二年，之后是元嘉元年），文武百官，一律升级二等。

八月十日，刘义隆祭拜皇家祖庙。下诏：恢复刘义真的庐陵王封号，把刘义真的灵柩，以及刘义真的娘亲孙修华（修华，小老婆群第七级）、刘义真的正妻谢妃，迎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八月十二日，刘义隆下诏，命兼代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谢晦，改为实任（真除）。谢晦将要前往接事，向国务院内政部长（祠部尚书）蔡廓辞行，摒去左右侍从，秘密询问说：“我是不是可以保住这条命？”蔡廓说：“你接受先帝（刘裕）临终托孤大事，以帝国的兴衰，作为自己的责任，废除昏庸的主人，另立英明的君王，在大义上并不是不可以。可是，杀了别人的两个老哥，却面向北方，做他的臣属；拥有使人主震惧的威严，而据守长江上游重镇，从古代曾经发生过的前事，推测今天的演变，你要想逃命，恐怕困难。”谢晦开始时，还怕不准他离开，等到船只开航，回头顾望石头城（建康城西北），掩饰不住他的喜悦，说：“今天才总算脱离虎口。”

八月十五日，刘义隆下诏：擢升最高监察长（司空）徐羨之当宰相（司徒），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王弘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傅亮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谢晦加授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檀道济晋升征北将军。

有关单位上疏奏请刘义隆，依照前例，到华林园听取诉讼。刘义隆下诏说：“我对刑法多半不太了解，应跟从前一样，仍请二位长官（徐羨之、王弘）主持。”

刘义隆任命王昙首、王华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王昙首兼首都西区卫



戍司令（右卫将军）、王华兼骁骑将军；又任命朱容子当右军将军。

八月十六日，刘义隆追尊亡母胡婕妤为章皇后；封皇弟刘义恭当江夏王、刘义宣当竟陵王、刘义季当衡阳王。仍命刘义宣当左将军，镇守石头（建康城西北）。

徐羨之等打算顺势任命到彦之实任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刘义隆不准，而征召到彦之当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使他负责中央军事。到彦之自襄阳南下，此时谢晦已到荆州（州政府江陵），担心到彦之不会来看自己。到彦之既到杨口（湖北省潜江市北），下船，由陆地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探望谢晦，真挚地表达自己的诚意，谢晦也推心置腹，缔结友情。到彦之留下名马、利剑、宝刀，赠送给谢晦，谢晦直到这时候，才感到安全已有保障（到彦之、王华等是新皇帝的心腹亲信，傅亮、谢晦性命，握在二人之手）。

四二五年，春季，正月，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宰相（司徒）徐羨之、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傅亮，上书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十九岁），缴回政府大权；一连奏报三次，刘义隆才批准。

正月十日，刘义隆开始亲自处理帝国事务。徐羨之辞职，返回私宅。侄儿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徐佩之、高级咨询官（侍中）程道惠、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王韶之等，都认为辞职不合适，苦苦规劝，徐羨之遂接受诏书，再掌权力。（胡三省原注：“加速徐羨之、傅亮死亡的，正是徐佩之几位先生。”）

正月十五日，刘义隆到首都建康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冬季，十一月，最初，南宋帝国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孔宁子，在南宋帝刘义隆尚是镇西将军时，担任镇西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镇西咨议参军），刘义隆登上宝座，命孔宁子当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孔宁子跟高级咨询官（侍中）王华，对荣华富贵，都有强烈追求的愿望，因而痛恨徐羨之、傅亮不肯放松权柄，遂日夜在刘义隆面前，打二人的小报告。

正巧，谢晦的两个女儿，将分别嫁给彭城王刘义康、新野侯刘义宾；派他的妻子曹女士和长子谢世休，自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把两个女儿，送到首都建康。而刘义隆正阴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流血整肃：诛杀徐羨之、傅亮，同时出军讨伐谢晦。于是宣称，要北伐北魏帝国，同时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兴宁陵（镇江市东丹徒镇东南），祭拜祖母孝懿皇后萧文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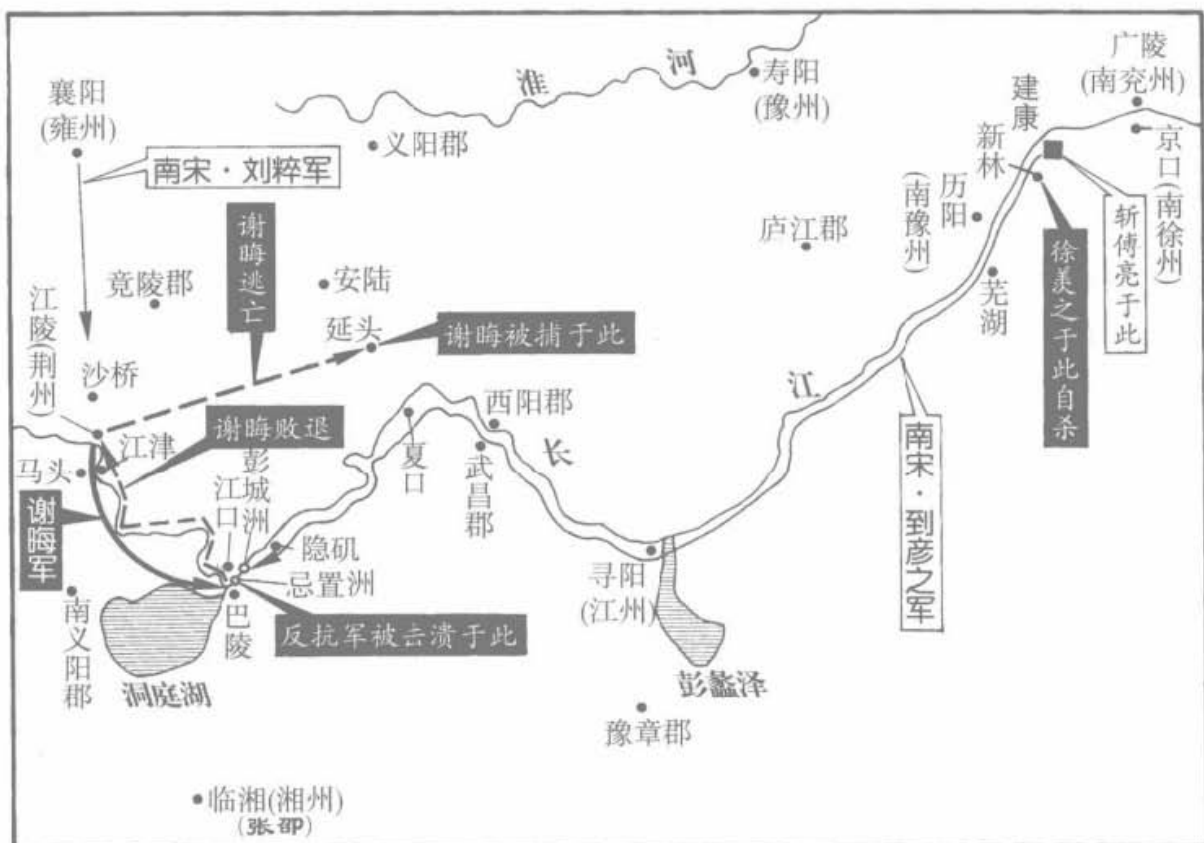


的墓园；下令长江舰队进入备战状态。被蒙在鼓里的傅亮，写信给谢晦说：“讨伐黄河以北（北魏帝国），事情正往高峰发展，但无论政府民间，对此多半感到忧愁恐惧。”又说：“多数官员们都不赞成这次军事行动，皇上（刘义隆）当会派宦官万幼宗，去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听取你的意见。”

可是，政府一连串不寻常的举动，使大整肃阴谋，逐渐泄漏。

四二六年，春季，正月，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荆州州长（刺史）谢晦的老弟、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谢朓，派专人飞快警告谢晦。但谢晦仍认为绝不可能，把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傅亮的信，拿给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何承天看，说：“计算日期，万幼宗一二天内，就可到达，傅亮怕我喜爱惹事，所以先送此信。”何承天说：“外面谣言纷纷，都说西征决策，已经确定，万幼宗岂有西上之理！”谢晦还认为谣言终是谣言，命何承天先行起草回答诏书的奏章，建议如果北伐蛮虏（北魏帝国），最好是延到明年（四二七年）。江夏郡（湖北省安陆市）郡长（内史）程道惠，接到一封寻阳（江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西省九江市）方面寄来的信，信上说：“中央政府将采取非常行动，事情已成定案。”派辅国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辅国府中兵参军。程道惠武职是辅国将军）乐回，秘密送信给谢晦。谢晦问何承天说：“如果真有此事，你认为我怎么办？”何承天说：“我受到将军特殊宠信，时常想到回报你的恩德，事情已起变化，怎么敢有所隐瞒。可是，一旦明天下令戒严，动用军法制裁，我心中要说的话，恐怕不能说完。”谢晦大为恐惧说：“难道你教我自杀！”何承天说：“还不到那个地步。不过要知道，以帝王的威严，倾全国的力量，去攻击一个州，大小既然相差，顺逆也有不同。所以，逃亡到国境之外，保全性命，是上等计谋。其次是，派心腹将领驻防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将军亲率大军，到夏口（湖北省武汉市）迎战，如果失败，就从义阳出境，投奔魏国（北魏帝国），这是中等计谋。”谢晦沉默了很久，说：“荆州（湖北省）是兵家必争之地，兵力和粮秣，都容易补充，不妨先来一次决战，打败了再走不晚。”遂命何承天撰写政治号召文告；又和首都卫戍司令部首席军事参议官（卫军咨议参军。谢晦武职是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琅邪郡（侨郡，江苏省句容市北）人颜邵，商讨起兵反抗；颜邵服毒自尽。

谢晦竖起大旗，下令戒严，问军政官（司马）庾登之说：“我现在要



亲自东下出征，打算委屈你率三千人镇守江陵，防备刘粹（雍州州长【刺史】，正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庾登之说：“我的双亲年纪已老，留在京师（首都建康），而我自己又没有私人部队，仔细考虑，不敢接受命令。”谢晦遂问其他将领及参谋官：“战士三千人，够不够守城？”南蛮保安司令部（设襄阳）军政官（南蛮司马）周超说：“不仅仅守城而已，如果外面有盗贼（政府军）攻击，还可以立功。”庾登之遂说：“周超一定能够担当，我愿解除军政官（司马）和南郡（郡政府江陵）郡长两个职务，转让给周超。”谢晦就在座位上任命周超当军政官，兼南义阳郡（侨郡，湖南省安乡县）郡长；调任庾登之当秘书长（长史），仍兼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庾登之是庾蕴的孙儿（庾蕴，参考三七一年十一月）。

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二十岁），因王弘、檀道济在开始时，没有参与罢黜和谋杀二任帝（少帝）刘义符的阴谋；而王弘的老弟王昙首，又是刘义隆最信任的心腹，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刘义隆秘密通知王弘，同时征召檀道济（时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打算叫檀道济讨伐谢晦。高级咨询官（侍中）王华等，全都坚决反对。刘义隆说：“檀道济当初不过是受到威胁，本不是他主动提出，而谋杀之事，更和他没有关



系，我安抚他，交给他任务，不必有其他顾虑。”

正月十五日，檀道济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正月十六日，大整肃开始，南宋帝刘义隆下诏，宣布徐羨之、傅亮、谢晦谋杀二任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的罪状，命有关单位逮捕诛杀。诏书特别强调说：“谢晦位居长江上游，或许不可能立即执行，我当亲率大军，前往讨伐。派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到彦之，迅速攻击，征北将军檀道济随后继进。首都卫戍司令部、荆湘雍益宁南秦北秦军区司令部、荆州州政府，应立即逮捕谢晦。已命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刘粹等，切断他逃亡藏匿的道路。罪犯只限谢晦一身，其他的人一律不加追究。”

当天（正月十六日），刘义隆下诏召见徐羨之、傅亮。徐羨之走到建康城西明门（建康城【都城】西门）外，谢晦正巧值班，派人飞报傅亮说：“宫内有非常措施！”傅亮马上借口说嫂嫂生病，暂时回家，派人通知徐羨之。徐羨之回到西城，乘坐宫廷出差的车辆，逃出建康，步行走到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距建康十公里），在一个烧陶器的窑里，上吊身死（年六十三岁）。傅亮也坐车逃出建康，再乘马投奔老哥傅迪的墓园；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郭泓把他逮捕，押回广莫门（建康城【都城】北门）。刘义隆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拿诏书给傅亮过目，对他说：“因你当初在江陵迎接时，态度至为诚恳（参考前年【四二四年】七月），当饶恕你的儿子们不死。”傅亮读过诏书，说：“我出身平民，受到先帝（刘裕）垂爱，交付给托孤大任。罢黜昏君，另立明君，全是为了帝国百年大计。要加给罪名，还怕找不到说辞！”于是，刘义隆斩傅亮（年五十三岁），而把他的妻子儿女，放逐到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斩徐羨之的两个儿子，而饶恕侄儿徐佩之。又斩谢晦的儿子谢世休，逮捕谢晦。

刘义隆将亲征谢晦，向檀道济询问策略，檀道济说：“从前，我跟谢晦同时北伐（指灭后秦帝国之役，参考四一七年），当时得以入关（函谷关）的十项谋略，有九项由谢晦提出，他的计策精明老练，很少能有敌手。唯一的缺点是，他没有亲自指挥过军队作战，战场上军事行动，恐怕他不擅长。我知道谢晦智谋，谢晦知道我勇敢。现在奉中央命令讨伐，可以在他还没有摆开阵势前，就把他擒获。”

正月十七日，刘义隆召见王弘，命他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宰相（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命彭

城王刘义康当荆湘八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八州：荆湘雍梁益宁南秦北秦，即原谢晦之辖区）、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

辅国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回，再派人报告谢晦：徐羨之、傅亮、谢朓，已被诛杀。谢晦遂先发布徐羨之、傅亮的死讯，举行祭礼；再发布老弟及儿子的死讯。然后，亲自前往虎帐，下令进入战争状态。谢晦早年随从刘裕（一任武帝）东征西讨，经验丰富，所以发号施令，指挥调动，没有一件事不切实妥当。只几天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前来投效，集结精锐部队三万人。于是，上疏赞扬徐羨之、傅亮等，都是忠贞之士，而竟受到横暴的冤杀，并且说：“我们如果想长久地掌握权柄，不为帝国着想，当初罢黜少帝（二任帝刘义符）之时，陛下远在天边。而武皇（一任帝刘裕）的儿子群中，还有年纪更小的幼童，我们满可以拥戴他们登上宝座，号令四方，谁敢说半个不字！怎么会逆流西上三千华里，使宫廷空虚七十天，去迎接陛下绣着鸾鸟的大旗！故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二任帝刘义符）之间，积有犯上的旧恨，是他自己死于非命。如果没有罢黜，哪里来的兴起！耿弇不把贼寇遗留给君王（耿弇急攻张步事，参考二九年十月），我又怎敢辜负帝国（说明所以诛杀刘义符及刘义真，纯是为了解除刘义隆的困扰）！这都是王弘、王昙首、王华，阴险急躁，猜忌挑拨造成的灾祸，我现在动员大军，用以清除陛下身旁邪恶之徒。”

闰正月，南宋帝刘义隆，下诏戒严，大赦，中央西征各军，依照次序出发，讨伐谢晦。

谢晦任命老弟谢邈当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郡长（内史），率一万人担任留守司令。而自己率二万人，从江陵出发，船舰排列，自江津（湖北省江陵县东南十公里）到破冢（江陵县东南），旌旗招展，遮蔽天日，谢晦叹息说：“恨不得这是一支拯救皇家的勤王大军。”

谢晦打算派军袭击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张邵，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何承天，认为张邵的老哥、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刺史）张茂度，和谢晦友情深厚，遂说：“张邵的态度我们还不知道，不应该轻率地就发动攻击。”谢晦写信请张邵合作，张邵不理。

二月九日，刘义隆任命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郡长郑鲜之，当国



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敬弘是王廙的曾孙（王廙，参考三一五年八月）。

二月十一日，刘义隆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命宰相（司徒）王弘与彭城王刘义康，坐镇京师（首都建康），进驻立法院联合办公厅（中书下省）；高级咨询官（侍中）殷景仁，参与留守政府工作。刘义隆的姐姐会稽长公主刘兴弟，进驻皇宫，总管大小事务。

谢晦率反抗军自江陵顺流东下，何承天留守江陵，没有跟从。谢晦抵达西江口（湖北省监利县），政府军前锋官、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到彦之，已进抵彭城洲（湖南省岳阳市东北二公里）。反抗军秘书长（长史）庾登之据守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胆怯畏惧，不敢前进，正巧大雨连绵，几天都不晴，军事参议官（参军）刘和之警告庾登之：“我们有雨，敌人也有雨，檀道济马上就要来到，东军（政府军）十分强大，唯一办法是速战速决。”庾登之不敢大举进击，只命初级军官陈佑，制造大型口袋，满装茅草，挂在桅杆之上，声称用来烧毁敌人船舰；但火攻必须天晴，用这些理由延缓会战日期。谢晦也同意这项计划，逗留十五日之久，才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孔延秀，攻击政府军将军萧欣据守的彭城洲，击破萧欣军；又攻击彭城洲口政府军营垒阵地，攻克。政府军受到挫败，将领都认为应退回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到彦之反对，遂退守隐矶（湖南省临湘县东北）。谢晦再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且夸耀军事上的大捷，说：“陛下如果把‘四凶’斩首，把‘三监’的人头挂上宫墙（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勋在位时，掌权的姚重华排除四位政敌，称之为‘四凶’，参考八六年四月注。‘三监’，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灭商王朝，特别在东方设立三个封国：管国【河南省荣阳县】国君姬鲜、蔡国【河南省开封市】国君姬度、霍国【山西省霍州市】国君姬处；监视商王朝残余部落，称‘三监’。后来，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姬发逝世，二任王成王姬诵继位，年幼，周公姬旦摄政，‘三监’竟跟被监视的商王朝残余部众结合，起兵叛变。姬旦把他们击平后，斩姬鲜，放逐姬度，贬姬处当平民），我立刻就停止进军，回转旌旗，折返我的任所。”

最初，谢晦跟徐羨之、傅亮，为了保护自己，特地把谢晦安置在长江上游，把檀道济安置在广陵（江苏省扬州市），使他们拥有强大的武装部队，足以克制中央。而徐羨之、傅亮在中枢掌握权柄，可以维持长久平安。所以，谢晦忽然听到檀道济站在中央那一边，率军西上，不禁大为惶恐，



束手无策。

檀道济既到隐矶（湖南省临湘县东北），跟到彦之合军，船舰沿岸停泊。谢晦最初看到船舰不多，毫不在意，不马上发动攻击。到了晚上，东风大起，中央军船舰，帆篷满张，陆续抵达，前后相连，塞满江面。反抗军面对强大阵容，军心离散，没有斗志。

二月十九日，中央军舰队挺进到忌置洲尾（湖南省岳阳市北，在巴陵与彭城洲之间），直冲反抗军船舰，反抗军霎时崩溃。谢晦在夜色掩护下，投奔巴陵（湖南省岳阳市），找到一艘小艇，急回江陵（湖北省江陵县）。

当初，刘义隆命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刘粹，用步骑兵自陆地袭击江陵；刘粹率军抵达沙桥（江陵北），反抗军军政官（司马）周超，率一万余人迎战，大破刘粹军，刘粹军死伤超过一半，可是不久，传来谢晦败报。最初，谢晦跟刘粹友情深厚，谢晦任命刘粹的儿子刘旷之当军事参议官（参军）。南宋帝刘义隆对刘粹的态度，感到怀疑。王弘说：“刘粹没有野心，不要忧虑。”后来刘粹接到命令，南下攻击江陵，丝毫没有顾忌，刘义隆因此对刘粹十分嘉许。而谢晦也没有诛杀刘旷之，反而送他回到老爹那里。

二月二十七日，刘义隆自芜湖（安徽省芜湖市）东回建康。

谢晦逃回江陵，没有作任何部署，只惭愧地向周超道歉。当天（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周超知道大势已去，舍弃他指挥下的反抗军，单人独舟，晋见到彦之，投降。谢晦部属几乎全都星散，谢晦遂携带老弟谢邈等，共七匹马，向北逃走。可是谢邈既肥又壮，无法骑马，谢晦等只好不断停下来等候，以致速度缓慢。

二月三十日，谢晦才逃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延头（湖北省黄陂县西），被驻军司令（戍主）光顺之（光，姓）逮捕，用囚车送到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到彦之进抵马头（湖北省公安县东北），反抗军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何承天投降。到彦之遂主持荆州州政府，任命周超当军事参议官（参军）。稍后，刘粹把沙桥战败情形提出报告，遂逮捕周超。于是，斩谢晦（年三十七岁）、谢曜、谢邈，以及所有侄儿和党徒孔延秀、周超等。谢晦的女儿、彭城王刘义康王妃，披散头发，光着双脚，向老爹哭别，说：“大丈夫应当为国战死，怎么狼狈到刑场处决！”庾登之在反抗军中没有实权，所以仅免除官职，剥夺政治权利。何承天和南蛮保安司令部副军事参



议官（南蛮行参军）、新兴郡（山西省忻州市）人王玄谟等，都被原谅赦免。谢晦逃走时，左右官员侍从，全都抛弃他，各奔前程，只有延陵盖（延陵，复姓）一人，追随不肯离去，刘义隆任命延陵盖当镇军将军府人事官兼大营指挥官（镇军功曹督护）。

谢晦起兵时，联络北魏帝国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王慧龙，作为外援。王慧龙率军队一万人，攻陷思陵戍（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再向前推进，包围项城（河南省沈丘县）；听到谢晦失败消息，只得回军。

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刺史）张茂度，接到皇帝诏书，命他袭击江陵。可是，直到谢晦失败，张茂度军才抵达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遂有人指控张茂度三心二意。刘义隆因张茂度的老弟张邵（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有显明的忠贞，不再追究，把张茂度召回京师（首都建康）。

三月二日，刘义隆回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召回谢灵运当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颜延之当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赏赐和礼遇，非常优厚。又因惠琳道人擅长谈论分析，刘义隆时常跟他探讨国家大事，惠琳道人遂参与政府权力，宾客从四面八方，拥到门庭，门前经常停留马车数十辆，各地来的贿赂和礼物，前后相接；每天筵席七八桌，座位常满。惠琳道人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外衣，设立传达官（通呈）、书记官（书佐）。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孔觐，曾经前往拜访，宾客拥挤，两人仅只能寒暄两句，不能多说别的话。孔觐感慨叹息，说：“现在连黑衣服的人（道士穿黑色道袍）都当了宰相，冠帽鞋子，全错了地方。”（谢灵运、颜延之、惠琳道人事，参考前年【四二四年】正月。）

夏季，五月十七日，擢升檀道济当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到彦之当南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刘义隆派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别视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操守，采访民间无处申诉的痛苦；又命各郡县政府上疏报告行政得失。

## 五、刘义康专权

四二〇年，夏季，六月，南宋帝（一任武帝）刘裕，封皇子刘义康当彭城王。

四二八年，春季，正月，担任荆州（湖北省）州长的彭城王刘义康，

聪明敏锐，荆州大为治理。

左最高资政官（左光禄大夫）范泰，警告宰相（司徒）王弘说：“天下大事，责任沉重，权要位置，很难在上面久坐。你们弟兄（王弘老弟王昙首）的官位和权力，已达到巅峰，应该有一旦受到贬降时的心理准备。彭城王（刘义康）是皇上（刘义隆）的第二个弟弟，最好是征召他回到中央，共同参与决策。”王弘接受，这时正在大旱，瘟疫疾病流行，王弘上疏承认是自己过失，请求辞职。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二十二岁）不准。

四二九年，春季，正月，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王弘，上疏请求辞去京畿总卫戍司令及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本兼各职，而推荐彭城王刘义康继任。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二十三岁）下达一份褒扬的诏书，但拒绝批准。

正月二十日，刘义隆任命刘义康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扬南徐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宰相（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兼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王弘跟刘义康二人的总部，都设有助理官员及警卫部队，共同辅佐政府。王弘身体衰弱，本来经常患病，再加上他又决心远离大权，所以每件事都推给刘义康。刘义康遂负起全部责任，总管内外事务。

四三〇年，彭城王刘义康，跟宰相兼京畿总卫戍司令王弘，同时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刘义康因未能掌握全权，心里十分不快；一直打算兼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言辞中毫不隐瞒。而又因王弘的老弟王昙首，当高级咨询官（侍中），深受南宋帝刘义隆的宠爱信任而更不高兴。王弘因老弱多病，屡次请求退休，王昙首主动请求当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刘义隆全都不准。刘义康对别人说：“王弘患病已久，帝国大事，怎么能躺在床上治理？”

王昙首劝老哥王弘把总部（包括宰相府及总卫戍司令部）文武官员，拨出一半给刘义康；刘义隆批示：可拨付二千人。刘义康这才高兴。

四三二年，夏季，六月五日，南宋帝国宰相（司徒）、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彭城王刘义康，兼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刘义康想这个位置已经很久，参考前年【四三〇年】十二月。王弘逝世，终于到手）。

四三五年，春季，三月，南宋帝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湛



(音 zhàn) 和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殷景仁,友谊素来深厚,而刘湛之能进入中央,接近皇帝,全是殷景仁大力推荐(参考四三一年闰六月)。但是,刘湛既掌握大权,认为殷景仁的官职,本不超过自己,现在竟然位在自己之上,心中愤愤不平。当时,二人同受皇帝刘义隆信任,而殷景仁专管内部政务,刘湛又认为殷景仁会离间皇帝对他的感情,于是猜忌怨恨,渐渐产生。刘湛知道刘义隆对殷景仁十分信任依赖,已无法改变。而宰相(司徒)刘义康,在政府中专权独断,刘湛曾经当过刘义康的高级部属(参考四二〇年四月),遂用尽心计跟刘义康结交,打算用宰相(司徒)的压力,去改变刘义隆的心意,排斥驱逐殷景仁,而由自己独当一面。

夏季,四月十九日(原文“己巳”,据《建康实录》改),刘义隆加授殷景仁: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总部就设在自己私宅;而只加授刘湛: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一职。刘湛妒恨交集,越发愤怒,怂恿刘义康在皇帝面前,诬陷殷景仁,但刘义隆待殷景仁更加优厚。殷景仁对旧亲故友叹息说:“是我把他引荐到中央,到了中央就吃人!”遂声称有病,辞职,奏章报告,不断呈递,刘义隆不准,只命他留在家里养病。

刘湛向刘义康建议:派人冒充强盗,乘殷景仁外出时,发动袭击;事后即令皇帝知道内情,可以再想办法化解,预料皇帝不会因一个殷景仁,伤了跟刘义康之间的手足之情。刘义隆隐约听到这项阴谋,下令把中央军事总监部(中护军府),迁到皇宫西掖门外,使殷景仁私宅,紧傍皇宫禁地;刘湛的毒计,遂不能执行。

刘义康的部属和归附刘湛的摇尾系统,暗中互相约束,不上殷景仁的家门。彭城王府(刘义康封彭城王)主任秘书(彭城主簿)、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人刘敬文的老爹刘成,弄不清官场倾轧的玄机,贸然去见殷景仁,请求当一个郡长。刘敬文大起恐慌,急忙晋见刘湛,请求恕罪,说:“我家老爹,糊涂荒唐,竟去找殷铁(殷景仁乳名)那小子求官,都怪我愚昧肤浅,辜负大恩,全家羞惭恐惧,无地自容。”只有后将军府军政官(后将军司马)庾炳之,同时和殷景仁、刘湛,来往交游,二人对他也都信任,但庾炳之暗中效忠皇帝刘义隆。殷景仁卧病在家,不参加金銮宝殿的朝会,刘义隆常派庾炳之传递秘密消息,刘湛也不疑心。庾炳之是庾登之的老弟(庾登之事,参考四二六年正月)。

四三六年,春季,三月,最高监察长(司空)、江州(州政府设寻阳

【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永修公檀道济，在前两任皇帝在位时代，建立大功，享有威名，左右心腹将领，都身经百战，儿子们又都有才能。中央对这位元老大臣，怀疑畏惧。南宋帝刘义隆一直患病，很久不能痊愈，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湛，游说宰相（司徒）刘义康，认为：“皇上一旦逝世，就再没有人可以控制檀道济。”正巧，刘义隆病情转重，刘义康报告老哥，遂征召檀道济前来京师（首都建康）。檀道济的正妻向女士对丈夫说：“拥有高过当世所有人的大功，自古以来，都会受到猜忌。而今，国内外并没有什么大事，却教你入朝，大祸一定临头。”檀道济既到京师，逗留一个多月，刘义隆病势稍轻，打算仍命檀道济返回任所。檀道济已经到了长江码头，下船，还没有出发。而刘义隆病情却忽然转重，刘义康遂假传圣旨，命檀道济回城，参加为他举行的盛大饯别宴会。檀道济遵命回城，遂被逮捕。

三月八日，刘义隆下诏，说：“檀道济暗中变卖他的财产，招募地痞流氓，乘我卧病在床，阴谋叛变。”把檀道济送交最高法院（廷尉），连同他的儿子、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檀植等十一人，一并诛杀，仅只饶恕年幼的孙儿辈不死。又斩最高监察府军事参议官（司空参军）薛彤、高进之；二人都是檀道济的心腹爱将，勇猛过人，民间把他们比做三国时代的关羽、张飞。

檀道济被逮捕时，怒不可遏，目光好像火炬，把头巾投到地上，恨恨说：“竟然摧毁你们的万里长城。”北魏帝国得到檀道济被诬杀消息，大喜若狂，庆祝说：“檀道济死，东吴（南宋帝国）的那群娃儿，没有一个值得我们在意。”

三月九日，大赦，任命中军将军、南谯王刘义宣，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

四三九年，春季，正月二十五日，刘义康，晋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兼宰相（司徒）；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江夏王刘义恭，晋升最高监察长（司空）。

四四〇年，宰相刘义康，总揽中央大权。而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三十四岁），多少年来，一直患病，稍微有点劳累，病就发作，好几次面临死亡。刘义康尽心伺候，药物非经亲口尝过，绝不使老哥服用，有时一连几晚，都不睡觉。无论宫内宫外，都专断独行。刘义康特别喜爱行政工作，阅读公文，审查方案，都十分精细。刘义隆因此把很多事情，





交付给他。刘义康所有奏章，只要送进皇宫，立刻就被批准。州长以下官员，全授权给刘义康直接任命。关于赦免或诛杀大事，刘义康就以“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身份裁决。威势倾动远近，四面八方的朝野人士，对他奉承逢迎，无微不至。每天早上，宰相府门外，经常停车数百辆。刘义康亲自接待来访的宾客，从来不觉怠倦，而且记忆力很强，耳朵听过的或眼睛看过的，一辈子都不忘记。他最爱在大庭广众之中，展示他的记忆，炫耀自己的聪明。有能力才干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受到重视和被委派官职。曾经对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湛说：“王敬弘、王球之流，有什么能力，坐在那里享福，叫人怎么想也想不通！”（王敬弘和王球，都是“穷嚼蛆”清谈人物，以不工作为荣，却名闻全国，身居高位。）然而，刘义康读书太少，不识大体，政府中有才能的官员，都延聘到宰相府，而宰相府没有能力或冒犯他的官员，都贬逐到政府其他机构任职。他认为：兄弟是骨肉至亲，对皇帝老哥刘义隆，不太拘束于君臣之间那种礼仪形式，做事坦诚率性，从没有想到有些行为触犯禁忌。私自设立卫士六千余人，未曾报告政府。各地进贡物品，都把上等的呈献刘义康，而把次等的呈献刘义隆。冬季的一天，刘义隆吃广柑，叹息它外表难看，味道也很差，刘义康说：“今年广柑，也有好的。”命人到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去取，比皇帝吃的，直径要大三寸。

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湛和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殷景仁，结怨已深（参考四三五年三月）。刘湛打算利用刘义康的力量，倾覆殷景仁。刘义康权势已经够大，刘湛再灌他更多迷汤，刘义康就越发膨胀，对皇帝老哥刘义隆，已不能维持作为臣属的最低礼节，刘义隆心里愤愤不平。刘湛刚从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调到中央时（参考四三一年闰六月），刘义隆待他十分优厚。刘湛对于如何治理国家，谈论起来，头头是道；更熟悉前代的法令规章，叙述分析，能使听的人忘记疲劳。刘湛每次进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车夫就解开车马，左右侍从人员和仪仗队，也都四散走开；因为他们知道主人晋见皇帝对话，不到黄昏，不会出来；这种情形，习以为常。但是，到了后来，刘湛煽动刘义康为非作歹，刘义隆心里虽然已经疏离，可是表面上的礼遇，仍一如往昔，曾经对亲近的人说：“刘班虎刚从西方回京师（首都建康）时，跟他谈话，常看时间早晚，唯恐怕他走。最近，我也常看时间早晚，唯恐怕他不走。”（刘湛，乳名班虎。）

殷景仁秘密警告刘义隆：“相王（宰相兼亲王刘义康）的权力太大，不是国家之福，最好是稍稍压制。”刘义隆心中同意。

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同宗；最高统帅府参谋指挥官（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是王谧的孙儿（王谧，对刘裕有知遇之恩；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以及主任秘书（主簿）刘敬文，办公所主任（祭酒）、鲁郡（山东省曲阜市）人孔胤秀，都因阴险和谄媚，深受刘义康的宠信。看到皇帝刘义隆体弱多病，一致认为：“皇上一旦逝世，应该拥护年纪稍长的人当君王。”刘义隆曾经一度病危，命刘义康当托孤大臣，命他立即返回政府。刘义康眼泪不止，告诉刘湛、殷景仁。刘湛说：“天下事，万分艰难，岂是幼主管得了的！”刘义康、殷景仁并不回答。但孔胤秀等，已到国务院（尚书）内政部集会礼仪司（议曹），索取三四二年晋帝国九任帝（成帝）司马衍逝世、改立老弟十任帝（康帝）司马岳时的法令规章。但这些行为，刘义康却一点也不知道。刘义隆病愈后，略微听到一点消息。刘斌等的阴谋是，准备使帝王宝座，最后归于刘义康；遂结党组派，严密注视宫廷动静，有人不肯跟自己同心的，一定千方百计，加以陷害。又搜集殷景仁的资料，甚至捏造情报，告诉刘湛。从此，皇帝和宰相，感情决裂。

刘义康打算用刘斌当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市长（丹阳尹），先向刘义隆报告刘斌家境贫穷，还没有说完，刘义隆说：“派他当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后来，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羊玄保请求调回京师（首都建康），刘义康又想叫刘斌接替，报告刘义隆说：“羊玄保走后，不知道用谁？”刘义隆本来没有决定人选，仓促之间，回答说：“我已用王鸿！”自去年（四三九年）秋季起，刘义隆不再去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

五月六日，刘湛的娘亲逝世，刘湛离职，回家守丧。他也知道自己的恶行已经显露，不可能保全性命，对亲近的人说：“今年一定失败！过去只是靠口舌言谈，支吾拖延而已，现在事情已发展到尽头，再没有别的希望。灾难就要到来，不会等得太久。”（刘湛的唯一希望是刘义隆死，刘义康坐上宝座。刘义隆既然康复，以刘湛的聪明，他会想到不义的回报。）

秋季，九月，南宋帝国政府爆发第二次流血大整肃（第一次流血大整肃，诛杀徐美之、谢晦事；参考四二六年正月）。

南宋帝刘义隆认为宰相（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对自己的恨意，已非常





明显，势将闯出大祸。

冬季，十月三日（原文“戊申”，据《宋书·文帝纪》改），命刘义康进宫，立即软禁在立法院（中书省）；又命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杜骥，率军在金銮宝殿戒严备战，防范非常事变。当天晚上，分别逮捕刘湛等，交付最高法院（廷尉），立即发表诏书，宣布刘湛的罪状，就在监狱中处死（年四十九岁），并诛杀刘湛的三个儿子：刘黯、刘亮、刘俨以及党羽刘斌、刘敬文、孔胤秀等八人；把国务院法务部军需司司长（尚书库部郎）何默子等五人，贬逐到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大赦。派人向刘义康说明刘湛等罪状，刘义康上疏请求辞职。刘义隆下诏任命刘义康当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州长（刺史）；仍保持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统帅（大将军）旧有官衔，出京镇守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江州州政府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南迁至此）。

最初，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殷景仁，患病卧床，长达五年之久（参考四三五年四月），虽然没有晋见过刘义隆，可是秘密函件，每天来往，都有十数次之多，中央政府大事小事，刘义隆都征求殷景仁的意见，行踪十分秘密，没有一个人发觉异样。逮捕刘湛那天，殷景仁命家人把冠帽衣裳，准备妥当，左右人员都不晓得什么意思。当天夜晚，刘义隆前往华林园延贤堂，召见殷景仁。殷景仁仍声称患有脚病，用小椅子抬着进宫入座。刘义隆把所有逮捕诛杀等事宜，交给殷景仁全权处理。

最初，最高监察长（司空）檀道济，推荐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沈庆之：忠心谨慎，而又有军事才能，南宋帝刘义隆命他率军守卫皇城东掖门。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湛，曾对他说：“你逗留这个职位上，已经很久，最近当考虑这个问题。”沈庆之脸色严肃，回答说：“我在宫廷服务十年，依照规定，自应该调职，不敢再麻烦你。”逮捕刘湛当晚，刘义隆先开宫门召见沈庆之，沈庆之全副武装，紧绑裤管而入（全副武装时，一定“紧缚裤管”【缚裤】，才有利于搏击）。刘义隆说：“你怎么想到这般装束？”沈庆之说：“三更半夜，召见禁卫军司令（队主），定有急事，不可以宽衣大袖。”刘义隆命他逮捕刘斌，斩首。

骁骑将军徐湛之是徐逵之的儿子（徐逵之是刘裕女婿，战死，参考四一五年二月），与刘义康感情十分亲厚，刘义隆心中暗暗气愤。大整肃开始后，徐湛之也跟着被捕，罪当斩首。他娘亲会稽公主刘兴弟，在兄弟姐妹群中，是嫡母（刘裕原配臧爱亲）所生，年龄又最大，一向受刘义隆尊敬

礼遇，家中大事小事，都先征求她的意见，然后实行。老爹一任帝（武帝）刘裕贫贱时，曾经到新洲（江苏省南京市北长江中小岛）砍割获草，所穿补丁过的布衫、棉袄，都是臧爱亲亲手缝制。后来，享受富贵荣华，臧爱亲把它交给女儿刘兴弟说：“后世子孙，万一有人骄傲奢侈，就把这些衣服拿给他们看。”现在，事情紧急，刘兴弟进宫，看到皇帝老弟刘义隆，放声大哭，也不跪下叩拜行臣属姬妾的礼仪，而把用绸缎口袋包装的破烂布衫、棉袄，扔到他面前，哭号说：“你们家本来贫贱，这是我娘给你爹做的衣裳，才吃了一天饱饭，就要杀我的儿子！”刘义隆乃赦免徐湛之不死。

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球是王履的叔父，生活简单，性情恬淡，享有美好的名声，深受刘义隆的尊敬。王履却追求名利，千方百计结交刘义康、刘湛。王球常常劝告他，他不肯听。大整肃那天晚上，王履从家中逃出，赤着双脚，投奔王球。王球命左右仆人先拿鞋子给王履穿，端上温酒压惊，对他说：“我平常向你说的话怎么样！”王履恐怖畏惧，不能回答。王球慢慢说：“有阿叔在，你不要担忧！”刘义隆因为宠爱王球的缘故，也特别赦免王履不死，仅止剥夺政治权利，不能再出来做官。

刘义康正当权时，人们争着跟他接近。只宰相府主任秘书（司徒主簿）江湛，很早就主动地跟刘义康疏远，请求出任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郡长（内史）。最高监察长（司空）檀道济，曾经替儿子向江湛求亲，江湛坚决推谢。檀道济更请刘义康出面，江湛拒绝的态度，更为坚定。所以刘义康、檀道济的大祸，江湛没有受到牵连。刘义隆得到消息，对他嘉勉。江湛是江夷的儿子（江夷事，参考四二九年四月）。

彭城王刘义康，软禁在立法院（中书省）十余日。最后，晋见老哥皇帝刘义隆辞行后，就直接前往码头。刘义隆看到他时，悲伤痛哭，没有说一句话。刘义隆派佛教和尚慧琳，去探望刘义康，刘义康问说：“弟子（佛教信徒自称）有没有再回京师（首都建康）的希望？”慧琳说：“深恨你不读数百卷书！”

最初，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谢述，是谢裕的老弟（谢裕，参考四三一年闰六月），一直辅佐刘义康，时常进言规劝，但很早逝世。刘义康将离开京师（首都建康）南下，前往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到任，叹息说：“从前，谢述一味劝我退让，而刘湛一味劝我争取。刘湛活着，谢述却死，我的失败，岂不应该！”刘义隆说：“谢述如果仍在人世，义康一定不会到这个地步。”







刘义隆任命征虏将军府军政官（征虏司马）萧斌，当刘义康的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兼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所有事情，不管大小，都由萧斌全权处理。萧斌是萧摹之的儿子（萧摹之，参考四三五年十一月）。又命龙骧将军萧承之，率军驻防戒备。刘义康左右旧有僚属，有愿追随的，都准一块前往豫章。刘义隆送给老弟的东西，十分丰富，而且信件不断，政府中大事，都告诉刘义康。

过了一段时间，刘义隆到姐姐会稽公主刘兴弟家宴会，十分愉快，刘兴弟离开座席，向刘义隆下拜叩头，无限悲伤。刘义隆不了解什么意思，亲自扶她起来，刘兴弟说：“车子（刘义康乳名）晚年时，陛下一定不能容他，特地求你饶他一命。”因而哀痛悲哭，刘义隆也不禁流泪，遥指蒋山说：“不要担心，我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就等于辜负初宁陵（一任帝刘裕墓园称初宁陵，位于蒋山东南）！”遂把正在饮用的酒封起来，送给远在千里外的刘义康，附一封信说：“我跟会稽姐（刘兴弟）一块饮宴，想起吾弟，把剩下的酒送上！”所以，刘兴弟在世之日，刘义康生命安全。

南宋政府征召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江夏王刘义恭，当宰相（司徒），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十月二十三日，任命临川王刘义庆，当南兖州州长。殷景仁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原有的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等官职，仍然保持。

刘义恭接受老哥刘义康失败的教训，所以，虽然担任“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并不敢过问政事，只是在文书上签字而已，刘义隆这才对他放心。

十二月十四日，任命始兴王刘浚，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只因刘浚年纪还小（本年十二岁），司令部的事，全权交给后军将军府秘书长（后军长史）范晔（音 yè）、主任秘书（主簿）沈璞。范晔是范泰的儿子（范泰，参考四二四年正月）。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沈林子，参考四一〇年五月）。范晔不久就升任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而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沈演之，也升任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共同掌握京师（首都建康）皇家禁卫军。又任命庾炳之当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司长（吏部郎），同时参与中央机密决策。沈演之是沈劲的曾孙（沈劲战死洛阳，参考三六五年三月）。

范晔才华非凡，但行为不太检点，常常冒犯当时的“名教”——儒家



学派重视的名分身价和人伦规范，受到知识分子的鄙视；范晔热衷名利，急于上进，自认为才华不能发挥，经常闷闷不乐，遂更掌不到大权。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何尚之，报告刘义隆说：“范晔的志向兴趣，不同常人，最好是派他出去当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刺史）。如果留在中央，闯出大祸，就不能不诛杀。不断诛杀，不是帝国的美事。”刘义隆说：“刚刚杀了刘湛，如果再把范晔赶出京师，别人将认为你们不能包容人才，也将认为我听信挑拨离间。只要大家都知道范晔的毛病，他就制造不出灾害。”

四四一年，春季，正月，彭城王刘义康，抵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辞让江州（州政府豫章）州长。

正月二十一日，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三十五岁），任命刘义康当江交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江交广三州诸军事）。

前龙骧将军府军事参议官（龙骧参军）、巴东郡（四川省奉节县东）人扶令育（扶，姓），到皇宫门前，呈递奏章，说：“从前，袁盎警告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说：‘刘长如果在路上遇到风霜而死，陛下就会背上杀弟的恶名。’刘恒不能接受，后悔已来不及（参考前一七四年）。彭城王刘义康，是先帝（一任帝刘裕）最亲爱的儿子、陛下的二弟，如果因迷失而犯错误，就应该乘这个机会，使他分辨善恶，引他走上正义之路。为什么相信可疑的罪行，一旦罢黜，遂贬谪到南方边疆！荒野小民，都为陛下痛心。庐陵王（刘义真）被迁被杀往事（参考四二四年正月），足以产生警惕。深怕刘义康天年已穷，性命已尽，死在南方。我虽然身份低微卑贱，但暗中为陛下感到羞耻。陛下只知道坏枝叶应该砍掉，岂知道砍掉枝叶，会伤到树干！盼望陛下把刘义康召回京师（首都建康），兄弟友爱，君臣和睦，则四海的怨恨可以解除，诽谤的言辞可以绝迹，并不一定要用他当宰相（司徒）、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才算安置他。假使认为我说的话对帝国有害，我愿接受重刑，向陛下赎罪。”奏章呈上，刘义隆下令逮捕扶令育，交付建康监狱，逼他自杀。

四四五年，南宋帝国政府又发生流血大整肃（这已是第三次）。

最初，鲁国（山东省曲阜市）人孔熙先，对文学、历史的知识，十分渊博，同时也精通阴阳巫术，野心勃勃；担任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受不到当世人的欣赏，很不得意，心中愤愤不平。老爹孔默之，当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刺史），因被控贪赃枉



法，判刑。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加以营救，才免于执行（到底是什么刑？没说清楚）。等刘义康贬到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参考四四〇年十月），孔熙先心存感激，暗中盼望报恩。而且，他上观天文，下看神秘预言书，肯定皇帝刘义隆，最后一定死于非命；更显示这项凶杀由骨肉动手；并进一步显示下一任的皇帝，将在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兴起。孔熙先发现范晔对现状并不满意，打算结成一党。可是，孔熙先在范晔眼中，没有分量。太子宫贴身侍从官（太子中舍人）谢综，是范晔的外甥。孔熙先不顾身份，百般奉承，谢综遂引见孔熙先跟范晔相识。

孔熙先家庭富有（全是老爹孔默之贪污来的钱），常常跟范晔一起赌博。孔熙先假装自己技术低劣，故意输钱给范晔（这种模式，在官场中，称“政治牌”。不但必输，而且还要输得天衣无缝，使对方以及旁观者【假如有旁观者的话】，都确信对方技高一着，赢得高明。输家往往还会赞叹：“输了钱，输得心服口服，因为学了一手。”或者故作憨状，缠战不休，输钱不止。在“政治牌”中，输家是事实上的赢家，赢家是事实上的输家），范晔既贪图孔熙先的钱财，又喜爱他的才华，二人感情，遂越来越亲密。于是，在一个气氛融洽的场合，孔熙先对范晔说：“最高统帅（刘义康）英明决断，地上人民及天上神灵，全都敬佩，自从失去职位，被贬到南方边疆，天下人心愤怒。我接受老爹临终时的遗命，用一死去报答最高统帅（刘义康）的大恩。最近，人心骚动，天上星辰混乱，说明时机已经成熟，无法推开，也无法后延。如果上应天心，下顺民意，广结英雄豪杰，里应外合，在皇宫之内，发动政变，然后诛杀反对我们的人士，拥护圣明的天子（刘义康），号令全国，谁敢不从？我愿意以七尺高的身躯，三寸长的舌头，建立大功，成就大事，而把成果献给各位长官，前辈认为如何？”范晔因吃惊过度，霎时间呆在那里，孔熙先说：“从前，毛玠忠心侍奉曹操，张温竭力附和孙权，这两位都是国家的人才，岂仅仅是言行不当，才招来大祸（毛玠同情崔琰冤狱，曹操逮捕毛玠下狱；参考二一六年五月。张温引荐暨艳不当，被孙权免职；参考二二四年八月）？都是因为太廉洁、太正直，受到排斥。前辈所受皇上（刘义隆）的宠爱，不比曹操、孙权对毛玠、张温的宠爱更深。而前辈所受的赞美，却超过毛玠、张温。鲨鱼群斜眼看着你，为时已久，而你想跟他们以平等的地位，并肩竞争，怎么能够！最近，殷铁（殷景仁乳名）一句话，刘班虎（刘湛乳名）头颅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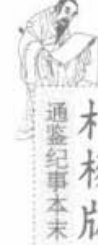
(参考四四〇年十月)，他们岂是真的有杀父杀兄之仇，或百世不解之怨？事实上所争的，不过名望和权力，谁先谁后而已。等斗到最后，陷害对方，唯恐陷得不深，动手不早。诛杀一百口人，还认为不能出气消恨；真是令人寒心，怎么能仅靠坐在那里读书，就可以远离麻烦？现在，建立伟大勋业，拥护圣明，在危险中寻求安全，用安全代替危险，享受厚利，博取美名。这些益处全都呈现时，怎么可以放弃，而不争取？”范晔犹豫不敢决定。孔熙先说：“有比这更严重的原因，我不敢出口。”范晔说：“只管告诉我。”孔熙先说：“前辈世代清白烜赫（范晔曾祖父范汪、祖父范宁、老爹范泰，都有名声），可是，却不能跟皇家通婚，以致世人把你们当做猪狗看待，前辈却不认为是一种耻辱，还打算为皇家效死，岂不是有点糊涂。”范晔家庭有伤风败俗的丑闻，所以孔熙先用它激起范晔的羞愤。范晔不再作声，但决定参与发动政变计划。

范晔跟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沈演之，同时受南宋帝刘义隆的宠信，入宫的时候，范晔如果先到，一定在宫门口等候沈演之，一同入宫。可是沈演之先到，却往往单独被刘义隆召见，范晔遂心生怨恨。

范晔担任过刘义康总部的助理官，曾触怒刘义康。但外甥谢综及谢综的老爹谢述（范晔的姐夫），都受刘义康厚待。谢综的老弟谢约，又娶刘义康的女儿。谢综现在当刘义康的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自豫章（江西省南昌市）返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传达刘义康对范晔的歉意，要求化解过去的恩怨，于是二人感情，恢复昔日亲密。

全国最高统帅府秘书长（大将军府史）仲承祖，受刘义康的宠信，听到孔熙先的阴谋，二人遂秘密结合。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徐湛之（会稽公主刘兴弟的儿子），受舅父刘义康宠爱，仲承祖因此更结交徐湛之，把阴谋告诉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也都感激刘义康往日的恩德，同时都跟孔熙先来往。法静的妹夫许曜，在宫廷担任禁卫军军官，承诺作为内应。法静前往豫章，孔熙先托她带一封信给刘义康，对神秘预言书加以说明。于是，一项宫廷政变计划，秘密实施。并着手调查平常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列入黑名单，等待政权到手后，一一诛杀。孔熙先命老弟孔休先，撰写文告，宣称：“叛徒赵伯符，罪大恶极，率军冒犯皇上（刘义隆），大祸延及储君（赵伯符当时是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孔熙先等要无辜的赵伯符当替死鬼，连同太子刘劭，一齐铲除）。徐湛之、范晔，不顾性命危险，挥刀奋战，斩赵伯符和他的叛乱党羽。现在，派中央军事总监（护





军将军)臧质,携带皇帝印信,前往迎接彭城王(刘义康),正式登极。”孔熙先认为,发动这样的大事,应有刘义康的命令,才可以团结人心。范晔又模仿刘义康的笔迹,写给徐湛之一信,命他肃清皇上(刘义隆)左右的恶官。大家就把这封伪造的信,让同党们过目。

刘义隆在武帐冈给刘义季钱行时(参考本年【四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范晔等本来准备当天发动。许曜站在刘义隆身旁担任侍卫,把佩刀微微拔出刀鞘,向范晔使出眼色,范晔临时恐惧,不敢抬头。而一会工夫,宴席结束。徐湛之恐怕事情不能成功,遂把全盘阴谋,向刘义隆告密。刘义隆命徐湛之搜集证据,于是搜集到政变文告以及参与政变者的名单,呈报皇帝。刘义隆遂命有关单位逮捕,彻底追查。当夜,传唤范晔进宫,被软禁在国务院外交司(客省)。在软禁范晔之前,先行逮捕谢综跟孔熙先弟兄,他们全都承认参与政变。刘义隆派人审问范晔,范晔仍隐瞒拒抗。孔熙先听到消息,笑说:“所有行动计划、印信、文告、信件,都是范晔手笔,为什么现在却去撒赖!”刘义隆把范晔亲自写的笔迹拿给他看,范晔才低头承认,全部招供。

第二天,武装士卒把范晔送到最高法院监狱(廷尉)。孔熙先一经询问,全部说出,侃侃而谈,十分坦荡。刘义隆对他的才华,大为惊奇,派人慰勉他说:“以你的才能,在顾问署(集书省)埋没那么久,才有这项非常举动,这是我亏待你。”又责备前任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何尚之说:“叫孔熙先年将三十岁,而仍当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怎么不变成叛徒!”孔熙先在狱中上书刘义隆,表示感谢;但同时根据神秘预言书,警告刘义隆小心骨肉之间的灾祸,孔熙先说:“希望不要把这份奏章抛弃,而要保存在立法院(中书)。如果我死之后,能有人追查防范,也好使我在九泉之下,稍稍减轻闯下大祸的责任。”

范晔在狱中作诗说:“虽没有嵇康的琴/但媲美夏侯玄的从容不迫。”(“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被司马昭诛杀时,临斩,低头观察日影,命拿琴来,弹完一曲《广陵散》;参考二六二年。夏侯玄被司马师所害,押解东市刑场时,面色不变;参考二五四年二月。)范晔预料,入狱当天,就会处死。但刘义隆要彻底调查这桩失败政变的内幕,所以二十天没有行动,范晔遂燃起一线希望。看守员戏弄他说:“外边谣传:总管(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范晔)可能判无期徒刑。”范晔乍听之下,惊喜交集。谢综、孔熙先失笑说:“范晔想当初是什么模样,卷袖插胸,眼喷怒火,跨



马奔驰，左顾右盼，豪气万丈，自认为是一代英雄。现在却心乱如麻，怕成这个样子！即令赦免不死，而做人臣属，反而图害人主，还有什么面目活着？”

十二月十一日，范晔、谢综、孔熙先，跟他们的老弟和儿子，以及同党，全部诛杀。范晔的娘亲赶到刑场，哭泣流泪，斥责范晔，用手击打范晔脖颈，范晔脸上没有惭愧颜色，妹妹和小老婆们前来辞别，范晔悲不自胜，眼泪如雨。谢综在旁提醒说：“阿舅，你的脸色可跟夏侯玄的不一样。”范晔才停止哭泣（范晔死年四十八岁）。

谢约没有参加政变阴谋，看见老哥谢综跟孔熙先，经常聚会，常规劝他：“孔熙先这个人把天下事看得太简单，喜爱出奇制胜，不走正当途径，进取心太强，做出的事太绝，从不检讨自己的行为，不可以跟他过度亲密。”谢综不接受，结果失败。谢综的娘亲，因儿子和老弟全陷叛逆，只有她不肯前去法场，见最后一面。范晔对谢综说：“我姐姐（谢综的娘亲）不来，见识高过别人！”

没收范晔的家产，乐器、衣服、玩物，全都非常珍贵华丽，小老婆们戴不完珍珠翡翠，可是，娘亲所住的地方，却孤单简陋，只有一个厨房，满堆烧火用的木材，侄儿冬天没有棉被，叔父冬天只有单布衣。

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徐湛之向南宋帝刘义隆所作的告密，并不详尽，仍有隐瞒；而在很多地方，范晔在供词中又咬定他是同谋。刘义隆下令赦免徐湛之，不再追问。臧质是臧熹的儿子（臧熹，是臧焘的老弟，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之前，当徐、兖二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跟范晔最是亲厚。范晔被处死，调任臧质当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郡长。

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彭城王刘义康爵位，逮捕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定罪。

十二月十三日，刘义隆下诏：剥夺刘义康和他的儿子、女儿所有封爵，全家贬为平民，注销皇家户籍，押解安成郡（江西省安福县），软禁看管。任命宁朔将军沈邵，当安成郡郡长（相），率军防守。沈邵是沈璞的老哥（沈璞，参考四四〇年十二月）。刘义康在安成郡，闲时读书，读到西汉王朝淮南王（厉王）刘长事（参考前一七四年），不禁放下书本，叹息说：“原来古时候就有这种事，我竟然不知道。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应该。”

四四七年，冬季，十月八日，南宋帝国故太子左翼卫队司令（太子





左卫率) 胡藩的儿子胡诞世, 击斩豫章郡 (江西省南昌市) 郡长桓隆之, 占领郡城, 反抗中央 (胡藩家在豫章郡), 打算拥护前彭城王刘义康当皇帝。

前交州 (州政府设龙编【越南共和国河内市东北北宁府】) 州长檀和之, 辞职回京 (首都建康) 途中, 经过豫章, 击斩胡诞世。

四五一年, 春季, 正月, 最初, 胡诞世聚众起兵时 (拥护刘义康当皇帝, 参考四四七年十月), 江夏王刘义恭等, 上奏章指控: “彭城王刘义康, 常常发出怨言, 挑拨政府与人民间的感情, 鼓励不满现实的失意人群, 生出利用他的野心。” 请求把刘义康放逐到广州 (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当时刘义康在安城郡【江西省安福县】, 参考四四五年十二月)。南宋帝刘义隆在下令放逐前, 先派人告诉刘义康, 刘义康说: “人都会死, 我岂贪生! 如果有人一定要利用我, 放逐得再远, 又有什么用! 宁愿死在这里, 不愿受再被贬谪的羞辱。” 终于没有迁移。等到北魏大军进抵瓜步 (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 人心震动, 刘义隆恐怕野心分子再一次拥护这位老弟, 武装起事; 而太子刘劭、武陵王刘骏、国务院左执行长 (尚书左仆射) 何尚之, 也不断警告刘义隆, 应该早日决定如何处理。刘义隆遂派立法院立法官 (中书舍人) 严龙, 携带毒药, 前往贬所, 命刘义康自杀。刘义康拒绝, 说: “佛教不准自杀 (佛教说, 自杀的, 下世不能再转人身), 除了自杀, 请你使用其他方法。” 严龙遂用被子蒙住刘义康的头, 闷死 (年四十三岁)。



## 2

# 第一次南北战争（五世纪二〇年代）

### 一、北魏越黄河而南

四一七年，夏季，五月二十四日，晋帝国齐郡（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郡长王懿，投降北魏帝国（首都平城），上疏北魏帝拓跋嗣说：“刘裕身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最好是出军切断他的退路，可以用不着战争，就取得胜利。”拓跋嗣十分同意。

这时，国立大学主任教授（博士祭酒）崔浩，正在一旁讲解经典，拓跋嗣问他说：“刘裕攻击姚泓，能不能成功？”崔浩说：“能。”拓跋嗣说：“什么原因？”崔浩说：“从前，姚兴（后秦帝国二任帝）喜爱虚名，所以做事往往不切实际。他儿子姚泓，性情懦弱，而身体又差，经常害病，兄弟之间，互相争夺宝座，刘裕就是抓住这个危机。而晋国（晋帝国）军队精锐，将帅勇敢，有什么理由不能成功？”拓跋嗣说：“刘裕的才干，比慕容垂（后燕帝国一任帝）如何？”崔浩说：“要超过慕容垂。慕容垂借着老爹（前燕帝国一任帝慕容皝）、老哥（前燕帝国二任帝慕容俊）遗留下来的资本，复兴固有基业，往日的部落人民，向他归附，好像夜间的昆虫，飞向火光一样，稍微努力，就很容易建立功勋。而刘裕从贫苦低贱的平民阶层崛起，没有一尺土地的凭借，而竟能消灭桓玄，复兴晋国（晋帝国）；北方生擒慕容超（南燕帝国二任帝），南方击斩卢循，所向无敌；如果不是他的才干超过常人，怎么能够这样！”拓跋嗣说：“刘裕现在已经入关（函谷关），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我出动精锐骑兵，直接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寿春（寿阳，安徽省寿县），刘裕有什么办法？”崔浩说：“我们的

西方有赫连勃勃（胡夏帝国），北方有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都在那里严密注视我们的行动。陛下既然不能御驾亲征，虽然部队精锐，但是缺少优良的大军指挥官。长孙嵩是一个政治家，他的长处是治理帝国，不是取胜疆场，所以难以和刘裕为敌。发兵远征，看不到实质的利益。不如安静地等待，依我的观察，刘裕征服秦国（后秦帝国）之后，回去一定篡夺他主人的政权。关中（陕西省中部）汉人和少数民族混合相处，风俗强悍，刘裕打算把治理荆州、扬州（指长江以南）那一套方法，用来治理函谷关和古秦王国地带人民，这和脱下衣服包火炭，撕破罗网捉老虎，有什么不同？他当然会留下军队，保护战果。可是，人心不能信服，价值标准又不一样，恰恰地反而会被敌人并吞。但愿陛下按兵不动，使人民获得休养，观察变化，古秦王国疆土（陕西省中部），一定会归属帝国，我们坐在这里，就可到手。”拓跋嗣笑说：“你分析得很周密。”崔浩说：“我曾经私下评论近代的一些宰相、元帅人才。如王猛治理国家，是苻坚（前秦帝国三任帝）的管仲；慕容恪辅佐幼主，是慕容暉（前燕帝国三任帝）的霍光；刘裕平定内乱外患，是司马德宗（晋帝国现任帝）的曹操。”拓跋嗣说：“赫连勃勃如何？”崔浩说：“赫连勃勃，国破家亡，孤苦伶仃，只剩下一人，在姚家（后秦帝国）那里混碗饭吃，接受姚家的爵位官职，不但不报答姚家的恩德，反而利用姚家的危机，夺取利益，强行霸占一个地盘。对所有邻国，都形成仇敌（指跟北魏帝国、后秦帝国、南凉王国、西秦王国结怨），是一个自己竖起大拇指，称许自己伟大的小流氓而已。虽然在一个短时间内，可以逞暴肆虐，但最后终于会被别人吃掉。”拓跋嗣大为高兴，君臣二人，长谈到半夜，拓跋嗣赏赐给崔浩皇家自制的青白色醕酒三十升（醕酒，没有滤过的酒。醕，音 pēi）、水精盐（精制的透明纯盐）一两，说：“我品味你的话，好像品味盐、酒，所以盼望你也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仍命宰相（司徒）长孙嵩、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叔孙建，各自挑选精锐部队，等刘裕向西更深入时，就从成皋（即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渡过黄河南下，对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沛郡（安徽省淮北市）一带，作骚扰性的攻击。如果刘裕推进很慢，则仍继续在岸上紧紧跟随。

四二二年，当初，北魏帝拓跋嗣，听到当时尚是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的刘裕，克复长安（后秦帝国故都，陕西省西安市）的消息（参考四一七年八月），大为恐惧，派使节请求和解。从此，两国使节，

每年互相访问，来往不断。等到刘裕逝世，南宋帝国殿中将军沈范，正好担任使节，在北魏帝国报聘，告辞返国，走到黄河，北魏帝国出动骑兵追赶，把他生擒而回。北魏帝国举行最高国防会议，打算出动军队，夺取黄河南岸三大城池——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河南省滑县）。白马公崔浩劝阻说：“陛下不认为刘裕是个暴发户，接纳他派遣的进贡使臣；而刘裕对陛下，也十分恭敬。不幸他今天死亡，而我们乘他们家有丧事，兴兵讨伐，即令得到手，也不是美事。何况，以今天帝国的实力，不可能一举平定江南（长江以南），只落得个‘攻打丧家’的恶名，我内心认为陛下不应该这么做。我的意思是，最好派使节前往吊丧，慰问孤儿寡妇，同情他们的悲伤，让我们的仁义名声，传播天下，长江以南土地，不攻自破。何况刘裕刚刚去世，党羽仍然团结，大军一旦压境，他们势将同心合力抵抗，我们未必一定成功；不如稍稍延后，等到他们有权力的高级官员内斗，变化和灾难，必定发生，然后再派将领出征，士卒可以没有什么疲劳，坐在那里，占领淮河以北土地。”拓跋嗣说：“刘裕利用姚兴之死的契机，灭掉秦国（后秦帝国）。我们今天利用刘裕之死的契机，灭掉宋国（南宋帝国），有什么不可以？”崔浩说：“不然，姚兴死后，儿子们拼命内斗，刘裕才能够利用机会。现在，江南（南宋帝国）没有机会，我们利用什么？”拓跋嗣拒不接受，加授最高监察长（司空）奚斤皇帝符节（假节），兼晋兵大将军，代理扬州州长（空头官衔）；率领宋兵将军、交州州长（空头官衔）周几，吴兵将军、广州州长（空头官衔）公孙表，向南宋帝国进攻。

北魏帝国南征大军将要出发，高级将领在监国（主持政府的太子）拓跋焘之前，举行会议，辩论应先进攻城池，或是先夺取土地？南征大军总司令、晋兵大将军奚斤，打算先进攻城池。白马公崔浩反对，说：“南方人擅长守城，从前苻家（前秦帝国）进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一年有余，都无法攻破（参考三七八年二月、三七九年二月）。现在，用大军攻小城，如果不能马上攻克，势将损伤军力。敌人气势正盛，可以慢慢增援，我们却陷于疲惫，这是危险的办法。不如分别派出军队，夺取土地，以淮河作为界限，委派郡长、县长，征收田赋税金；把洛阳、滑台、虎牢隔在我们大军后方。他们对南方来的救兵既然绝望，一定沿黄河向东方撤退，否则的话，就成了我们兽园里的战利品，何必担心没有斩获？”吴兵将军公孙表仍然坚持先行攻城，拓跋嗣应许。



于是南征大军出发，奚斤等率步骑兵二万人混合兵团，渡黄河而南，在滑台之东扎营。这时候，南宋帝国司州（河南省中部）州长（刺史）毛德祖，驻防虎牢。东郡（滑台，河南省滑县）郡长王景度，向毛德祖紧急求救。毛德祖派军政官（司马）翟广等，率步骑兵三千人，前往协防。

之前，故晋帝国逃亡皇族司马楚之（参考四一九年二月），在陈留郡（河南省开封市东）境，集结武装部队，听到北魏军渡过黄河的消息，派使节前往迎接投降。北魏帝国任命司马楚之当征南将军、荊州州长，叫他侵略南宋帝国北部边疆。毛德祖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县长王法政，率军五百人，驻防邵陵（河南省鄆城县东）；将军刘怜，率骑兵二百人，驻防雍丘（河南省杞县），防备突击。司马楚之率军突袭刘怜，不能攻克。正巧，南宋政府送来輜重给养。刘怜出城迎接，酸枣（河南省延津县）居民王玉，飞奔通知北魏大军。

十月二十八日，北魏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滑稽（滑，姓），率军突袭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守军翻城逃走，陈留郡郡长、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人严棱，向奚斤投降。北魏帝国任命王玉当陈留郡郡长，拨付给他军队，镇守仓垣。

奚斤等围攻滑台，不能攻克，请求增兵，拓跋嗣大为震怒，严厉斥责。

十月二十三日，拓跋嗣亲自率各部落联军五万余人南下，穿过天关（天门关，北京市西境），翻越恒岭（恒山，河北省曲阳县北），作为奚斤等的声援。

冬季，十一月，北魏帝国太子拓跋焘（本年十五岁），率军进驻边塞（当全国南征时，北方严防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攻击）；使安定王拓跋弥和北新公安同，留守京师（首都平城）。

十一月十一日，奚斤等猛攻滑台，攻克。守将南宋帝国委派的东郡（郡政府滑台）郡长王景度逃走；王景度的军政官（司马）阳瓚，被北魏军生擒，拒绝投降，斩首。北魏帝拓跋嗣，任命成皋侯苟儿（原姓若干），当兖州州长（刺史），镇守滑台。

奚斤等进攻翟广据守的土楼（河南省滑县西），大破翟广军，乘胜进逼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镇守虎牢的南宋帝国司州（州政府虎牢）州长毛德祖反攻，屡次击破北魏军。拓跋嗣另派黑稍将军于栗磾，率三千人驻防河阳（河南省孟县），打算夺取金墉（洛阳城西北角）；毛德祖派振威将军窦晃等，沿黄河南岸布防拒抗。



十二月十八日，拓跋嗣抵达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派楚兵将军、徐州州长叔孙建，率军自平原郡（山东省平原县）南渡黄河，夺取青州（山东省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土地。南宋帝国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刘粹，派行政官（治中）高道瑾，率步骑兵五百人，进据项城（河南省沈丘县）；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王仲德，率军进据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北魏于栗磾南渡黄河，跟奚斤合军攻击河防司令、振威将军奚晃，击破河防军。

北魏帝拓跋嗣，派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鲜卑人（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人闾大肥，率军七千人，会同宋兵将军周几、楚兵将军叔孙建，南渡黄河，在碣磬（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构筑阵地。

十二月十五日，南宋帝国兖州州长徐琰，放弃根据地尹卯（山东省东阿县西北），向南逃走。于是，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高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金乡郡（山东省金乡县），全陷入北魏帝国之手。北魏楚兵将军叔孙建等，向东攻入青州（山东省北部）。故晋帝国皇族司马爱之、司马季之，早前在济水（今黄河）之东集结部众，先后向北魏帝国投降。



五世纪·四二二年十月至四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南北大战



十二月二十日，北魏帝国南征军逼进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南宋帝国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刺史）、东莞郡（山东省莒县）人竺夔，镇守东阳城（山东省青州市），派人向中央告急求救。

十二月二十一日，南宋帝（二任少帝）刘义符，命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檀道济，统御各路大军，会同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王仲德，共同救援。庐陵王刘义真（南豫州州长，时驻寿阳【安徽省寿县】）派龙骧将军沈叔狸，率三千人，前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向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刘粹报到，听候差遣。

## 二、虎牢之役

四二三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黑稍将军于栗磾，进攻金墉（洛阳城【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西北角）。

正月五日，南宋帝国任命的河南郡（郡政府洛阳）郡长王涓之，放弃洛阳，逃走。北魏帝（二任明元帝）拓跋嗣（本年三十二岁），任命于栗磾当豫州州长（刺史），镇守洛阳。

拓跋嗣到南方巡察恒山（北岳，河北省曲阳县北）。正月十八日，抵达邺城（北魏相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正月二十二日，南宋帝国镇北将军檀道济军，进抵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北魏帝国楚兵将军叔孙建，攻入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大军所指，南宋帝国城池，全都崩溃；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竺夔，坚壁清野，把境内所有居民，集中东阳城（青州州政府所在城，山东省青州市），固守城垣；不能集中城里的，分别依据山势险要，构筑防御工事，把田野庄稼，全都割光。北魏军来到后，无法就地取得粮食。南宋帝国济南郡郡长垣苗，放弃郡城（山东省济南市），率部众投靠竺夔。

刁雍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晋见北魏帝拓跋嗣。拓跋嗣说：“叔孙建在青州（山东省北部）作战，人民纷纷躲藏，而攻城又攻不下。青州人心一向敬服你的威信，现在派你前去助阵。”遂任命刁雍当青州（山东省北部）州长（刺史），拨付给他马匹，命他自己招募士卒，攻取青州。北魏帝国军南渡黄河后，指向青州的骑兵有六万人。刁雍集结五千人，对境内的绅士平民，竭力安抚慰劳，大家都愿供应刁雍军的粮秣。

三月，北魏帝国南征大军总司令、晋兵大将军奚斤，吴兵将军公孙表等，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北魏帝拓跋嗣自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派军增援。南宋帝国司州（州政府虎牢）州长毛德祖，在虎牢城挖掘地道，深达七丈，分为六道，直通北魏军包围圈外，遴选敢死队四百人，由军事参议官（参军）范道基等率领，从地道出击北魏军后背，北魏军大为惊慌困扰，南宋军杀数百人，焚烧北魏军攻城用具，撤退。北魏军虽然一时溃散逃走，但随后即行集结，攻击更为猛烈。

奚斤自虎牢亲率步骑兵三千人，攻击南宋帝国颍川郡郡长李元德等据守的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李元德等战败，弃城逃走。北魏帝国任命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人庾龙，当颍川郡郡长，进驻许昌。

毛德祖乘虚发动攻击，出城和吴兵将军公孙表决战，从早晨缠斗到午后，杀北魏军数百人。正巧，奚斤从许昌回军，前后夹击，毛德祖大败，丧失士卒一千余人，只好仍退回城中固守。北魏帝拓跋嗣又派出一万余人，从白沙（河北省临漳县东南）渡黄河南下，进驻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在古黄河南岸）。

南宋帝国决策阶层，认为项城（河南省沈丘县）距北魏南征军太近，仅轻装备部队，无法抵抗攻击；遂命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刘粹，召回行政官（治中）高道瑾（去年【四二二年】十二月进驻项城），退守寿阳（安徽省寿县）。并且下令：如果龙骧将军沈叔狸已到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去年【四二二年】十二月赴悬瓠增援刘粹），也应撤退。刘粹上疏力争，说：“蛮虏（北魏帝国）正在攻击虎牢，大军并没有南下，轻率地放弃项城，淮河西北各郡，便失去依靠。沈叔狸已进驻肥口（今地不详），也不应马上回军。”当时，颍川郡（河南省许昌市东）郡长李元德，率残兵败将二百人，退到项城，刘粹命李元德协助守将高道瑾，并向中央请求宽恕李元德许昌战败之罪，中央批准。

三月八日，北魏帝拓跋嗣，到韩陵山（河南省安阳市东北）狩猎，前往汲郡（河南省卫辉市），再前往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

最初，毛德祖在北方（毛德祖本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参考四一六年十月。当时尚是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的刘裕，北伐后秦帝国，毛德祖才投奔刘裕），和北魏帝国吴兵将军公孙表，是多年老友。公孙表有心机计谋，毛德祖深感忧虑，于是决定用反间手段，借刀杀人；遂写信给公孙表，公孙表也写信回答，双方互通旧日之情。而毛德祖



秘密派出间谍，警告北魏大军总司令、晋兵大将军奚斤说：公孙表跟毛德祖心怀不轨，共商阴谋。毛德祖每次回答公孙表的信，在很多地方，故意涂改。公孙表心情坦荡，每次都把信呈给奚斤观看；奚斤却更怀疑，遂报告拓跋嗣。从前，公孙表跟天文台长（太史令）王亮，同在一个官署做事，公孙表对王亮很瞧不起，经常侮辱王亮。现在，王亮报复，奏称：“公孙表把大营扎在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之东，方向不利，有意使盗贼（指毛德祖）不能马上覆灭。”拓跋嗣一向喜爱巫术，认为果是如此，再勾起从前的老账（公孙表抗命攻击刘虎事，参考四一六年八月），于是，派人到军营篷帐中，把公孙表绞死（年六十四岁）。

三月十八日，拓跋嗣从灵昌津（河南省延津县东北古黄河渡口）渡黄河南下，前往东郡（滑台，河南省滑县）、陈留郡（仓垣，河南省开封市东北）。

北魏帝国楚兵将军叔孙建，率骑兵三万人，进逼东阳城（山东省青州市），城中文武官兵才一千五百人；南宋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刺史）竺夔、济南郡（山东省济南市）郡长垣苗，竭力守卫，而且不时地用奇兵发动攻击，击败北魏兵团。北魏步骑兵联合，绕城排列，阵地纵深十多华里，扩大制造攻城武器。竺夔挖掘四道壕沟，北魏兵团填平三道，又用“撞车”捣击城墙（撞，音 chōng。撞车即撞车，攻城专用），竺夔派人从地道中出击，用粗绳把撞车拉翻，使它摧折。北魏更构筑长墙，攻势越发凶猛。时间一久，东阳城墙纷纷崩塌，战士死伤惨重，残余的部众，又困又乏，陷落就在眼前。镇北将军檀道济抵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因司州（州政府虎牢）、青州（州政府东阳）同时告急，所率军队人数太少，不能分别救援。而距青州（州政府东阳）道路较近，竺夔兵力又弱，檀道济遂和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王仲德，加速前进，先救东阳城。

三月二十七日，南宋帝国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刺史）刘粹，派颍川郡郡长李元德，袭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斩北魏帝国委任的颍川郡（郡政府许昌）郡长庾龙。李元德遂留驻许昌，安抚人民，并把田赋租税，呈缴上级。

北魏帝拓跋嗣抵达盟津（即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黑稍将军于栗磾，在冶阪津（河南省孟县西黄河北岸）搭建黄河浮桥。

三月二十八日，拓跋嗣率军北渡黄河，向西前去河内镇（河南省沁阳市）。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娥清、宋兵将军周几、期思侯闾大肥，率



军夺取土地，先后抵达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高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居民聚集堡垒，发箭射击。娥清等大怒，攻破高平郡所属各县，屠杀数千家，俘虏一万余人。南宋帝国兖州州长郑顺之，驻守湖陆，眼睁睁看着北魏军屠杀据掠南宋帝国人民，因手下兵少，不敢出击。

拓跋嗣再派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州长伊楼拔（伊楼，复姓），增援奚斤，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毛德祖随机应变，百方抵抗，击斩很多北魏士卒，但自己的将士也日渐耗损。

夏季，四月一日，拓跋嗣御驾抵达成皋（虎牢），切断虎牢水源，停留三日，亲自督促攻城，仍无法攻破；遂绕道前往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观看石经（石经，东汉王朝蔡邕所书；参考一七五年）。派专使祭祀嵩山（中岳，河南省登封县北）。

北魏楚兵将军叔孙建，攻击东阳（山东省青州市），东阳北城崩塌三十余步，青州（州政府东阳）州长刁雍请从此缺口冲进去，叔孙建不同意；而竺夔马上填补完成，遂不能攻克。同时消息传来，檀道济等援军又将来，刁雍对叔孙建说：“盗贼（竺夔）恐惧政府军（北魏帝国军）骑兵突击，所以把车辆锁在一起，构筑方阵。大岷山（山东省临朐县南沂山）以南，道路窄狭，车辆不能并行，我请求率领我所招募来的五千士卒，把守险要，设下埋伏，等他撤退时，拦腰攻击，一定可以击破。”当时天气炎热，北魏很多人染上瘟疫。叔孙建说：“部队中一半以上有病，如果僵持下去，我们的士兵就会死光，何必作战？现在保全实力，安全撤退，是上等计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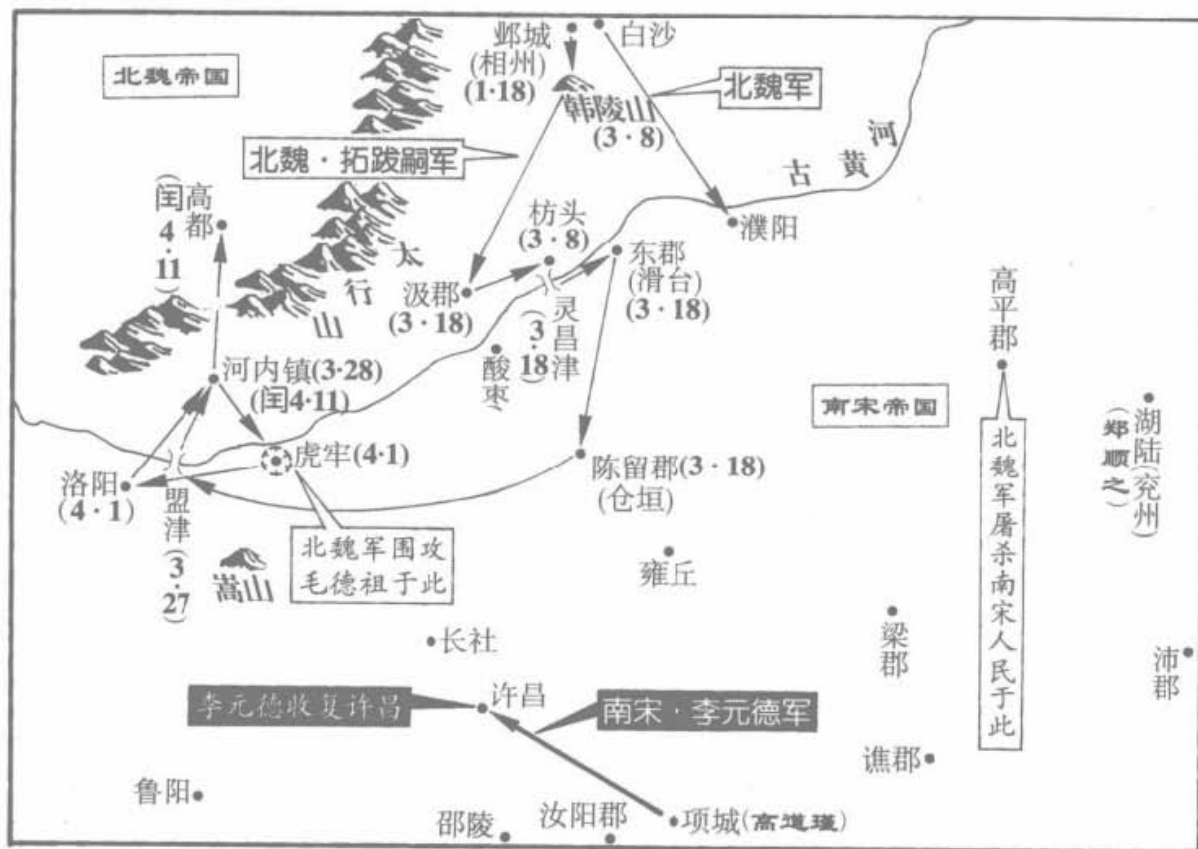
四月三日，檀道济率军抵达临朐（山东省临朐县）。

四月六日，叔孙建焚烧大营及各种器械，撤退。檀道济抵达东阳，军粮吃完，不能追击。青州州长（刺史）竺夔因东阳城墙颓毁，难以重建，遂移驻不其城（山东省即墨市）。

叔孙建自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前往滑台（河南省滑县），檀道济命王仲德向尹卯（山东省东阿县东北）挺进。檀道济驻军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王仲德还没有到尹卯，听说北魏军已走得很远，遂回军跟檀道济会合。而北魏帝国青州州长刁雍，却乘机进驻尹卯，招集譙郡（安徽省亳州市）、梁郡（河南省商丘县）、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沛郡（安徽省淮北市）等地难民五千余家，设立二十七个营寨，集中管理。

闰四月十一日，北魏帝拓跋嗣，前往河内镇（河南省沁阳市），登太行





五世纪·四二三年正月至闰四月 北魏帝拓跋嗣亲征南宋

山，抵达高都（山西省晋城市）。

楚兵将军叔孙建，自滑台向西增援，跟南征大军总司令、晋兵大将军奚斤会师，继续猛烈攻击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虎牢被围已二百天，没有一天没有战斗，守军精锐士卒几乎全都战死，而北魏围城军越战越多。北魏摧毁虎牢外城，南宋司州（州政府虎牢）州长（刺史）毛德祖更构筑三层内城拒抗，北魏再摧毁其中二城。毛德祖只保持最后一城，日夜奋战，将士们不能睡眠，眼都生疮（久不能睡，双眼干涩，长期缺水，而又用手揉擦，目疮自生）。毛德祖用恩义相结，大家始终没有离心。这时候，镇北将军檀道济驻军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刺史）刘粹驻军项城（河南省沈丘县），龙骧将军沈叔狸驻军高桥（今地不详），可是大家畏惧北魏帝国南征兵团的强大，都不敢援救。

闰四月二十一日，北魏围城军挖掘地道，宣泄虎牢城里井水，井深四十丈，山势悬崖绝壁，险如刀削，无法防阻北魏围城军挖掘，城中开始缺水，人马干渴，受伤的人已流不出鲜血；再加上饥饿、瘟疫，实在不能支持，而北魏军突然发动最猛烈的一次攻击。

闰四月二十三日，城破，将士打算保护毛德祖撤退，毛德祖说：“我发



五世纪·四二三年十一月 第一次南北大战结束·南宋失地

誓跟此城同时覆亡，大义所在，不可以使城陷落而我仍然生存。”拓跋嗣下令：“对毛德祖，不可伤他性命。”将军鲜卑人（代人）豆代田（豆，姓），生擒毛德祖，呈献拓跋嗣。南宋将领及参谋官在虎牢城中的，都落入北魏之手。只有军事参议官（参军）范道基，率二百人突围，返抵江南（长江以南）；北魏帝国南征兵团死于瘟疫的，也有十分之二三。

五月，北魏帝拓跋嗣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秋季，九月十一日，北魏帝拓跋嗣回宫。命南征大军总司令、晋兵大将军奚斤，返首都平城，留下军队镇守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命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娥清、宋兵将军周几，镇守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命司马楚之率领追随他的部众，另行设立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皆是侨郡），划归豫州（州政府洛阳）管辖。

冬季，十一月，北魏帝国宋兵将军周几，攻击南宋帝国刚刚收复的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许昌崩溃，颍川郡郡长李元德投奔项城（河南省沈丘县）。

十一月五日，北魏军围攻汝阳（河南省商水县），南宋帝国委任的汝阳郡郡长王公度，也投奔项城。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刺史）刘粹，派





将领姚弋仲等，率兵协防项城。

北魏帝国分别摧毁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及钟城（山东省济南市南）城墙，确定边界（摧毁许昌，确定南方边界；摧毁钟城，确定东方边界。北魏与南宋第一次大战结束，从许昌画一线到钟城，作为底边，南宋帝国丧失土地面积，约略在七万平方公里以上，军人和人民的死伤，至为惨重）。



# 3

## 皇亲逆叛

### 一、皇太子刘劭弑父

四二六年，春季，正月，最初南宋帝刘义隆正妻袁齐妫，生皇子刘劭，袁齐妫凝视很久，派人飞快报告刘义隆，说：“这小娃相貌特别，一定会搞得家破国亡，不可养他！”就要把小娃处死。刘义隆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寝殿门外，用手拨开门帘阻止，这才留下一命（刚生的小娃，怎么能看出他会搞得家破国亡？这种事后圣人之言，史书却把它写在事前）。只是，在为老爹守丧期间生子，违犯礼教，所以保守秘密（儒家学派的“守三年之丧”，不仅仅穿麻布衣而已，还要三年不吃肉，不睡床，不说话，不跟妻子同房。刘义隆不能做到，并不稀奇）。

闰正月六日，才宣布刘劭诞生。

四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南宋帝刘义隆，封皇子刘劭（本年四岁）当太子。

四三八年，夏季，四月，南宋帝国给太子刘劭，娶故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殷淳的女儿当太子妃。

四三九年，冬季，十二月十六日，南宋帝国太子刘劭（本年十四岁），举行加冠礼，大赦。刘劭眉目清秀，喜爱读书，精于骑马射箭，喜爱结交宾客，只要他想做什么，皇帝老爹刘义隆，一定听从。特准东宫（太子宫）建立武装部队，组织羽林军等。

四五二年，最初潘淑妃生刘浚（音 jùn），封始兴王。皇后袁齐妫，生性嫉妒，因潘淑妃受南宋帝刘义隆的宠爱，怨恨而死（袁齐妫逝世，参考

四四〇年七月)；皇宫事务，遂由潘淑妃主持。由于这个缘故，太子刘劭对潘淑妃和刘浚，深为痛恨。刘浚恐惧将来有一天会大祸临头，乃小心翼翼，奉承刘劭，刘劭逐渐化除敌意，而且跟刘浚的感情，反而更厚。

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女巫严道育，自称不食人间烟火，能驱使鬼神。因东阳公主刘英娥婢女王鸚鵡的推荐，得以晋见刘英娥，出入公主家宅。严道育对刘英娥说：“神灵将有符咒赏赐给你。”夜晚，刘英娥躺在床上，看到一道像萤火样的流光，飞入竹制的书箱里，打开一看，看到两颗青色宝珠。从此，刘英娥、刘劭、刘浚三兄妹，深信严道育的法术。刘劭、刘浚在外不断犯错，因之也不断受老爹刘义隆斥责。刘劭、刘浚遂请严道育祈求鬼神，帮忙遮盖，希望老爹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过失。严道育保证说：“我已经向上天陈情，一定为你们隐瞒。”刘劭等对她至为尊敬，称她“天师”。天长日久之后，刘劭、刘浚，遂跟严道育、王鸚鵡、刘英娥的家奴陈天与、禁宫侍从宦官（黄门）陈庆国，共同从事诅咒巫蛊。用玉石雕刻一座老爹刘义隆的像，埋在含章殿前。刘劭更擢升陈天与当太子宫警卫队长（队主）。

刘英娥逝世后，王鸚鵡应该出嫁。刘劭、刘浚唯恐怕阴谋泄漏。正巧，始兴王府助理官、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沈怀远，一向受刘浚的厚爱，刘浚遂把王鸚鵡送给沈怀远当小老婆。

刘义隆听到陈天与当太子宫警卫队长（队主）消息，斥责刘劭说：“你所用的队长、副队长，怎么都是家奴？”刘劭恐惧，写信告诉刘浚。刘浚复信说：“那个人如果一直找麻烦，足以缩短他的残生，或许是盛大庆祝的前奏。”（刘劭在京师【首都建康】，刘浚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所以写信。）刘劭、刘浚信件来往，称老爹为“那个人”或“那家伙”，而称叔父、江夏王刘义恭为“马屁精”。

王鸚鵡从前跟陈天与通奸，既嫁沈怀远，恐怕从前的奸情泄漏，报告刘劭，劝刘劭秘密把陈天与处死灭口，刘劭遂杀陈天与。陈庆国大为惊恐，说：“巫蛊的事情，只有我跟陈天与从中传达。现在陈天与送命，下一个一定是我。”乃把全部事实，报告刘义隆，刘义隆大吃一惊，逮捕王鸚鵡，搜查她的住宅，查到刘劭、刘浚写的书信几百封，全是巫蛊法术诅咒的话；又挖出埋藏含章殿前的玉人。刘义隆下令主管单位：严厉追查。严道育逃亡，无影无踪，捕获不到。

在此之前，刘浚本是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后来才调往镇守京



口（江苏省镇江市。四四〇年，刘浚十三岁时，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参考该年十二月】。四四九年，刘浚二十一岁，当南徐、南兖二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等到庐陵王刘绍因病辞去京畿总卫戍司令时，刘浚认为他一定会重回旧任。可是，皇帝老爹却任用南谯王、荊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刘义宣。刘浚大不高兴，乃请求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帝老爹批准。刘浚由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到京师（首都建康）朝见，再回京口，办理交代。回京口只几天，巫蛊事件爆发。刘义隆整天叹息，对潘淑妃说：“太子（刘劭）贪图富贵，还有话可说，虎头（刘浚乳名）做出这种事，实在使人想不通，你们母子，怎么可以一天没有我？”派宦官严厉斥责刘劭、刘浚。刘劭、刘浚无言答对，只有惶恐认罪，请求处罚。刘义隆虽然十分愤怒，但仍不忍心制裁。

四五三年，正月八日，南宋政府任命征北将军、始兴王刘浚，当荊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南宋帝刘义隆的愤怒，一直不能平息（参考去年【四五二年】七月），所以刘浚一直留在京口。现在，既明令发表荊州州长（刺史），才准许他进京朝见。

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女巫严道育逃亡时（参考去年【四五二年】七月），南宋帝刘义隆分别派出专使，到各地搜捕。严道育扮成一个尼姑，躲藏在太子宫中，当始兴王刘浚回京口办理移交时（参考去年【四五二年】七月），又秘密把她带到京口，一度住在居民张昨家。现在，刘浚进京朝见，再秘密把严道育带回太子宫，打算带她一同前往江陵（荊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江陵县）。

二月十四日（原文误置于正月），刘义隆亲到前殿，布达刘浚新命。而就在当天（二月十四日），有人告密，说严道育住在张昨家，刘义隆派人突袭，逮捕到两个婢女，供说严道育“随征北将军（刘浚）还都”。刘义隆认为刘浚、刘劭已经痛改前非，自会把严道育赶出大门，而今忽然发现仍跟她往来，刘义隆大为震骇，而且十分伤心。命京口把两位婢女，送到京师，准备调查属实后，再决定如何处置刘劭、刘浚。

潘淑妃抱住刘浚哭泣，说：“你上次巫蛊诅咒事发生，盼望你能小心反省过失，再想不到你更把严道育窝藏在家。你老爹气得发疯，我跪下叩头求情，都不能使他息怒，我活着还有什么用！你可把毒药送来，我先自杀，也不忍心看见你大祸烧身。”刘浚挣脱娘亲的抱持，跳起来说：“天下事要靠自己解决，你尽管放心，包管不连累你！”



二月，宫廷流血政变。

南宋帝刘义隆打算罢黜太子刘劭，命始兴王刘浚自杀，先和高级咨询官（侍中）王僧绰商量，命王僧绰查考汉王朝政府以及曹魏帝国政府罢黜太子和罢黜亲王的前例，分送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徐湛之及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江湛。

武陵王刘骏（刘义隆第三子），素来得不到老爹宠爱，所以总是被派到外地当地方政府首长，不能留在首都建康。南平王刘铄（刘义隆第四子）、建平王刘宏（刘义隆第七子），都受老爹欣赏。刘铄的正妻江女士是江湛的妹妹；随王刘诞（刘义隆第六子）的正妻徐女士是徐湛之的女儿。于是，江湛劝刘义隆封妹婿刘铄当太子，徐湛之则打算拥戴女婿刘诞当太子。王僧绰说：“叫谁当太子这件事，应由皇上做主。我要说的是，不管是谁，都要迅速决定，不可拖延。‘当决断的时候不决断，反而会招来灾祸。’（道家学派语，《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齐国宰相召平被围自杀时【参考前一八〇年八月】，引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愿用大义割断恩情，不要使小的不忍，妨害大计。不然的话，就应恢复父子之情，不再深究。事情虽然在极度机密之下进行，可是却也很容易泄漏，一旦激起意外事故，徒被后世耻笑。”刘义隆说：“你真是一个可以处理大事的人，然而更换太子，事情至为重大，不可不特别谨慎，三思而行。而且，彭城王（刘义康）刚刚逝世（参考前年【四五一年】正月），别人将抨击我不慈不爱。”王僧绰说：“我恐怕后世的人，会谈论陛下，只会制裁弟弟，不会制裁儿子。”刘义隆沉默不语。当时，江湛也在座，出宫之后，江湛对王僧绰说：“你刚才的话，是不是太过直切。”王僧绰说：“我深恨你太不直切。”

刘铄自寿阳（安徽省寿县）入朝京师（首都建康），然而，晋见老爹时，表现不能使老爹满意。刘义隆遂打算封刘宏当太子，可是又担心刘宏年小（本年二十岁），失去长幼次序。因此，议论久久不能决定。每天深夜，刘义隆跟徐湛之秘密商谈，整天整夜，连续不断。时常教徐湛之亲举蜡烛，绕着墙壁检查，唯恐怕有人窃听。可是，刘义隆却把密谋告诉潘淑妃。潘淑妃立刻转告刘浚，刘浚飞奔报告刘劭。刘劭遂跟心腹、太子宫警卫队长（队主）陈叔儿，布置官（斋帅）张超之等，秘密商讨谋害老爹。

最初，刘义隆认为皇族强大，恐怕内部发生变化（担心弟弟们叛变），所以，特别加强太子宫的兵力，使太子宫的兵力，和羽林警卫军的兵力，相差无几，太子宫的武装部队，高达一万人。太子刘劭，性情狡狴而又刚

强勇猛，老爹对他深深依赖。刘劭既决定谋害老爹，每天夜晚，都设宴款待将士，有时还亲自前去敬酒。王僧绰得到消息，秘密报告刘义隆。正巧，严道育的两位婢女，就要押到。

二月二十日，夜晚，刘劭用老爹刘义隆的名义，发布一份下达给自己的诏书，说：“鲁秀叛变，命你（刘劭）清晨守卫宫门，率军入宫。”刘劭又命张超之等集结平常特别用恩情豢养的士卒两千余人，全副武装；又命内外巡逻队长、副队长，率领部属，进入紧急状态，声称：将出发征战讨伐。深夜，刘劭传唤前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现右军将军府秘书长（右军长史）萧斌、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左卫率）袁淑、太子宫贴身侍从官（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一同进太子宫。刘劭泪流满面，对他们说：“主上相信别人的诬陷，要把我贬逐在外，我自问没有过失，不能被人冤枉。明天一早，我要做出一件大事，希望密切合作，共同努力。”遂从座位站起来，向每人下拜；大家惊愕震撼，霎时间呆在那里，没有人敢回答。袁淑、萧斌都说：“自古以来，没有这种举动，请多加思量。”刘劭大怒，面孔板起；萧斌恐惧，和大家一齐说：“自当竭力！”袁淑斥责大家说：“你们认为殿下是真的呀，殿下小时候曾经害过疯病，现在可能发作！”刘劭越发愤怒，斜眼瞅住袁淑，说：“我的事成不成？”袁淑说：“你这个当儿子的，居于绝对不受怀疑的地位，事情怎么会不成！问题是，事成之后，天地不容，大祸立刻就会来临。假使真的有这种想法，仍然可以收回。”左右把袁淑拉出去，说：“这是什么事，怎么可以半途不干。”袁淑回到左翼卫队司令部，绕着床铺团团走动，到四更（早晨三时）才睡。

二月二十一日，凌晨，宫门还没有开，刘劭全身武装，外加红袍（太子穿红袍），乘画轮车（即“鸾路”。用彩色油漆，画在轮上，所以称“画轮车”，用牛驾驶，车上用绸缎搭成篷帐，左右开窗），跟萧斌同坐，侍卫仪仗，和平常入朝时一样。又急急召唤袁淑，袁淑正在沉睡，不肯起床；刘劭在奉化门（太子宫西门）停车等候，不断派人催促。袁淑慢慢起床，来到车后，刘劭命他上车，袁淑辞让不肯，刘劭大不耐烦，遂斩袁淑（年四十六岁）。等到宫门打开，刘劭从万春门（皇宫东门）入宫。宫廷规则，太子宫卫队不能进入宫城。刘劭把伪造的圣旨，拿给守卫过目，说：“奉到命令，将进宫讨伐。”催促跟在后面的部队，迅速增援。张超之等数十人，奔到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及御用休息室（斋阁），拔出佩刀，直



上合殿（西殿）。刘义隆当天夜晚，跟徐湛之秘密商谈，一直谈到天亮，蜡烛还没有熄灭，门前、阶上、窗户外当值的卫士，都还在睡觉，没有起来。刘义隆突然发现张超之窜入，大为惊骇，举起身旁小几抵挡，张超之一刀砍下，刘义隆举起小儿的五个手指，全部砍掉，张超之再劈一刀，刘义隆遂被杀死（年四十七岁）。徐湛之惊起，逃向北窗，还没有把北窗打开，士卒一拥而上，斩徐湛之（年四十四岁），刘劭走到合殿中屋，听见老爹已死消息，遂出来登临东堂（东殿）。萧斌手执佩刀，站在一旁侍从。刘劭呼唤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顾嘏，顾嘏震恐，不敢马上前来。终于到达，刘劭问：“皇上打算把我们一齐罢黜，你为什么不早早报告！”顾嘏还没有回答，已被斩首。江湛正在咨询署（门下省）宫内办公处（门下省上省）值班，听到杀声连天，知道发生变化，叹息说：“不听王僧绰的话，才到这种地步。”急躲进旁边一间小屋，刘劭派兵搜出，斩首（年四十六岁）。太子宫卫队旧有将领罗训、徐罕，都望风投降。禁卫军左翼武器营司令（左细仗主），广威将军、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人卜天与，来不及披上铠甲，一手拿刀、一手拿弓，厉声下令，督促左右迎战。徐罕问他：“太子进宫，你要干什么？”卜天与诟骂说：“太子常常进宫，今天有什么特别，要说这种话，你就是贼！”走到东殿，瞄准刘劭，射出一箭，几乎射中。刘劭党徒攻击，卜天与被砍断手臂而亡。禁卫军官张泓之、朱道钦、陈满，全都战死。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尹弘，惊惶恐怖，晋见刘劭，请求处罚。刘劭派人从东阁门闯入后宫，诛杀潘淑妃及老爹刘义隆生前亲信左右数十人。一面紧急召唤始兴王刘浚，命刘浚率军驻防大殿（中堂）。

刘浚当时正在西州（建康城西），王府随从官（舍人）朱法瑜，飞奔报告刘浚说：“宫中人声喧哗，宫门全都关闭，道路上传出消息，说太子造反，不知道祸变真相。”刘浚假装大吃一惊，说：“现在怎么办？”朱法瑜劝刘浚占据石头（石头城在西州西北）。刘浚没有得到刘劭消息，不知道是否已把老爹杀掉，心情激动，手足失措。将军王庆说：“深宫发生巨变，不晓得主上安危。当臣属和当儿子的，都应该跳起来前往救难。仅只固守城池，不是臣属和儿子的节操。”刘浚自然听不进去，直出南门，奔向石头（建康城西北），文武官员随从在后的有一千余人。当时，南平王刘铄（前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驻防石头，士卒也有一千余人。不久，刘劭派张超之骑马来找刘浚。刘浚遣开左右，秘密问张超之详情，遂全副武装，骑马离开。朱法瑜一再阻止，刘浚不接受；出中门时，王庆又劝告说：“太



子反叛，天下将起公愤，你只要紧闭城门，坐吃粮食（石头城存有军粮），不过三天，凶党自会瓦解。事情如此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刘浚说：“太子有令，敢再说这话的人，斩首。”既进宫，晋见刘劭，刘劭说：“潘淑妃被乱兵杀害！”刘浚说：“正合我意，我一直盼望。”

刘劭伪造老爹（三任文帝）刘义隆诏书，召唤最高统帅（大将军）刘义恭、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入宫，遂把二人囚禁。刘劭同时召集文武百官，入宫的约数十人。遂宣布继承帝位（四任帝），下诏说：“徐湛之、江湛二人谋反，逆弑父王。我率军入殿，已来不及，哀号悲哭，血泪不止，肝肠寸断。而今，罪人已经诛杀，元凶已经消灭。大赦天下，改年号太初（之前是元嘉三十年，之后是太初元年）。”

登极典礼完成后，刘劭宣称有病，即回永福省（皇宫中太子居所），不敢主持丧礼，面对老爹灵柩。刘劭手拿佩刀自卫，夜晚则灯火通明，防备左右突击。任命萧斌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兼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何尚之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前太子宫右翼卫队司令（右卫率）檀和之，驻防石头（建康城西北）；征虏将军、营道侯刘义綦，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刘义綦是刘义庆的老弟（刘义庆是刘道怜的儿子，参考四一八年正月）。

二月二十二日，刘劭下令，把以前发放给各处军警的武器，一律收回。诛杀江湛、徐湛之亲友党羽：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荀赤松、右秘书长（右丞）臧凝之等。臧凝之是臧焘的孙儿（臧焘，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任命殷仲素当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王正见当左军将军，张超之、陈叔儿，全都升官。依照贡献大小，受到赏赐。辅国将军鲁秀，时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刘劭对鲁秀说：“徐湛之常想害你（鲁秀的老爹鲁轨，杀徐湛之的老爹徐逵之），我为了你，把他除掉。”命鲁秀和骑兵指挥官（屯骑校尉）庞秀之，共同掌握军队。刘劭不知道王僧绰也参与密谋，任命王僧绰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何偃当高级咨询官（侍中）。

武陵王刘骏（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驻军五洲（湖北省河水县长江中小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大营军事参议官（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自巴水（于湖北省黄州市东注入长江）前往五洲，商量讨伐西阳郡（湖北省黄州市）五水蛮的军事行动。

三月二日，收发官（典签）董元嗣，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到





五洲，报告太子刘劭杀父情形，刘骏命董元嗣告诉文武僚属。沈庆之暗中对他的心腹说：“萧斌，一个女人而已（形容他懦弱无能），其他将士，都很容易对付，和刘劭一条心的，不过三十人（指张超之、陈叔儿等），别的全出于胁迫（指鲁秀、庞秀之等），不会为他效死尽力。我们辅佐顺应人心的主上，讨伐叛逆，绝不担心失败。”

南宋帝（四任）刘劭，把浙江（钱塘江）以东，分出五个郡，设立会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撤销扬州，另设司隶校尉（晋帝国以来，“扬州刺史”即“司隶校尉”，都是京畿总卫戍司令。刘劭所做，恢复两汉王朝古制）。命皇后殷玉英的老爹殷冲，当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殷冲是殷融的曾孙（殷融是殷羡老弟，参考三二八年五月）。再任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刘义恭当太保（上三公之三）；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南譙王刘义宣，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始兴王刘浚当骠骑将军；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臧质当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随王刘诞，当会州（州政府会稽）州长。

刘劭检查老爹刘义隆的机密档案和江湛家的奏疏和书信，看到王僧绰呈报的前代罢黜太子、亲王的典故前例。

三月十一日，逮捕王僧绰，斩首（年三十一岁）。王僧绰的老弟王僧虔，当宰相府左行政管理助理官（司徒左西属）。他的亲近都劝他逃亡，王僧虔流泪说：“我家老哥，忠心报国，抚养我长大成人，今天的事，只怕它不发生。如果我能跟他同回九泉，就跟飞升成仙一样。”刘劭遂乘势诬陷“北城皇族住宅区”（北第）的各王爵、侯爵，和王僧绰同谋叛变，于是，斩长沙王（悼王）刘瑾、刘瑾老弟刘楷、临川王（哀王）刘燁（音 bì）、桂阳侯（孝侯）刘覬、新渝侯（怀侯）刘玠；都是刘劭平时最厌恶的人。刘瑾是刘义欣的儿子（刘义欣，是一任帝刘裕之侄，参考四三〇年三月）。刘燁是刘义庆的儿子。刘覬、刘玠都是刘义庆的侄儿。

刘劭亲笔写一封信，秘密送给正在五洲（湖北省河县长江中小岛）述职的沈庆之，命沈庆之诛杀武陵王刘骏。沈庆之要求晋见刘骏，刘骏心胆都裂，推辞说有病，不敢相见。沈庆之闯入后宅，把刘劭的信拿给刘骏过目，刘骏哭泣不止，哀求准许他回卧跟娘亲（路惠男）诀别。沈庆之说：“我承受先帝（三任刘义隆）的厚恩，常想到回报，今天的事，全看力量大小，殿下为什么对我如此疑心。”刘骏直起身子，一再叩头，说：“家国安危，握在将军之手。”沈庆之下令全体文武官员，进入紧急状态。王府主

任秘书（主簿）颜竣说：“现在，四方并不知道我们起义，而刘劭却盘踞京师（首都建康），如果头尾不能呼应（头指刘骏，尾指其他军区），可是十分危险，应该等到跟其他军区，共同研究出可行之道，然后举兵。”沈庆之厉声说：“今天开创大业，连黄头发小娃（指颜竣）都在中间搅和，怎么能不失败？应该斩首示众！”刘骏命颜竣向沈庆之道歉，沈庆之说：“你只知道写写文章罢了。”于是，刘骏把军事措施，交给沈庆之全权处理。十天半月期间，内外就绪，人们称为“神兵”。颜竣是颜延之的儿子（颜延之事，参考四二四年正月）。

三月十七日，刘骏下令戒严、誓师，任命沈庆之兼总部（包括武陵王府、州政府、军区司令部【刘骏军区管辖江州，及荆州豫州之四郡】）军政官（领府司马）；襄阳郡（湖北省襄樊市）郡长柳元景、随郡（湖北省随州市）郡长宗慤（音 què），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兼大营军事参议官（领中兵）；江夏郡（湖北省安陆市）郡长（内史）朱修之，代理平东将军；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颜竣，当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兼机要军事参议官（领录事），负责内外全局；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延孙，当秘书长（长史），兼寻阳郡（江西省九江市）郡长，后方大本营总部执行官（行留府事）。刘延孙是刘道产的儿子（刘道产廉能，参考四四二年十二月）。

南谯王刘义宣（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臧质，都不接受刘劭的任命，而和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鲁爽，一同起兵，响应刘骏。臧质、鲁爽，都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晋见刘义宣，并且派人劝告刘骏，早日称帝。

三月十八日，臧质留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儿子臧敦等，听到老爹起兵的消息，立刻逃亡。刘劭采取宽大政策，下诏说：“臧质，是皇亲国戚（臧质是一任帝刘裕正妻臧爱亲的侄儿，和刘义隆是表兄弟，是刘劭的表叔；臧敦跟刘劭是表兄弟），正要帮助我治理京师（首都建康），他的弟子却四散逃走，使人震惊。如果他们宣誓效忠新政府，回来后仍任本官。”刘劭不久就逮捕到臧敦，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刘义恭，教训他三十棍，然后再厚厚赏赐。

三月二十日，刘劭把老爹刘义隆，安葬长宁陵（建康城东北蒋山东南）。谥号景皇帝，祭庙称中宗。

三月二十二日，南宋帝国讨逆军总司令、武陵王刘骏，从西阳郡（湖





军事)沈正,游说军政官(司马)顾琛说:“帝国灾难,自从开天辟地,还没有听说过,今天,指挥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骁勇部众,用大义作为号召,谁不响应?殿下(刘诞)怎么可以面向北方,叩拜凶手(刘劭),接受盗贼的宠信?”顾琛说:“江东很久以来,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自四〇五年,刘裕平定桓玄之后,江东一带,未有战事达四十八年),虽然顺逆是非,会有不同,但强弱大小,却非常明显。应该等到其他地方有人起义,然后响应,并不算晚。”沈正说:“天下没有无父无母之国,怎么可以忍受耻辱,盼望别人奋勇倡议!而今,正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礼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仗义起兵之日,岂能保证必然平安?冯衍(参考二二年七月)说过:‘汉王朝伟大的尊贵高官,不如楚王国(湖北省)、齐王国(山东省)卑贱的知识分子。’(申包胥保存楚王国,参考二〇八年十一月注;王孙贾保存齐王国,参考前二八三年。)何况殿下(刘诞),不仅是臣属,还是儿子,在他看来,家就是国,国就是家。”顾琛遂跟沈正,一同进府,游说刘诞,刘诞接受。沈正是沈田子的侄儿(沈田子杀王镇恶,参考四一八年正月)。

刘劭自认为精通军事,对文武官员说:“你们只要帮我整理文书,不要担心战场。如果有什么盗贼,我自己承当,只怕盗贼不敢动!”等听到四面八方义军纷起,这才忧愁恐惧,下令戒严,停止休假,征召所有休假的人回营回府,把秦淮河南的居民,强迫迁到秦淮河北(打算守秦淮河)。把所有亲王及高级官员,全数集中建康城内。强迫江夏王刘义恭,住在国务院宫外处(尚书下舍),把刘义恭的儿子们软禁咨询署(侍中省)宫外处(侍中下省)。

夏季,四月一日,讨逆军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柳元景,率领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路兵马,从河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出发;最高监察署大营军事参议官(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率领荆州(州政府江陵)部众,在后面继进。

四月五日,武陵王刘骏,从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沈庆之当殿后部队总指挥,随从左右。

刘劭封太子妃殷玉英当皇后。

四月八日,武陵王刘骏的讨逆令,传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刘劭拿给祭祀部长(太常)颜延之看,说:“这是谁的手笔?”颜延之说:“我儿子颜竣写的。”刘劭说:“怎么诟骂得如此难堪。”颜延之说:“颜竣连他老



爹都不顾念，怎么会顾念陛下！”刘劭怒气，稍微平息，于是，把刘骏留在京师（首都建康）所有的儿子，全囚禁咨议署宫外处（侍中下省）；把南谯王刘义宣所有的儿子，全囚禁皇家仓库（太仓）空屋子里。刘劭打算把三州侨居京师（首都建康）的人士，全部屠杀（三州：雍州【湖北省北部】、荊州【湖北省西部】、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江夏王刘义恭、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都说：“凡是图谋大事的人，不顾惜他的家属，而且很多人出于被迫，如今，忽然诛杀他们的家人，恰恰坚定他们的斗志。”刘劭认为有理，下诏不再追究。

刘劭怀疑政府旧有官员，都不愿对他效忠，所以特别厚待辅国将军鲁秀和右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右军参军）王罗汉，把军事责任，完全托付二人；而由萧斌做智囊，殷冲负责文告宣言。萧斌劝刘劭亲自率水军西上迎战，不然的话，也必须据守梁山（安徽省和县、当涂县之间，两山夹长江对峙，东岸博望山【东梁山】，西岸梁山）。可是最高统帅（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知道：西军（讨逆军）仓促起兵，船舰既简陋而又狭小，不利于作战，遂建议说：“蠢贼刘骏，年纪轻轻，对军事一窍不通，又远道而来，将士身心都疲，我们应以逸待劳，如果远去梁山，京师空虚，东军（指随王刘诞）万一抓住机会，长驱直入，可能造成灾害。如果分别迎战，兵力分散，形势势必瓦解；不如养精蓄锐，等待敌人送死。我们可以放弃秦淮河以南，用木栅拒马，切断石头（建康城西北）对外交通，这是过去对付外患的古老办法（晋帝国八任帝明帝司马绍拒王含，参考三二四年七月。晋帝国中军将军刘裕拒卢循，参考四一〇年五月），不愁盗贼（指讨逆军）不灭。”刘劭嘉许。萧斌脸色严厉，说：“刘骏不过二十几岁少年（本年刘骏二十四岁），竟领导如此巨大的行动，怎么可以小看！三州人马（三州：荊州、雍州、江州），同时作奸为恶，占据上游优势。沈庆之是沙场老将，柳元景、宗慤，也都建立过战功，情况如此，实在不是小敌，唯一的办法是在人心还没有崩溃离散之前，作一次决战。呆坐宫城，如何能够支持。而今，主上和宰相，都没有斗志，岂不是天意如此。”刘劭不接受（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与梁山【安徽省和县南】航空距离仅七十公里，不能算远。但在一个杀父凶手看来，对任何人都无法信任。如果派萧斌去守梁山，萧斌万一倒戈，如何是好！刘劭之所以不接受，有无法说出口的理由）。有人劝刘劭固守石头（建康城西北），刘劭说：“前人所以固守石头，在于等待各亲王的援军。我固守石头，谁来解救？只有在城下决战，不然



的话，不能取胜。”从此，刘劭每天都亲自到军营慰劳将士，督促水利署（都水）建造船舰。

四月十日，刘劭纵火烧毁秦淮河南岸所有的村庄房舍和秦淮河上的游艇画舫，把居民全部驱逐到秦淮河以北。

刘劭封皇子刘伟之当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浚的岳父褚湛之，当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褚湛之是褚裕之的侄儿（褚裕之事，参考四一〇年十二月）。任命刘浚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宰相（司徒）、主管国务院六项事务（录尚书六条事）；加授南平王刘铄：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调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建平王刘宏，当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空头官衔）。就在此时，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军政官（太尉司马）庞秀之，从石头（建康城西北）逃出，投奔讨逆军，人心大为恐慌。刘劭任命营道侯刘义綦当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空头官衔）、檀和之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空头官衔）。

四月十一日，武陵王刘骏，率讨逆军抵达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王僧达收到刘骏文告，不知道追随哪一边才好。一位朋友劝他说：“而今，叛逆罪恶滔天，古今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你的前途设计，不如接受讨逆军的命令，转达四邻各郡，只要是有心人，谁不响应？这是上策。如果办不到，不妨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利用水陆小径，全身而退，逃到南方，也不失中策。”王僧达选择中策，从便捷的小径南下，在鹊头遇上武陵王刘骏，刘骏遂命王僧达当秘书长（长史）。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王弘，参考四三二年五月）。刘骏在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时，沈庆之对人说：“王僧达一定响应我们的号召。”别人问他原因，沈庆之说：“我曾经看到他在先帝（刘义隆）面前，发表议论，头脑很是清楚。由此推测，他响应号召，势所必然。”

讨逆军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柳元景，深知船舰不够坚固，恐怕和中央政府舰队在江上相遇，遂加倍速度前进。

四月十四日，柳元景抵达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全军登陆，派薛安都率骑兵在秦淮河畔，展示威力；写信给政府官员，指出叛逆和讨逆的区分。

刘劭加授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汝南郡（河南省汝南县）人周峤冠军将军。就在此时，随王刘诞（会州【州政府会稽】州长）的讨逆文告也到，周峤一向懦弱无能，在夹缝中不知道应向谁靠拢。总部（郡政





府及将军府)军政官(司马)丘珍孙,斩周峤,献出郡城,响应刘诞。

四月十六日,武陵王刘骏抵达南洲(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中小岛);向讨逆军投降的人士,前后相接。

四月十七日,讨逆军抵达溧洲(洩洲,安徽省马鞍山市东北长江中小岛)。刘骏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病势沉重,不能接见将领、官属,只有主任秘书(主簿)颜竣在病床前照顾,出入卧室,把刘骏抱到膝头,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刘骏病重,无法听取报告,颜竣遂独断独行,除了军事、行政大事外,偶尔也下达一些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指令,并安排接待远近前来归附的人士,在老爹三任帝刘义隆灵前,颜竣就冒充刘骏,早晚两次,前往举哀恸哭,就好像真的刘骏。如此几十天,即令旗舰上的卫士,也不知道刘骏病危。

四月二十一日,柳元景秘密进军,抵达新亭(建康城西南),紧靠山麓,建立营垒。新投降的人都劝柳元景火速进击,柳元景说:“不然,理直气壮,不能保证必胜;而罪恶满身的人,往往团结一致,发出威力。我们轻率地前进,如果没有万全准备,一旦失败,反而鼓励盗匪(刘劭)的野心。”

柳元景营垒还没有兴筑完成,南宋帝刘劭部属龙骧将军詹叔儿,得到情报,劝刘劭立刻出击,刘劭不同意。

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刘劭才命萧斌率领陆军,褚湛之率领舰队,跟鲁秀、王罗汉、刘简之的精锐部队,共计一万人,攻击新亭;刘劭亲自登朱雀门(建康城南秦淮河桥)城楼督战。讨逆军柳元景下令军中:“战鼓擂得太多,声势容易衰退;呐喊的时间太久,力量容易枯竭。你们只管不动声色,竭力苦战,听我的鼓声指挥。”刘劭将士贪图刘劭颁发的重赏,个个作殊死战。柳元景虽受水陆两路夹击,但斗志高昂,大营中所有壮士,全部投入战场,左右只剩下几个人,用来传达号令。中央军眼看就取得全盘胜利,而鲁秀却下令击出撤退鼓声,中央军遂停止攻击。柳元景大开营门,战鼓齐鸣,乘势出击,中央军霎时崩溃,投到秦淮河淹死的很多。刘劭重整残余部队,亲自率领攻击,柳元景再度大破中央军,杀伤之多,超过刚才之役,中央军士卒走投无路,争着投死马涧,尸体阻塞,涧水溢出两岸;刘劭亲手诛杀后退的将士,仍不能阻止。最后,刘简之战死,萧斌身受创伤;刘劭仅逃出一命,回宫。鲁秀、褚湛之、檀和之,一齐逃走南下,投奔讨逆军。

四月二十四日，武陵王刘骏抵达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

四月二十五日，江夏王刘义恭，单人匹马，南下投奔讨逆军。刘劭大怒，把刘义恭留在建康的十二个儿子，全部诛杀。

刘劭、刘浚，忧愁焦虑，束手无策，遂用皇帝专用的辇车，把钟山（蒋山，建康城东）上蒋侯庙中的神像，迎接到皇宫供奉，刘劭向神像叩头，乞求恩典（蒋侯即蒋子文，参考四〇一年六月）；并任命蒋侯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封钟山王。又任命另一位神像——苏侯庙中神像，当骠骑将军（《南齐书·崔祖思传说》：这位苏侯神，即是苏峻【参考三二八年九

月】），任命刘浚当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刺史），和

同时主管政府机要（并录尚书事）。

，最高统帅  
顾问官（散  
爱遂一追不  
晓得法令规  
常丞），拟订

四月二十六日，武陵王刘骏，抵达新亭（建康城西南）  
（大将军）刘义恭，上疏劝刘骏更高升一步，登极称帝。散骑  
骑侍郎）徐爱，向刘劭撒谎，说要追赶刘义恭，刘劭准许，徐  
回，投奔讨逆军。此时，刘骏的总部，草草创立，没有几个人  
章，而徐爱最为熟悉。刘骏遂任命徐爱兼祭祀部主任秘书（太  
登极礼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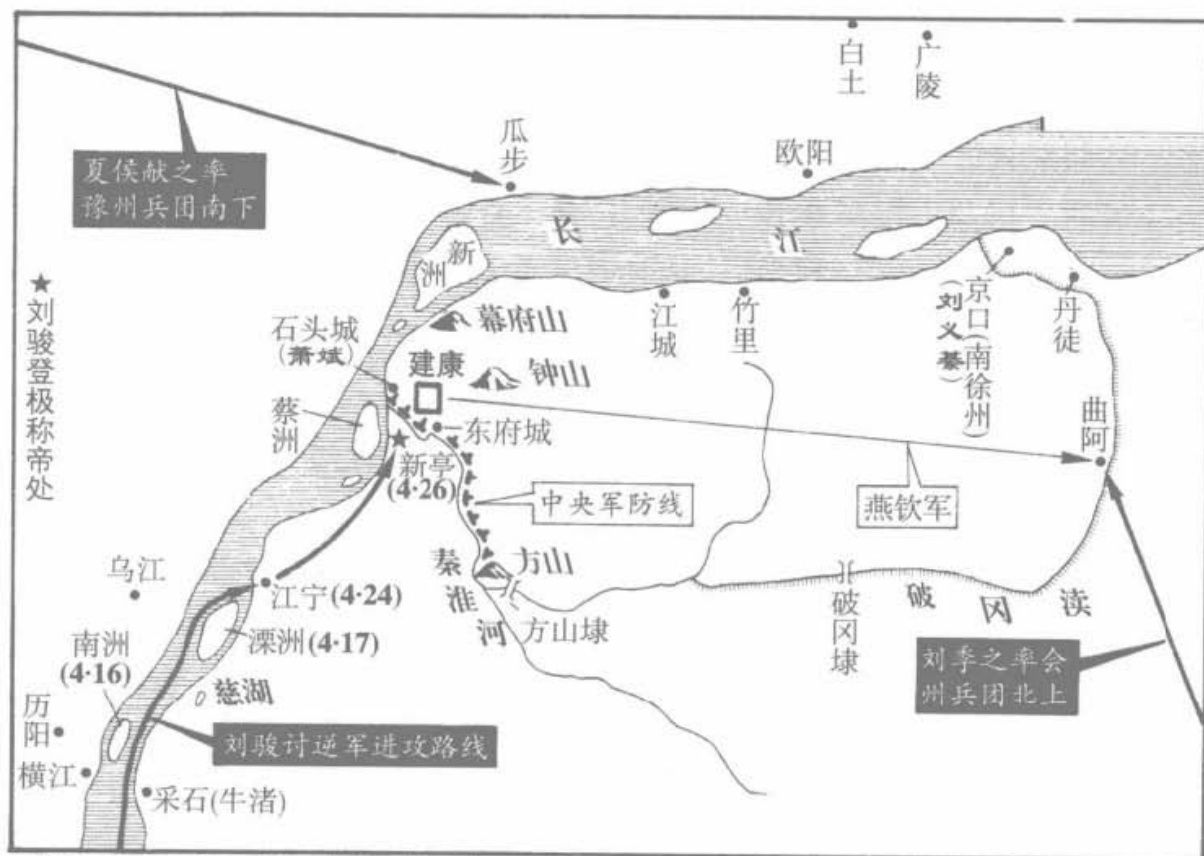
任孝武帝），  
劭加给老爹  
皇帝，庙号  
总司令（太  
府京口）州  
平台，封皇子  
骏、刘义恭、

四月二十七日，刘骏（本年二十四岁）即皇帝宝位（五  
大赦，普通文武官员升级一等，讨逆军官员升级二等，撤销刘  
刘义隆的谥号（参考本年【四五三年】三月二十日），改称文  
改称太祖。任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刘义恭，当全国武装部队  
尉），主管国务院六项事务（录尚书六条事），兼南徐州（州政  
长。当天（四月二十七日），南宋帝（四任）刘劭登临金殿平  
刘伟之当太子（本月【四月】十日曾封过一次），大赦，但刘  
刘义宣、刘诞，不在大赦之列。

（五任孝武  
法长（中书  
总卫戍司令  
将军）、开府  
威质（原雍州  
府寻阳）州  
青二州州长）

四月二十八日（原文“庚子”，据《宋书》改），新皇帝  
帝）刘骏，任命南谯王刘义宣（原荆州州长），当立法院总立  
监）、丞相、主管国务院六项事务（录尚书六条事），兼京畿  
（扬州刺史）；随王刘诞（原会州州长），当首都卫戍司令（卫  
仪同三司（宰相级），兼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  
州长）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兼江州（州政  
长；沈庆之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萧思话（原兖、青  
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





五世纪·四五三年四月 南宋讨逆军进军新亭，刘骏登极称帝

四月三十日，刘骏再任命王僧达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柳元景当高级咨询官（侍中），兼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宗慆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张畅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刘延孙、颜竣，当高级咨询官。

五月一日，刚升车骑将军的前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臧质，率雍州（湖北省北部）民兵二万人，抵达新亭（建康城西南）。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刘遵考，派他的将领夏侯献之，率步骑兵五千人，进抵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

在此之前，刘骏派宁朔将军顾彬之，率军前往东方，增援随王刘诞。刘诞派军事参议官（参军）刘季之，率军和顾彬之会师，一同向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进发。刘诞驻扎西陵（浙江省萧山市西北），作为后继。刘劭派殿中将军燕钦抵抗，两军在曲阿（江苏省丹阳市）奔牛塘村（今地不详）遭遇，燕钦等大败。刘劭于是沿秦淮河竖立栅栏拒马，作为防御；又决开破冈（江苏省句容市东南）、方山埭（江苏省江宁县东南）的河堤，阻断东方讨逆军进路。当时，能够作战的青年男子，全部强迫入伍当兵，再没有兵源，于是强迫妇女从军。

五月二日，鲁秀等招募敢死队，攻击秦淮河朱雀桥，攻克。刘劭猛将王罗汉听到讨逆军渡过秦淮河消息，知道大势已去，放下武器，秦淮河北岸所有守卫据点，遂一连串崩溃，士卒四散逃亡，刀枪弓箭，战鼓仪仗，堆满街道。当晚，刘劭关闭台城（宫城）六门（大司马门、东华门、西华门、万春门、千秋门、承明门）。在门内挖掘壕沟，竖立木栅，宫城之内，犹如锅中沸水般，翻腾混乱。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尹弘等文武百官，争先恐后，跳出城墙投降。刘劭在宫中焚烧皇帝专用的辇车，和冠帽衣裳。萧斌下令他的部队，全体放下武器，手执白旗，自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出发，向讨逆军投降；刘骏命逮捕萧斌，就在营门斩首。刘浚劝刘劭席卷金银财宝，逃向东方大海（东中国海）。刘劭认为，人心已去，不敢贸然成行。

五月三日，讨逆军辅国将军朱修之，攻克东府城（建康城南）。

五月四日，讨逆军各路兵马，攻克台城，分别从各门涌进，在金銮宝殿会师。生擒王正见，斩首。张超之匆匆逃走，逃到合殿（西殿）皇帝睡床之前（张超之在此手刃刘义隆），被追兵诛杀，剖开腹肚，挖出心脏，各将领争相割下他的肌肉，片片生吃。建平王（刘宏）等七位亲王，从囚禁房中，哭号逃出（七亲王：建平王刘宏、东海王刘祗、义阳王刘昶、武昌王刘浑、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皇子【尚没有封王】刘休佑）。刘劭走投无路，挖凿西墙，躲到军械库井中，卫士队副队长高禽，把他捉住，刘劭说：“天子在哪里？”高禽说：“就在新亭（建康城西南）。”押到金銮殿前，臧质看到他，忍不住痛哭，刘劭说：“天地不容的人，老人家何必伤心（臧质是刘劭的表叔）！”又问臧质说：“我能不能请求放逐到远方边疆？”臧质说：“主上（刘骏）近在朱雀桥南，自会裁决。”把刘劭捆到马上，护送到军营大门。当时找不到皇帝用的印信（传国玺），询问刘劭，刘劭说：“在严道育那里。”臧质派人到严道育那里，果然取到。刘骏下令，就在大营军旗之下，斩刘劭和他的四个儿子（刘劭年二十八岁）。刘浚率左右亲信数十人，挟持南平王刘铄，向南逃走，逃到越城（建康城南），遇见江夏王刘义恭，刘浚下马，问说：“刘骏现在干什么？”刘义恭说：“他已君临万国。”刘浚又问：“虎头（自称乳名乞怜）来得是不是太晚？”刘义恭说：“当然太晚！”刘浚又问：“应该不会死吧！”刘义恭说：“你可去行宫，请求处罚。”刘浚又问：“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一个官职，使我效力？”刘义恭说：“这事不敢确定。”带着刘浚一起回来，就在中途，斩刘浚和他







五世纪·四五三年五月 南宋讨逆军攻陷建康

的三个儿子（刘浚年二十五岁）。刘劭、刘浚父子的人头（九颗），砍下来悬挂在朱雀桥上，尸体被拖到街上，由民众参观。刘劭的皇后殷玉英，以及刘劭、刘浚所有的女儿、小老婆，在监狱中一律被迫服毒自杀；并把刘劭的住处，挖成土坑，注满污水（这是上古时代刑罚之一，参考六年四月注）。殷玉英临死前，对监狱管理官（狱丞）江恪说：“他们刘家骨肉相残，为什么杀我这个没有罪的人？”江恪说：“你是皇后，怎么说没有罪？”殷玉英说：“这不过是暂时，马上就封王鸚鵡了。”褚湛之投降讨逆军后，刘浚就和正妻褚妃划清界限，宣告离婚，所以褚妃得以不死。严道育、王鸚鵡，被带到大街，用皮鞭打死，焚化尸体，把骨灰扬弃到长江。殷冲、尹弘、王罗汉，以及淮南郡（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郡长沈璞，都被诛杀。

五月八日，解严。

五月九日，刘骏前往东府城（建康城南），文武百官联名请求处分，刘骏下诏，不再追究。

五月十二日，刘骏尊娘亲、淑媛路惠男当皇太后（南宋帝国初期皇宫小老婆群编制：一级贵嫔、二级夫人、三级贵人、四级淑妃、五级淑媛【刘骏娘亲路惠男就是此级】、六级淑仪、七级修华、八级修仪、九级修容、十级婕妤、十一级容华、十二级充华、十三级美人）。路惠男，是丹阳郡（首都建康）人。

五月十三日，刘骏封正妻王宪嫔当皇后；王宪嫔的老爹王偃，是王导的玄孙（王导，参考三〇四年八月）。

五月十六日，刘骏任命柳元景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

五月十九日，追赠袁淑“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忠宪公爵。徐湛之“最高监察长”（司空），封忠烈公爵。江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忠简公爵。王僧绰“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封简侯。

五月二十日，任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义恭，当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兼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晋升太傅（上三公之二），兼最高指挥官（大司马）。

最初，刘劭擢升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当最高监察长（司空），仍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儿子征北将军府秘书长（征北长史）何偃，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父子二人，在刘劭政府中，居于权要高位。刘劭失败时，何尚之左右人员，四方逃散，何尚之只好自己动手洗刷办公厅。等到殷冲等受法律制裁，人们都替何尚之父子惧怕，新皇帝刘骏，认为何尚之、何偃，一向有很好的声誉，而且在刘劭政府当官，用智慧跟叛逆周旋，时常救人免除灾难。所以，特别赦免。仍任命何尚之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偃当最高指挥部秘书长（大司马长史），官位和受到的宠信，没有更改。

## 二、南郡王刘义宣起兵

四五四年，最初，南宋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臧质，自认为聪明才智，是一代英雄。四任帝刘劭弑父造成战乱，臧质暗中有他的打算，因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



州长、南郡王刘义宣，昏庸软弱，容易控制，准备外表上拥护他，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把他推翻。臧质是刘义宣的表哥，可是到江陵后，却自称名字，叩拜刘义宣（晋见君主礼仪）；刘义宣大吃一惊，问他怎么回事，臧质说：“天下大乱，或许应该如此。”但当时刘义宣已表明态度，拥护侄儿刘骏，所以臧质的计划没有实现。稍后，抵达新亭（建康城西南），用同样礼仪，叩拜江夏王刘义恭，说：“天下危机四伏，礼仪应跟平常日子不同。”

刘劭伏诛，刘义宣和臧质，功劳都属一等，开始骄傲跋扈，横行霸道，很多事都专断独行，凡向中央提出的要求，非达到目的不可。刘义宣在荆州十年（四四四年八月，三任帝刘义隆命刘义宣镇守荆州），财政富裕、兵力强大。中央颁布的法令规章，刘义宣如果有不同意见，就不接受。臧质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前往江州就任江州州长，船舶一千余艘，鼓浪前进，连绵一百余华里。刘骏正要建立他的威严，独抓大权；而臧质偏偏把刘骏当做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君王（本年，刘骏二十五岁），行政司法上的措施和庆贺、奖赏之类，完全不奏请刘骏。臧质又私自动用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和钩圻（江西省新建县东北）粮仓存米，国务院屡次向臧质调查追究，双方渐渐猜忌。

刘骏强奸刘义宣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的所有女儿（刘骏的堂姐妹），刘义宣得到消息，至为怨恨愤怒。臧质遂派密使游说刘义宣，指出：“建立使人主无法奖赏的大功，身负使人主震恐的威望，自古以来，有几个人能够保全？现在，万民一心，归向于你。声誉已四方传播，机会只叩门一次，如果不能抓住，别人会先行下手。假设命徐遗宝、鲁爽，驱使西北精锐部队，直指长江（徐遗宝原是刘义宣的军事参议官【参军】，现任兖州【州政府设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州长【刺史】。鲁爽与刘义宣结交，当在讨伐刘劭时，参考去年【四五三年】三月十七日；现任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我当率领九江（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船舰，当你的前锋。只要开始，就已得到一半天下。你率八个州的武装部队，慢慢前进，施加压力（刘义宣是下列八个州军区的司令长官：荆雍梁益湘宁南秦北秦。即南宋帝国西半部）。即令韩信、白起再生，也不能替建康（中央政府）想出奇计。而且，少主（刘骏）缺少品德，丑闻远播，连行路的人都知道。沈庆之、柳元景，都是我的老友，谁肯替少主（刘骏）尽力？世界上无法留住的，是光阴岁月；不可以丧失的，是恰当时机。生命短暂，我常怕在朝露还没有消失之前，就先死去，无法施展大家的抱负才能，为

你扫除前途障碍，临死时后悔已来不及。”刘义宣的心腹将领、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蔡超、军政官（司马）竺超民等，都希望得到更高的荣华富贵，打算依靠臧质能征善战的威名，成就大业，共同劝刘义宣接受臧质的建议。臧质的女儿是刘义宣的儿子刘采之的正妻，刘义宣认为臧质当然全力以赴，拥护自己，遂完全同意。竺超民是竺夔的儿子（竺夔守东阳有功，参考四二三年三月）。臧质的儿子臧敦，此时在京师（首都建康）当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南宋帝刘骏派臧敦到刘义宣那里办事，臧敦中途经过寻阳，臧质再命臧敦游说刘义宣，刘义宣心意终于决定。

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鲁爽，勇敢有力，刘义宣对他一向倾心结交，现在，派密使把他的决定报告鲁爽以及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徐遗宝，约定本年（四五四年）秋季发动。可是，当密使到达时，鲁爽正酩酊大醉，误解刘义宣的意思，而竟立即起兵。鲁爽老弟鲁瑜，正在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得到消息，惊慌逃走。鲁爽命他的部众戴上黄色标志，秘密缝制皇家衣服，登上高坛誓师，改年号建平元年（鲁爽以部属自居，不可能代主上制定年号，或许也属误解的一部分，认为刘义宣如此决定，他不过公开宣布而已），疑心秘书长（长史）韦处穆、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杨元驹、行政官（治中）庾腾之不会同意，遂把他们全部诛杀。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徐遗宝，也下令备战，率军攻击彭城（徐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徐州市）。

二月，刘义宣得到鲁爽提前发动消息，只好狼狈起兵响应。鲁瑜的老弟鲁弘是臧质的部属，南宋帝刘骏派使节通知臧质，命臧质逮捕鲁弘。臧质则逮捕皇帝使节，跟着起兵。

刘义宣以及臧质，上疏南宋帝刘骏，指称受到皇帝左右怨恨陷害，所以打算诛杀君王身旁邪恶之辈。刘义宣擢升鲁爽当征北将军；鲁爽把他所缝制的皇帝御服，送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使征北将军府民政助理官（征北户曹），发表权宜人事命令（版授），命令上说：“丞相刘，名义宣，现在递补天子。车骑将军臧，名质，现在递补丞相。平西将军朱，名修之，现在递补车骑将军。命令抵达之日生效。”看到这份文告，刘义宣惊愕得发呆，命鲁爽所送的皇家器物，都停留在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不准前进。臧质加授鲁弘辅国将军；命鲁弘顺长江而下，驻军大雷（安徽省望江县）。刘义宣派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湛之，率一万人增援鲁弘。召回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鲁秀，打算继刘湛之续进。鲁秀从





五世纪·四五四年正月至四月 南宋刘义宣反抗中央

没有见过刘义宣，此时抵达江陵，晋见刘义宣，辞出后，捶胸痛哭说：“我哥哥（鲁爽）害了我，竟跟这种白痴谋反，今年要失败到底。”

刘义宣拥有荆州（湖北省西部）、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兖州（山东省西部）、豫州（安徽省中部北部）四个州的军事力量，声威震动远近。南宋帝刘骏自感力量不足为敌，打算让位，送上皇帝专用仪队（法驾）和专用器物，迎接刘义宣东下。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坚决反对，说：“怎么能把皇帝宝座，轻易送人！”刘骏才停止。

二月十二日，南宋帝刘骏任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柳元景，当抚军将军。

二月二十四日，任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玄谟，当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命柳元景率领各路人马，讨伐刘义宣。



二月二十六日，柳元景进据梁山洲（安徽省和县南长江中小岛），而在两岸兴筑“月牙营垒”阵地，水陆戒备，等待攻击。刘义宣自称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命部属只称名字，不称官衔。

二月二十九日，南宋帝国中央政府任命安北将军府军政官（安北司马）夏侯祖欢，当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

三月二日，首都建康内外戒严。

三月四日，任命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萧思话，当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柳元景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准备代朱修之）。

三月六日，任命太子左卫队司令（太子左卫率）庞秀之，当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

刘义宣传令各州郡，对所有州长、郡长，一律升官晋爵，要他们出军响应。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朱修之假装答应，但派人到中央，向南宋帝刘骏，表示效忠。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刘秀之，诛杀刘义宣的使节，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韦崧，率一万人，顺长江东下，袭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

三月十一日，刘义宣率反抗军十万人，从江津（湖北省江陵县东南十公里）出发，船舰连绵，长达数百华里。刘义宣任命儿子刘惔当辅国将军，跟左军政官（左司马）竺超民，留守江陵。传令朱修之出动一万人，随后进发，朱修之拒绝。刘义宣知道朱修之反对自己，遂任命鲁秀当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使他率一万余人攻击朱修之。中央军王玄谟，听说鲁秀不来，高兴说：“臧质容易对付！”

冀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垣护之的正妻是徐遗宝的姐姐，徐遗宝邀请垣护之一同起兵，垣护之拒绝，并出军攻击徐遗宝。徐遗宝派军袭击徐州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明胤据守的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州长萧思话已离彭城南下接任江州州长，留秘书长明胤守城），不能攻克。明胤会同新任兖州州长夏侯祖欢以及垣护之，联合攻击徐遗宝据守的湖陆（兖州州政府所在城，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徐遗宝不能抵挡，放弃部众，纵火烧城，投奔鲁爽。

南郡王刘义宣抵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命臧质当前锋司令，向前挺进。鲁爽也率军南下，直指历阳（安徽省和县）；跟臧质配合，水陆两路，同时并发。中央军殿中将军沈灵赐，率一百艘船舰，在南陵（安徽省贵池市）击破臧质军先头部队，生擒带兵官（军主）徐庆安等。臧质挺进到梁





山（安徽省和县南），在两岸筑营，跟中央军对峙。

夏季，四月二日，南宋帝刘骏任命后将军刘义綦，当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

四月十八日，任命朱修之当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

刘骏派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宗越等，增援历阳（安徽省和县）。和反抗军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鲁爽的先头部队长杨胡兴等会战，斩杨胡兴等。鲁爽不能前进，逗留大岷（安徽省含山县北），命老弟鲁瑜驻军小岷（含山县西北，大岷之西南）。南宋帝刘骏再派镇军将军沈庆之，渡长江北上，指挥各路人马，加强对鲁爽的攻击。鲁爽的粮食渐少，率军向后撤退，并亲自断后。沈庆之派薛安都率轻装备骑兵追击。

四月二十日，薛安都追到小岷，追及鲁爽。鲁爽将向薛安都挑战，可是，因饮酒过度，正精神恍惚，薛安都看到鲁爽本人，立即飞马而上，厉声呐喊，举矛直刺，鲁爽应声栽倒马下，左右亲信范双，砍下鲁爽人头。鲁爽部众，四散逃命；鲁瑜也被部属斩杀。中央军遂进攻寿阳（安徽省寿县），攻克。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徐遗宝逃往东海郡（山东省郯城县），东海人诛杀徐遗宝。

南宋帝国反抗军首领、南郡王刘义宣，进抵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沈庆之把鲁爽的人头送给刘义宣观看，并写信给他：“我负责管理一个地区，而就在我的管区之内，发生事端。最近，我率轻装备部队，前往翦除，军锋所及，盗贼鲁爽，立即献出人头。深知阁下跟他的情谊很深，或许想见一面。在他面目还没有腐烂之前，仍可依稀辨识，特别相送。”鲁爽是将门之子（鲁爽的老爹鲁轨，鲁轨的老爹鲁宗之），骁勇善战，号称“万人敌”。刘义宣和臧质，得到鲁爽死亡消息，震惊恐惧。

中央军总司令、抚军将军柳元景，驻防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王玄谟（时驻梁山），因反抗军臧质部众强大，派使节入京（首都建康），要求增兵，南宋帝刘骏命柳元景进驻姑孰（安徽省当涂县）。

太傅（上三公之二）刘义恭，写信给刘义宣说：“从前，殷仲堪把兵权交给桓玄，桓玄不久杀害殷仲堪全族（参考三九九九年十二月）。王恭对刘牢之推心置腹，还没有移动脚跟，刘牢之即行背叛（参考三九八年九月）。臧质从小就没有美好的德行，你知道最是清楚。而今，他借着西楚（荆州，

春秋战国时代楚王国故土)的强大兵力,目的只在满足他的私欲野心。凶恶的计谋如果实现,恐怕不再是池中的一条小鱼。”刘义宣遂对臧质起疑。

五月八日,刘义宣进抵芜湖(安徽省芜湖市),臧质献计说:“而今,出动一万人攻击南州(姑孰,安徽省当涂县),梁山(安徽省和县南)就会被完全隔绝,我们用一万人盯住梁山,王玄谟(时驻梁山)一定不敢妄动。我率舰队顺长江河道中流,直指石头(建康城西北),这是上策。”(胡三省原注:“如果臧质的建议实施,建康危急。”)刘义宣打算听从,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湛之秘密警告刘义宣说:“臧质自己要求当前锋司令,目的何在,难以预测。军权不可任意分割,不如全副力量,进攻梁山,攻克梁山后,长驱直入,才是万全的谋略。”刘义宣接受,于是梁山会战。

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胡子反等,据守梁山西营(长江西岸城),正巧西南风起,风势强劲,臧质派他的将领尹周之攻击(长江流经梁山时,因地势关系,由南向北,所以有东西两岸)。胡子反正在东岸和王玄谟举行军事会议,得到报告,立即飞船西返;偏将刘季之,率舰队作殊死抵抗,向王玄谟紧急求救,王玄谟不肯出军援助。最高指挥部军事参议官(大司马参军)崔勋之,竭力争取,王玄谟才派崔勋之会同积弩将军垣询之增援。可是已来不及,等到抵达,西营已经陷落,崔勋之、垣询之全都战死。垣询之是垣护之的老弟。胡子反等逃到东岸。臧质又派他的将领庞法起,率数千士卒,攻击南浦(安徽省芜湖市北,东梁山之南),打算包抄王玄谟军的后路;游击将军垣护之率水战部队迎击,击破臧质攻势。(以上东战场)

中央军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朱修之,切断马鞍山(襄阳城南)道路,依靠险要,固守阵地。反抗军雍州州长鲁秀,发动攻击,不能攻克,而且不断被朱修之击败,遂回军返江陵(荆州州政府所在县,湖北省江陵县)。朱修之率军尾随南下,有人劝朱修之加速追击。朱修之说:“鲁秀,是一员勇将。野兽逃到无处可逃时,自然会被捉到,不必逼迫。”(以上西战场)

据守梁山(安徽省和县南)的王玄谟,派垣护之向柳元景请求紧急增援,说:“西城(西营,长江西岸城)失守,现在只剩下东城(长江东岸城)一万人,而盗贼(反抗军)多出数倍,强弱相差太大,无法抵挡,我打算撤退到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主力阵地,和你会师,讨论下一步行





动。”柳元景不同意，说：“盗贼（反抗军）的声势，正在强大，绝不可以先行退回，我会率全军前进，和你会合。”垣护之说：“盗贼（臧质）认为南州（姑孰）有三万人，可是事实上将军的兵力，不过十分之一（三千人），如果直接投入战场，虚实就完全暴露。王玄谟一定不可撤退，不如分出一部分军队，予以援助。”柳元景说：“好极！”遂把老弱留下，负责守卫，而把所有可以作战的精锐士卒，全部开往梁山，协助王玄谟，虚张声势，到处都是旗帜。梁山守军眺望，好像涌来数万援军，一致认为中央军全数到达，军心才归安定。

臧质自己请求攻击东城（长江东岸城），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颜乐之，警告刘义宣说：“臧质如果攻克东城，则所有功劳都是他建立的了，最好派你的部将负责。”刘义宣遂派刘湛之和臧质，同时出发。

五月十八日，刘义宣抵达梁山（安徽省和县南），在长江西岸结营，臧质和刘湛之，攻击东城（长江东岸城）。王玄谟率各路人马在岸上迎击，展开大战。左军将军薛安都率骑兵突击部队，冲入反抗军东南方阵地，完全占领，砍下刘湛之人头；刘季之、龙骧将军宗越，又攻陷反抗军西北方阵地，于是，臧质大败。垣护之纵火焚烧长江船舰，满江都是浓烟烈火，火焰蔓延到西城（长江西岸城），反抗军营垒几乎全成灰烬，中央军乘胜反击，反抗军大营崩溃。刘义宣乘一只小艇逃走，紧闭门窗，不停哭泣。荆州将士追随他的，仍有一百余只船。臧质打算跟刘义宣商议军情，而刘义宣已经西上。臧质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也跟着逃走，反抗军全部瓦解。

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府下令：解除戒严。

南宋帝国反抗军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臧质，逃回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纵火焚烧州政府，带着小老婆群，向西继续逃亡；命他最宠信的助理何文敬，率领残余部队，在前开路，走到西阳郡（湖北省黄州市）。西阳郡郡长鲁方平，骗何文敬说：“圣旨已经发布，只逮捕叛军首领，其他的人一律赦免，你还不快逃？”何文敬遂抛弃他所率领的军队，自己逃亡。臧质原先用他的妹夫羊冲，当武昌郡（湖北省鄂州市）郡长，臧质前往投靠，而羊冲已被郡政府主任秘书（郡丞）胡庇之诛杀。臧质找不到安身之地，遂逃到南湖（湖北省鄂州市东），采吃湖中莲子充饥。不久，追兵来到，臧质投入湖中，用荷叶盖住头部，全身沉到水里，仅露鼻孔呼吸。

六月五日，臧质被迫兵队长郑俱儿发现；郑俱儿用箭射击，正中臧质



心脏，士卒赶上，乱刀齐下，臧质肠胃都流出体外，和水草缠绕在一起。追兵砍下他的人头（年五十五岁），呈送首都建康。臧质的子孙，全部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中央并诛杀臧质的党羽：乐安郡（山东省广饶县）郡长任荟之、临川郡（江西省临川市）郡长（内史）刘怀之、鄱阳郡（江西省波阳县东北）郡长杜仲儒。杜仲儒是杜骥的侄儿（杜骥，参考四三〇年七月）。中央对建立大功的柳元景等，分别晋爵升官。

反抗军首领、丞相刘义宣，逃到江夏郡（湖北省武汉市），听说巴陵郡（湖南省岳阳市）驻有中央大军，于是，急回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追随他的部众，几乎完全逃散。刘义宣跟他左右十余人，步行前进，而脚痛不能迈步，向民间租用没有顶篷的车辆乘坐，沿途像乞丐一样，讨饭维持。走到江陵城外，派人通知留守江陵的左军政官（左司马）竺超民，竺超民派出华丽的仪仗跟卫队兵马，前来迎接。当时，荆州（江陵）城中，还有武装部队万余人，左右侍从翟灵宝，劝告刘义宣出面慰劳将士，教他说：“臧质违背作战命令，所以失利，现在重新装备武器，训练士卒，拟订复兴计划。从前，刘邦失败百次，终于完成大业……”而刘义宣不能记忆翟灵宝的全稿，竟说出：“项羽失败千次”，全军忍不住掩口而笑。鲁秀、竺超民等，仍打算集结残余的部众，作最后决战。可是刘义宣意志沮丧，魂不守舍，进入后宅躲避，不再出来见人，左右心腹部将，一个个开始背叛他离去。鲁秀向北逃亡，刘义宣无法保护自己，打算追随鲁秀一起逃亡，遂带着儿子刘恂和最宠爱的五位小老婆——命她们改穿男子服装跟随。城中混乱，刀枪横飞，刘义宣大为恐惧，从马上掉下来，改作步行。竺超民把刘义宣送到城外，赠送他马匹，然后回城守卫。刘义宣寻找鲁秀，无法寻到，左右随从人员，逃跑一空。刘义宣走投无路，夜晚，回到南郡郡政府的空房子中（南郡郡政府在江陵城外）。第二天天亮，竺超民派人把他逮捕，送军法处监狱。刘义宣在监狱中，坐在地上叹息说：“臧质这个老奴才，害死了我！”五位美丽的小老婆不久就被送走，刘义宣悲痛哭号，对看守官说：“这几天不算苦，今天跟她们分别才算苦。”鲁秀的部众也逃散一空，不能前进，只好再回江陵，而江陵的立场已变，守军向鲁秀发箭阻止。鲁秀投水自杀，江陵守军砍下他的人头。

南宋帝刘骏派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刘延孙，前往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荆州（湖北省西部），调查忠奸，发掘正直，昭雪冤枉，就地奖赏或诛杀。并且分割出二州的部分郡县，另成立一个新州。





最初，晋帝国中央政府南迁时，把扬州（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当做京畿（参考三一八年四月注），中央政府所需要的粮食绸缎，都由扬州供应；而另以荆州（湖北省）、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作为军事重镇，拥有全国最精锐的军队，常派大将镇守。三州人口数目，占长江以南人口的一半。南宋帝刘骏，厌恶它们过于强大，所以决定削弱。

六月十八日，京畿卫戍区（扬州）分出浙江（钱塘江）以东五郡（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永嘉郡【浙江省温州市】、临海郡【浙江省台州市西北章安镇】、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成立东扬州（浙江省中部南部），州政府设会稽。荆州（湖北省西部）、湘州（湖南省）、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豫州（安徽省中部北部），分出八个郡（荆州的江夏郡【湖北省武汉市】、竟陵郡【湖北省钟祥市】、随郡【湖北省随州市】、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湘州的巴陵郡【湖南省岳阳市】；江州的武昌郡【湖北省鄂州市】；豫州的西阳郡【湖北省黄州市】），成立郢州（郢，音 yǐng），州政府设江夏（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撤销南蛮保安司令（南蛮校尉），把所属部队，调回建康。太傅（上三公之二）刘义恭，有意使郢州州政府设在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说：“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位于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荆州（湖北省西部）中间，而正对沔口（沔水【汉水】注入长江处），直接可通雍州（湖北省北部）、梁州（陕西省南部），实是最险要的关津，从来就是军事重镇，基础稳固（自东汉王朝末年赤壁之战【参考二〇八年十月】，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地位日益重要）。既有现成的城池，港湾又大，可以停泊很多船只，最是合适。”刘骏批准。

然而不久，荆州（湖北省西部）、京畿卫戍区（扬州，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北部），因收入减少，官府以及官员增多，财力大为耗损。何尚之请求恢复原状，刘骏不肯。

六月二十三日，南宋帝刘骏，下诏撤销“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刘骏对皇族力量的强大，十分厌恶，更不喜欢臣属握有大权。太傅（上三公之二）刘义恭，知道刘骏的意思，所以奏请裁撤。

南宋帝刘骏，命各亲王、公爵，以及国务院八位首长（八座），写信给新任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刺史）朱修之，要朱修之迫使丞相刘义宣自己了断。信还没有送到。

六月二十五日，朱修之进入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已经动手，斩刘义



五世纪·四五四年六月 南宋设置东扬州及郢州

宣（年四十岁），并斩刘义宣的十六个儿子，以及同党竺超民、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蔡超、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颜乐之等。

竺超民的兄弟，也应一并诛杀，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上疏营救，说：“蠹贼（指刘义宣）既然逃奔，一个人就可以擒获。竺超民如果是反复无常、贪图小利之辈，应该当时就把刘义宣逮捕，不但可以免除惩罚，还可以取得不义的赏赐。而竺超民并不如此，从他的过失中，可以看出他高贵的情操。而且，为帝国保全州城（江陵），看守仓库府藏，坐在那里等待捆绑。现今，连他的兄弟也要诛杀，跟其他党羽没有分别，刑罚太重。”刘骏特别赦免竺超民的兄弟。

### 三、竟陵王刘诞起兵

四五五年，春季，正月二十日，南宋政府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刘延孙，当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

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南宋政府任命竟陵王刘诞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兼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



四五七年，秋季，八月二十七日，南宋政府命最高监察长（司空）、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竟陵王刘诞，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命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刘延孙，当南徐州（州政府京口）州长。

最初，一任帝（武帝）刘裕留下遗言，因京口是重要军事基地，距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极近（航空距离六十公里），除非是皇家近亲，不准镇守。刘延孙虽然跟刘裕是同一个祖先，但刘裕属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支派，刘延孙属莒县（山东省莒县）支派，两家从来不谈论血缘关系。刘骏既任用刘延孙镇守京口，才下诏跟刘延孙家合为一族，使各亲王和刘延孙排列辈分和长幼。

刘骏在深宫之中，荒淫无道，不管女人跟他的亲疏尊卑关系，只要美貌，即行上床。民间传播，绘影绘声，十分详尽（中国历史上，衣冠禽兽的帝王，已经过多，而以刘骏最奇，他不但强奸堂妹，还强奸亲娘；可骇可惊）。而刘诞宽厚，文质彬彬，待人有礼；又在诛杀弑父的四任帝刘劭战役中，以及讨伐丞相刘义宣的战役中，都建有大功（刘诞讨伐刘劭事，参考四五三年三月。劝阻刘骏出迎刘义宣事，参考四五四年二月），人心暗中倾慕。刘诞集结很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士，收藏精良武器。因此，刘骏对这位老弟，由畏惧而猜忌，不希望刘诞留在中央，命他出镇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后来，仍嫌京口离京师（首都建康）太近，更调他到广陵（江苏省扬州市），而命心腹刘延孙镇守京口，负责阻吓。

四五九年，南宋帝国竟陵王刘诞（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知道南宋帝（五任孝武帝）刘骏（本年三十岁）对他深为疑忌，暗中也作应变准备，利用北魏帝国南侵机会，修筑城墙，挖深护城河，积蓄粮秣，制造武器。刘诞的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江智渊，看出刘诞已生二心，请假，先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宋帝刘骏任命他当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江智渊是江夷的侄儿（江夷，是江湛的老爹，参考四四〇年十月；江夷的老弟江僧安，是江智渊的老爹），从小就有操守，高级咨询官（侍中）沈怀文，总是称赞他：“人应该有的，他都有；人不应该有的，他都没有；江智渊大概是这样的人！”

当时，已有谣言说刘诞就要叛变，正巧，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刘成，上书南宋帝刘骏，说：“我的儿子刘道龙，从前在刘诞手下做事，亲眼看见刘诞在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制造皇家专用车轿及器具，演习皇帝出

宫时的仪仗队操作（刘诞在石头城，应在讨伐刘劭时，但当时刘诞尚效忠刘骏，参考四五三年五月；而谋反事不在暗中进行，反大肆铺张，超出常理。明显的，这是“有人型”诬告，全出刘骏之手），刘道龙忧虑恐惧，私下跟同伴提及，刘诞遂斩刘道龙。”又，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人陈谈之，也上书皇帝刘骏：“我的老弟陈咏之，在刘诞左右任职，亲眼看到刘诞书写陛下的姓名年龄，前往巫师郑师怜家，施行法术，诅咒巫蛊。陈咏之秘密向陛下报告，刘诞诬指陈咏之借酒发疯，辱骂王爷，王爷就斩陈咏之。”（刘、陈两家子弟被杀是事实，可能死得冤枉，但一介平民控告亲王谋反，等于送死。两家诉状，同步发出，事迹明显。）刘骏遂命有关单位，奏报刘诞罪恶。有关单位遂一一奏报，并请求逮捕刘诞，移送最高法院（廷尉）判刑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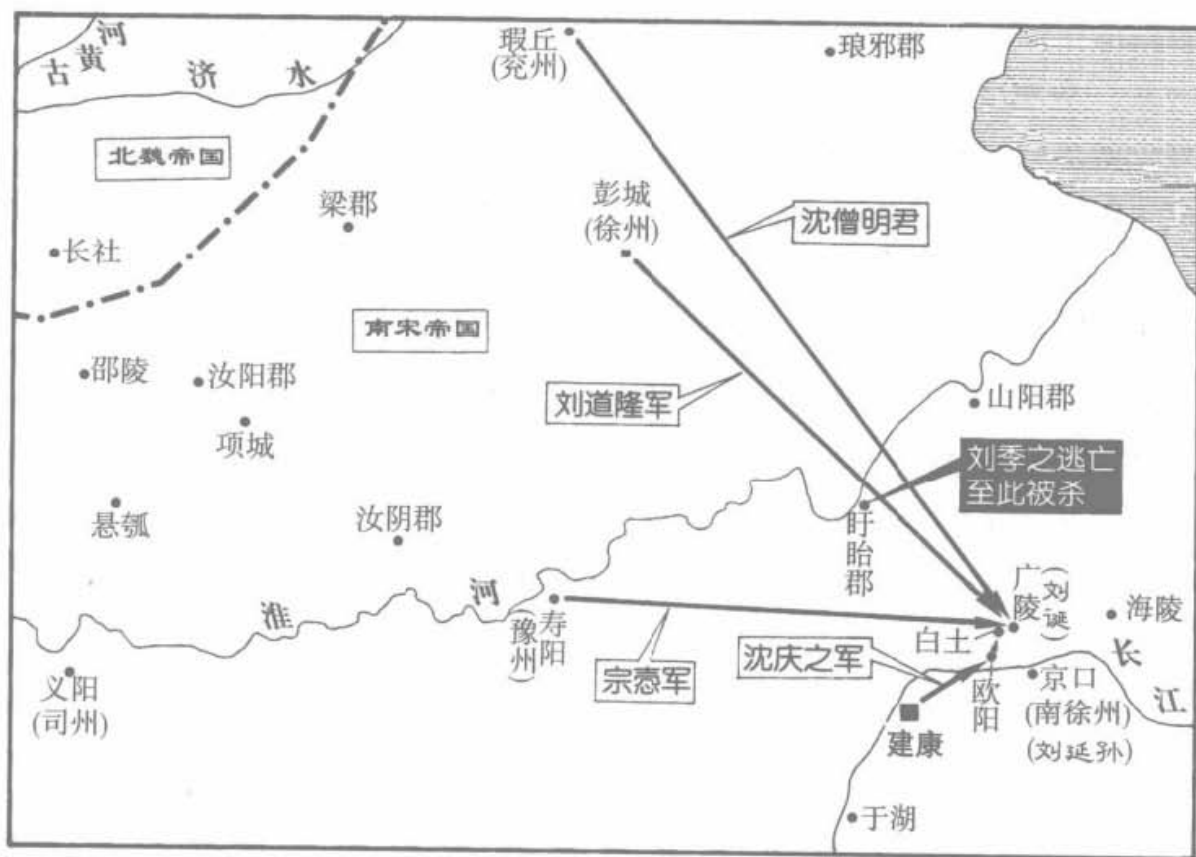
四月十八日，刘骏下诏，贬降刘诞为侯爵，遣送他返回自己的封国（竟陵国，湖北省钟祥市），诏书还没有颁发，刘骏先行布置，把羽林警卫军配属给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刺史）垣闾，使垣闾利用前往州政府就职名义，会同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戴明宝，在经过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时，袭击刘诞。

垣闾将到广陵时，刘诞仍没有醒悟；戴明宝乘夜秘密通知收发官（典签）蒋成，命蒋成第二天一早，打开城门，作为内应。蒋成告诉王府随从官（舍人）许宗之。许宗之急到王府报告刘诞，刘诞大惊，从床上跳起来，紧急集合左右及平常所训练的部属数百人，逮捕蒋成，进入战争状态。天色拂晓，戴明宝及垣闾率精锐士卒数百人，突然出现，发现城门紧闭，而刘诞已率军登上城楼守卫，就在城楼上，诛杀蒋成；赦免奴工和监狱羁押的囚徒；打开城门出击，斩垣闾；戴明宝从小路逃回。刘骏下诏：全国戒严，任命始兴公爵沈庆之，当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率军讨伐刘诞。

四月二十七日，刘骏在宣武堂检阅皇家禁卫部队。

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刘季之，是刘诞的旧部，和军区司令宗慝，素来就有怨恨（宗慝是“监豫司诸军事”，兼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二人年轻时，一块赌博，刘季之曾对宗慝动粗殴打，宗慝含恨在心），得到刘诞起兵消息，恐怕被宗慝杀害，遂放弃官职，从小路奔向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打算向中央表明志向。途经盱眙（江苏省盱眙县。盱眙，音 xūyí），盱眙郡郡长郑瑗，疑心刘季之跟刘诞同谋，





五世纪·四五九年四月至七月 南宋讨伐刘诞

中途斩刘季之。

沈庆之大军挺进到欧阳（江苏省仪征市东闸口），刘诞派沈庆之的同族沈道愍，携带信件，游说沈庆之，送沈庆之一把玉环刀。沈庆之送沈道愍回城，条条列举刘诞罪恶。刘诞纵火焚毁附近的村落，把居民全数驱逐到城里，关闭城门坚守，一面分别送出文告，号召远近响应。当时，山阳郡（江苏省淮安市）郡长（内史）梁旷，家在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刘诞逮捕他的妻子儿女，派使节去邀请梁旷，梁旷诛杀使节，拒绝。刘诞大怒，屠灭梁旷全家。

刘诞把呈递给皇帝刘骏的奏章，投到城外，奏章上说：“陛下听信挑拨离间的话，竟派无名小人，前来偷袭。我不能忍受悲惨的冤枉，遂把他们诛杀。麻雀老鼠，还都贪生，不得不违抗圣旨。现在亲率所有部队，保卫徐州（南徐州）、兖州（南兖州）。从前，我有什么福分，跟你一同生在皇家（刘诞是刘骏的老弟）？现在，我又有何过失，跟你形同胡（北）越（南）？冲锋陷阵，万死不惜，大局底定的日期，希望就在早晚。”又说：“陛下闺房之内的丑闻，我怎么能够不说。”刘骏大怒如狂，下令凡是刘诞左右侍从、心腹部属、同一个支派、穿孝服一年以上的近亲，而仍留在首



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全部逮捕诛杀，死亡以千为单位计算。甚至有些人，家属已被杀光，他还不知道，因不肯参与叛逆，而从广陵城中逃出。

沈庆之率军抵达广陵城下，刘诞在城上对他说：“沈公满头白发，何苦到这个地方来？”沈庆之说：“中央认为你狂妄愚昧，不需要劳动年轻人出马。”

刘骏考虑到他老弟刘诞，可能投奔北魏帝国，命沈庆之切断逃亡道路。沈庆之遂把大营移到白土（广陵城西），距广陵城十八华里，以便进军新亭（今地不详，地望应在广陵近郊）。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宗慆、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刘道隆，一齐率军前来会师。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州长沈僧明（与另一兖州州长垣闾同时在职）是沈庆之的侄儿，也派兵增援叔父沈庆之。之前，刘诞欺骗他的部众，说：“宗慆帮助我们。”而宗慆不久率军抵达，骑马绕城一周，呼喊说：“我，就是宗慆。”

刘诞发现各路兵马，从四面八方广陵集中，打算放弃城池，向北逃走（投奔北魏帝国），遂留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城，而自己亲率步骑兵数百人以及亲信官员，声称出来作战，遂顺着斜路，东奔海陵（江苏省泰州市），沈庆之派龙骧将军武念追击。刘诞走了十余华里，随从都不愿逃亡，纷纷请求回城，刘诞说：“回城容易，但你们能为我尽力？”大家承诺，刘诞遂再回广陵，建立高台，跟将领们歃血为盟（歃，音 shà。歃血，古人盟誓，把牲畜的血涂在唇上，表示出言如出血，至死不改），跟大家立誓，于是，所有官员，都加升迁。任命主任秘书（主簿）刘琨之当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刘琨之是刘遵考的儿子（此时，刘遵考是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刘琨之坚决推辞，说：“忠孝不能两全，我的老爹仍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不敢接受派遣。”刘诞囚禁刘琨之十余日，刘琨之态度不改，刘诞遂斩刘琨之。

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警卫指挥官（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在北战场跟北魏帝国接战（参考去年【四五八年】十月，本年【四五九年】正月），战役结束，班师，经过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南宋帝刘骏命他们接受沈庆之指挥。沈庆之大军向前推进，紧逼广陵城。刘诞送给沈庆之菜饭和美酒，由一百余人抬着，出北门送到军前，沈庆之压根不打开察看，纵火全数烧毁。刘诞在城上把奏章投下，请沈庆之转呈，



沈庆之说：“我接受的命令是讨伐盗贼（指刘诞），不能代你转呈奏章，你一定要回中央接受死刑，就应开城派使节前往，我替你护送。”

东扬州（州政府会稽）州长（刺史）颜竣，娘亲逝世，把灵柩护送回京（首都建康），南宋帝刘骏待他仍很优厚。但颜竣对亲戚故旧，却不断抱怨，有时还批评政府。正巧，王僧达被捕（参考去年【四五八年】七月），疑心是颜竣陷害，临刑之前，上疏陈述颜竣前后怨恨中央和攻击皇帝的话。刘骏遂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庾徽之上疏弹劾，将颜竣免除官职。颜竣越发恐惧，上书请求处罚，饶恕自己一命。刘骏怒不可遏，用诏书回答：“你讥刺诽谤，攻讦怀恨，已辜负我的期许。反而只担心自己安全，唯恐怕不能保命，岂是臣属事奉人主的忠诚之道！”

稍后，竟陵王刘诞起兵背叛，刘骏遂乘机诬指颜竣跟刘诞私自勾结。

五月，逮捕颜竣，羁押最高法院监狱（廷尉），先砍断颜竣的脚，然后命他自杀；妻子儿女放逐到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共和国河内市东北北宁府】），走到宫亭湖（鄱阳湖湖群其中一湖），刘骏下令把颜竣家中所有男人——包括大人小孩，全部投入宫亭湖（鄱阳湖）淹死。

刘骏命沈庆之在桑里（广陵【江苏省扬州市】西南）建立三座烽火台，约定：攻克广陵外城时，燃起一个烽火；攻克广陵内城时，燃起两个烽火；生擒刘诞时，三个烽火同时燃烧。刘骏催促攻击的诏书，一个接连一个。沈庆之纵火焚烧广陵东门，填塞护城河，挖掘坑道，建造活动攻城楼车，兴筑土山，以及制造其他各种攻击器具。然而正逢连绵大雨，攻击行动无法加强。刘骏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庾徽之，提出弹劾：请求免除沈庆之官职；刘骏再下诏批驳，命不必追究；用以刺激沈庆之。自四月直到秋季七月，阴雨才算停止，而广陵城仍不能攻克。刘骏大为愤怒，命天文台长（太史）选择日期，要亲自率军渡长江北上，讨伐刘诞。太宰（上三公之一）刘义恭一再劝阻，刘骏才停止。

刘诞当初关闭城门，拒绝中央使节时，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山阴（浙江省绍兴市）人贺弼，一再劝阻，刘诞大怒，抽出佩刀，直指贺弼胸膛，贺弼才闭嘴。后来，刘诞出击，屡战屡败，将领参谋等，很多翻城出去投降，也有人劝贺弼最好早一点采取行动，贺弼说：“大王（刘诞）动员军队，反抗中央，这种事我不能跟从。然而一向蒙受大王厚恩，在大义上，也不能背叛他而去；只有一死，来表明自己的心志。”服毒自杀。军事参议官（参军）何康之，密谋开城迎接中央军进城，没有成功，遂杀开



一条血路，出城投降。刘诞在城上建立一座高楼，把何康之的娘亲全身剥光，裸体放到里面；不给她饮食，娘亲在上面哀号她儿子：“康之！”几天之后断气。刘诞任命中军将军府秘书长（中军长史）、濮阳郡（侨郡，山东省鄆城县西）人范义，当左军政官（左司马）。范义的娘亲和妻子，都在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城内，有人对范义说：“事情一定失败，你为什么不走！”范义说：“我，是人家的部属。儿子不可以抛弃娘亲，部属不可以背叛长官。一定要像何康之，才能活命，我不去做。”

沈庆之对广陵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身先士卒，亲自冒犯飞石和乱箭。

七月三日（原文“乙巳”，据《宋书》改），攻克外城；乘胜挺进，又攻克内城。刘诞听到中央军进逼消息，逃到后花园。禁军队长沈胤之等追及，把刘诞击伤，刘诞跌到水里，沈胤之等把刘诞从水中拉出来，斩首（年二十七岁）。刘诞的娘亲（殷脩华）、正妻（徐妃），全都自杀。

南宋帝刘骏得到捷报，亲自出宣阳门（建康城南面中门），下令左右一齐高呼万岁。高级咨询官（侍中）蔡兴宗，在御车上陪坐，刘骏回头问他：“为什么只有你不喊？”蔡兴宗严肃地说：“陛下今天正应该满面是泪，执行诛杀，怎么可以要大家高呼万岁？”（刘骏是刘义隆第三子，刘诞是第六子，手足骨肉。）刘骏大不高兴。

刘骏下诏，改刘诞姓“留”；血洗广陵，城内居民，不管男女老幼，全部屠灭。沈庆之请求：身高五尺（南宋帝国时，五尺相当于现代的大概一米二十二点五五厘米）以下的，可以免死。其余五尺以上男子，一律斩首；女子被分配给军人当小老婆或婢女奴仆，结果仍杀三千余人。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宗越执行屠城任务，临处决时，先剖开人的肚子，挖出肠胃，剔出眼珠；或者用棍棒敲打人脸，用皮鞭抽打腹部，再把醋浇到伤口上，然后再砍下人头（人间惨事）。宗越对惨无人道的屠杀，兴高采烈，似乎从中得到满足。刘骏把死人的头，运到石头（建康城西北）南岸，堆成“京观”（高台）。高级咨询官（侍中）沈怀文劝阻，刘骏不理。

最初，刘诞自己知道终会失败，派禁宫咨询官（黄门）吕昙济，以及左右平常最宠爱的亲信，携带世子刘景粹，逃到民间躲藏，对他们说：“大事如果失败，请想办法保全逃走。如果真逃不走，请深埋孩子的尸体。”分别送给他们金银财宝。然而，一出宫门，那些亲信就四散逃走。只有吕昙济不肯，把刘景粹小娃背在背上，过了十余日，被捕，同时斩首。

临川郡（江西省临川市）郡长（内史）羊璇，被控跟刘诞素来友善，



逮捕下狱，处死。

刘骏擢升梁旷当后将军，追赠刘琨之当禁宫咨询官（给事黄门侍郎）。

高级咨询官（侍中）蔡兴宗，奉南宋帝刘骏指示，前往广陵慰劳。蔡兴宗跟范义是好友，收殓范义的尸体，送到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安葬。刘骏问他：“你怎么敢故意触犯法网？”蔡兴宗顶撞说：“陛下杀陛下的盗贼，我埋葬我的老友，为什么不可以！”刘骏有点惭愧。



## 4

# 第二次南北战争（五世纪三〇至五〇年代）

## 一、檀道济等挫败

四三〇年，南宋帝刘义隆，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就有收复黄河以南土地的雄心。

三月二日，刘义隆下诏：挑选全副武装士卒五万人，交给右将军到彦之，任命到彦之担任北伐军前锋司令官，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州政府设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州长（刺史）竺灵秀，乘水上船舰，进入黄河。另派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锐骑兵部队八千人，直指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刘德武，率军一万人，随后进发。另命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军三万人，担任北伐大军总司令（监征讨诸军事）。刘义欣是刘道怜（一任帝刘裕的老弟）的儿子。

大军出动前，先礼后兵，刘义隆派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帝国，告诉北魏帝拓跋焘说：“黄河以南土地，本来是宋国（南宋帝国）疆域，后来被强行夺取（参考四二三年），现在我们只要求恢复旧日疆界，并不关心黄河以北。”拓跋焘暴跳如雷，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有干，就知道黄河以南土地是我们的疆域，你们怎么乱开簧腔！一定要军事解决，现在正是春天，我们会暂时撤军，避上一避，等到冬天，土地干燥，黄河结冰，我们会再夺回来。”

三月八日，刘义隆任命前南广平郡（侨郡）郡长尹冲当司州（侨州）州长。命长沙王刘义欣（时任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镇守彭城



(江苏省徐州市)，作为各路大军的声援。再命游击将军胡藩，驻防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兼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政府及将军府总部执行官(行府州事)。

北魏帝国南方边防军各将领上疏说：“宋国(南宋帝国)已经戒严，马上就要向我们侵犯，请增援三万人，在他们还没有出动之前，先发制人，足可以摧毁他们的锐气，不敢深入我们国土。”因而请求把逃到边境一带谋生的黄河以北的难民，全部屠杀，免得他们充当南宋帝国的向导。北魏帝拓跋焘命高阶层官员讨论，大家全都同意。高级咨询官(侍中)崔浩反对，说：“不行。南方地势低洼潮湿，夏季之后，雨水增加，草木茂盛，地气闷热，容易生病，不利于军事行动。而且，他们既然已经戒严，城防一定坚固。我们停顿在坚城之下，围攻的日子一久，粮秣补给，难以供应。如果分出一部分军队，四出抢劫，则主力受到削弱，无法应付大敌。所以，现在出击，看不到利益。他们如果真的北上，最好是用部分兵力，跟他们周旋，拖到他们劳苦疲惫；那时，秋季天凉，战马肥壮；然后夺取敌人的粮食，慢慢地出来反攻，这是万全之策。中央官员和西北边防军将领，追随陛下出征，西方削平赫连(胡夏帝国，参考四二七年六月)，北方击破蠕蠕(柔然汗国，参考去年【四二九年】六月)，抢夺到不少美女、珠宝和成群的牛马，南方边防军看到眼里，十分羡慕，也打算南下抢夺掳掠，财色双收。都是为了自己利益，不惜为帝国增添麻烦，不可以听从。”拓跋焘才停止。

南方边防军再上疏：“南方盗寇(南宋帝国)已经发动，我们的兵力太少，请遴选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以南精锐部队，南下增援；并请漳水(流经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西北)建造船舰，准备抵抗。”三公及部长级官员，都认为应该批准这项请求，并任命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分别担任将领、元帅，使他们引诱南宋帝国人民归附(司马楚之等都是故晋帝国的流亡政客，参考四一七年六月、四一九年二月)。高级咨询官(侍中)崔浩反对，说：“这不是长远的谋略！司马楚之等，都是宋国(南宋帝国)最畏惧和最忌惮的人物，一旦听到我们动员幽州(河北省北部)以南所有精锐部队，大量建造船舰，再配合轻装备骑兵，一定认为帝国打算恢复司马家政权，屠杀刘姓家族，势必全国震动惊骇，恐惧灭亡，准会出动所有精锐，同心合力，拼死作战。到那时候，我们南方边防军各将领，恐怕无法抵御。高阶层官员本打算用声威击退敌人，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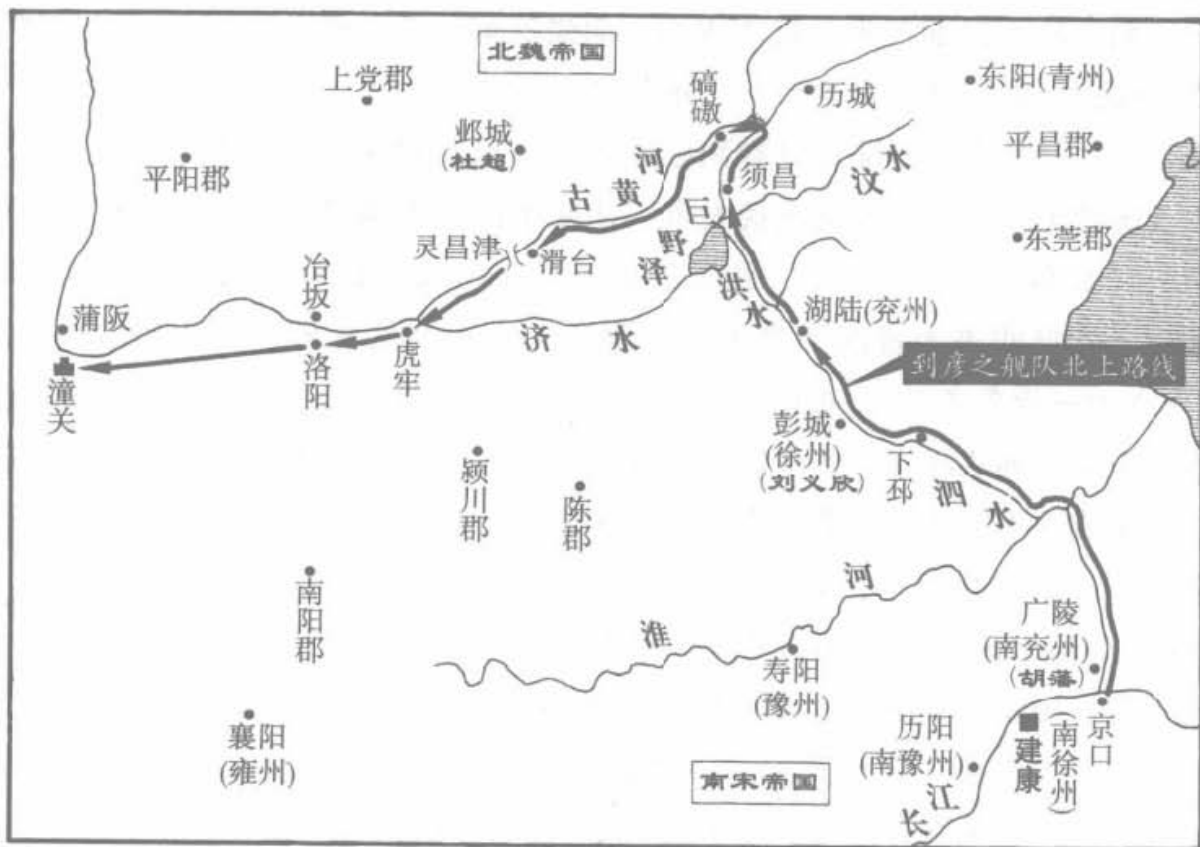
恰恰刺激敌人提前攻击。贪图虚名，而受实祸，正是指此。所以，司马楚之等前去，他们（南宋帝国）一定北来；不去，他们一定停止；形势如此。而且，司马楚之等，都是只看到眼皮底下一点小利的人物，集结的全是见识浅薄的无赖之徒，不能成就大事，徒使帝国兵连祸结。从前，鲁轨说服姚兴（后秦帝国二任帝），派军夺取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军队刚进入晋国（晋帝国）疆土，大军突然瓦解，士卒四散逃命（参考四一六年正月），被南蛮（晋帝国人民）捕捉，纷纷卖作奴隶，而灾难甚至绵延到姚泓（后秦帝国三任帝），这是过去活生生的例证。”

拓跋焘不同意，崔浩就再分析天象变异，说明南宋帝国如果发动军事攻击，一定损兵折将，非常不利。崔浩说：“今年的‘害气’，正在扬州（南宋帝国京畿地区），这是其一。今年是‘庚午’年，‘庚’跟‘午’互相克制，先发动战争的，先受伤害，这是其二。日食、白天昏暗，太阳停留在斗、牛星座，这是其三。火星隐藏在翼、轸星座，预告大乱和丧亡，这是其四。金星没有出现，军事上的攻击，一定失败，这是其五（以上完全不懂）。一个振兴国家的君王，应先整顿人事，再开发资源，最后顺应天心，所以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而今，刘义隆领导的是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人事上并不融洽；各地河水干涸，船行困难，地利上也不顺畅；自然灾害，不断出现，可见天心更不喜悦。三项中没有一项使人满意，刘义隆一定要发动一次战争的话，我保证他一定失败，毫无疑问。”

但拓跋焘不能太拒绝大家的要求，乃下诏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建造战舰三千艘；征调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以南各地驻军，沿黄河北岸集结戒备。

夏季，六月，南北（南宋帝国跟北魏帝国）第二次大战，序幕揭开（南北第一次大战，参考四二二年十月）。南宋帝国北伐大军前锋司令官、右将军到彦之，从淮河进入泗水，天旱水浅，舰队每天才走十华里，自四月走到秋季七月，才到须昌（山东省东平县西北），进入黄河，逆流而上。

北魏帝拓跋焘，因黄河南岸四镇的兵力太少（四镇：金墉【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滑台【河南省滑县】、碣磬【山东省茌平县西南】），下令放弃黄河以南所有土地；各路兵马，全部撤回黄河以北。



五世纪·四三〇年七月 第二次南北大战·南宋夺取河南领土

七月四日，碣磳（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守军弃城。

七月十四日，滑台（河南省滑县）守军弃城。

七月十六日，拓跋焘任命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阳平公杜超，当冀定相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太宰（上三公之一），晋封阳平王，镇守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统御前方各军。杜超是拓跋焘乳娘密太后杜女士的老哥。

七月二十六日，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及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守军弃城。

南宋帝国北伐大军前锋司令官、右将军到彦之，留下宰相府参谋次官（司徒从事郎中）朱修之守滑台，司州州长（刺史）尹冲守虎牢，建武将军杜骥守金墉（洛阳）。杜骥是杜预的玄孙（杜预，参考二六四年二月）。各军挺进到灵昌津（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沿黄河南岸构筑阵地营垒，直到潼关（陕西省潼关县）。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经过战斗，司州（河南省中部）、兖州（山东省西部），全都收复，各军官兵，都大为兴奋，只安北将军王仲德，满面忧愁，说：“各位将军对北方敌人（指北魏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全不了解，一定会跳进圈套。蛮虏（北魏帝国）虽然没

有仁义，可是却十分凶暴狡猾。现在撤退所有的边防军，集结整顿，保持实力。如果黄河冰封，势将再次南下，怎么不使人担心！”

冬季，南宋帝国北伐大军前锋司令官、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沿黄河南岸布防妥当之后，司令部移驻东平郡（须昌，山东省东平县西北）。

十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冠军将军安颉，自委粟津（河南省范县东古黄河渡口）渡黄河南下，进攻金墉（洛阳城西北角）。金墉很久以来，没有整修，防御工事破败，而南宋帝国的守军，又没有粮秣。防守司令、建武将军杜骥，打算放弃城池撤退，却恐惧受军法惩治。当初，刘裕消灭后秦帝国时（参考四一七年八月），把留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的皇家巨钟，连同庞大的钟架，运回江南（长江以南）；中途，一只巨钟沉入洛水（流经洛阳城南）。南宋帝刘义隆派副将军姚耸夫率工兵一千五百人，前往打捞。杜骥骗他说：“金墉城已修缮完竣，粮秣充足，所缺乏的，只是兵力。而今蛮虏（北魏帝国）的骑兵南下，我们应同心合力抵抗，等到建立了大功，再打捞不晚。”姚耸夫信以为真。可是，既到金墉，发现金墉根本无法据守，立即退出。而杜骥却乘此机会，放弃城池，向南逃走。

十月二十三日，北魏冠军将军安颉，攻克洛阳，屠杀南宋留守将士五千余人。

杜骥回到京师（首都建康），报告刘义隆说：“我本来要拼死守城，可是姚耸夫刚一进城，回头就逃，打击军心士气，不能挽救。”刘义隆大怒，逮捕已撤退到寿阳（安徽省寿县）的姚耸夫，就地斩首。姚耸夫勇敢雄壮，其他将佐，都赶不上。

北魏帝国黄河北岸各军，在黄河北岸七女津（河南省台前县古黄河渡口）集结。南宋帝国前锋司令官、右将军到彦之恐怕北魏军南下，派副将军王蟠龙逆流而上，掠夺北魏船舰，北魏镇守邳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邳镇）的阳平王杜超等，击斩王蟠龙；冠军将军安颉、龙骧将军陆俟，联军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

十月二十八日，攻克虎牢。南宋帝国守将、司州（州政府虎牢）州长（刺史）尹冲，以及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郡长、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人崔模，投降。

十一月十日，南宋帝国加授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北伐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攻击北魏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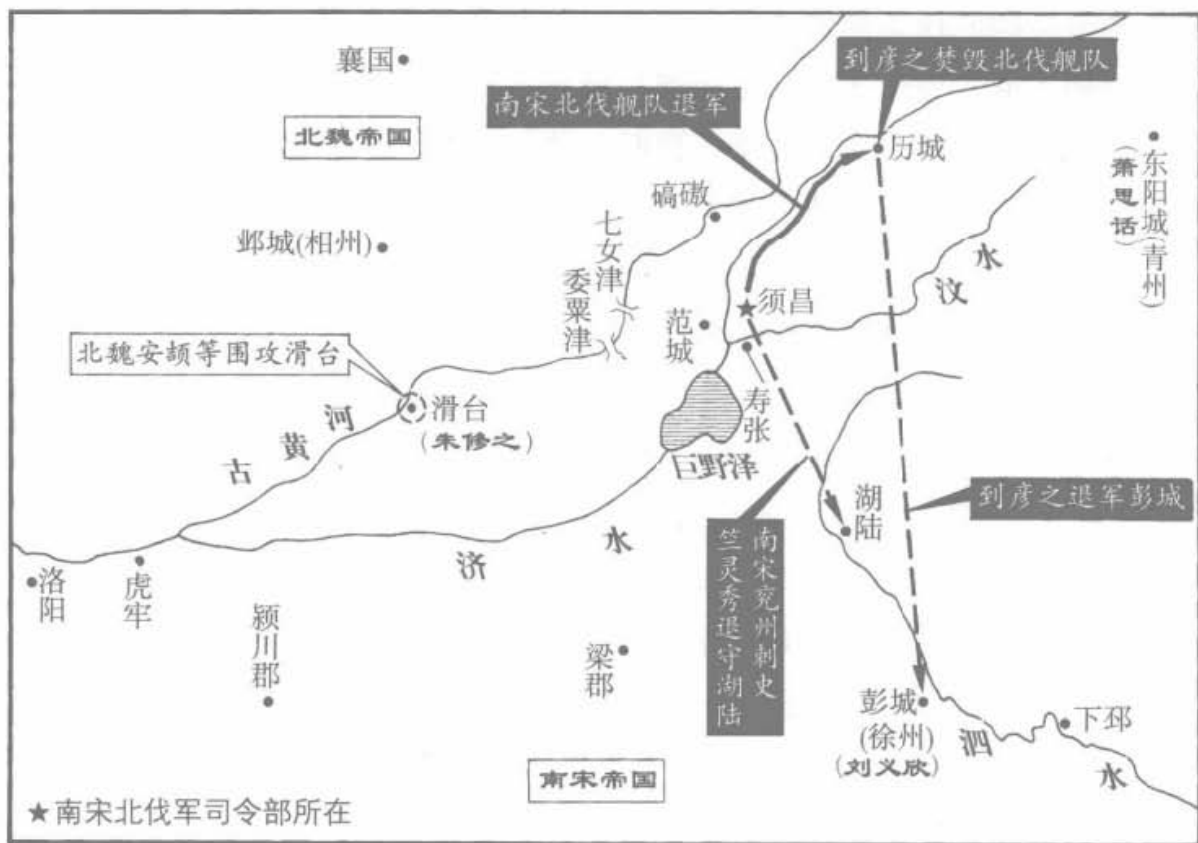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二日，北魏帝国寿光侯叔孙建、汝阴公长孙道生，渡黄河南下。

驻防须昌（山东省东平县西北）的南宋前锋司令、右将军到彦之，听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陷落，各军相继失败消息，打算撤退。殿中将军垣护之写一书面报告劝阻，并提出积极建议，认为最好是命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刺史）竺灵秀增援朱修之，共守滑台（河南省滑县）。到彦之亲率大军，渡黄河北上，攻击北魏本土。垣护之指出：“从前，有些人年复一年，不停地攻战讨伐，丧失大军，丢掉粮秣，可是仍奋勇出击，不肯轻易向后撤退。何况今天，青州（山东省北部）丰收，济河粮运畅通，士卒强健，战马肥壮，战斗力并没有受到伤害。如果白白地放弃滑台（河南省滑县），坐在这里眼看着成功的大业瓦解，岂是政府交付重任的原意！”到彦之不接受。垣护之是垣苗的儿子（垣苗，边防名将，参考四〇九年七月。刘裕西征后秦帝国时，命垣苗驻防黄河、济水之间，修建的城堡，民间称垣苗城。参考四二三年三月。祖父、老爹、孙儿，三代都在边疆建立功业）。

到彦之打算烧毁船舰，徒步南下。安北将军王仲德说：“洛阳陷落之后，虎牢势难固守，这是自然的形势。而今，蛮虏（北魏军）离我们还有千里之遥，我们在滑台还拥有强大的兵力，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如果仓促之间，决定舍弃船舰，改为徒步行军，士卒势将纷纷逃走。目前应该率领舰队，从清口（汶水注入济水处，山东省梁山县）进入济水，等到抵达马耳谷（今地不详），再作进一步的决定。”到彦之原先就眼睛有病，现在目疾更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将士们也很多人生病，到彦之遂决心撤退。亲率舰队从清口进入济水，南下抵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把船舰全部焚毁，抛弃重装备铠甲，徒步撤退到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兖州（州政府湖陆）州长（刺史）竺灵秀，放弃须昌（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向南逃往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青州（山东省北部）、兖州（山东省西部）陷于混乱。长沙王刘义欣镇守彭城，将领们恐怕北魏兵团大量涌到，不能脱身，劝刘义欣放弃彭城，返回京师（首都建康），刘义欣拒绝（此处地理位置混乱，到彦之从清口入济水，历城在清口东北航空距离一百公里之外，由清口“南下”，不可能抵达历城。）。

北魏军进攻济南郡（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南宋委任的济南郡郡长、武进（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人萧承之，率数百人抵抗；而北魏各路兵马，





五世纪·四三〇年十一月 南宋北伐军撤退

在城外集合。萧承之命部队隐藏，大开城门。部属们说：“贼寇（北魏帝国军）人数多，我们人数少，怎么可以轻视他们？”萧承之说：“我们困守一座被抛弃在敌人背后的孤城，情势危急，如果再暴露力量单薄的弱点，定被敌人屠杀。唯一的希望是，摆出强大的姿态，等待变化。”北魏军疑心城中设有埋伏，撤退。

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寿光侯叔孙建，当冀青等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冀青等四州诸军事。四州：冀青徐济。此时青州【山东省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仍是南宋帝国领土。四二三年，北魏于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设置济州）。

十二月九日，南宋帝国政府任命长沙王刘义欣当豫州（河南省东部）州长（刺史），镇守寿阳（安徽省寿县）。

寿阳田地荒芜，人民流散，城墙倒塌，光天化日之下，盗贼公然抢劫。刘义欣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治理。境内逐渐安定，最后成绩斐然，遗失在路上的东西，都没有人捡，城池重新修建，仓库充实，遂成为一个强大富庶的军区。芍陂（寿县西南安丰塘）也早已残破不堪，刘义欣修建堤防，把淮河的水注入，灌溉农田一万余顷，以后再没有旱灾。



南宋帝国北伐军前锋司令、右将军到彦之，安北将军王仲德，全被撤职，逮捕入狱。兖州（山东省西部）州长（刺史）竺灵秀，被指控抛弃军队逃亡，斩首。南宋帝刘义隆看到殿中将军垣护之的建议，大为称许，命他当北高平郡（山东省济宁市东南）郡长。

到彦之率大军北伐时，武器以及军用物资，十分充实。等到失败撤退，抛弃罄尽；以致政府粮仓和军械库，几乎全空。有一天，刘义隆跟文武官员饮宴，有国境外归附的人在座，刘义隆问国务院法务部军需司司长（尚书库部郎）顾琛说：“军械库里还有多少武器？”顾琛说：“足够十万人使用。”刘义隆发问之后，立刻后悔；听到顾琛回答，大为欢喜。顾琛是顾和的曾孙（顾和，参考三一八年四月）。

四三一年，春季，正月十五日，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等，由清水（济水）逆流西上，援救滑台（河南省滑县）。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寿光侯叔孙建、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率军抵抗。

正月十六日，檀道济军进抵寿张（山东省东平县西南），跟北魏帝国安平公乙旆眷（乙旆，复姓）的军队发生遭遇战。檀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去年【四三〇年】十二月下狱）、骁骑将军段宏，奋勇进击，大破乙旆眷军，转战而前，抵达高粱亭（今地不详），斩北魏委派的济州（州政府设碣磬【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悉烦库结。

二月，檀道济等舰队进入济水（今黄河），二十余日之间，跟北魏军先后会战三十余次，一面作战，一面前进，而檀道济多半传出捷报。大军抵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北魏寿光侯叔孙建等，派轻装备骑兵，发动游击战，出没在檀道济兵团前后，焚烧粮食草料。不久，檀道济的粮食，开始缺乏，不能再向前推进。北魏冠军将军安颀、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等，没有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进攻滑台。北魏帝拓跋焘，再派楚兵将军王慧龙增援。

南宋帝国滑台守将、宰相府参谋次官（司徒从事郎中）朱修之，坚守数月之久，粮食吃完，跟士卒用烟熏出老鼠，烧来果腹。

二月十日，北魏军攻破城池，俘虏朱修之、东郡（郡政府滑台）郡长申谟，以及南宋士卒一万余人。申谟是申钟的曾孙（申钟事，参考三三四年十一月）。

檀道济等粮食吃尽，遂自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撤退。部队中有逃亡

投降北魏军的，把这项机密透露。北魏军遂尾随追击，檀道济兵团人心惶惶，被恐怖抓住，为了逃命，军纪已不能维持，眼看就要崩溃。檀道济利用夜晚，命士卒把沙子当做粮食，一斗一斗地量，一面量一面高声报出数字（截至二十世纪，北方农村买卖粮食时，仍然一面量一面高唱斗数，取信于在场的人），然后用少数的谷米，覆盖沙上。等到天亮，北魏军遥遥望见，判断檀道济兵团粮食不但足够，而且还有剩余。认为降卒欺骗，斩首。当时，檀道济兵团人数少，而北魏军人数多，骑兵部队更从四面八方向历城（山东省济南市）集合，情势危急。檀道济命士卒全副武装，而自己身穿白色衣服，率领军队，缓缓出城。北魏军认为定有埋伏，不敢逼近，并且向后稍稍撤退；檀道济兵团得以保全实力而还。

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萧思话，得到檀道济兵团向南撤退消息，打算放弃州城，退到险要地带自保。济南郡郡长萧承之，一再劝阻，萧思话不理。

二月二十六日，萧思话放弃州城（东阳，山东省青州市），投奔平昌（山东省安丘市）。军事参议官（参军）刘振之驻防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得到消息，也放弃城池逃走。可是，北魏军并没有到，而东阳聚集的物资，已被人民焚毁。萧思话被控有罪，召回京师（首都建康），逮捕下狱。

三月三十日（原文误置于二月，据《魏书·世祖纪》改），北魏帝国冠军将军安颀等，返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帝拓跋焘，嘉许滑台（河南省滑台）守将朱修之坚守不屈，把一位皇族的女儿嫁给他。

最初，南宋帝刘义隆派右将军到彦之出发北伐时，警告说：“如果魏国（北魏帝国）动员备战，应在他们大军还没有到达之前，先行渡过黄河北上，发动攻击。如果对方没有动静，就留在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不要前进。”等到安颀呈送生擒的南宋俘虏，拓跋焘才听到这句话。对部长级以上官员说：“你们从前认为我依照崔浩的计划行事，是上了大当，以致惊慌恐惧，坚决劝阻（崔浩主张先伐柔然汗国，参考前年【四二九年】四月）。一直打胜仗的人，开始时总认为自己超过别人，到了最后，才知道并赶不上。”

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上疏，认为各方面主要敌人，已经削平，请求对南宋帝国，发动总攻。拓跋焘认为军队在外时间太久，身心疲惫，难以作战，不准。征召司马楚之回京（首都平城）当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





任命王慧龙当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郡长。

王慧龙在荥阳十年，农田耕种和武装备战，双管齐下，成绩斐然，声名传播。归附投奔的，多达一万余家。南宋帝刘义隆派出反间谍，在北魏政府中散布谣言，说：“王慧龙自以为功高劳苦，可是官位却低，打算引诱宋国（南宋帝国）入侵，乘势生擒司马楚之叛变。”（时司马楚之率军驻防颍川【河南省许昌市东】。）拓跋焘听到这个消息，下诏给王慧龙，说：“刘义隆畏惧将军，像畏惧老虎，阴谋陷害，我自然知道这种诡计。捕风捉影的言语，想你不会在意。”刘义隆再派杀手吕玄伯行刺，承诺说：“砍下王慧龙人头，封二百户人家的男爵，赏绸缎一千匹。”吕玄伯假装前来投降，晋见王慧龙时，要求摒除左右侍卫，准备当面讨论机密。王慧龙有点疑心，派人搜查他的腰怀，搜出短刀。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王慧龙说：“各人为各人的主人尽力！”下令释放。左右劝告说：“宋国（南宋帝国）阴谋不会停止，不杀吕玄伯，不能阻止将来再发生同样的事。”王慧龙说：“生死都是命中注定，他（指刘义隆）怎么能害死我？我用仁义作为保护网，有什么忧虑！”终于释放吕玄伯。

四三二年，夏季，五月，南宋帝刘义隆，派使节赵道生，前往北魏帝国报聘。

四三三年，春季，二月十三日，北魏帝拓跋焘派兼任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宋宣，到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报聘，并且为太子拓跋晃求婚。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二十七岁）不置可否，含糊回答。

冬季，十二月，北魏帝拓跋焘派宁朔将军卢玄，前往南宋帝国报聘。

四三七年，春季，三月，南宋帝刘义隆（本年三十一岁），派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熙伯，前往北魏帝国讨论皇女出嫁事宜。正巧，皇女逝世，因告停止（两国通婚事，参考四三三年二月）。

四四一年，秋季，八月一日，北魏帝国派散骑顾问官（散骑侍郎）张伟，到南宋帝国报聘。

四四四年，秋季，八月，北魏帝国派编制外散骑侍从官（员外散骑常侍）高济，到南宋帝国报聘。

四四五年，南宋帝刘义隆，准备进攻北魏帝国，收复过去两次战役中所丧失的疆土，为了集中力量，于是，撤销南豫州（安徽省中部），并入豫州（河南省东部）；命南豫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州长（刺史）、南平王刘铄，当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

冬季，十一月，北魏政府，在六个州中（胡三省注：“六州：冀州、定州、相州、并州、幽州、平州。”即今河北及山西两省），遴选骁勇骑兵二万人，命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分别率领，分为二路，深入南宋帝国北边疆土，大肆掳掠淮河、泗水以北地区，把青州（山东半岛）、徐州（江苏省北部）居民，强行迁到黄河以北地区，用以充实农业生产及国防。

四四六年，春季，二月，南宋帝国太原郡（侨郡，山东省长清县西南）人颜白鹿，私自进入北魏帝国边境（不知道什么缘故），被北魏地方政府捕获，就要斩首，颜白鹿惶恐，信口开河说：“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杜骥，派我来请示归降事宜。”北魏地方政府把颜白鹿送到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帝拓跋焘大喜，说：“杜骥，可是我外婆家的人（拓跋焘娘亲姓杜）。”命宰相（司徒）崔浩写信给杜骥，一面下令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率军东下，迎接杜骥；遂攻击南宋冀州（山东省西北部）州长申恬据守的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杜骥派总部军政官（司马）夏侯祖欢（夏侯，复姓）等援救历城，北魏军遂攻击兖州（山东省西部）、青州（山东半岛）、冀州（山东省西北部），前锋直到清水（泗水上游）之东才退。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惨不忍睹，南宋北方边境，骚动不安。

南宋帝刘义隆，对北魏帝国的不断侵略，深感忧虑，征求文武百官的意见。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何承天上疏，认为：

“当初，汉王朝防备匈奴汗国的策略，不外两项：一是武装部队尽力征战，一是文官谋求和解。现在，要效法卫青、霍去病轰轰烈烈的壮举，就非在淮河、泗水流域，大肆推广农耕不可。必须青州、徐州（江苏省北部）粮库充实，人民有丰富的储蓄，郊野都堆积米谷，然后动员精锐士卒十万人，才可以一举扫荡少数民族，成功非常容易。如果仅只派军追击，不过报复侵略暴行，他们的轻装备骑兵，准会逃走，不肯在战场上决胜负。白白浪费巨额军费，对他们没有损失，反而再引起他们的重来，恶性循环，应是最末等的策略。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巩固边防。我私下判断，曹操（曹魏帝国一任帝曹丕的老爹）、孙权（东吴帝国一任帝），所以能各霸一方，在于他们的才能和智谋，互相匹敌。长江、淮河间的真空地带，双方各数百华里，没有人烟。为什么如此？只因斥候侦探出没之区，不是农夫耕田牧羊之地。所以应该整修防御工程，清除原野居民，以等待敌人发动攻击；加强士卒训





练，磨利作战武器，严密监视敌人，注视敌人暴露出来的弱点。保护人民，安定国家，不会超出这条道路。

“以上建议，可以归纳出四项措施：第一，把远处的居民，迁到近处。现在，青州（山东半岛）、兖州（山东省西部）的居民，以及冀州（山东省西北部）新归附的居民，在边界上的，有三万余家。可以全部迁到大岬山（山东省临朐县南沂山）之南，使内地的实力增加。第二，大量兴筑城池，容纳移民定居，由政府借贷给他们生产费用。春夏两季，耕田放牧，秋冬两季，进入堡垒。贼寇（北魏帝国军）前来攻击时，每一个城池有一千家的话，有资格担任战士的，不会少于两千人，其他老弱幼小，仍能登城呐喊助威，足可以跟蛮虏（北魏帝国）三万人对抗。第三，把居民的车辆和牛只，编队成组，必要时用来运输粮秣武器。计算一千家的资产，至少有一千只牛、五百辆车，经过精密调配，足够保卫自己。假使城池无法支持，也可以从平地迁入险要，敌人不能干扰，一旦情况紧急，临时动员，最多不过一个晚上，就可以集合。第四，计算战士数目，准备武器。一个城池平均有两千位战士，依照各人的能力，各有自己的武器，加强练习，运用自如，还可以把自己名字刻到上面。平时缴回军械库保管，战争爆发，则拿出来把它磨利。弓箭和利铁，民间不容易得到的，政府应逐渐补充。几年工夫，军事准备，就可奠定基础。京师（首都建康）附近各郡民兵，开拔到遥远的清水（泗水上游）、济水驻防，军费支出既大，人民痛苦怨恨也深。以我的观察，不如就用当地民众，比较容易。现在，应该顺应人民的盼望，领导他们去做，兵力加强而敌人不会惊慌，国家富有而人民并不劳苦。比起来坐吃粮食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 二、王玄谟江湛误国

四四九年，南宋帝刘义隆，准备收复中原（黄河南疆土被北魏帝国夺取，参考四二二年，迄今二十八年），文武官员纷纷提出计划，全都迎合皇帝意思，希望受到赏识。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郡长王玄谟，尤其喜欢呈递条陈，刘义隆对待从官员说：“读了王玄谟的方略，使人兴起‘封狼居胥山’的万丈豪情。”（狼居胥山【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肯特山】，霍去病北伐匈奴汗国，登狼居胥山祭祀天神。参考前一一九年）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袁淑对刘义隆说：“陛下马上就要像卷席一样，卷起赵魏故土

(河北省);而去泰山祭祀天神地神(封禅)。我正面对千年难逢的奇遇,愿呈献《封禅书》,歌颂功德。”刘义隆大为喜悦。袁淑是袁耽的曾孙(袁耽,参考三二八年八月)。

秋季,七月七日,任命广陵王刘诞,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刺史)。刘义隆认为襄阳(湖北省襄樊市)重要,对外紧接函谷关、黄河,为增强雍州(湖北省北部)的实力,遂撤销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军区司令部,把所属的文武官员,全数配备给雍州。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应缴纳给中央政府的田租捐税,也全数转交给雍州。

四五〇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南侵。

二月三日,北魏帝拓跋焘先在梁川(地望应在河南省商丘县境)举行大规模狩猎。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四十四岁)接到报告,下令淮河、泗水一带各郡:“如果魏国贼寇(北魏帝国军)只作低度的攻击,你们坚守城池。如果大军出动,你们则率领居民,退保寿阳(安徽省寿县)。”但沿边情报混乱,情势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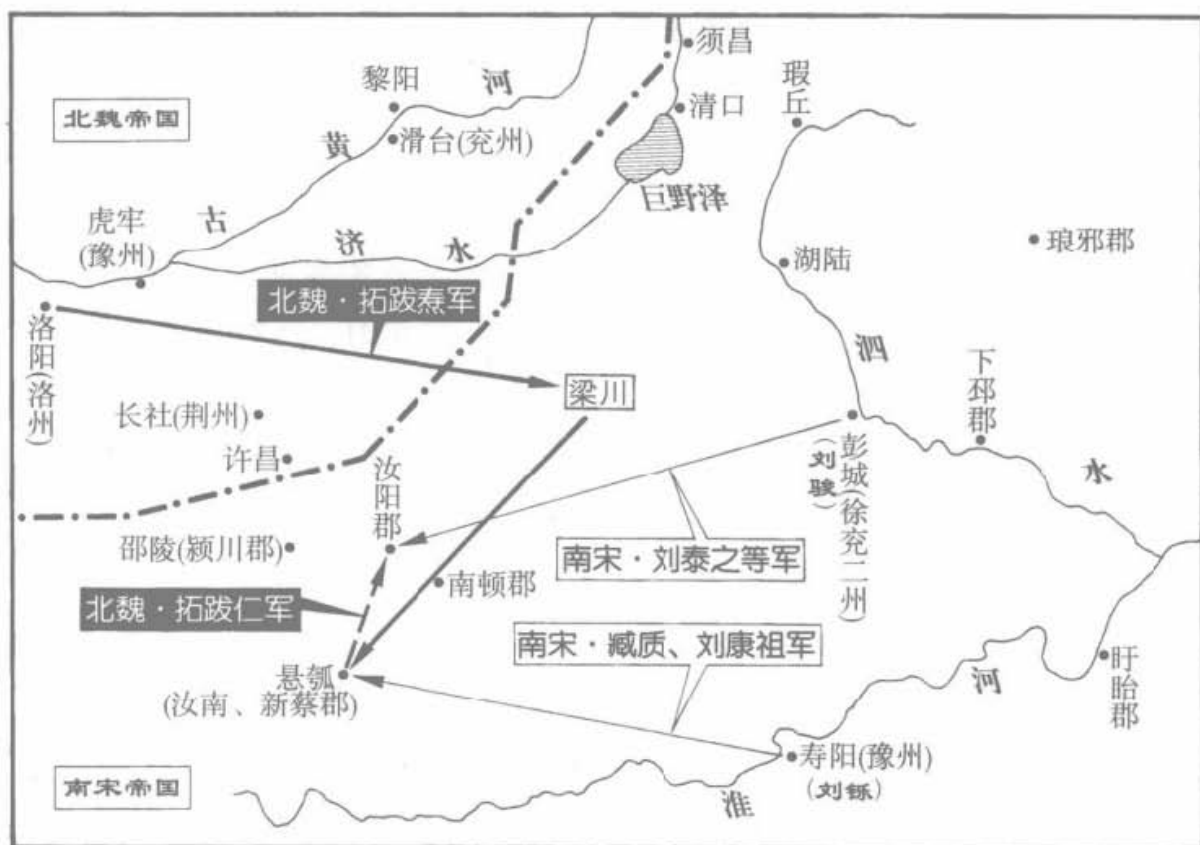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日,拓跋焘亲自率十万人步骑兵混合兵团,越过边界,深入南宋帝国,南宋任命的南顿郡(河南省沈丘县)郡长郑琨、颍川郡(侨郡,河南省郾城县东)郡长郑道隐,放弃城池,逃走。当时,豫州(安徽省)州长、南平王刘铄,镇守寿阳(安徽省寿县),派左军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左军行参军)陈宪,代理汝南郡郡长,保卫郡城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瓠,音hù)。悬瓠城战士不到一千人,拓跋焘把它团团围住。

三月,南宋帝国因全国抗战,减少内外文武官员俸禄三分之一。

北魏步骑兵混合兵团包围悬瓠,日夜不停地攻打,建立很多高楼,逼近城池射击,万箭齐发,势如倾盆大雨。南宋守城军,身背门板,到井上取水。北魏使用冲城车,抛出巨大铁钩,抓住城楼墙垛,猛烈拉动,悬瓠南城,遂被摧毁。陈宪在倒塌处再筑小墙,小墙外设立木栅拒马,继续抵抗。北魏军总攻,把护城的壕沟填平,发动人海战术,用肉体冲锋,像蚂蚁一样,攀登城墙。陈宪指挥将士,艰苦应战,尸首堆积得跟城墙一样高。北魏士卒踏尸而上,双方用短兵器肉搏,陈宪越战越勇,战士以一当百,杀死及杀伤北魏将士以万计算。南宋守城军,死亡也超过一半。

拓跋焘派永昌王拓跋仁,率步骑兵一万余人,裹胁在六郡中所掳掠的平民,北上驻屯汝阳(河南省商水县)。当时,南宋帝国徐州(州政府彭





五世纪·四五〇年二月至四月 北魏入侵河南

城) 州长(刺史)、武陵王刘骏, 镇守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南宋帝刘义隆派特别使节, 命刘骏出动骑兵, 带三天粮秣, 袭击北魏兵团。刘骏搜括一百华里以内人民所有的马匹, 搜括到一千五百匹, 分成五路: 命军事参议官(参军) 刘泰之, 率安北将军府(刘骏武职是安北将军) 骑兵副军事参议官(安北骑兵行参军) 垣谦之、屯垦区副军事参议官(田曹行参军) 臧肇之、民政副军事参议官(集曹行参军) 尹定、武陵王府左侍从官(武陵左常侍) 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 分别率领各人部队, 直接攻击汝阳。北魏军恐怕来自寿阳(安徽省寿县) 的援军, 想不到彭城(江苏省徐州市) 会发动攻击, 所以, 对东方毫无戒备。

三月丁酉日(三月辛酉朔, 没有丁酉), 刘泰之等奇袭, 击斩北魏军三千多人, 焚烧辎重, 北魏军四散逃走, 被俘虏的南宋士卒和人民, 乘机向东逃生。但北魏军侦察到刘泰之仅只一支孤军, 没有后继, 于是反攻。垣谦之首先撤退, 南宋士卒受到惊恐, 放弃武器, 四散逃亡。刘泰之被北魏军击斩, 臧肇之在河中溺死, 程天祚被北魏军俘虏。垣谦之、尹定、杜幼文, 包括士卒在内, 逃出来的只有九百余人, 马四百匹。

北魏帝拓跋焘围攻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四十二天, 南宋帝刘义隆,

派南平郡（湖北省公安县）郡长（内史）臧质，前往寿阳（安徽省寿县），会同安蛮保安司令部军政官（安蛮司马）刘康祖（镇守寿阳的南平王刘铄，兼安蛮保安司令【安蛮校尉】），共同率军增援悬瓠。拓跋焘派宫廷安全部长（殿中尚书）、任城公爵拓跋乞地真，率军迎战，臧质等斩拓跋乞地真。刘康祖是刘道锡的堂兄（刘道锡守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参考四四一年十一月）。

夏季，四月，拓跋焘解除悬瓠之围，率军撤退。

四月十三日，拓跋焘返抵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四月二十二日，刘义隆颁发赏罚令：安北将军、武陵王刘骏，贬号镇军将军；斩垣谦之；把尹定、杜幼文交付军械制造厂（尚方），罚作苦工；擢升陈宪当龙骧将军，兼汝南、新蔡二郡（郡政府同设悬瓠）郡长。

拓跋焘写信给刘义隆，警告说：

“从前，盖吴叛逆，扰乱关中（陕西省中部）、陇西（陇山以西）。你派人找到他，加以引诱（参考四四六年二月）。对男人赠送弓箭，对女人赠送耳环手镯。他们那些人不过用诈欺手段，勒索你的金银财宝，岂有距离这么远，却服从你的道理！你既然自称大丈夫，为什么不亲自前来夺取，却用贿赂引诱我国边陲人民？你下令说，凡是投奔到你那里的，免除七年田赋捐税，这明明是鼓励奸邪叛逆。我这次到你们国土上，掳掠人口的数目，比你从前引诱我们人口的数目，哪一个多？

“你假如还想保存刘姓家族的祖庙祭祀，应该把长江以北土地，全部割让给我，把所有武装部队，撤回长江以南，我会放弃江南，让你居住。不然的话，你就应该严格地命令你的军区司令（方镇）、州长（刺史）、郡长（守）、县长（宰），恭恭敬敬，准备饮食器具。明年（四五一年）秋天，我当前往夺取扬州（南宋帝国心脏地带京畿）。大势所趋，我不会放过你。从前，你北方勾结蠕蠕（柔然汗国），西方勾结赫连（胡夏帝国）、沮渠（北凉王国）、吐谷浑（吐谷浑汗国），东北勾结冯弘（北燕帝国）、高丽（高句丽王国）。而这几个国家，我都把它们消灭。以此推测，你怎么能够独存？

“蠕蠕（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吴提（五任敕连可汗）、郁久闾吐贺真（六任处罗可汗），全都死亡（郁久闾吐贺真仍健在）。我现在就要北伐，先铲除‘有脚’的贼寇（柔然汗国以骑兵为主，“脚”，指马）。你如果拒抗命令，明年（四五一年）秋天，我会亲去夺取；因你‘无脚’，所以不



先征讨。等我发动攻击的那一天，试问，你有什么办法？不管你挖掘壕沟坚守也好，兴建城堡阻挡也好，我反正是堂堂皇皇接收扬州（南宋帝国心脏地带京畿），不像你那样鬼鬼祟祟，搞一些小动作。你派来的侦探间谍，我已经生擒，而且放他回去，他看到了不少东西，你可以仔细盘问。

“你从前，曾派裴方明夺取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既已攻克（参考四四二年五月），却嫉妒他的勇敢和功劳，不能包容，如此良将，竟把他杀掉（参考四四三年七月），你这个蠢材，怎么有资格跟我较量？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常常打算跟我交战，我既不是白痴，又不是苻坚（前秦帝国三任帝），何必跟你硬拼（指苻坚当时自大）？我白天派骑兵包围你的基地，夜间则撤退到一百华里以外扎营。东吴（指南宋帝国）自然有夜袭那一套，可是，你招募的敢死队，前进不到五十华里，天色已亮，敢死队的人头，怎能不被我们砍下？

“你老爹（一任帝刘裕）时代的旧有臣僚，虽然年纪已老，但智略仍在。可是，已被你诛杀净光（指谢晦、檀道济等），岂不是上天有意帮助我？其实，活捉你并不需要动刀动枪，我这里有婆罗门教士，会念咒语，等他念咒之后，自有鬼魂上门，把你捆绑，送到我面前。”

南宋帝国高级咨询官（侍中）、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江湛，升任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江湛性格公正廉洁，跟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徐湛之，同时受南宋帝刘义隆宠信，时称“江徐”。

南宋帝刘义隆，准备反攻北魏帝国。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徐湛之、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江湛、彭城郡（江苏省徐州市）郡长王玄谟，全都赞成。只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今年已过了一半，请等到明年！”刘义隆说：“北方人民，受不了蛮虏（北魏帝国）的暴政迫害，反抗力量，不断兴起。军事行动延后一年，对他们的向心力，是一个打击，不可这么做。”

太子步兵指挥官（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反对，劝告说：“我们用步兵，敌人用骑兵，战斗力已不是他们的敌手。檀道济两度出军，都没有立功（四二三年四月，檀道济挺进到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四三一年二月，檀道济挺进到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到彦之一次攻击，也受到挫败撤退（参考四三〇年十一月）。现在，考察王玄谟等，能力并超不过前面两位将领；武装部队的壮大，也不如昔日，恐怕为帝国军队，再一次招来羞辱。”刘义隆说：“帝国大军两次失败，另有其他原因：檀道济不肯全力出



击，豢养盗匪，提高自己身价；而到彦之恰巧眼疾转重，影响他的谋略和作战。蛮虏（北魏帝国）所仗恃的，只有一项——马；可是今年夏季，各地大雨，河流畅通无阻，乘船北上，魏国（北魏帝国）碣磬（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守军，一定逃走；滑台（河南省滑县）只驻一小支部队，容易攻取。只要克复这两个城池，就利用敌人积蓄的粮秣，招抚人民，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他们自然都保不住。等到冬季初临，城池之间，互相连接，蛮虏的战马，如果越过黄河南下，立即就会被我们生擒活捉。”沈庆之仍坚持不可发动攻击，刘义隆命徐湛之、江湛和他辩论，沈庆之说：“治国好像治家，对于耕田种地，应问农奴；对于纺纱织布，应问婢女。陛下而今攻击一个强大帝国，却和不知道军旅的白面书生讨论，事情怎能成功！”刘义隆大笑。太子刘劭及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萧思话，也都劝阻，刘义隆都不接受。

北魏帝拓跋焘，听到南宋帝国将大举进攻消息，再一次写信给刘义隆，说：“我们两国，和好的日子，已经很久，想不到你却贪心不止，引诱我国沿边居民（指盖吴）。今年春季，我南下巡察，顺便看看我的那些逃亡客，驱逐他们回归祖国。现在，听说你打算亲自送上门来，假如你能走到中山（河北省定州市）、桑干河，就请随意行止，你来我不迎接，你去我不相送。假如你已厌倦你的国土，不妨来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定居，我也前往扬州（南宋帝国心脏地带京畿），双方不妨换换地方。你年纪已经五十岁，从来没有出过大门，虽然不是别人把你抱来——你自己已会走路，可是，你的心路历程，不过三岁小娃，比起我们生长马上的鲜卑人，你该是什么模样！没有多余的东西送给你，且送上猎马十二匹以及毛毡、药材等物。你远道而来，马力不足，可乘我送的马。水土不服害病，可吃我送的药。”

秋季，七月十二日，反攻战争爆发。刘义隆下诏北伐，说：“蛮虏（北魏帝国）近来虽然受到挫折（指攻悬瓠失败），但禽兽心肠，并没有改变。近来，河朔（华北大平原）、秦州（甘肃省南部）、雍州（陕西省中部）一带，汉人、少数民族，纷纷上疏，陈诉困苦，渴望拯救，秘密结合，等候帝王仁爱大军。芮芮（即蠕蠕，柔然汗国）也派使节，从小路南来，遥远地表达他们的诚心，誓言互相呼应。北伐的最好机会，正在今天。现在，命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宫步兵指挥官（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镇军咨议参军）申坦，率水上舰队，进入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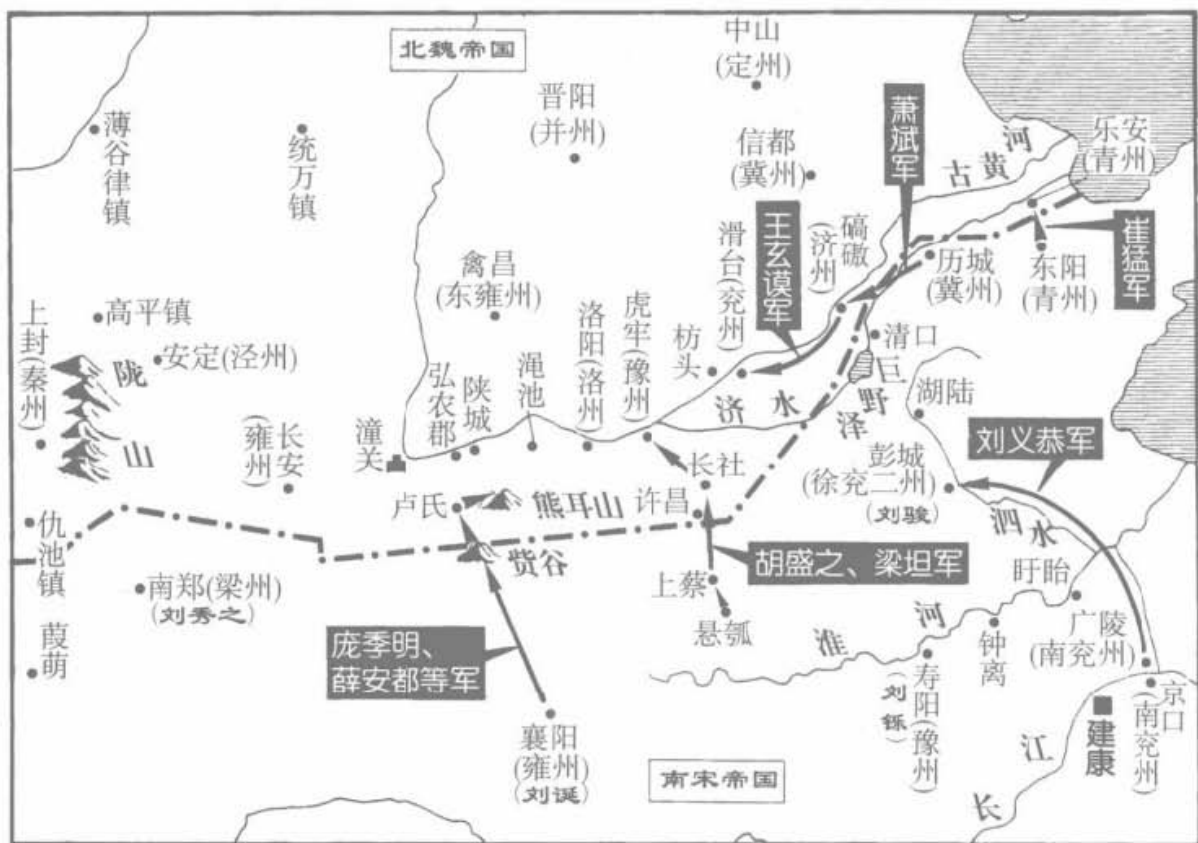


接受青、冀二州州长（刺史）萧斌（时驻东阳）指挥。再命太子左翼卫队司令（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指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徐、兖二州（州政府彭城）州长武陵王刘骏，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南平王刘铄，各率自己的部队，分别在东西两方，同时出发。梁、南秦、北秦三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刘秀之，骚扰汧（陕西省西部）、陇（甘肃省南部）。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担任北伐各路大军总司令。”申坦是申钟的曾孙（申钟事，参考三三四年十一月）。

当时，全国动员，亲王、公爵、王妃、公主，以及政府所有官员、州长、郡长，和富有居民，每人都捐出金银绸缎和其他杂物，呈献国库。又因兵力不足，再征召青州（山东半岛）、冀州（山东省西北部）、徐州（江苏省北部）、豫州（安徽省）、兖州（山东省西部）、南兖州（江苏省中部）——六个州所有青年，“三五发丁”（家有三人的，抽调一人；家有五人的，抽调二人），也可雇人代替出征。军令到达之后，给予十天时间，治装安家。沿长江五郡青年，在广陵（江苏省扬州市）集合；沿淮河三郡青年，在盱眙（江苏省盱眙县，盱眙，音 xūyí）集合。又招募全国马术精良、健步如飞，或会使用武器的壮士，都厚厚赏赐。主管单位又奏：军事费用及军用物资，都不充足；于是，刘义隆下令调查京畿（扬州，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南徐州（江苏省南部）、南兖州（江苏省中部）、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四个州中，家产满五十万钱的富家，或私财满二十万钱的和尚、尼姑，一律强行借贷四分之一，等到战事结束，即行归还。

建武将军府军政官（建武司马）申元吉，率军直指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

七月十七日，北魏帝国济州（州政府碭碭）州长（刺史）王买德，放弃州城，逃走。南宋青（州政府东阳）、冀（州政府历城）二州州长（刺史）萧斌，派将军崔猛，攻击乐安（山东省广饶县），北魏帝国青州（州政府乐安）州长（刺史）张淮之，也放弃州城，逃走。萧斌遂跟太子步兵指挥官（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进驻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命王玄谟进攻滑台（河南省滑县）。南宋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随王刘诞，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郡（侨郡）郡长庞法起，率军进攻弘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后军将军府野战军事参议官（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



五世纪·四五〇年七月 南宋帝刘义隆下诏北伐

年七十余，因为自己是关中（陕西省中部）豪族，请求准许他暗中进入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集结汉人和少数民族，刘诞同意。庞季明遂从赭谷（河南省卢氏县南）进入卢氏（河南省卢氏县）；卢氏县人赵难收容他，庞季明遂游说及煽动知识分子和乡民，响应他号召的人，风起云涌，薛安都等遂乘势过熊耳山（河南省卢氏县东）；柳元景率军，随后继续前进。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南平王刘铄，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胡盛之，从汝南（河南省汝南县）出发；梁坦从上蔡（河南省上蔡县）出发，攻击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北魏帝国荆州州长鲁爽，镇守长社（河南省长葛县），放弃城池，逃走；鲁爽是鲁轨的儿子（鲁轨，参考四一五年二月）。南宋帝国北伐军支队司令（幢主）王阳儿，攻击北魏豫州（州政府虎牢）州长（刺史）仆兰，击破仆兰军，仆兰逃往虎牢（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刘铄又派安蛮保安司令部军政官（安蛮司马）刘康祖，增援梁坦，进逼虎牢。

北魏帝国政府官员，听到南宋发动攻击消息，报告北魏帝拓跋焘，请求派军抢救沿黄河囤积的粮食和布匹。拓跋焘说：“现在，战马还没有养肥，天气还正在炎热，立刻反应，不会胜利。如果宋国（南宋帝国）不肯





停止，继续北进，我们不妨撤退到阴山，暂时躲避。鲜卑人本来就穿羊皮做的裤子，要绵布绸缎干什么？能拖到十月，我就不再忧虑。”

九月四日（南宋十月四日），拓跋焘率军南下，援救滑台（河南省滑县），命太子拓跋晃，驻军瀚海沙漠南，防备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入侵；又命吴王拓跋余，留守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

九月十三日（南宋十月十三日），北魏政府征集各州郡青年五万人，分配给各野战军。

南宋帝国北伐主谋、宁朔将军王玄谟，军队声势旺盛，武器精良，本是一支强劲的战斗部队，但王玄谟刚愎自用，贪得无厌，性情凶暴，喜爱诛杀。初围滑台时，城中多半都是茅屋，大家要求用火箭攻击（滑台是五世纪时重镇，仍满城茅屋，人民贫苦可知）。王玄谟说：“那些都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一下子烧掉？”而城中的北魏守军，立即把茅屋撤光，挖掘洞穴，转入地下。当时，沿黄河、洛水一带居民，都向南宋大军送缴粮秣；而手拿武器，成群结队，投奔南宋大军的青年，每天都有数千人。王玄谟不维持这些群众的原来组织，却把他们拆散，分别配属给自己亲信的将领。发给每家一匹布，作为慰劳，但命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于是民心全失。王玄谟围攻滑台数月，不能攻克，听到北魏援军就要抵达；部属请求建立车阵——用车辆作为墙堡，王玄谟不理。

冬季，十月七日（南宋闰十月七日），拓跋焘抵达枋头（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派关内侯、鲜卑人（代人）陆真，于深夜时分，暗中穿过南宋军重围，进入滑台，安抚守城军民，并且登上城墙，察看王玄谟阵营措施情形，再暗中出城，回报拓跋焘。

十月九日（南宋闰十月九日），拓跋焘渡黄河南下，大军号称一百万，战鼓如雷，天地震动，王玄谟肝胆俱裂，急行撤退。北魏军追击，屠杀一万余人，王玄谟部队几乎逃亡得一人不剩，丧失的军用物资及武器，堆积如同山丘。

之前，王玄谟派钟离郡（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郡长垣护之，率一百只小艇组成的舰队，充当前锋，占领石济（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位于滑台（河南省滑县）西南一百二十华里（二地航空距离二十七公里）。垣护之得到北魏军就要到达消息，飞函劝王玄谟发动猛攻，说：“从前，武皇（一任帝刘裕）围攻广固（南燕帝国首都，山东省青州市），死亡惨重（参考四一〇年二月）。何况今天的事，比那时更为紧急，怎么可



以考虑到士卒的生死疲惫，第一要务是攻克滑台，立即屠城。”王玄谟不接受。等王玄谟撤退，来不及通知垣护之，北魏军团把俘虏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链连起，连接黄河北岸两岸，一连三重，阻断垣护之退路。黄河水势湍急，垣护之把舰队驶到河中心，顺流而下，遇到封锁铁链，就用长柄大斧把它砍断，北魏军无法阻止，垣护之只损失一只小艇，其他安全返回。

南宋帝国青（州政府东阳）、冀（州政府历城）二州州长（刺史）萧斌，派太子宫步兵指挥官（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五千人，增援王玄谟。沈庆之说：“王玄谟的部队，士气低落，身体疲劳，而蛮虏（北魏帝国军）已经逼近，必须有数万人的兵力，才可以前进。五千人一支弱小部队，轻率应战，没有用处。”萧斌勉强他非出发不可，正巧，王玄谟逃回，萧斌要判处王玄谟死刑，沈庆之一再劝阻说：“拓跋焘威震天下，战斗部队，有百万人之多，王玄谟岂能抵挡！而且，诛杀战将，恰恰暴露自己的弱点，不是好的办法。”萧斌才停止。

萧斌打算坚守碯碯（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沈庆之说：“现在，青州、冀州，防务空虚，而我们坐在这里独守一座孤城，如果蛮虏（北魏帝国军）向东攻击，清水（济水）以东地区（山东半岛），不会再是帝国的领土。碯碯四面被围，朱修之守滑台一幕，恐怕再演（参考四三一年二月）。”正巧，南宋帝刘义隆诏书下达，不准萧斌撤退。萧斌再召集军事会议，各将领都认为应留下来固守。沈庆之说：“宫城外的国家大事，军事指挥官可以独断独行。诏书从遥远的京师（首都建康）颁发，不知道实地情况。阁下有一个范增（参考前二〇八年三月）却不能用，只坐在那里空谈，有什么意思！”萧斌跟在座的将领，忍不住同声大笑，说：“沈公，你可真有学问呀！”沈庆之厉声说：“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博古通今，可是，不像我用耳朵细心地学习。”萧斌遂命王玄谟驻防碯碯（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命申坦、垣护之驻防清口（山东省梁山县，汶水注入济水处），而亲自率大军，返回历城。（以上东战场）

闰十月，南宋帝国略阳郡（侨郡）郡长庞法起等各路人马，进入卢氏（河南省卢氏县），斩北魏帝国委任的县长李封，命赵难当卢氏县县长，由赵难率领他的部众，担任向导。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柳元景，从百丈崖（地望应在卢氏县南）随同大军，也进入卢氏。庞法起等遂进攻弘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

闰十月三十日，庞法起向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推进（以上西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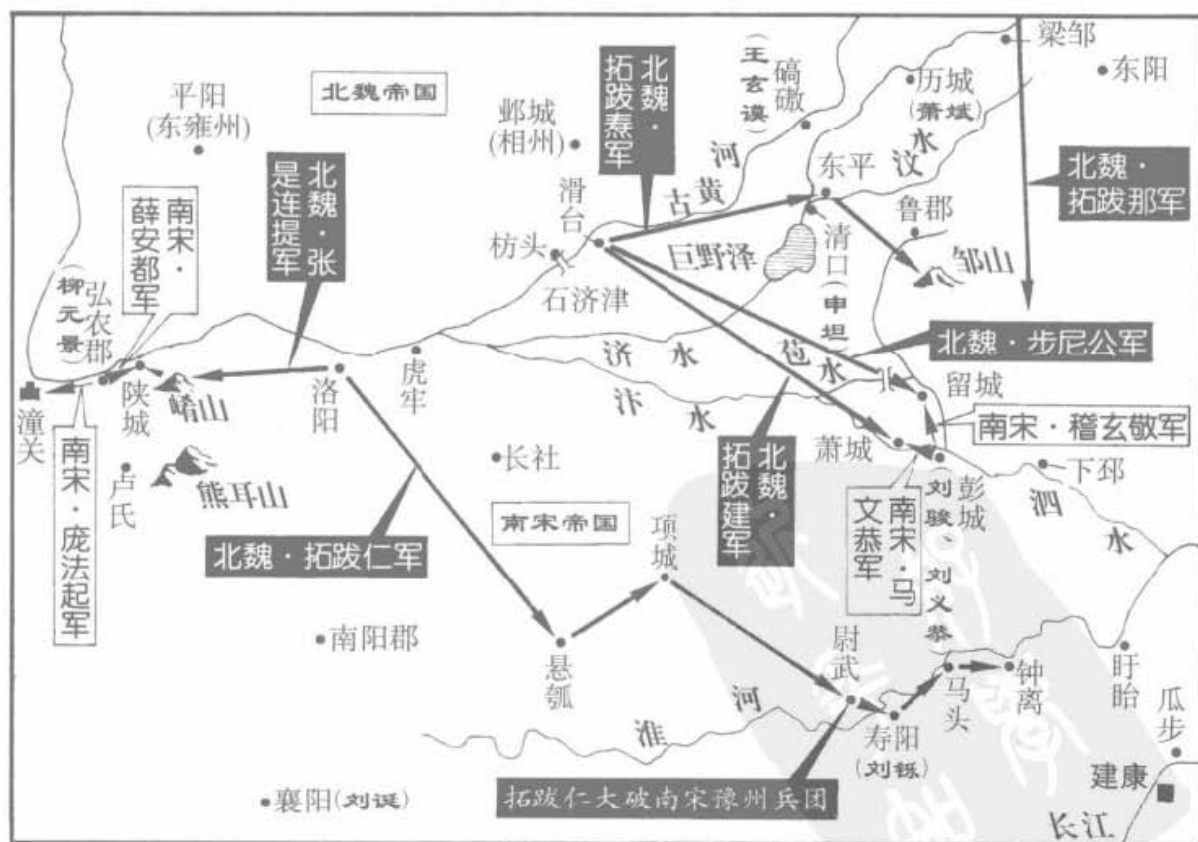




北魏帝拓跋焘，展开全面反攻，下令各路人马，同时出击：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攻寿阳（安徽省寿县），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长孙真攻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楚王拓跋建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高凉王拓跋那自青州（州政府乐安）攻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拓跋焘自己从东平（山东省东平县）攻邹山（山东省邹县东南）。

十一月五日，拓跋焘抵达邹山，生擒南宋帝国任命的鲁郡（山东省曲阜市）郡长崔邪利。拓跋焘看到嬴政（秦王朝一任帝）的歌功颂德的石碑，命人把它推倒在地（前二一九年，嬴政上邹山，刻石立碑，歌功颂德）。同时命人用太牢祭祀孔丘（太牢：猪、牛、羊各一只）。

北魏帝国楚王拓跋建，自清河（泗水上游）西进，驻军萧城（安徽省萧县）；将军步尼公，自清河（泗水上游）东进，驻军留城（沛县东南）。南宋帝国武陵王刘骏（徐兖二州【州政府彭城】州长），派军事参议官（参军）马文恭，率军增援萧城；江夏王刘义恭派带兵官（军主）嵇玄敬，率军增援留城。马文恭被北魏军击败，步尼公在中途遇上嵇玄敬，率军直向苞桥（泡河桥，江苏省沛县西），打算向清水（泗水上游）西撤退，沛



五世纪·四五〇年闰十月至十一月 北魏全面反攻

县人民纵火焚烧苞桥（泡河桥，江苏省沛县西），于深夜在树林中猛擂战鼓，北魏军认为南宋帝国主力军抵达，大为惊恐，争先跳入苞水（泡河，连接汴河与泗水）逃命，淹死的几乎有一半之多。（以上东战场）

南宋帝刘义隆下诏，任命柳元景当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郡长。柳元景命薛安都、尹显祖，率领庞法起等向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推进，柳元景则在后方征收粮秣捐税。陕城防守坚固，南宋各军围攻，不能攻克。北魏洛州（州政府洛阳）州长（刺史）张是连提，率战斗部队二万人，度过崤山险要，增援陕城。薛安都等在陕城南迎战，北魏军骑兵冲刺，南宋军无法抵抗。薛安都大怒，解下头盔，脱掉铠甲，只穿红色无袖汗衫，也除掉战马护甲。薛安都眼如铜铃，手持长矛，跨上坐骑，单人匹马，大声呐喊；往前突击北魏大军，矛锋所指，没有人敢挡；北魏军左右夹射，竟射不中。薛安都杀入复又杀出，杀出复又杀入，前后四次，杀伤北魏士卒，不可胜数。正巧日暮，南宋别动部队将领鲁元保，率军自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来援，北魏军才向后撤退。柳元景派副带兵官（军副）柳元怙，率步骑兵二千人，增援薛安都等，于深夜抵达，北魏军并不知道。第二天，薛安都在陕城西南列营，将军曾方平对薛安都说：“而今，强敌在前，坚城在后，正是我们死亡之日。你如果不前进，我阵前斩你；我如果不前进，你阵前斩我。”薛安都说：“好极，你说得对。”于是，南宋军和北魏军开始会战，疆场肉搏。柳元怙率军掠过南门，擂鼓呐喊，旌旗招展，杀奔而前，北魏军大吃一惊；薛安都奋不顾身，猛烈攻击，血流如注，凝结手肘，长矛折断，杀出换矛，再行杀人。南宋各路军，士气如虹，斗志高昂，自早晨酣战到黄昏，北魏军崩溃。南宋军斩北魏洛州（州政府洛阳）州长（刺史）张是连提，及将领土卒三千余人，北魏将士投入河沟而死的非常多，投降的二千余人。第二天，柳元景赶到，责备投降的人说：“你们本是中国人，而今却替胡虏（北魏帝国）效力，直到打败才投降，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异口同声回答：“胡虏（北魏帝国）压迫人民到沙场作战，迟出来的全族屠灭，用骑兵在背后驱逐我们这些步兵，没有作战，已先被格杀，这是将军亲眼看到的。”各将领打算把投降的士卒全部屠杀（听了他们的陈述而竟然仍起杀机，这些将领，不过一群畜生），柳元景说：“而今，王师北上，当使仁爱的声音，为我们开路。”下令释放，让他们回家，大家欢呼万岁而去。

十一月八日，南宋军攻克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



庞法起等进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北魏驻军司令（戍主）娄须，放弃城池，逃走；庞法起遂占领潼关。关中（陕西省中部）民间英雄豪杰，风起云涌，纷纷背叛北魏帝国，四山（关中地区四面都是山）羌民族或匈奴民族（他们依山居住），都表示归附。但南宋帝刘义隆认为：王玄谟在东方战场败退，北魏军南下，深入国境，柳元景等不应该孤军独进，于是，下令班师。柳元景命薛安都担任后卫，率军返回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刘义隆任用柳元景当襄阳郡郡长。（以上西战场。）

北魏帝国永昌王拓跋仁，攻击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项城（河南省沈丘县），攻克。南宋帝刘义隆，恐怕北魏大军攻击寿阳（安徽省寿县），命豫州（州政府寿阳）安蛮保安司令部军政官（安蛮司马）刘康祖回军。

十一月十七日，拓跋仁率骑兵八万人，南下追击刘康祖，追到尉武（安徽省寿县西北），追及。刘康祖兵力八千人，副带兵官（军副）胡盛之，建议靠山扎营，走小路赶向寿阳（安徽省寿县），刘康祖大怒说：“我们遥远地前进到黄河，搜索敌人（北魏帝国军），搜索不到。现在敌人自己送上大门，怎么反而逃避！”遂结成“车阵”继续前进，下令军中：“回头逃走的，砍下人头；移脚后退的，砍下双足！”北魏军团四面八方攻击，南宋战士，誓死抵抗，自早晨苦战到下午，击斩北魏军一万余人，血流成河，淹没脚踝。刘康祖身受十处创伤，而斗志更为高昂。北魏军把部队分做三个梯次，用车轮战术，三分之二的人休息，三分之一的人作战。逐渐，天色黄昏，风势强劲；北魏军用骑兵驮草，采用火攻，刘康祖随毁随补，忽然飞来一支流箭，贯穿刘康祖颈项，从马上栽下，身死；残余部队群龙无首，不能再战，霎时瓦解。北魏军追击阻截，几乎屠杀罄尽。

南宋帝国南平王刘铄，命左军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左军行参军）王罗汉，率三百人驻防尉武（安徽省寿县西北）。北魏军突然大量涌到，大家打算逃到附近矮林中躲避自保，王罗汉认为上级命他据守尉武，不肯离开岗位。北魏军发动攻击，生擒王罗汉，用铁链锁住脖子，交给警卫指挥官（三郎将）看守。王罗汉乘夜袭击警卫指挥官，敲碎警卫指挥官头颅，抱住铁锁，逃到盱眙（江苏省盱眙县。盱眙，音 xūyí）。

北魏永昌王拓跋仁，进逼寿阳（安徽省寿县），纵火焚烧，劫掠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宋南平王刘铄（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登城固守。

北魏兵团占领萧城（安徽省萧县），距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十余华

里。彭城驻防的南宋边防军，数量虽多，但粮草不足。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打算放弃彭城，返回南方。安北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认为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兵力少而粮草多，打算采取“函箱车阵”（用武装战车在两翼同步前进），用精锐部队，夹道护送两位亲王（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和两位王妃及女儿，北上历城（山东省济南市）；而交付一部分军队给军事总监（护军）萧思话，留守彭城。但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秘书长（太尉长史）何劭，却建议放弃彭城，全体军民，投奔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再乘船由海路南下，返回京师（首都建康）。刘义恭逃走的意志非常坚决，但在这两个方案中，采取哪个方案，高阶层会议讨论了一天，都没有决定。安北将军府秘书长（安北长史）兼沛郡（郡政府设萧城）郡长张畅说：“如果历城、郁洲能够到达，我怎么敢不高声赞成！而今，城中粮食缺乏，人民日夜渴望四散逃命，只因城门紧闭，关卡森严，不能出城而已。一旦出城，大家一定逃跑一空，我们想去的目的地，怎么能够走到？目前，粮食虽然不多，短期之内，还不至于吃完，岂有舍弃万安之地，而走危亡之路的道理。如果一定听从他们的计策，我要用脖子上的血，污染大王的马蹄。”武陵王刘骏也对刘义恭说：“阿叔，你既然是全军最高统帅，要走要留，我不敢多话。可是，我身为彭城一城之主（刘骏是徐、兖二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却弃城逃生，实在没有颜面再在政府工作，我要跟彭城共存亡，张秘书长（张畅）的话，不可不听。”刘义恭遂停止。

十一月二十六日，北魏帝拓跋焘，抵达彭城，在戏马台（彭城南）上设立行宫，俯眺彭城，观察城中动静。

南宋帝国军事参议官（参军）马文恭，在萧城（安徽省萧县）溃败时，小队长（队主）蒯应，被北魏军俘掳；拓跋焘派蒯应到彭城小市门，向守军索取美酒和甘蔗。武陵王刘骏全数给他，并顺便请拓跋焘用骆驼作为回报。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拓跋焘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李孝伯，到彭城南门，送给刘义恭貂皮大衣，再送给刘骏骆驼及骡子，说：“我家皇上，问候安北将军（刘骏武职），可以出城相见。我并不打算攻击此城，你们何必劳苦将士，戒备得如此辛苦。”刘骏派张畅出城跟李孝伯会面，对李孝伯说：“安北将军（刘骏）问候皇上，很希望能常常相见，只因为做一个臣属，不能跟外国人建立友情，因此难以抽出短暂时间。军事戒备，是







沿边城镇常做的事，只要人民平安，虽然辛劳，也无怨恨。”拓跋焘索取广柑、橘子，又借赌博用的赌具，南宋守军全都送出。北魏军再送来毛毯，以及九种盐和胡豆豉（《魏书·李孝伯传》：“李孝伯推荐他送的九种盐，说：‘白盐、食盐，皇上所食；黑盐，研成粉末，用酒冲下，可治肚胀；胡盐，治眼痛；戎盐，治疮痛；其他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不能食用。’”后四种可能当药用或拌入牲口草料。豉，音 chǐ。“胡豆豉”，合乎少数民族口味的“豆豉”，是一种盐腌的豆）。又借乐器，刘义恭回答说：“身在军旅，没有带这些东西。”李孝伯问张畅说：“我们正在谈话，你们为什么匆匆关闭城门，拉起吊桥？”张畅说：“两位亲王（刘义恭及刘骏）因贵国大军扎营还没有稳固，将士疲劳。恐怕城中精锐武装部队十万人之众，不能忍耐，轻率出击；可能跟贵国大军，互相践踏，所以才闭城断桥。等待贵国军队休养一段时间，士饱马腾，然后共同清扫沙场，指定日期会战。”李孝伯说：“客人以礼相待，会战日期，由主人决定。”张畅说：“昨天大批客人逼近城门，看不出以礼相待。”此时，拓跋焘派的另一位使节，抵达城下，说：“向总司令（太尉刘义恭）、安北将军（刘骏）问好，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两方面的感情，虽不能尽善尽美，但你们也应该看看我是高是低？是老是少？观察观察我的为人！如果左右助手不能派，派个低级军官来也行。”张畅以两位亲王（刘义恭及刘骏）的名义回答，说：“贵国皇上（拓跋焘）的形象和才能，从两国来往的使节口中，早就有具体印象。李执行官（尚书李孝伯）又亲自传达皇命，不担心不能彼此了解，所以没有再派使节。”李孝伯又说：“王玄谟不过一个庸才，你们怎么交给他如此重大的任务（指北伐北魏帝国），以致招来失败逃亡？自进入你们边境七百余华里，当主人的（指南宋帝国政府）竟连一次像样的迎战行动都没有。邹山（山东省邹县东南）险要，是你们的屏障，前锋刚刚接触，崔邪利（鲁郡郡长）就吓得躲到山洞石穴里，将领们抓住他两脚，倒拖出来，我们皇上饶他一命，现在随我们军队来到这里。”张畅说：“王玄谟只是敝国一个偏将，根本谈不上人才，不过用他在前面跑跑路。只因主力大军没有及时赶到，而黄河已经冰封，王玄谟乘夜班师，兵马发生错乱而已。崔邪利被俘，对我们有什么损失？贵国皇上亲率数十万大军，只不过制伏一个崔邪利，有什么值得夸口的！深入我国国土七百华里，没有遇到抵抗，这正是我们总司令（太尉刘义恭）的神机妙算和镇军将军（刘骏）的圣明谋略，军事机密，不能相告。”李孝伯说：“我们皇上不会包围



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但会亲率各路人马，直接攻击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南方大事如果办妥（指攻陷南宋首都建康），彭城用不着包围；如果不能胜利，我们也不需要彭城，今天当南下喝长江的水，用来解渴。”张畅说：“要去要留，你自己决定，如果胡虏在长江饮水，简直没有天理。”之前，有童谣说：“虏马喝长江水，佛狸在卯年死。”（佛狸是拓跋焘乳名，明年【四五一年】是“辛卯年”。）所以张畅有这种反应。张畅容貌庄严，言语文雅，李孝伯跟他的左右随从，都为之叹息。而李孝伯也滔滔雄辩，见识深远。告辞时，对张畅说：“秘书长（长史）自己保重，相距只有几步，却不能握手言欢！”张畅说：“你也自己保重，希望早日天下太平。你如果能回宋国（南宋帝国），今天可是相识开始。”（以上东战场）

南宋帝刘义隆擢升杨文德当辅国将军（杨文德免官撤爵事，参考前年【四四八年】正月），率军从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向西出发，进入北魏帝国边境，汧（陕西省西部）、陇（甘肃省南部）一带，立刻发生骚动。杨文德同族氐人杨高，率阴平（甘肃省文县）、平武（四川省平武县）氐民族部落，武装抵抗。杨文德攻击，斩杨高；阴平、平武，全部平定。梁、南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刺史）刘秀之，命杨文德讨伐啖提（今地不详）氐部落，不能攻克，刘秀之遂逮捕杨文德，送往荆州（州政府江陵）；而命杨文德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杨头，驻军葭芦（甘肃省武都县东南）。（以上西战场）

北魏帝拓跋焘，攻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不能攻克。

十二月一日，拓跋焘放弃彭城，率大军南下，派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鲁秀，攻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高凉王拓跋那，攻击山阳（江苏省淮安市）；永昌王拓跋仁，攻击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沿途奸淫烧杀，经过的村庄，全部摧毁，所有城池，听到北魏大军要来，立刻溃散，人民四处狂奔逃命。

十二月三日，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戒严。

十二月四日，北魏军抵达淮河。

南宋帝刘义隆，派辅国将军臧质，率一万人北上，增援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走到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北魏帝拓跋焘，已渡过淮河。臧质派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据守东山（盱眙县东南）；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守前浦（盱眙境）；臧质则据守城南。



十二月十日，北魏燕王拓跋谭，攻击据守东山的胡崇之等，三个阵地全被击破，臧质不敢援救。臧澄之是臧焘的孙儿（臧焘，参考四〇四年三月）。毛熙祚是毛修之的侄儿（毛修之被胡夏生擒，参考四一八年十一月）。当天（十二月十日）夜晚，恐怖抓住南宋士卒，臧质大营霎时崩溃。臧质抛弃輜重武器，率领残余下来的七百人，投奔盱眙。

最初，盱眙郡郡长沈璞接任郡长时，北伐大军前锋司令官、宁朔将军王玄谟，正在围攻滑台（河南省滑县），长江、淮河，一片升平。沈璞认为，郡城位于四面八方必经的要道，十分重要，乃加强城墙工程，挖深环城壕沟，积蓄财力粮秣，储备石头利箭，准备一旦被包围时应用，属官们认为他大惊小怪，中央政府也认为他小心过分；等到北魏大军南下，郡长、县长纷纷放弃城池人民，仓皇逃走。有人劝沈璞最好也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沈璞说：“胡虏（北魏帝国）如果看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城，不加理会，我们怕什么？如果一定要用人海战术攻城，这正是我报国之时，也是各位封侯之日，为什么要逃？你们可曾经看见，数十万大军聚集在一个小城之下，而不失败的？昆阳（河南省叶县）、合肥（安徽省合肥市）的往事，就是明显的例证（王寻百万大军败于昆阳，参考二三年六月，诸葛恪二十万大军败于合肥，参考二五三年五月）。”人心稍微安定，沈璞集结精兵，有两千人，说：“这就够了。”不久，臧质前来投奔，僚属们对沈璞说：“胡虏（北魏帝国）如果不来攻城，我们就用不着那么多人；如果攻城，城里也只能容纳现有的兵力。地小人多，很少不发生事端。而且，敌人多，我们人少，人人皆知。如果臧质的部队能够击退敌人，保住城池，功劳就不全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要撤退回京（首都建康），双方争夺輜重、争夺船只，必然弄得互相攻击，恰恰带给我们伤害。不如关闭城门，拒绝接受。”沈璞叹息说：“胡虏不能破城，我敢向各位保证。撤退的计划，早已不谈。胡虏的凶暴，自古到今，从来罕见，屠杀毒害的悲苦，大家亲眼看到，其中最幸运的，也不过是被赶到北方当奴隶、婢女。臧质虽然是乌合之众，难道不怕这些。所谓：‘同船共渡，北方匈奴人跟南方越人，是一条心。’正是指此。我们的兵多，胡虏退得快，我们的兵少，胡虏退得慢，我们怎么可以为了独占这份功劳，而让胡虏延长停留！”乃大开城门，收容臧质。臧质看到城中准备充实，大喜过望，部众都喊万岁；臧质遂跟沈璞共同守城。

北魏帝国向南宋帝国发动复仇性的反攻，南下深入南宋国土，从不携

带粮食，全靠打家劫舍。可是，等渡过淮河，恶声远播，南宋人民纷纷逃走躲藏，北魏军开始抢不到粮食，人马饥饿困乏；听到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存有粮秣，打算将来撤退回国时，攻破盱眙，作为北返军粮。所以，击败胡崇之后，即行进攻盱眙，仅作一次试探攻击，无法攻克后，就命将领韩元兴，率数千人在盱眙城外扎营，先行锁定盱眙。北魏帝拓跋焘亲率大军，直向东南，盱眙遂得以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更行增强防御工事。

十二月十五日，拓跋焘抵达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拆毁人民住宅，砍伐竹苇，建造小筏，声称南渡长江。建康（南宋首都，江苏省南京市）震动恐惧，人民挑着担子站在那里，只等北魏大军渡江，便拔腿逃走。

十二月二十七日，建康进入紧急状态，南宋中央政府动员首都建康特别市（丹阳郡）境内所有青年，以及亲王、公爵以下的子弟，全部入伍从军。南宋帝刘义隆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刘遵考等，率军分别防守沿长江渡口及险要；长江舰艇巡逻，上自于湖（安徽省当涂县南），下到蔡洲（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长江中小岛），江上船舰排列，沿岸营阵相连，自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到暨阳（江苏省江阴市），长达六七百华里（二地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太子刘劭出京，镇守石头（建康城西北），全权指挥水上舰队；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徐湛之，镇守石头所属仓城；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江湛，兼中央禁军总监（兼领军军事），军事措施，全部委他裁决。

刘义隆登石头城远眺，脸上呈现沉重忧虑，对江湛说：“当初决定北伐时，赞同的人本来很少（只有江湛、徐湛之二人），现在军士、人民，辛劳怨苦，不得不感到惭愧。为大家招来灾难，是我的过失。”又说：“檀道济如果仍在，岂能让少数民族战马，到这里猖獗！”刘义隆又登幕府山（建康城北）观察形势，下诏悬赏购买拓跋焘和北魏亲王、公爵的人头，承诺加封爵位，赏赐金银绸缎。同时派人把野葛制成的毒酒，放到荒村空屋之中，打算毒死北魏将士，但都没有发生作用。

北魏帝拓跋焘，开凿瓜步山（江苏省六合县东南长江畔），兴筑盘旋山道，在山上设置游牧部落冬季专用的毛毡篷帐。拓跋焘不饮河南（黄河以南）的水，而用骆驼背负河北（黄河以北）的水，随军行动。派人送给南宋帝刘义隆礼物：骆驼、名马，并要求和解，以及两国皇家缔结婚姻。刘义隆派“奉朝请”（特准参加御前会报）田奇，送给拓跋焘奇果异味。拓跋焘看到广柑，拿起来就吃，并斟出“酃酒”（湖南省衡阳市东南七公里



314



### 三、瓜步之役

四五一年，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皇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本年四十四岁），在瓜步山（江苏省六合县东南长江畔），集合全体文武官员，依照各人功劳的大小，分别封爵升官。北魏大军沿长江北岸，燃起烽火，南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太子左卫率）尹弘，报告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本年四十五岁）说：“胡虏（北魏帝国军）如此举动，一定撤退。”

正月二日，北魏军掳掠裹胁占领区内的居民，焚烧村庄住宅，向北而去。

南宋帝国江夏王刘义恭，认为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无法守御，遂命王玄谟放弃碭碭，退回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北魏军追击王玄谟，不断挫败王玄谟军，遂收复碭碭。

最初，南宋帝刘义隆听到北魏军将大举南下消息，命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郡长刘怀之，先行焚烧城内所有官房民舍和水上船只，把居民全体迁到长江以南。山阳郡（江苏省淮安市）郡长萧僧珍，把乡村居民，全部集中郡城；中央政府军运往盱眙（江苏省盱眙县）或滑台（河南省滑县）的粮秣、武器，道路不通，不能前进，都停留在山阳（江苏省淮安市）。萧僧珍把附近池塘，全储满了水，准备北魏军到时，即决开池塘，水灌北魏军营。北魏军撤退途中，经过山阳，不敢停留，而直接进攻盱眙（音 xūyí）。

北魏帝拓跋焘向盱眙守将臧质索取美酒，臧质撒泡尿在瓶子里送出去，拓跋焘火冒三丈，兴筑长墙，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衔接成功，把盱眙密密包围。用东山（盱眙城东南）的泥土沙石，填平壕沟，在君山（即军山，盱眙城东北三公里）建立浮桥，切断盱眙水陆退路。拓跋焘写信给臧质说：“我现在派出的攻城部队，都不是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人跟匈奴人，城南是氐人跟羌人。如果丁零人死光，正可以减少常山郡（河北省正定县）、赵郡（河北省高邑县）蠡贼（四世纪时，丁零部落南迁至华夏的人民，都活动于太行山东麓一带【参考三三〇年六月】，不断出来抢掠）；匈奴人死光，正可以减少并州（山西省中部）蠡贼。氐人羌人死光，正可以减少关中（陕西省中部）蠡贼（前秦帝国及后秦帝国时，氐人羌人大量移入关





中)。你杀掉他们，对魏国（北魏帝国）可是最大贡献。”臧质回复一信，说：“看到大札，完全洞悉你的奸诈。你仗恃你的四条腿（指骑兵），不断侵犯我们边界。王玄谟在东方败退（参考去年【四五〇年】十月），申坦在西方逃散，可知道什么缘故？你难道没有听说过那句童谣（参考去年【四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只因‘卯年’（本年【四五一年】）还没有到，所以两路兵马，特别引导你走上‘饮水长江’道路。冥冥中已经注定如此，不是人力所能避免。我奉命把你消灭，本来要到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可是行军没有多远，就遇到你亲自前来送死，我怎么肯饶你一命，让你回桑干河逍遥享福（北魏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位在桑干河上游流域）！你如果三生有幸，当被乱兵所杀；如果倒霉，就会被我们生擒活捉，铁链套住脖子，用一头毛驴驮到背上，一直押送首都建康。我本来不打算全尸，如果天地神祇无灵，被你击败，那么，随你割成小块，研成粉末，屠杀、撕裂，都不足以报答帝国（南宋帝国）。你的知识、智能，以及所有的兵力，怎能超过苻坚（前秦帝国三任帝）！现在，春雨已经开始，我们各路大军，就要集合。你只管专心攻城，千万不要轻易逃走。粮食不够，随时通知，当开仓相赠。你送的刀剑，已经到手，不知道什么意思？打算让我腰斩你是不是？”拓跋焘气得发抖，制造一张铁床，刀尖锥尖朝上，说：“破城之日，捉住臧质，教他坐到上面。”臧质又发布文件，告诉北魏士卒，说：“通知胡虏（北魏帝国）中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佛狸（拓跋焘乳名）给我信上，对你们如此如此。你们本是华夏人民，为什么自我毁灭，怎么不知道转祸为福！”并重申中央政府的悬赏（参考去年【四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砍下佛狸（拓跋焘乳名）人头，封万户侯爵，赏赐绵布、绸缎各一万匹！”

北魏军开始攻城，用钩车钩住城楼，南宋军用铁环制成巨链，拴住城楼，再用数百人，高呼狂叫，拉住铁环巨链，钩车既拉不倒城楼，又无法后退。入夜之后，守城军敢死队坐在木桶中，从城上缒下，砍断铁钩，俘获钩车。第二天一早，北魏军改用冲车攻城，可是城墙坚硬，冲车每次冲撞，不过撞下数升泥土。北魏军遂用人海战术，肉搏攀登，分成梯次，轮番而上，士卒从城上跌下，起身再往上爬，至死不退，死伤约有一万人，尸体跟城头一样高。如此猛烈攻击三十天之久，不能攻克。正巧，北魏军中瘟疫传染，疾病流行，又有人报告拓跋焘：南宋政府已派海军舰队，由东中国海进入淮河；而且又命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守军，切断北魏军退路。



二月一日，拓跋焘焚烧攻城武器，撤退。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将士打算追击，沈璞说：“我们的人数不多，虽然可以守城，却不可以出战。但我们仍要整顿船舰，做出要北渡淮河的模样，催促他们快走，实际上不能真的北渡淮河。”

臧质认为沈璞是一城之主，请沈璞发布战胜消息，向中央呈递捷报。沈璞坚决辞让，把功劳全归臧质。南宋帝刘义隆听到，对他更是嘉许。

北魏大军经过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南宋江夏王刘义恭（北伐大军总司令）紧张过度，不敢出战。有人报告：“胡虏（北魏帝国）裹胁南方人一万余口，晚上住宿安王陂（今地不详），距城只有数十华里。今天追击，还可以全部救回。”各将领都要求出动，刘义恭禁止不准。第二天，中央使节抵达，南宋帝刘义隆下令刘义恭全力追击。可是，北魏大军已走得很远。刘义恭乃派镇军将军府军政官（镇军司马）檀和之，直指萧城（安徽省萧县）。北魏大军先得到情报，把他们所裹胁的一万余南宋平民，全部屠杀，然后北返。只程天祚（参考去年【四五〇年】三月）逃回。

北魏大军共攻破南兖（江苏省中部）、徐（江苏省北部）、兖（山东省西部）、豫（安徽省）、青（山东半岛）、冀（山东省西北部）六州，南宋人民死亡、残伤的，无法计数。北魏对所遇到的南宋青年，立即斩首或拦腰砍断，对所遇到的婴儿，则用铁矛贯穿，然后舞动铁矛，使惨叫的婴儿在上面盘旋，作为欢乐游戏（妇女的遭遇如何，没有报道，但可想而知）。所经过的郡县，烧杀一光，赤地千里，不剩寸草。春季时节，燕子回来，没有房舍可栖，只好在树林中筑巢。北魏士卒、战马，死伤也超过一半，鲜卑人都有怨言。

南宋帝刘义隆每次派遣将领作战，都要交付他所拟订妥当的作战计划；甚至会战的日期，都要等待他的指令决定。因之，将领们都犹豫彷徨，不敢自己做主。同时，所征召的非正规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战胜时争先前进，战败时一哄而散。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失败。从此，全国萧条，“元嘉时代”没落（“元嘉时代”，参考四三八年十二月）。

二月十九日，刘义隆下诏，赈济受到敌人残害的各郡县人民，免除田赋捐税。

二月二十日，贬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义恭，当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二月二十四日，北魏帝拓跋焘，渡黄河北返。

二月二十七日，南宋帝国贬镇军将军、武陵王刘骏，当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

二月二十八日，南宋帝刘义隆，前往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本日，解除戒严。

三月十五日，北魏帝拓跋焘，返抵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在皇家祖庙，设下祭祀酒席，向祖先报告这次征伐经过，把裹胁来的南宋人民五万余家，分别安置京畿（首都平城近郊）地区。

最初，北魏帝拓跋焘北返时，经过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派人告诉守军：“粮食吃完，暂且回去，等你们小麦成熟，我会再来。”而现在，小麦就要成熟，江夏王刘义恭恐怕拓跋焘真的兑现，打算把小麦全部割光，把乡村农民，全部集合城里。镇军将军府机要军事参议官（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说：“胡虏（北魏帝国）不来，用不着这个办法，也可以自卫。胡虏如果再来，用这个办法，也行不通。人民关闭在小小的内城，饥饿已久（指北魏军南下时，坚壁清野情形），现在春暖花开，他们正在采摘野菜，勉强果腹，一旦再被集中，只要一进城门，就会立刻饿死。人民知道一定饿死，如何能够控制？胡虏一定要来的话，等他们来了，再割麦不晚。”在座的人一片沉默，没有人敢说话。秘书长（长史）张畅说：“王孝孙的话，实在有理。”徐州州政府收发官（典签）董元嗣，坐在武陵王刘骏（徐、兖二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身旁，进言说：“王孝孙的意见，不能改变。”总务官（别驾）王子夏说：“这种见解，果然不错。”张畅举一下手版，报告刘骏说：“我打算命王孝孙弹劾王子夏。”刘骏说：“王子夏出了什么事？”张畅说：“收割麦田，强迫人民迁移，都是重要的决策，一个地区的平安或危险，就看这次决策是不是恰当。王子夏身为幕僚官的首长（在州政府中，秘书长【长史】之下，总务官【别驾】地位最高），从没有表示过意见，等到听见董元嗣那么说，却立刻满脸笑容，顺口赞成，这种马屁精，怎么能为长官做事！”王子夏、董元嗣都大感惭愧。刘义恭的主张，遂被打消（“收发官”官位很低，“总务官”官位很高，王子夏不附和王孝孙，而附和董元嗣，可看出收发官【典签】势力正迅速膨胀，在南北朝时代初期，收发官【典签】角色，奇异而血腥）。

最初，晋帝国时代，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鲁宗之，投奔北魏帝国（鲁宗之投奔后秦帝国，参考四一五年五月；后投奔北魏帝国，参考四一七年九月）。他的儿子鲁轨，当北魏荆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



省长葛县】）州长，封襄阳公爵，镇守长社（河南省长葛县），一直盼望回到南方。只因当年杀过刘康祖的老爹刘虔之和徐湛之的老爹徐逵之（参考四一五年二月），所以不敢南下。鲁轨逝世，儿子鲁爽继承老爹官爵。鲁爽从小就有武略才干，跟老弟鲁秀，深受北魏帝拓跋焘的宠信，然而不久，兄弟二人都被指控犯罪，拓跋焘盘问他们，并予斥责（《宋书·鲁爽传》：鲁爽酗酒生事，鲁秀在调查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一件谋反案后，因忽然害病，延误回京【首都平城】时间）。鲁爽、鲁秀恐怕终有一天，会受到诛杀。所以，当随从拓跋焘自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班师途中，走到湖陆（山东省鱼台县东南）时，报告拓跋焘说：“奴才（鲁爽自称）跟南方（南宋帝国）有深仇大恨，每次发生战争，我都恐惧灾祸延及到祖先坟墓（鲁爽祖坟在长社【河南省长葛县】），请准许我们把祖先灵柩，护送到首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安葬。”拓跋焘允许。鲁爽到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后，击杀北魏驻防军数百人，率领自己的私人军队，以及愿意追随的部众一千余家，投奔汝南郡（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夏季，四月，鲁爽派鲁秀前往寿阳（安徽省寿县），上书给南宋帝国南平王刘铄（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请求投降。南宋帝刘义隆接到报告，大为欢喜，任命鲁爽当司州（河南省东南部）州长，镇守义阳（河南省信阳市）；鲁秀当颍川郡（邵陵，河南省郾城县东）郡长，其他弟弟以及侄儿，全都任官封爵，赏赐厚重。北魏帝国摧毁鲁爽家族坟墓。

南宋帝国太子宫总管（詹事）徐湛之，认为中央为了帝国长远利益，对归降的人（指鲁爽、鲁秀等）特别优待，不敢强调私人的怨恨（指杀父之仇）。于是请求辞职，回归故乡。刘义隆不准。

四五二年，春季，三月，南宋帝刘义隆，听说北魏帝拓跋焘逝世，再度准备北伐，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鲁爽等，更是赞成。刘义隆征求文武官员的意见，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淮河、泗水各州（指青州、冀州、徐州、兖州、司州、豫州），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不应该轻率行动。”刘义隆拒不接受。何偃是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的儿子。

夏季，五月十九日，刘义隆下达总攻击令，诏书上说：“暴虐的胡虏（指拓跋焘）穷凶极恶，古今难寻。我们还没有挥动刀斧，他已受到上天诛杀。拯救快要淹死的人，扫荡世间污秽渣滓，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下令骠骑将军府、最高监察署（司空府），各率部属，东西呼应（江夏王刘义



恭，武职骠骑将军，镇守盱眙【江苏省盱眙县】；南樵王刘义宣，被擢升当最高监察长【司空】，镇守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凡是起义立功，回归祖国人士，依他的功劳，分别奖赏。”派抚军将军萧思话，率冀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刺史）张永等，进攻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司州州长鲁爽、颍川郡（邵陵，河南省郾城县）郡长鲁秀、征北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征北参军）程天祚，率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武装部队四万人，进攻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雍州（州政府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臧质，率领他的部队，进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张永是张茂度的儿子（张茂度，名张裕，参考四一五年正月。因名字跟一任帝刘裕相同，“避讳”，改作张茂度）。沈庆之坚决反对北伐，刘义隆因他持不同意见，不教他出征。

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刘兴祖上疏认为：“黄河以南，人民饥饿困苦，千里荒凉，野外抢劫不到粮食，万一敌人各城固守，十天半月，无法攻克。大军势将困在坚城之下，粮秣运输，十分辛劳。为了抓住时机，利用形势，战争应速战速决。现在，匪伪（北魏帝国）的统帅（拓跋焘）刚刚死亡，天气又逢炎热，国内正互相猜忌，没有能力派军远征。我的建议是，大军应渡黄河而北，直接进攻中山（河北省定州市），据守险要关卡。冀州（河北省东部）以北，人民生活，尚称富裕，而且小麦已熟，我们强行收割，用作军粮，十分容易，响应祖国号召的义士，一定纷纷归附。如果中原震动，黄河以南魏国（北魏帝国）势力，自然瓦解，请准许我征调青州（山东半岛）、冀州（山东省西北部）军队七千人，派将领率领，一直攻入敌人心脏。如果前锋获得胜利，张永以及黄河以南各路兵马，应同时渡黄河北上，使声势跟实质同步。一方面组织地方政府，委派地方政府官员，招徕安抚新归附的人民。西方依靠太行山，北方把守军都（太行八陉之一，北京市昌平区），随机应变，魏国（北魏帝国）官员，一律留任，聚众起兵的英雄豪杰，一律委派职务。人民畏惧我们的威严，高兴我们的宠爱，都会百倍感恩。如果能够成功，天下统一的大功，可以站在那里等待完成。如果不能成功，也不会有大的损失，我已下令部队，整装待发，只等圣旨。”可是刘义隆只盼望夺回黄河以南土地，所以拒不接受。刘义隆又派编制外散骑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琅邪郡（侨郡，江苏省句容市北）人徐爰，随同大军，前往碭碭（山东省茌平县西南），代表皇帝，随时随地教导各级将领如何作战。



秋季，七月，南宋帝国北伐军前锋、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刺史）张永等，抵达碣磳，围城。

南宋帝国北伐各路大军，进攻北魏帝国碣磳，三道齐发：冀州州长张永攻东城，济南郡（郡政府同设历城）郡长申坦攻西城，扬武将军府军政官（扬武司马）崔训攻南城；猛攻数十天，不能攻克（自刘义隆企图收复黄河以南失地，到彦之出军，北魏放弃四镇，全部撤退【参考四三〇年六月】。王玄谟出军，北魏放弃碣磳，坚守滑台【参考四五〇年七月】。而今张永出军，北魏连碣磳也都能守。说明南宋帝国战斗力日衰，北魏帝国战斗力日强）。

八月五日，夜晚，北魏守军从挖掘的地道中，秘密出击，纵火烧毁崔训军营和攻城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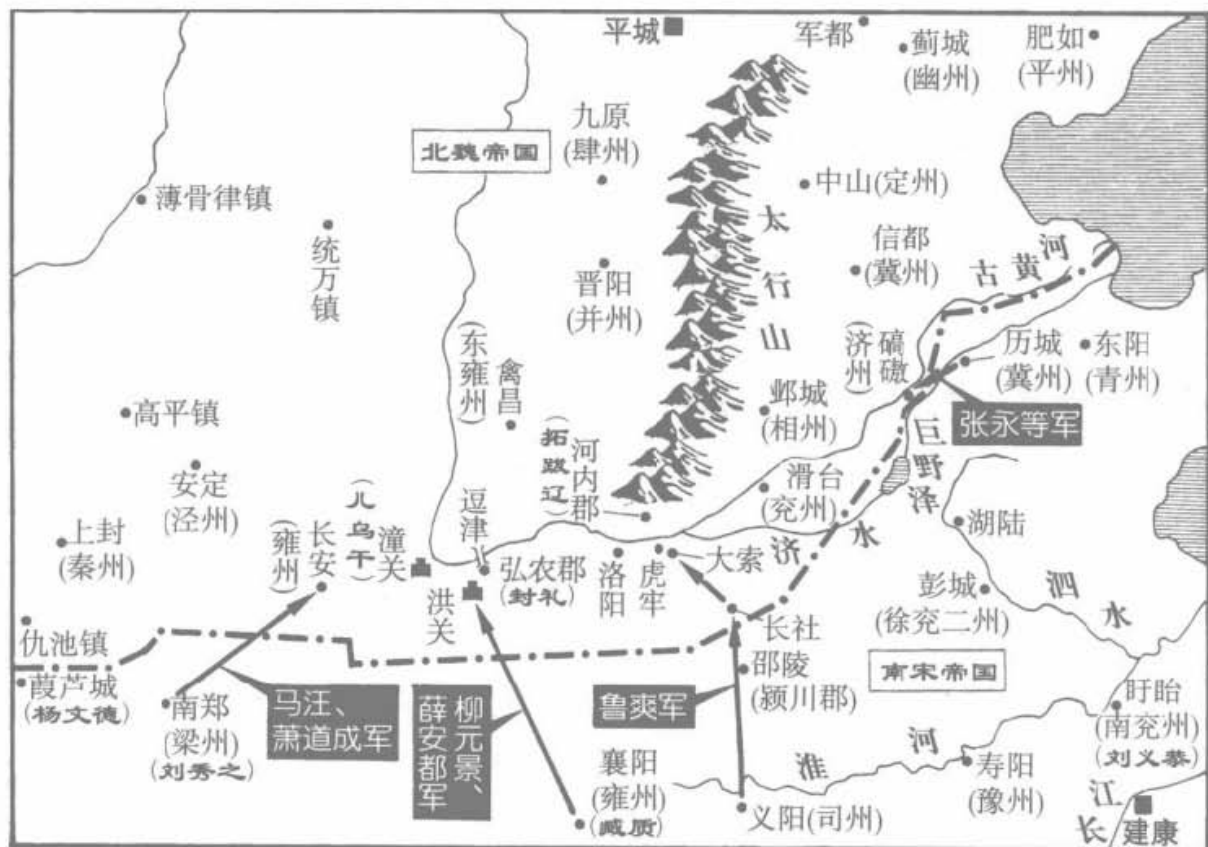
八月七日，夜晚，北魏守军再次秘密出击，纵火烧毁张永军营和攻城武器；不久，再摧毁崔训攻城用的地道。身为指挥官的张永，魂不附体，来不及通知其他将领，乘夜撤退逃走。围城军突然失去统帅，士卒混乱惊恐，北魏守城军抓住机会攻击，满地都是南宋的死伤士卒。南宋北伐军总司令、抚军将军萧思话（时任徐、兖二州【州政府彭城】州长）亲自前往碣磳，增加军队攻城，十余日而仍不能攻克。这时，青州（山东半岛）、徐州（江苏省北部）庄稼收成不好，军队缺少粮食。

八月二十一日，萧思话下令退却，退到历城（山东省济南市）；斩崔训，逮捕囚禁张永、申坦。（以上东战场）

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鲁爽，抵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北魏帝国驻军司令（戍主）秃发幡，放弃城池，撤走。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臧质大军一直停留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近郊，没有及时出发，而只先派冠军将军府军政官（冠军司马）柳元景，率后军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进据洪关（河南省灵宝县西南）。梁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刘秀之，派军政官（司马）马汪，会同左军将军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率军攻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道成是萧承之的儿子（萧承之在第二次南北大战中，建立功劳；参考四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北魏冠军将军封礼，自逗津（河南省灵宝县东北黄河渡口）渡黄河南下，增援弘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

九月，北魏最高监察长（司空）、高平公爵儿乌乾（儿，姓。原姓贺儿），驻防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平南将军黎公爵拓跋辽，驻防河内郡





五世纪·四五二年七月至九月 南宋北魏再启战端

(河南省沁阳市)。(以上西战场)

九月十四日，南宋帝国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刺史）鲁爽，跟北魏帝国豫州（州政府虎牢）州长拓跋仆兰，在大索（河南省荥阳市）会战，击败拓跋仆兰，遂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而就在这时候，得到东战场碣磬（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失败消息，遂会同柳元景率军折回。萧道成、马汪等，听说北魏增援部队就要到达，迅速向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撤退。

九月十三日，南宋帝刘义隆下诏，解除萧思话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职务，任命他另兼冀州（州政府历城）州长，仍镇守历城（山东省济南市）。

刘义隆因各将领屡次出击，都不能建立功勋，下诏给萧思话，吩咐不必专去责备张永等，说：“胡虏（北魏帝国）既然得到胜利，而气候又正迈向隆冬，如果他们胆敢前来送死（指北魏反攻），我们兄弟父子，只有共同承当（言将领们都不可靠）。”说到这里，徒增愤恨，便把此诏，拿给张永、申坦过目。又写信给江夏王刘义恭（南兖州【州政府盱眙】州长）说：“早知道这些将领们如此，恨不得抽刀在他们背后督战，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不久，刘义恭奏请解除萧思话官职，刘义隆批准。